

朝鮮寺刹史料

上



朝鮮寺刹史料凡例

一 朝鮮の寺刹は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鼎立の時より、高麗朝の時代までに多く建設せられ、當時人心を感化し政治を裨補したる歴史を有するも、從來其の史籍の備はらざるは夙に識者の遺憾とする所なり。本書は即ち其の遺缺を補ひ、他日寺刹史を修むる資料として之を採輯せるものなり。

一 朝鮮の寺刹を莊嚴する堂塔伽藍は、常に歴史の證徴として價值あるのみならず、古代に於ける美術工藝上の智識を集中せる遺物として價值あることば、夙に識者の認むる所なれば、本書は或る場合に於て、朝鮮古代美術の説明書たることを疑はず。

一 本書は各寺刹に現存する碑文、扁額其の他古文書類を採輯せしものなれば、文體一樣ならず、且つ碑文、古文書の中には新羅薛聰

の創意に係る吏讀漢字を以て方言を記せるもの(の用語を挿入せるものありて、難解不讀のものあり)と雖、都て原文を存し敢て之を改めず

一 碑文、扁額中磨滅剝落して字體の知れざるものは、△印を附し、或は以下闕畧と標記し、以て脱字にあらざることを明かにせり。

一 各道府郡より送附に係る本書の材料中、臨寫の誤謬と認むるものなきにあらす。雖、一々之を照會して覈査を求むるに違あらざるさを以て、檢校釐正は都て他日に譲ることとせり

一 本書編纂の業は明治四十三年八月材料採集に著手し、明治四十四年三月までに蒐輯したるものを查理して之を印刷に附せり。
一 寺刹史料の採集は仍ほ之を繼續し他年を期して大成せむとす。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三日

編者 識す

朝鮮寺刹史料目次

京畿道之部

五冠山大華嚴靈通寺大覺國師碑	一
大興寺事蹟碑	一〇
天磨山觀音寺重建碑	二三
開國寺重修記	三四
白雲山內院寺事迹	三七
舍那寺碑文	三三
彌智山潤筆菴記	二五
彌智山龍門寺正智國師碑	二七
雲嶽懸燈寺事蹟	三三
龍珠寺事蹟	四〇

目次

二

月澄山心腹寺碑	六二
三聖山三慕寺事蹟	六三
三聖山虎壓寺法堂新造懸板文	六六
七賢山七長寺事實記	六七
七賢山七長寺白蓮菴重修記	七五
鳳尾山報恩寺重修事蹟	七九
神勒寺重修記	八二
石南寺御筆教旨	八四
華藏寺記	八五
華藏寺改創記	九一
冠岳山戀主臺羅漢法堂重修誌	一〇八
觀音寺重修記	一〇九
津寬寺事蹟	一〇九

奉恩寺南湖大律師碑

圓證國師塔銘

忠清北道之部

俗離山法住寺慈淨國尊碑

俗離山法住寺碧崑大師碑

俗離山法住寺世尊舍利塔碑

俗離山大法住寺之來歷

俗離山事實

俗離山法住寺判下完文節目

俗離山法住寺判下完文節目

雉岳山白蓮寺重創記

公靜山上菴寺重修記

寶蓋山覺淵寺三世如來及觀音改金記

一一〇

一一三

一二〇

一二三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二八

一二九

一三五

一四二

一四七

一四八

目次

四

重華寺大雄殿重修記

一五〇

天摩山重華寺大雄殿重修記

一五一

菩薩寺碑

一五三

城輔國寺重建記

一五五

安心寺碑

一五六

青蓮庵重剎記

一五八

圓通菴重修記

一五九

全羅南道之部

一六一

白巖山淨土寺事蹟

一六一

白巖寺轉藏法會堂司榜

一七五

僧錄司貼傳書

一七六

元曉庵重建記

一八七

智異山雙谿寺眞鑒禪師碑

一九〇

中峯山竹林寺事蹟	一九八
道詵國師實錄	二〇二
母岳山佛甲寺古蹟	二一三
靈鷲山興國寺事蹟	二二八
佛護寺創建主元禎國師顛末事蹟	二三〇
聖德山觀音寺事蹟	二四四
賜國一都大禪師碧巖碑	二四八
糖山寺無量殿懸板	二五二
佛護寺記	二五七
日封菴記	二五九
龍泉寺大雄殿懸板丹青記	二六一
佛甲寺創設由緒	二六二
佛法通韓後一百六十年至百濟聖王時渡于日本	二六三

神德菴重新記	二六四
吉祥庵羅漢殿遺蹟重修記	二六五
泰安寺懸板	二六七
華嚴寺ニ關スル事蹟	二六八
大乘禪宗曹溪山修碑社重創記	二七四
曹溪山仙巖寺事蹟	二八一
曹溪山仙巖寺重修碑	二八八
開雲山桐華寺重創記	二九〇
香林寺重修記	二九三
雲動山道詵庵重創記	二九五
八影楞伽寺事蹟碑	二九七
楞伽寺始創前後檀越錄	三〇三
暮岳山中興寺修道庵佛糧記	三〇四

天鳳山大原寺記	三〇六
萬德山白蓮寺	三〇七
海南大興寺事蹟碑銘	三〇八
西大師畫像堂銘	三一四
表忠祠屋碑閣重建記	三一六
表忠祠剏建記	三一七
西山大師行錄	三二〇
西山大師碑	三二三
建祠事蹟碑銘	三二七
表忠祠上樑文	三二八
表忠祠重移舊址記	三三一
大雄殿重剏上樑文	三三三
大雄殿重修記	三三五

雙溪寺十王殿重修記

三三六

月出山道岬寺道誥國師守眉大師碑

三三九

雙峯寺剏建碑

三四七

萬淵寺懸板書

三五二

開天寺重修上樑文

三五五

開天寺重建序

三五六

慶尙北道之部

東虎踞山雲門寺事蹟

三五六

普照國師手植銀杏樹偈

三六四

大寂寺初創記文

三六五

內延山寶鏡寺金堂塔記

三六六

寶鏡寺圓真國師碑

三七〇

內延山寶鏡寺事蹟

三七五

陳月寺板上書蹟	三七八
陳月寺法堂心遠閣七如來繪畫丹青記	三七九
鶴駕山陳月寺凝香閣構蓋瓦記	三八〇
鶴駕山陳月寺法堂佛像記	三八二
盤龍寺記	三八三
佛靈山雙溪寺定慧大師碑	三八四
青巖寺重修記	三八六
法住寺重修懸板記	三八七
浮石寺	三八九
草庵寺	三八九
直指寺事蹟碑銘	三九一
石莊嚴龍頭龜床	三九二
莊陸寺佛像改金記	三九三

目次

一〇

桐華寺	三九四
稗溪寺	三九七
南地藏寺	三九八
龍淵寺事蹟	四〇三
釋迦如來浮屠碑銘	四〇六
龍淵寺重修碑序	四〇八
富貴寺扁額	四一一
眞佛菴重修記	四一二
修道寺重建記	四一三
水泰寺法堂重創記	四一五
華山鱗角寺講說樓重修記	四一六
架山天主寺前摠攝有功碑閣記	四一七
佛國寺大雄殿重創丹牘記	四一八

栢栗寺重修記	四二〇
冷山桃李寺阿度和尙事蹟碑	四二三
新剏羅漢殿重修聖像記文	四二六
七星閣	四二七
道成庵	四三二
道成庵重修記	四三二
消災寺	四三三
大見寺	四三五
天柱山北長寺重修記	四三五
淵嶽山甲長庵重修記	四三六
東海寺記	四三九
吾魚寺	四四〇
雲梯山檀越發願碑文	四四三

迎日雲梯得吾魚寺事迹	四四四
大乘寺沿革	四四六
金龍寺事蹟記	四四八
養真庵重剏記	四五〇
華藏庵重剏記	四五一
華藏庵重修記	四五二
護寺感恩記	四五三
銀海寺重建記	四五四
銀海寺沿革辨	四五八
碑閣獻畚守護記	四六一
丙子甲獻納有功記	四六二
郡守金公護寺感恩記	四六五
鍾閣丹序文	四六五

銀海寺古蹟調	四六六
百興庵書蹟刊板	四六八
寄寄庵剏建原因來歷	四六九
妙峯庵原因來歷書蹟	四六九
中庵原因來歷書蹟	四七〇
銀海寺百興庵重剏記	四七二
禪教兩宗正事華嚴大講主影波大師碑銘	四七三
弧雲寺記	四七八
雲水庵記	四七九
涵弘禪師碑閣文	四八一
天燈山雲嵐寺法堂重修記	四八五
寮舍重修記	四八六
佛像改金後佛幘兼丹牖記	四八七

船放山持寶寺佛事事蹟記

四八八

金城山水淨寺

四九一

住月山住月菴

四九二

慶尙南道之部

仙巖寺重修記

四九二

伽椰山海印寺古籍

四九三

海印寺留鎮八萬大藏經開刊因由

四九六

海印寺事籍碑

四九九

晉陽東月牙山青谷寺佛像改金兼△改彩記

五〇〇

龍華寺懸板記文

五〇五

彌勒山龍華寺古今頌德事蹟記

五〇五

義林寺記

五〇七

壯勇營公文

五〇八

匡山寺記	五〇九
修導寺內扁額及塔碑	五一三
白蓮菴塔碑	五一五
龜龍寺事蹟并浮屠移安碑	五一六
白雲洞白雲菴	五一八
白龍菴重修記	五一八
佛母山長有菴記	五一九
興府菴記	五二〇
西林寺記	五二一
龍湫寺扁額	五二二
隱身菴事蹟	五三〇
靈覺寺事蹟	五三一
通度寺創剏由緒	五三二

目次

一五

娑婆教主釋迦如來靈骨舍利浮圖碑	五三四
文靖公牧隱李先生所著	五三八
華嚴宗主雨潭大和尚碑銘	五四八
上蓮臺庵重修記	五四九
靈源庵	五五〇
靈源庵重修記	五五三
新興寺	五五四
五峯庵	五五五
東竺寺	五五六
龍門寺剏建記	五五七
靈應紀蹟碑	五六〇
望雲山靈藏寺記	五六三
望雲山花芳寺重創序	五六七

望雲山花芳寺誌	五七三
曹溪山第二世故斷寺眞覺國師碑	五七六
花芳寺誌跋	五八二
花芳寺三法堂重創記	五八三
蓮華山玉泉寺創建記文	五八六
臥龍山雲興寺大雄殿佛像改金重修記	五八八
雲興寺極樂殿剏建記	五九〇
載藥山禱井寺古蹟	五九一
表忠祠事蹟	五九六
書院享禮復祀記	六〇〇
表忠寺殿舍碑閣重修記	六〇一
牛頭山見巖寺事蹟	六〇三
大德山濱水寺重修記	六〇五

目次

栗谷寺翻瓦板文	六〇七
大聖山淨菴重建記新等面淨趣菴	六〇七
智異山大源庵世尊舍利塔重修記	六〇九
智異山大源蘭若創建記	六一〇
方丈山深寂庵重修記	六一一
方丈山深寂庵重修記	六一三
方丈山花林庵重剎記	六一四
石南寺來歷	六一五
北智異山靈嶽寺重建碑	六一八
多率寺冥府殿大陽樓四王門重建記	六二一
八相殿重修記	六二三

朝鮮寺刹史料

內務部地方局纂輯

○京畿道之部

○高麗國五冠山大華嚴靈通寺 贈諡大覺國師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尉守司徒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尙

書禮部事修△ 史上△國臣〔以下欠略〕

朝散郎尙書工部侍郎△△紫金魚袋臣〔以下欠略〕

上嗣位之四年乙巳秋七月庚午大覺國師門人都僧統澄儼等具師之
行事以聞曰吾先師卽世久矣而碑銘未著常懼其德業有所磨滅而△
記惟〔以下欠略〕

可觀其可蓋而不章乎△授臣富軾以行狀曰汝其銘之臣讓不獲命退
而叙曰以臣觀之師於聖人 道可謂性得而生知者也何以知其然哉

〔以下欠略〕

賢而祖述之不幸短命而其所樹立如此子思有言自誠而明者其是類乎師諱釋煦俗姓王氏字義天後以名犯陪宗諱以字行 我△宗大

王四 〔以下欠略〕

至乙未秋九月二十八日生於宮中時有香氣郁然久而後歎師少超悟讀書屬辭精敏若宿習兄弟皆有賢行而師傑然出鋒穎 上一△△諸子曰孰能 〔以下欠略〕

前夢貴徵竊惜之而業已受 君命叵如之何乙巳五月十四日徵景德國師於內殿剃髮 上再拜之許隨師出居靈通寺冬十月就佛 〔以下欠略〕

至年甫△益自勤苦早夜矻矻務博覽強記而無常師道之所存則從而學之自賢首教觀及頓漸大小乘經律論章疏無不探索又餘力外學 〔以下欠略〕

騁袞袞無津涯雖老師宿德皆自以爲不及聲名 聞時謂法門有宗匠
矣丁未七月乙酉 敎書袞爲祐世僧統師嘗△△如△△△聞△△△
△△△△△△甚至 宣王在位第二年是宋元豐七年春正月入內
誠請 上會羣臣議皆以爲不可師於△△上前與羣臣言〔以下欠略〕
意許之而羣臣議確依違而罷至明年四月庚午夜留書上 王及太后
卒弟子壽介微服至貞州寓商客船發〔以下欠略〕
以來朝之意 皇帝命△客員外郎蘇注廷導之秋七月入京師啓聖寺
以中書舍人范百祿爲主數日見垂拱殿〔以下欠略〕
高才碩學堪爲師範者兩街推薦誠師至是僧統樞衣下風欲行弟子之
禮誠帥三辭而後受之乃進曰某甲海外之〔以下欠略〕
能行之可謂難至願同志一乘同修萬行以游華藏海者吾之願也於是
僧統請問云云歎曰辭旨婉切善啓重開非法〔以下欠略〕
公如見誠公之禮原公儼然而坐僧統進曰某甲仰慕道誼以日爲歲不

憚險難百舍來謁願開金口王音以△覺語源〔以下欠略〕

就鍼有問有答盡其春容源公因知州蒲公宗孟之請入南山慧因院開講周譯經僧統施錢營齊以延與〔以下欠略〕

教藏七千五百餘卷及還國又以金書大經三本歸之以祝 聖壽慧因本禪院改爲講院特免租稅〔以下欠略〕

日 朝辭至秀州真如寺見楞嚴疏王塔亭傾圮慨然歎之以金屬寺僧修葺楊公曰瞻公今日始遇知〔以下欠略〕

千燈相續而無窮遂授經書爐拂以爲信非△僧統資源公而道益進源公名所以益高以僧統揚之也〔以下欠略〕

凡十有四月所至名山勝境諸有聖迹無不瞻禮所遇高僧五十餘人亦皆咨問法要若源公雅所望以爲〔以下次略〕

慧林善淵戒律則擇其元照梵學則天吉祥紹德此皆卓然可尙故資其所長者己及將歸禪講宗師各率徒〔以下欠略〕

學之悉備此眞重法大菩薩者也然非是始學欲以己所得與諸師相試故來耳故其所贈詩有孰若祐世師〔以下欠略〕

三韓王子西求法△齒彌天△△其爲時賢推尊類皆然也夏五月二十日隨本國朝賀回使放洋二十九日〔以下欠略〕

上及左右無不感動 皇帝所贈金繒 國王太后寄送財寶以巨萬計舉施諸道場及所聞法諸師無少〔以下欠略〕

師誕年肇基旣成多歷年 國家每議其主而難其人至是宣演教理盡妙窮神學者會得未曾有 上〔以下欠略〕

怠不講故官滕私褚亡散幾△遂重購求書於中國以及契丹日本又於辛未春南遊搜索所得書無慮四千卷皆〔以下欠略〕

欣賴甲戌春二月初入洪圓寺其教學如故居興王初 順王寢疴召師言寡人嘗願作大伽藍額號洪圓今病篤〔以下欠略〕

海印寺溪山自適浩然有終焉之志 獻王再徵不能致乙亥冬十月八

日 肅祖卽位數遣近臣齎書迎之固辭〔以下欠略〕

不我願古之達者非夷非惠與△卷△異或△來副我意焉師翻然曰備禮厚辭義不可拒乃赴都復居興王寺教學如〔以下欠略〕

一日忘於心 仁睿太后聞而悅之經始此寺 肅祖繼之以畢厥功師於此之時依文而顯理究理而盡〔以下欠略〕

師百世不遷之宗渠不信哉戊寅夏四月庚寅 上命第五子侍之師手落其髮今都僧統是也辛巳春二〔以下欠略〕

師所定也秋八月遘疾隱几而坐或觀心或持經不以疲憊自止門人請修佛事曰事佛久矣 上遣中使問禮〔以下欠略〕

其志伏望至誠外護以副如來遺教則死且不朽冬十月五日壬辰右脇而化享年四十七僧臘三十六是前或夢〔以下欠略〕

於五冠山靈通寺之震方從本教也佛法以梁大通元年丁未肇入新羅後一百餘年義湘元曉作是二師者以聖〔以下欠略〕

于利學△浮淺涉獵典籍磔裂文句置之齒牙閒呶呶以自好後來者承
誤襲謬往而不返師於是疾習俗之蔽蒙也〔以下欠略〕

△雖有心服而悅隨者而羣邪疾正謗毀沸騰以道自處恬不動心終而
翕然寢變於正異時僻見△執者革面遷慮務〔以下欠略〕

指三藏△二分教芻狗也糟粕也又烏足觀者不亦誤乎乃觀學楞伽起
信等經論又天性至孝善事父母不怠及其△則窮〔以下欠略〕

之道又其文辭平澹而有味故士大夫承風而披靡稍厭彫琢而趣雅正
焉至於俗吏虎臣不以文學自業及它道異術相背〔以下欠略〕

適宋時泗上禮僧伽塔上有光明如燈火天竺寺禮觀音放素光赫赫然
又在海印寺講經堂宇忽動有驚起者 睿考在東〔以下欠略〕

新前路是百郡之所出入舊有館院而壞亡卽指授門人作新之名館曰
指南院曰兼濟至 睿考錫以土田始師之幼〔以下欠略〕

亦不能盡書師旣爲一國尊親有大政事必款密諮決故所與 上論列

國家事甚多而有陰德於人民亦厚世莫得而盡知師〔以下欠略〕

於教以爲釋苑詞林而未及參定至後乃成故去取失當門人集所著詩文殘編斷藁存者無幾紬次爲二十卷此皆率爾〔以下欠略〕

疏抄六千九百餘卷其餘文書藥物金帛至不可勝計燕京法師雲譚高昌國阿闍梨尸羅疇底亦皆尊嚮以策書法服爲問遼人來使者〔以下欠略〕

碑誌其名顯四方爲異國所尊又如此師嘗召臣先兄釋玄湛與之遊甚歡相知之分非啻期牙臣由是得以一謁容色睟清若覩青天白日〔以下欠略〕

無何師入滅意士爲知己者用假令死而可作雖布髮而藉足亦所忻慕焉况以文字掛名於碑石之下豈不爲榮幸也哉而學術固降辭語〔以下欠略〕

義湘西學 傳佛△音 元曉獨見 窮幽椒深

或出或處	昭然同心	香薰霧閨	學者林林
△與世△	日薄△△	[以下欠略]	
不塞不流	否終則傾	異人挺生	不留富貴
△趣高明	誰謂宋遠	木道△行	索焉而獲
爲焉而成	[以下欠略]		
不動一步	△行虛空	橫流湯湯	獨△之防
△其百派	東至于洋	始則不信	狺狺衆狂
△隨而革	[以下欠略]		
幾格清夷	飄然遠舉	則挽留之	其道之大
如天如地	淵源之深	固不敢議	其出於時
生苴而已	[以下欠略]		
上曰其然	乃命臣軾	臣拜獻辭	貽厥△△

○大興寺事蹟碑

去歲余守臨湍嘗行西北山中見荒垣苔礎跨崖彌谷浮圖嶢然於榛莽之間詢之前朝之寺墟也稍聞大興城中有寺新創而余未及睹也今者余杜門端居窮陰液雪有一衲剝啄而求見進而問之乃大興寺僧處默也合掌而請曰吾寺之號也古矣高麗恭愍王三年懶翁大師入天磨山始開精藍名曰大興其意蓋欲以佛力扶國祚於曠劫也中圯而不脩爲松櫟之地虎豹之宅未知自何年而始也今上三年丙辰朝廷謂近都而險莫如天磨築城爲緩急葆聚之所當軸大臣謂城舊有寺可誘僧而居也道募熙衍洞寬等就寺之址而營焉寺成而其閔鉅規制庶幾無殺於舊殿則曰大雄曰明鏡曰冥府堂曰大乘曰明義樓曰翫月樓其他左右廊寮莫不精飭旣而熙衍奉慈壽宮金佛三軀而來信行又奉淨慈寺冥府十王而來又取其位田以充聖供寺之興矣吾徒之願力亦殫矣唯先生述其本因鑿諸琮琤俾吾徒之嗣而居者知寺所繇肇母懈怠母廢

弛經久而愈新是可謂立善教因成長圓果者也先生其無意否余諡默
曰夫扼險集民以禦暴客城之所以起也演教擊鼓侍諸菩薩破魔兵衆
者佛之所以度人也道有彼此機無異同譬如墾土殖穀則其生者爲黍
爲麥爲稻爲種名色雖殊利益人等也然則城而有寺寺而有城其理固
若有相須者也且爾曹之所式刑者懶翁懶翁之身壞也久矣吾欲爾曹
之躡其跡不欲爲之張其誕也傳者謂懶翁嘗登此山東望漢陽知王者
必作立寺於此以壓之設如是言吾竊疑焉懶翁旣受內教不能祛妄想
而自爲此區區也當靈山勝集大阿羅漢擬諸孔門之十哲者且在其座
惟劫竇以知星得名其餘但曰旁兼衆德圓彰法化而已寧有所謂堪輿
之學壓勝之術者乎天將革麗曆數有歸而迺欲以叢林數畝之地遏其
所興扶其所廢不亦跡乎盖東方堪輿之說始竅於道銑漸漬流俗其弊
至今懶翁何復廣其流也吾意懶翁特就天磨之勝而住錫除場關剝作
行一大緣豈用其不可必之術以自愚也抑緇流尊懶翁之至欲神其術爲

疎說

此說耶是兩者吾不能知也然寺既名大興故默之告余以請記者以此余不得不述因疏其義而略辨之夫佛以世間諸有爲相一切爲妄山河大地猶不得脫而况茲一梵宇之成壞乎且名因妄而立者何必索之永久深而肆爲膠擾乎遂叙而授之寺成今已十五年而無碑矣其勸處默永文而記跡者宗室全城君濬兵曹參判鏞也亦附而書

後崇禎四十六年庚午五月 日立

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任相元撰

通訓大夫承文院判校兼春秋館編修官南宮鈺書

崇憲大夫靈恩君涵 守城將營將盧道昌

○天磨山觀音寺重建碑

檀 庚子維夏余在草堂有僧來訪合手拜訖起謂余曰僧素住天磨山觀音寺焉往在丙戌古寺頽落擅施爰開蓮宇是建仍舊基址煥新丹青工已

訖矣役已畢矣而所乏者唯片石之銘是以跋涉敢請余應曰顧余之文固無可取然而曾賞天磨仍宿觀音遊於斯詠於斯山川之遠近無不入於眼寺宇之興廢無不領於心者久矣又飽聞爾等畢力結構壯麗誇前其可無辭以垂諸後於是乎余曰夫天磨者四山之一而其中寺刹亦非一二而昔在倭亂皆入兵燹存者無幾而獨崑然者其唯觀音窟乎所謂觀音者佛也窟者岩穴也觀音諸佛在於巽穴而寺在其傍故合而名之曰觀音窟也夫寺之南北峯巒挿天松栢立地遠則大興之盤石可坐近則太宗之古塔可臨西有日生之菴北通雲居之刹玉洞十里金波千迴妓馬龜龍四潭相連所謂龍潭者又爲三潭之宗而千尺飛流瀑稱最絕者也况又紅老暮春落花點潭綠陰盛夏潦雨添流而楓丹九月錦繡曠明雪白三冬冰玉玲瓏四時看瀑隨時異態是以遊天磨賞淵瀑者必由於此寺墨客之題名騷人之詠物支遁之謔浪達么之法流皆爲輻湊歷幾千矣雖然創立已久金火遞遷風雨之攸侵虫鼠之攸穴棟宇傾側法

堂隘陋苟爲僧徒豈若視忽於是雪眉雲衲慨然相謂曰吾輩居住此寺觀此寺之將廢而可無此寺之經紀乎況此寺之興廢係佛氏之盛衰固當復建而決不可廢也明矣遂乃廣張佛功矣富施惠得尺得寸大小咸備是年三月鳩工告訖無替於前有煥於後豈可暗無斯銘以垂厥後遂爲之銘曰

龍宮是建 不有其是 不有其毀 後來繼今
象教斯崇 何有是終 安有是成 有盛斯銘

順治十七年夏五月 日 立 花園居士撰

○開國寺重修記

恭惟我太祖旣一三韓有利家邦事無不舉謂釋氏可以贊理道化暴逆不堪其徒俾闡其教凡立塔廟必相夫山川陰陽逆順之勢要有以損益壓勝者然後爲之非如梁氏猥慕罪福求媚于佛也都城東南隅其門曰

鶩

保定其路自揚廣全羅慶尙江陵四道而來都城者與夫都城之之四道者憧憧然罔晝夜不息也有川焉城中之水澗溪溝澮遠近細大咸會而東每夏秋之交雨潦旣集則崩奔汪濊若三軍之行吁可畏也有山焉根干鵠峯灑迤而來若頰而起若鷲而止猶龍虎之變動而氣勢之雄也世號斯地爲三鉗豈以是哉清泰十八年太祖用術家之言作寺時征役甫定萬事草創募卒伍爲工徒破戈楯充結搆所以示偃兵息民之意也火于壬辰莫爲重新僧寮佛宇無以庇風雨戒壇墟矣講肆蕪矣日月以損幾至於無矣然而物不可以恒瘁得時而榮道不可以終否待人而興故我南山宗師木軒丘公以辨才義解賜號定慧妙圓慈行大師惟振起頹網是任一日集衆而告曰吾儕寓跡王土不桑不稼衣足以禦寒暑食足以度朝暮吾君之賜吾相之施亦已至矣今國家非曩日之比必欲使例舊修吾廬難矣且夫藩缺而責補於隣非義也田莠而望耘於人非智也衆聞而喩其意扼腕從臾牒宗門諸刹科徵役徒夷衆崇剔菑翳繩墨曲

直筵几寬狹棟而桶之聖而獲之峙峻殿于上方引修廡于兩傍樓兩廡之端而軒焉廊兩樓之間而門焉其西則學徒之舍監師之堂曰厨曰庫各有攸位約而周儉而固酌既往計可久增損而適宜者也自至治癸亥迄泰安乙丑三秋而畢功作慶會以落厥成見聞者莫不嗟賞焉於是其徒之老圖所以不朽踵余門求記甚勤余惟近世浮圖之流有所經爲必假勢於權豪之家毒民病國徒務亟成而不知種福爲歛怨也木軒大師則不然言發于誠衆樂爲用不糜國秋毫之財不藉民食頃之力其所樹立如是是可書也而茲寺之始創太祖蓋欲以利乎家邦非如梁氏之爲者亦不可使來者不察故粗叙梗概云若夫律乘之爲道其抑非趣善猶堯舜之政而有咎繇之刑期于無刑而已微辭奧義則余未嘗學不敢強爲言

李齊賢記

○白雲山內院寺事迹

永平郡

天下叢林之設有本有原略示其由蓋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五日大聖現白像瑞七支案地乘雲而下降神大術胎中右脇而住甲寅四月八日生十九出家二十五成道而後西天半萬之國建叢林轉法輪而至東漢明帝教流東土 皇帝感夢大悅建白馬寺大崇佛道時五嶽道士大素文信等六百餘人遂修表文諫於皇帝曰天地廓達理所籍文國家安和要在奉道播仁風者在其禮樂敷文德者格其凶頑伏惟 皇帝下霜刀在手明鏡居心如何矣我道宗遠求 教之如胡神之法多是妖訛敗國凶家不叅華夏伏乞 陛下彼此參驗真僞可知知佛若有靈則可依胡神之教云云奉表於像德殿 皇帝命曰佛道二教會于一處校其優劣然後以行正道於是聖旨所司白馬寺鋪設齋筵朕親 視比試二教所司奉勅於白馬寺前精修洒掃排立道場道經三百六十五卷佛經五百餘卷集于一處下火焚燒以知真僞道家經文盡爲煨燼西天佛

經完然其在帝大悅捨道取佛道士等皆緘口結舌更無一言楮善信自咸而孔其徒呂惠通等六百三十人爲僧姜荀猗等一百二十人俱時出家王繪等一百三十人請爲僧嬪妃宮女婦女等三百二十人請爲僧尼衆 皇帝勅修十大伽藍以安僧尼轉展諸處建大叢林祝釐爲業極熾而豐物衆地大文至于我國新羅始盛而逢亂而衰至高麗王太祖創業之時幸得道誑聖僧上問治國安邦之術師對曰中夏則其地平坦當堯之時洪水爲災神禹治之各順地理之宜安有凶咎之害哉我國則不然羣山競其險衆水爭其犇或有如龍如虎之相鬪者或有如禽如獸之飛走者或有過遠而難制者或有斷微而不及者如斯等狀難可具述利於東郡者或有害於西鄉吉於南邑者或有凶於北縣山之峻峙不可轉也水之犇放不可遏也比之則多疾之人也故人物之生感是山川之氣者其心其勢無不相類人心不合區域隨分或作九韓或作三韓互相侵伐禁兵革不息盜賊橫行無能楚制者有自來矣殿下假以佛氏之道爲艾而

騰飛

醫之於山川痛痒之地而缺者以寺補之過者以佛抑之走者以塔止之背者以幢招之賊者防之爭者禁之善者樹之吉者揚之則天下太平法輪自轉王曰果如師言有何難乎勅諸州縣建叢林設禪院造佛造塔幾至三千五百餘所山川病咎無不潛伏民心和順盜賊潛消大匿適去三韓之內混爲一家而但九有重嶽咎罔知所由作木鶴三斤祝天飛空騰空空去一止于東州之東一止于花江之南一止于並平之東大師進尋而來一處則龍出大火一處則天垂明燈一處則白雲撐天師以瑞事奏上上喜賀瑞應三處一時建寺仍以瑞事名焉

敬造藥師如來三尊以安三所寺時有瑞應九重休祥上曰此豈佛道醫艾之力耶白雲者非獨三處之中爲最四山之中超出者也何也太白雄而險蓬萊瘦而峻頭流肉而濁九月卑而秃此山則白頭正脉蹲蹲而來不峻不險不濁不秃峯巒柔而高洞壑深而遠地勢淨而潔水氣清而白岩石奇又惟松栢密又青樹琪瓊林異花瑞章行而不雜祥烟瑞霧交鎖

奇獸靈禽紛飛如此絕勝之地天下豈有二也西天異景壺裡勝概但聞其名不知如此也貴耳賤目渾世皆然勿以常所見者爲不貴也蓋勝絕之地又有勝絕之事故王太祖偏重此山囑道詵創立梵宮七百餘間環山下田畝數百結以奉香火祈福安邦所也道詵浮圖尙今存焉此山重於其時於斯可知後之人君守是先王之迹隨弊隨興而至于王氏之末幾至空山而我太祖卽位之後無學復興如初爲一國之大伽藍也而又至于世祖大王更增田畝兼贈奴婢百餘口備香火之資至萬歷壬辰之亂極殘衰也崇禎辛未年無影大士自靈珠而來聚門徒三十輩安居講經之次住持僧杜暹等數十人請之曰此寺前朝道詵之始創我朝無學復興之道場願帥重修大士喜曰修舊之功古聖所譖師等利身合心并爲一力堅立大心則予何敢不力曰時什邛海汝爲法堂化主重修丹青佛像改金汝皆掌之曰德湖蘭薰汝爲十王殿化主十王影像丹青蓋瓦汝皆掌之曰思眼汝爲應真殿化主重修殿堂卓子丹牖汝皆

掌之曰性義汝爲說眞堂化主以掌之曰緇守汝爲寂默堂化主以掌之
曰鶴瞻檀察汝爲大樓化主以掌之曰妙竈汝掌之曰迎月樓汝掌之曰
傳心閣曰懷聖汝爲掌之曰東別室化主妙蓮汝爲掌之曰西別室化主
忠曰汝爲掌之曰西上室化主道謙送月僚化主曰眞汝爲掌之曰佛像
改金與大樓各房僚舍丹青化主信堅汝爲掌之曰鑄鍾化主虛遠汝爲
掌之曰藥師殿化主勝天汝爲掌之曰香爐殿化主△△△汝爲掌之曰
法堂面席化主淨行汝爲掌之曰三輦化主紹彥汝爲掌之曰佛糧化主
知事勝印汝爲別座以諸萬事汝皆掌之數十輩伏受師命各任其事七
年內鵝殿島堂雁僚諸舍五百餘間改舊換新倍勝初建之時也而作大
佛事而造成時當戊寅之歲也大士仍以大振百丈之風祝其君清梵念
佛高禪掌居於數百指香烟殿殿磬聲房房密助 王化之福地冥資聖
德之靈場也大士叢林修畢杜口曹溪尋劍高竈雲集其菴人多室窄衆
所病焉己卯年問大士命上足緇惠尋山古基創禪菴百數十間名之以

上禪聚徒安居數三年焉戊子之時清巖大士自北關而來入本寺大會而後聚門人謀曰余東國名山偏踏慣見而如此絕勝之地未曾見也見如此絕勝之地豈不作絕勝之菴乎囑諸門人百餘輩聚落勸化半年之內大建精舍五十餘間額曰普門噫無影清巖吾東邦衆所知識安知非道誑無學留願之身乎請看許玄度之事後人欲知二大德之道行看取二大德之高懸自餘觀音慈氏曹溪復生諸菴未知所創之人也於戲此山之盛衰氣數之盛衰也氣數之盛衰國運之盛衰也國運之興廢吾道之汗隆也釋子苟以道自持則國運之祥庶可興也

康熙四十五年歲次丙戌至月日曾前事迹段破故改成冊

扁額調查表 (別紙第二号)

全	白雲寺	寺名	扁額執筆任名殿	閣稱	扁額文	摘	要
	世祖大王	主					
全	御筆閣	閣名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金爐不滅千年火 玉盞常明萬歲燈						

			古
			僧
			金佛正殿
			興龍寺
			古白雲名寺
全	全	全	
御筆閣	山神閣	十王殿	
御筆閣	山神閣	十王殿	

○舍那寺碑文并序

圓燈國師石鍾銘

中顯大夫均祭酒

知製

教鄭道傳

撰

證

高麗國師利雄尊者示寂小雪山門人火五得舍利甚多楊根郡父老請
 知郡事姜侯萬岭代石爲鍾藏舍利一十枚置舍那寺丸用粟三十碩布
 三百匹始於癸亥秋九月戊申終於冬十二月庚申門人達心實主其事
 焉夫楊根郡本益和縣師之母家也郡之西有大江曰漢發源太白山北
 流六百里入海郡之東曰彌智山屹然據乎楊廣交州之境其山水清淑

瓊

朝鮮寺刹史料

二四

之氣孕靈產秀爲瓊異奇特之人其必有得於是者歟於是師生楊根郡大元里遊學中國嗣臨濟十八代孫石屋清珙禪師之法則於臨濟爲十九代之孫也石屋贈法衣禪杖以表相契東還 玄陵禮以爲 王師尋加國師封母鄭氏三韓國大夫人陞益和縣爲楊根郡遴選朝臣來撫郡人所以重師而推本其由生也若李侯希桂姜侯萬吟皆有良利之風利興弊革民得休息師之賜也師有再造是郡之德郡人慕之雖久不忘以其所以事師者事舍利其亦發於本心之不能已者然也銘之不亦宜乎

銘曰

龍門峯峯 漢水漣漪 克生異人 王國是師

臨濟之傳 式克肖之 縣陞爲郡 民安以嬉

惟師之德 郡人之思 承事舍利 如師在茲

有礪石鍾 勒我銘詩 留鎮山門 傳示後來

洪武十九年丙寅十月 日 門人達心 立石

梓林寺主持禪師誼聞

書

薰谷明昊

刊

○砥平縣彌智山潤筆菴記

韓山子既筆普濟浮圖銘則告其徒曰普濟我

先王之所師也道尊德高國中誰不敢敬趨下風聞緒論以爲終身之本
哉獨稽懶於伺候雖竹院僧話亦未嘗一及於耳是以普濟之出入禁闕
揀擇功夫也不敢輕以進謁變吾所守蓋道不同不相爲謀故也師旣示
寂有舍利之異師道之益信於世閭國奔趨惟恐不及稽又病无由致意
於其間久矣有

旨撰其銘則不敢不奉教但未知普濟之可吾文與否耳雖然當世大儒
秉筆者不少而稽獲承是命夫豈徒然未嘗不自幸且自悲也旣而門人
行禮於僕曰潤筆予却之曰師
先王之師也稽

先王之臣也以

先王之臣而銘

先王之師禮不當如是使

先王無恙親賜臣臣當辭謝矧今先王在天之靈臨之在上臣敢貪買自納於黷貨哉師之弟子必欲報師恩者修舊寺之廢一以裨補國家一以安處徒衆則雖不潤吾之筆其潤普濟之餘波以及於物者當益无窮矣此釋志先志守之奔走而與夫定安郡夫人任氏今爲比丘尼名妙德之捨財而彌智之有是菴也此韓山子之有是記也後之居是菴者惟普濟之舍利舍利於其身可也吾儒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如是請銘其座右其檀越名氏具銘于后蒼龍戊午八月日三重大廣韓山君領藝文春秋館事牧隱李穡記

比丘安分比丘尼名妙澄

崇禎記元後百四十年甲午臘月 日西原韓廷維書

後四甲午正月日重刊

重修僧莊訓

主僧車祥元

○有明朝鮮國彌智山龍門寺謚正智國師碑銘并序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七月七日高僧泉公示寂于天磨山寂滅菴茶毗
既有日夢于其徒志修曰爾何棄設利不收卽驚起告其徒卽往茶毗
之所得舍利無筭光甚明瑩山中諸衲來集致禮頂戴感慕嘆未曾有
上聞而異之追贈正智國師門人祖眼等就彌智山龍門寺置浮圖安骨
又欲立碑記德戊寅之夏乃來以聞

上命臣近文之近退而問諸祖眼師智泉俗姓金氏戰寧人考諱延司宰
副令妣尹氏義城府士族以元泰定甲子生年十九祝髮于長壽山懸
菴寺初不學文字卽叅禪旨後學楞嚴不甚曉又學南明文若有得於

是更究楞嚴大義了然質諸講師往往學解所未至處講師乃服至正癸巳與今王師無學俱入燕意謁指空于法雲寺時懶翁先入燕受指空印可道譽既著二師皆投師之同遊叅訪所著益高又往五臺山謁碧峯和尚有名士趙氏仲穆爲書竺源古篆二大字以贈師之號也丙申還國遊歷諸名山所至必獨屏一室不隨衆會常寡言笑謹重而已或有咨其道要者隨問而應言希以究不問則不言衆頗以老敬之而已未嘗知有異德也懶翁無學繼相有重聲爲王者師大振宗風四衆奔波靡然趨向卽公獨韜光晦迹潛德雲山未嘗一領衆會一主講席專修內朗至老無倦示寢之夕與侍者訣趺坐而逝及有舍利之異然後衆服其德以爲眞得道者也春秋七十二臘五十四予嘗聞浮屠氏旣覺來者聖解俱泯混跡塵凡異類中行師眞其人願佛法以寂滅爲宗以清潔寡慾爲道而世所稱法師者願乃廣張罪福誘集士女偃然以受供施而不辭紛鬧侈靡罔有其極是於寂滅寡慾之道如何惟

公不然高絕自守德嘿不彰是真得道者也祖眼事師三十年今觀其人質慤無文其言甚訥是亦其師之徒歟浮圖有碑自唐已然然其師必大顯於世其徒亦大盛於時者之所爲也師而不耀徒亦單寡尙慾光照其師之德拳拳致力而不懈如祖眼者古蓋未有焉是可嘉也
臣承

上命敢不敬銘銘曰

卓彼泉公 默契其妙 迹泯外彰 智融內照
鳥絕含花 人孰知德 惟舍利存 厥靈以懾
始訪于遠 終晦于德 匪覺其覺 無聞之聞
伐石以藏 于山之陽 密護邦國 永鎮無疆

資憲大夫花山君權近 奉 教撰

立碑時捐助名錄

權思愚

低平監務宣務郎 宋 勉

三司尤

尹魏安

密眞使

崔興迪

魏權

前典書

李士謂

西州事

鄭修道

崔敬蔓

護軍

李實

俞千寶

中郎將

金仁錫

金咸鍊

安信吉

判事

李德時

金永謙

金貴生

朴貴天

朴頤

金吉生

張貴奉

大禪師

隱峯

祖英

海行

覺連

志芬

信中

覺一

志云

照一

海如

法何

信明

大選

朝鮮寺刹史料

海 祖 祖 祖 志 海 海 戒 覺 連 祖 信 鉄
云 一 明 岩 莊 安 印 心 性 惠 禪 山 菴

海 信 達 海 海 信 海 信 信 海 海 覺 信
覺 覺 明 因 惠 海 信 然 教 證 普 嚴 賢

三一

海 信 海 信 信 性 祖 信 道 信 實 暇
明 明 證 寶 云 證 堅 英 嶺 溫 惠 菴

頓	信	祖	覺	信	信	妙	勝
明	哲	因	禪	明	原	原	月
妙	妙	妙	妙	海	妙	海	妙
湛	英	安	法	修	行	禪	莊
妙	妙	妙	海	性	善	信	
聰	觀	英	朦	聰	行	賢	

比丘尼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十二月 日

○雲嶽懸燈寺事蹟

加平郡

如是我聞普照國師在望日山圓通菴望見雲嶽山中三夜放光往訪其
處則藤蘿之下觀音一殿巋然獨存玉燈懸在殿南石塔之上而火不滅

矣國師異之頂禮畢因披索而見之卽古大伽藍址也奇材異木簇立連
抱於劫灰之痕於是國師聞于

朝緣化僧俗材不遠鳩取諸其中而成之扁其寺曰懸燈王旣封普照爲
國師重敬而感之施捨鉅千賜田五百結

伊時普照國神在懸燈寺曰新羅法興王時中國使天竺國僧摩羅訶彌
騎白象傳經法于海東王迎于小漢州摩羅訶彌撫王頂兒呼曰昔時狗
牙山中法興兒今將爲箕尾海岸法興王耶因舉錫東指白雲生於石山
於是摩羅訶彌脫其屨掛白象之兩逆牙曰汝歸中國辭天子西還故國
象拜而去摩羅訶彌跣足往入白雲石山法興王爲建大伽藍封其山曰
雲嶽賜萬結乃東方佛法寺刹之始也新羅之衰雲嶽山寺火後高麗道
詵法師傳通大唐一行祖師道術旣定國都於松岳山下飛木鶴創三藥
師道場以壓東方之虛見雲嶽之秀大奇之往入其山已有寺址而樹已
叅天爰伐棟樑落成之高麗列聖賜結無量

伊時道詵法師在雲嶽山禮觀音金像靜念千佛出步塔庭拜月瞻星忽聞塔中作聲曰三百年後並日刀口其後火果得普照爲懸燈寺其年紀符焉高麗中季有一高行晝叅白眉老釋前過曰回祿回祿因忽不見見羅漢榻上應真之座虛矣跡之坐於石室中是日寺果火其後又寺衆夢見朱甲赤馬者曰八人來矣明日火我

太宗大王十一年涵虛祖師自三角山圓覺寺往五神山過雲嶽山西迷失道有白鹿前行隨之踰山度壑得鉅林不見其鹿見一古殿在林殿側有塔塔間有吟曰並日刀口是前身因果旣盡又果因祖師因感悟搜觀其墟樹可材也於是重建懸燈寺爲三大君願堂因奉其位室 賜三百結

崇禎甲申後再癸未龜巖老禪文信在懸燈寺三月望火起空中大衆力救勝之十七日火生僧堂樓楹之間瞥眼四延觀音古殿亦不得免焉所救者金像所存者位室及清心堂養老房而已寺東越一岡有菴曰圓通

殿空廢已久四月望自火又迤而東越岡地藏菴尙在人曰此寺凡七興廢皆伐木於其基而建之古之人猶然况今之人乎龜巖之上足曰就允慨然奮曰今之人固不如古之人若不奮發而興之其將永廢豈非貧徒之耻乎和尚圓彬亦從之先赴於大君寢宮引勸檀越邀工師竺堅架虛越絕荷棟負樑而竟無瓜甲之傷寮舍先成甲申春東西樓及寶殿成凡八十餘間乙酉建三寶房明年施獲位室遷於寮舍東而新之余惟茲寺廢興之迹但舉塔間之吟可盡實相豈徒涵虛之前身原是普照亦粵涵虛之後身厥惟龜巖盖念實相自天竺國來留蹟神山時乘輪回修無量因果自登如來功德

歲壬辰九月下泮誌

青鶴臺

在寺東岡外

萬景臺

寺東

龍沼

寺北

龍穴 寺北

雪峯 在寺西

龜巖 在雪峯

警巖

白練瀑 在寺南

西往瀑 在瀑練下

漕溪 西往下

舞雩臺 在寺洞口

別座 快閑

大化主 弘性

住張 大淑

掌務 偉堅

有司 釋還

都監

希雲

化主

振雨

淨稔

德坦

立明

雙默

歸昌

俊活

偉侃

良旭

曇慧

曇諶

良演

供養主

朝鮮寺刹史料

月訓

寶鑑

慧哲

片長

坦曠

覺圓

大施主嘉善大夫兼八道僧大將教宗判事玄楫

圓彬

快閑

車尙建

就允

嘉善大夫許完

壽進宮內 李成昌

朴德興

證相

金德澄

敏基

一切緇俗莫非此山緣功故自摩羅訶彌東指創建世世輪回因廢成果迄至于七八匝是豈可忽之而不錄者哉昔無着天親兩聖相遇於天台石上因言生生物事元來人皇時一昆蟲蝕木葉爲九區以教分州故得善果蛻化而蟬稍稍修業累翻爲睿人終問往生津俱爲聖釋云矧茲盛衆世世生與此山爲因果者已積其多矣來世報應豈其微哉隨其願念或聖或貴愈善愈修則畢竟必登彼岸無量世界無量天地無量住世之佛安知非此衆緣化者乎古人云人之肉身如弊褐脫之則不關身之姓名如刻寸削之則无驗然若得一肉身能修善性則其姓名傳誦於後隨其傳誦之遠近而乃作大小之功德噫修善之道多而施捨爲貴施捨之事衆而成器爲重成器之重豈有大於佛殿道場者耶惟

我大衆緇俗同心大小戮力先者倡之後者應之或引勸或施捨有財者出財有力者出力以旣于成此豈非修善之所貴而可傳於後者乎故錄其姓名於事蹟之後以同其功德云爾

壬申生李氏

癸酉生金氏

乙丑生金氏

乙卯生洪氏

朴氏

乙巳生崔氏

丁卯生崔氏

○龍珠寺來勢主山城隍中祖壬坎龍壬亥作主亥子坐

午向壬分金乙得午破

青龍箕笠峯

水口細南川

白虎黔岩回

內案澤溪岵

外案露積峯

龍珠寺來勢自花山轉換庚兌作祖城隍嶺壬行龍仍作主亥落入首子
坐午向坤乙得午破內青龍本身箕笠峯內白虎黔岩回內案澤溪岵外
案露積峯山外青龍秃峴外白虎栢谷峴護從山東九鳳山黃橋川西洪
範山汾川南細南川巽地陽傘山露積峯北背陽洞舟橋川坤地栖衡山
外護從

勸善文

李德懋撰

伏以荆梵宇而衛

仙寢募緇徒而護 珠丘肆有本國故事寔爲桑門大願粵若東奉國而
西守國募建諸寺所以左禪宗而右教宗虔奉兩陵今此隋城舊基卽是
顯隆新園神護鬼秘爰占吉地龍飛鳳舞仰瞻佳城願以浮屠者流亦切
守護之誠如無衆柵越功德卽何大伽藍經紀春官度牒仰八路邑鎮之

共助雪山飛錫佇十方世界之同施諸佛諸天已所印可善男善女想惟
 照證役粮材瓦丹獲等節隨其多寡普施普捨菩薩金剛羅漢諸佛可以
 次第或望或畫茲皆所重者存抑亦爲惠甚大伏願僉位大施主俯察千
 萬至禱至祝

八路邑鎮與京各宮曹廳施主錄

京畿觀察使	錢五百兩	水原府使	錢三百兩
宣惠廳	錢一千兩	戶曹	錢五百兩
兵曹	錢五百兩	壯勇使	錢五百兩
訓練大將	錢五百兩	禁衛大將	錢五百兩
御營大將	錢五百兩	守禦大將	錢三百兩
總戎大將	錢三百兩	司僕寺	錢三百兩
長興庫	錢一千兩	濟用監	錢一百兩
司瓮院	錢一百兩	內需司	錢一千兩

明禮宮	正鍊五百斤	內帑庫	錢五百兩
	白木五十疋	布五十疋	胡椒十斗
	檀木三十斤	於義宮	錢三百兩
	白紙五十卷	龍洞宮	錢三百兩
	錢五百兩	白木三十疋	布三十疋
	壯紙三十卷	白紙三十卷	紫丹香五斤
	黃蜜十斤	唐朱紅三斤	倭朱紅三斤
壽進宮	錢三百兩	白紙五十卷	
毓祥宮	錢三百兩	宣禧宮	錢三百兩
安峴宮	錢一百兩	慶壽宮	錢二百兩
嘉順宮	錢二百兩	清衍郡主房	錢一百兩
清瑯郡主房	錢一百兩		
京各塵	錢二千九百九十一兩		

各貢物房

錢九百二十一兩

京畿各邑

錢二千一百八兩

村閭寺刹

錢一千五百七十四兩

佛器三個

鍮大接一個

開城府營邑

錢四百五十五兩

全村閭

錢二千一百五十四兩

江華營邑

錢三百兩 米五十石

忠清道營邑

錢四千五百五十五兩

鍮光鍊二百四十斤

全村閭寺刹

錢一千四百一兩九錢

黃海道營邑

錢七千二百七十二兩二錢

正鍊三百斤

全村閭寺刹

錢二百二十六兩五錢

江原道營邑 錢二千一百五十九兩

全村閭寺刹 錢三百十三兩

慶尙道營邑 錢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五兩

全村閭寺刹 錢一千七百八十一兩八錢

壯紙九卷 白紙七卷

雪花紙十張

平安道營邑 錢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二兩

全村閭寺刹 錢六千二百五十一兩

咸鏡道營邑 錢四百四十四兩

全村閭寺刹 錢五百四十七兩

布五十疋 黃簡紙十四卷

全羅道營邑 錢八千二百四兩五錢

正鍊一百七十斤

滅撕盡而無記慨然發歎思念重修多年心上之經營擬見眼前之突兀而浮雲孤踪隻手空言時屈舉羸事巨而力微勢若愚叟之移山無異窺禽之填海千里之行域廢於半途九仞之功恐虧於一簣責既至重憂何不大嗚呼太陽亭午收爝火於丹衡滄海浮天控涓涔於翠渚大既如此小亦宜然惟冀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農工賈感此寺之興廢不偶而憐鄙誠之良且勤者以施惠爲先種德爲急斗粟尺帛頭會箕歛資其鈎繩筌渚之費遂此蟻力蚊負之志則弊寺幸甚僧徒幸甚因誦古詩曰福爲深仁集妖從盛德穰

○法堂丹青文

任萬休

述夫雪山西極曾聞道場滄海東頭即觀真像固知如來苦行夙著降魔之靈大師神符仍傳咒龍之異丹霞洞裡永棲黃面之寶光金塔峰頭猶存白足之奇躅花宮梵宇法天上之仙棲慧釵香臺開世間之淨土然則縣夫人之誠祝福地是徵羅學士之文章殘碑可考迺有靈爽備矣豈敢

虛辭要哉越自經火於龍蛇今纔賀成於鷲雀脩椽大柱因故礎而重完
複桷連臺興新規而宏揭東林鍾梵空傳讚素之音西蜀丹青尙欠雕繪
之彩檀施百萬誰倩虎頭之神圖普濟三千未移龍像之寶座山精雨嘯
如聞盛泣於空門信土雲興豈乏慈悲之一世慈忘迷道之下品敢假幹
善之大名如是我聞經稱種福名俱佛性人有恒言胡爲不自勉乎蓋亦
有其時矣曠珍貲溢屋終歸業障之糜善根存心卽脫輪回之苦因貧富
以捧捨盃殫乃誠集鉅細以成功咸蒙佛力諸天畢賀如臨極樂之金鋪
羣聖同勸悅入祇園之精舍壇墻變色不特禪衲之霽心巖谷騰輝抑亦
遊人之刮目其爲作善之德崇教之功豈可量哉游戲恒沙將成廣劫之
大快浮生塵世且保百年之輕安因荷奉祝法日常明妖魔不作玄風重
振泰運斯享

○佛皈寺古蹟小志

佛皈寺新羅僧義湘創之義湘自東京浮海來登金塔峰歎曰天竺山髻

定礎 全 三月二十一日巳時

立柱 全 四月初十日未時

上樑 全 全 十五日巳時

造佛 全 八月十六日 點眼九月二十九日

大雄殿 上樑文 洪天浩奉 教書

曰 伏以 仙楸密邇於九五祥雲美哉相土梵宇輪煥於三千寶界扁日造
 之 泡豈徒資福之方兼爲工需乏所惟漢南勝地隋東別天諸佛之往蹟荒
 魏 涼山巍然石壻一壑之佳氣蟠蔚截彼花山獻策之前人已有占穴之先
 先 見談風談笑之光釋幾多植杖而興嗟茲屬 僊寢卜吉之辰乃有僊宮
 而 經始之舉既廣施兼濟爰見所同之人心將普度而永安期賴大靈之佛
 倏 力天花初綻於吉地有待于今珠薔條飛於祇園其制自古肆於日用之
 庶 吉爰舉棟宇之成處衣冠月出遊之方龍飛鳳翥致緇徒日來集之美鬼
 護神呵瞻彼松栢之移來亦令白衲而掌護顧此堂宇之既迄度見丹邱

之增安聊爲短唱庸爲修梁

兒郎偉拋梁東舞鳳山高日色紅一帶黃川橋水遠烟郊十里瑞烟籠

兒郎偉拋梁西園樹蒼蒼入眼低落日歸僧洪範寺白雲踈磬望中迷

兒郎偉拋梁南無邊芳草色如藍何處高峯天半峙禿城粉堞隱烟嵐

兒郎偉拋梁北光教山容高擁極旗亭百墜開新市大府繁如紫陌華

兒郎偉拋上雨花諸天日月朗天作高山終有待九宸景福濟民仰

兒郎偉拋梁下供佛飯僧降純嘏聊將壽萬無疆祝仰獻年年度玉駕

伏願上樑之後無替慈悲之眷裨補遂之忱垂隲法門莫致草三丈之歎

毓慶園寢竊期本百友之効

天保樓上樑文

世尊卜五王神地如是我聞周穆胤八會道場若有靈助然而竺乾之誕
說茫昧姬代之往事有無曷若相基於珠丘之傍標號於金地之列推福
田利益之法祝聖壽於無疆奉園寢吉觸之需贊睿孝於不匱者哉

猗茲閭浮大地無若隋城一區支分俗離飛騰五六百里精殫造化藏秘
萬億千年其有龍乎無窮體勢之神變疑弄珠是不盡淑氣之團疑望之
則透迤蛇蜒恍若窮玄間而御雲氣就之則縝密緼潤依然入滄海而摘
輝 蟬胎陰喻陽嘘宛九五在天在地之勢山揮川媚邁照車十貳之珍不圖
形象之至斯允矣遭逢之有日惟我

主上殿下孝源百行學貫三寸饒 宸慕於墻羹日瞻月覲結 聖慮於
灑水霜淒露濡龜龍闡箕聖之書迄有雨時若暘時若之政奎璧應周公
之眼詎無天不愛地不愛之怵遂奉龍輶爰移 象設玉涕成血御袖沈
瀾立霧濃山 隧閣昭朗况復湯泉熟路山城舊寮遺氓擁途爭洒淨飯
城之淚羣靈護駕載完金粟岡之儀精誠默凝格上 天相感吉慶旋至
靡 徹下地而昭休乃以摩不用極之忱遂決焉建寺儀千乘之代理未究尙
普 冀三乘之替施八方之追養克仲庶期十方之冥佑昌歎供嗜無非太常
之味珍味芹獻誠所貴香廚之泡淨 宸襟妙運仰認心上之徑綸衆力

元 竦

歡趁期有眼前之突凡爾其前瞻則古壩抽笋背指則妍岑似花浮柱橫
縱渭濱踈千畝之竹飛薨錯綜銀浦織七襄之絲繡闔晚披古西門之淡
靄如畫彩攔晴倚細南橋之芳草連空三千兵馬之坊從古有號丈六金
人之像不日告成于時 鸞輿宿齋

而 逌

龍顏含懽緹岑鶴影彷彿卓錫之林虞韶鳳鳴雜還敲磬之地梅檀共
御香浮動松柏與羽旗翻而恒月升日之煨萬民所望想窮天極地之痛
千佛皆悲惟中宸肇錫以名由平日欲報之德玉龍師之慧眼洞徹諸天

衷 陳

金鎖老之危裏留待今日茲凍善頌播告衆生

兒郎偉拋樑東海門朝日滿天紅恰似神龍初罷睡抱將珠顆弄晴空

兒郎偉拋樑西柳川東北店烟迷 鑾輿歲歲經過地霜露郊原萬葉淒

兒郎偉拋樑南雉堞縈山滴翠嵐 聖代河清春似畫老僧閑掃雨花龕

兒郎偉拋樑北八達山前移井陌依然昔日新豐村鷄犬家家各自識

兒郎偉拋樑上重日前星乾象王草木昭回被耿光雪山爭似喬山漳

兒郎偉拋樑下糲糲如雲滿大野白顛扶杖山前翁華祝朝朝向北賀

伏願上樑之後一炷傳燈三元調燭無災無害長獻 宗國之禎祥不

騫不崩永爲 仙寢之衛護神京孔邇無疾病 君王每臨雲鄉不遐

左右 涉降如見

卽位二十四年庚戌大匡輔國崇祿大夫左議政臣蔡濟恭奉 教撰謹書

建物面積

法堂 九間

七星閣 六間

香爐殿 十二間

祭閣 六間

禪堂 三十九間

僧堂 三十九間

天保樓 十五間

左右從樓 四間

外三門 三間

左右翼廊 三間

東門 九間

春家 二間

井 二處

序

伏惟我

正宗大王 光御十三年己酉 遷奉

顯隆園 仙寢于吉岡明年庚戌胤建龍珠寺於花山之陽所入物賞上

自宮房墜于四都八道牧伯守宰誠心捨施厥數將近八萬餘兩乃 命

振威縣令曹公允植監董是役另選南北漢總攝獅鬪哲學兩先師主掌

於茲寺以至功何其偉哉小僧等雲師事哲學帥追隨下風承聆盛舉矣
 其後猥以無狀再忝北城總攝十年不返故山而歲庚辰爪熟歸依舊巢
 乙酉夏復涖本寺總攝閱覽寺中舊藏槩其時不遑啓處使偉功巨蹟或
 不無踈略寺舉能不悵悵于中乎適值田土厘正之事友人尹聖中李君
 成自鳳城至挑燈共討事蹟謹掇數行弁于卷首以考此寺設始之顛末
 俾使后賢共覲無量大施主不惜貲不吝物之宏舉其又可忘乎時
 道光五年乙酉十二月七日都總攝等雲再拜謹識

大施主縉紳案

京畿監司	徐有防	慶尙監司	李祖源
平安監司	鄭昌聖	咸鏡監司	李秉模
全羅監司	尹耆東	忠清監司	權 曦
黃海監司	李弘載	江原監司	申 耆
全	李時秀 <small>新任</small>	統制使	申應周

平壤庶尹	趙鎮明	平壤中軍	金明俊
平壤察訪	金禧燮	中和府使	柳晦源
黃州牧使	洪元燮	鳳山郡守	李夏保
載寧郡守	洪善養	海州判官	任希厚
海州中軍	洪述遠	康寧縣監	朴道相
瓮津水使	尹範行	長淵縣監	李弘
松禾縣監	尹載伋	豐川府使	張成漢
許沙僉使	康有淳	殷栗縣監	李益洙
文化縣令	徐命存	安岳郡守	尹弼秉
長連縣監	金健修	白川郡守	柳秉均
信川郡守	金鑿	鳳山郡守	王漢禎
東里僉使	魚夏淵	所己萬戶	金啓默
瑞興府使	韓百林	新溪縣令	尹羲厚

遂安郡守 李謙煥

文城僉使

李台秀

谷山郡守 金魯成

全

趙華錫
新任

陽德縣監 金重燮

成川府使

黃昇源

三登縣令 李羲立

江東縣監

姜世綸

慈山府使 魏光翼

順天郡守

尹頤東

寧城僉使 韓聖揆

殷山縣監

李庚運

孟山縣監 尹致性

寧遠郡守

南衡重

德川郡守 申 曦

价川郡守

趙雲祥

寧邊府使 許 沔

平安兵使

李東燁

安州牧使 李敏采

全 虞侯

黃 策

博川郡守 李 焮

泰川縣監

金孝建

龜城府使 金衡柱

植松萬戶

朴文彩

安義僉使 崔尙翁

天摩僉使

金正漢

雲山郡守	徐有鳳	熙川郡守	李得臣
柔院僉使	尹進五	滿浦僉使	崔慶臣
江界府使	安廷玆	代登萬戶	申思彙
高山里僉使	李旭祥	渭原郡守	李栢然
恕軒洞權管	李震赫	楚山府使	李邦榮
阿耳僉使	李潤章	碧潼郡守	鄭學畊
昌城府使	申鴻周	昌州僉使	權聖鎭
碧團僉使	鄭履曾	朔州府使	李海愚
仇寧萬戶	金興澤	方山萬戶	池慶源
義州府尹	李頤祥	龍川府使	徐有龍
鍊山府使	李鵬運	宣使浦僉使	鄭東仁
西林僉使	崔涉	郭山郡守	申偕
宣川府使	李漢興	定州牧使	李潤國

嘉山郡守

金魯成

順安縣令

鄭文在

永柔縣令

趙象存

甌山縣令

吳在斗

咸從府使

李周鳳

龍岡縣令

張至顯

江西縣令

李翊永

中和府使

鄭周誠

龍珠寺建築時各道化主僧

八道都化主寶鏡堂獅駟

副化主城月堂哲學

京畿全羅兩道都化主城月堂哲學

全 東坡堂俊弘

忠清慶尙兩道都化主嘉義懋綯

全 嘉善允修

全 巨愚處士朴鈔喜

江原咸鏡兩道都化主影成堂養珍

全 虎岩堂泰英衍定

黃海平安兩道都化主寶鏡堂獅馭

全 奇峯堂快性

京畿閭里寺刹化主聖谷堂有信

全 通政德舍

全 就淨金尙文

黃海道閭里寺刹化主嘉善宇榮

全 通政竺訓勝安

慶尙道閭里寺刹化主瀛波堂豐一

全 嘉善抱念學連

全羅道閭里寺刹化主錦洲堂福慧

全 碧潭堂幸仁

全 通政性眞

平安道閭里寺刹化主荆原堂法眼

全 通政奇弘

咸鏡道閭里寺刹化主嘉善最璘

忠清道閭里寺刹化主通政日閑

全 嘉善永昊

全 青空堂贊忱

本寺諸般書畫造作等諸人芳啣

恩重經石板鍊板自 丙下嘉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華經十件 全羅道順天松廣寺引來

大雄殿寶榻後佛幀三世如來體幀畫員延豐縣監金弘道三藏幀畫員

敏寬下垺幀畫員尙 謙

七星閣七星如來四方七星幀畫員敬玉、演弘、雪順等

大雄殿丹青都片手嘉善敏寬

天保樓都片手丹青畫員僧江原道三陟靈隱寺八定

極樂大願觀音菩薩造成彫刻畫員觀虛堂雪訓

西方阿彌陀佛造成彫刻畫員全羅道智異山波根寺通政奉絃東方藥

師如來造成彫刻畫員江原道杆城乾鳳寺通政尙植釋迦如來造成彫

刻畫員全羅道定邑內藏寺通政戒初

僧堂都片手平安道香山普賢寺僧義涉

七星閣都片手竹山七長寺僧雪岑

仙堂都片手江原道杆城乾鳳寺僧雲明

大雄殿都片手全羅道長興天冠寺僧文彥

樓片手慶尙道永川銀海寺嘉善南漢總攝快性

鐵物次知 通政勝悟 正憲哲學

錢穀次知 通政信策 書記震環

長湍郡江北面月澄山心腹寺碑序文

惟天設勝巨靈寺斧碁置山岳惟月澄山巍然冠乎青丘東接大川有臺翼然者羽化也南臨大江有館屹然者臨湍也道起繞其西首龍峙巽北皆環月澄若奉至尊此其山川形勢也天作地藏之以待其人古新羅學仙佛人慈藏律師探寺覆空道冠者佛師表衆禪名動華是天下名勝莫不厭見飫聞來登月澄曰此地可構龍宮洞名曰心腹心腹者人身百體之所要也月澄者白月之當空故名結構來就復僧爲之作寺立石塔數臺壬辰兵間戒壇破壞僧徒無肆道之所法王闕梵晉之儀戊辰重修棟楹軌級於是宮墻敞麗校捭穹崇有僧說闔者閱其廢後觀刻石志其事過率堂爲余請之如是遂銘之曰 籍籍律師 立立索妙

摩尼之寶跡跋履山川平陸隈隩外彼月澄

遂直其好爰究愛度乃堂殿

康熙二年辛酉 五日 立石碑

十二歲童

宣城

洪命

普撰篆

法堂懸板文

應真殿

木佛五形

木燭一盒

雙個

小香爐一個

位室閣懸板文

淑善翁主完山李氏仙駕位牌文

祭床一個

磬二個
搖鈴二個
木佛器二個
木燭盒一個
佛器六個

木香盒一個
沙器香爐一個
僧居宿房二間
前後空廳并六間

共合拾六間

僧一口 柳明善

石塔長木尺十二尺

廣四方周回二十四尺

○三聖山三幕寺事蹟

三幕寺在衿川東北十里寺之長老以其事蹟請余爲文曰新羅時有僧元曉善學佛與其弟義湘潤筆結茅於是修明奧旨人名其山曰三聖厥後幾百年道說自湖南靈巖來求其墟剪蕪穢作精室設像行道名曰觀

音寺居無何入中國尋一行禪師得其法而歸卽乾符初也詵以其術遇知於高麗 太祖創統之際立五百裨補以鎮山川氣脉是山在其數內乃重葺法宇稍增舊制謂其徒曰中原韶州地有三藐寺其東有牛泉西有鱗角爐峯立其前巖在其後此地之崒然而秀冷然而清者無乃與彼相類乎遂號曰三藐禪老講伯聞風而至蔚爲叢林之首至戊子懶翁勤自休菴來寓是寺翌年春指空亦自大都齋牛頭降真而來會諸海東善男子聞道場建法幢人之至而見懶翁指空之棒喝者莫不飽以香飮以趙州由是山益重寺益名矣時有無學者懶翁之弟子尤善地理之學我太祖聞而徵之以定國都以外白虎勢急形危多有奔動之氣乃立寺其上曰虎壓以鎮之創菴其前曰獅子以威之埋犬其傍曰四犬隅以留之又創刹四隅以鎮京都 在東者曰青蓮在西者曰白蓮在南者曰三藐在北者曰僧伽載之輿誌云所謂外白虎卽此山也所謂三藐卽此寺也然則古人之所謂建寺創刹以鎮山川氣脉而使之祝釐邦家者尤曠然明

白矣至

太宗時特降 綸旨大加營修凡佛殿三處僧寮五處 御室一處樓門
各一處臺二處碑一處塔一處及菴子若干處又 勅本縣環寺四方禁
樵牧殿閣雄以麗樓臺高以廣草木鳥獸之物益富以壯可以藏修可以
遊息上可以祝 一人下可以祐萬民大雄名其殿者以其舍那之尊嚴
也寂默名其堂者以其煩惱之不亂也瞻星名其閣者以其藏修之有時
也極目蒼茫滄溟在前故以望海名其樓散步逍遙悠然自得故以清虛
名其臺碑以記事塔以表勝以至丘陵林木巖洞溪澗皆有命名之意焉
往在壬辰倭寇火寺廊廡皆燒而法殿獨不燃驚而奇之以香盒獻佛懺
罪而去又至丙子胡兵入山徒衆皆散而宗卞獨無懼見而異之以竹箭
挿路表信而行箭與盒至今在焉蓋是寺創於羅修於麗盛於我 朝之
初而元曉義湘潤筆道說指空懶翁無學之徒居焉若其間問修葺小小
興衰時與人今皆不可知嗚呼賢者之興而不肖者之廢吾輩貿貿焉居

是寺大懼前王衛護之德諸賢行化之跡泯沒而不傳于後也子其爲我記之余曰噫好德尙賢人之良心其可已乎况道誥之鎮脉無學之制勢有以補我國家無疆之基而兩度著異二敵驚服則其遺風餘烈猶使人有所興起者盍志其事以示後人遂編其長老之言名曰三幕寺事蹟云
乾隆辛卯建亥月下弦雪巖門人

三幕寺現存佛經目錄及卷數

法華經 一卷

蓮宗寶鑑 一卷

彌陀經 一卷

金剛經 一卷

○京畿左道始興三聖山虎壓寺法堂新造懸板文

美哉奇哉峯巒之崔嵬巖石之妙奇千古之體也善惡之所關信施之所

發人世之大用也夫本寺也則惟我國初建基之時鎮壓虎穴之處也法
宇遙隔千秋無量尊像不克風雨之際幸逢尙宮南氏俞氏無上信意不
思辛苦而引勸他人破諸慳貪而出財累百造成法宇而蘭若懸空彩畫
飛金而又得香燭之光明以成無漏之大功善未可口言美不可耳議也
惟我佛家瞻禮供俱之人常樹福於當來呪發心大施主引勸者乎今此
同叅者現世獲福無量備人間之五福後時往生極樂得佛道之正果恒
證樹善與天地無窮焉

辛丑四月 日乘法沙門義敏書

○朝鮮國京畿道竹州府七賢山七長寺事實記

大矣哉覺皇之垂化也西域中華五姓七衆莫不瞻仰而至於海東遠處
僻鄙未能霑化始自漢明流入支那覃及四海名山勝地梵宇崢嶸高嶽
峨岩禪庵羅列彌天下佛法崇奉之誠槩可見矣茲七長寺者白頭一脉

流爲金剛金剛一脉或起或屈或連或絕以至延昌十餘里自戍爲臚窟
劣峭嶢迥出羣峯者七賢山也峯迴而洞邃泉甘土肥者七長寺也始自
清寧龍集丙辰之歲高麗慧炤國師生於安城郡落髮于廣教山冲會大
師性根清淨不染塵土廣叅知識涉盡羣經又入禪樞密密提撕專精有
契因入中國繼臨濟之正脉爾時宋太祖聞偉賢使使請入宮中諮詢法
要洽沾甘澍洗滌塵慮尊爲師傅師請歸本國皇上仍太子少保卿金陽
及左街僧正道元等來到本國欲營禪庵伊時王建太祖奉勅使使同
協其事到于七長洞豐草茂林闐無人跡猿啼林間鳥鳴溪澗而已祇沿
流而行入一衙口則洞天朗白日照臨儼然一天造也於是見一獵人
問曰此山深幽有梵宮乎對曰古諺雖有峨嶺山下將相之地梵宮非有
也皇使轉到山下披草剪荆填雲藏澤建阿蘭若額曰弘濟館今碑殿是
也國師卓錫安禪垂化度緣一日有七人來謁師預知不善之心以實相
對之七人知其神悟反請說法師略說法要七人因而有契特發誓願爲

作城隍衛護七處故山稱七賢寺稱七長也國師手植雙松穿井甘露高
建法堂廣度羣迷慧解增明名播遠邇德重當世至戊子之歲天壽已迫
化緣已盡壽至八十有三奄然長化皇上聞訃痛悼敕賜諡號定覺道首
慧炤國師使太子少保臣金顯撰行蹟碑銘立碑于弘濟館之左立九層
舍利塔於右累經兵火至於壬辰之亂龜碑剝落於兵刃之下字劃多舛
國師降生之辰平生修行之節臨終現瑞之事雖多言傳而未詳書識豈
非感惜之甚者乎後之大興至大元年壬申之歲始剏此寺而閱二百十
七年後寺運不幸慘遭回祿之禍積灰空基蕩然無遺至 太祖正德元
年丙寅重建寶坊不失舊制至康熙十二年甲寅遂爲勢家之所占山山
中緇徒皆有四散之志時有道人楚堅其名者常山人也不尙浮華志於
道義歷遊名山頤養道胎叅看厥事不忍慘心以重建丹牖爲己任與同
志四五人更相地于舊址之北面對巒峯爽塏奇秀尤得其勝手執片文
一出山門風說從四來相助建覆於青虎之夏粧牖於厥年之秋幾爲永

弊之寺不數月而重新翌年清和月廣張天地水陸大會焉爲化主而建
立迄功之若是神速者實前後之所罕聞也至甲戌歲勢家又移葬山故
後至甲申之春本寺住持碩奎與諸緇徒同心協議欲還舊址請大化士
思侃袖藏勸詞力募檀緣鳩財請工先移人天師所臨殿大法堂凝香閣
眞如門化士一俊移建青蓮堂比丘精律移建尋劔堂比丘緇進移建寂
默堂白蓮堂化士精順建西別堂山人尙元移建太清樓化士碩信設香
積殿於太清樓之西至於乙巳之歲善眞斗閑等設圓通殿丙午允英處
輝等敬速觀音尊像奉安花座上化士思侃設冥府殿於川邊奉安地藏
大堅之尊像十王之烈位煥然結構勢若翬飛太清樓下設天王門門外
建解脫門寺北有彌陀殿殿上有碧應大師眞影堂堂前立鄭東溟斗卿
所撰碑銘又有九層舍利塔霽月堂舍利浮屠興淨大師瓮浮屠其後有
極樂庵禪僧守敬初創于西麓不滿十載墮非莫甚山人熙演煥然重新
山中一庵惟爲奇觀至於乾隆辛未之歲寺之殘敗日益甚矣來往術士

獨指此庵鎮脉爲害故住持猷善先唱毀移一寺僉僧同心戮力移建于寺北鼎岳之下南有明寂庵庵下有五十三佛名號碑立石爲佛乃坦明之所成也寺之一箭道有紅虛門門外有二十八層鐵幢屢經風霜而折腰未補亦可復也寺局有四七座浮屠人傑地靈從可驗矣凡寺之興廢已經四度屢見兵火未有實蹟麗代寶刹埋沒於草昧之間清標高節之士來到院門雖欲聞開山之何代創寺之何年孰從而明之余自頭流來到此寺住持釋開心請余筆記之余資質鈍滯心地茅塞識見茫昧莫若求之於文士也長老曰麗代創建之寺無文可從則林泉失色山門寂寞俾使探眞之士一見而悅然則庶無面墻之歎文之工不工非吾所望也余濫自秉筆叙其興廢復古之梗槩以曉後來者云爾

乾隆二十年青猪仲春日和月子圓一識

乙亥春余與諸從適到此寺旬餘遊賞有一師手持一券空冊及百餘行禪家事實記屬余謄書以識余迺獵盡其記踵而書之以備後日之觀云

爾

仁穆王后御筆

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苦又加鞭
昔奉 御書琅函是藏今玩寫詩尤健且強天氣流動之雲輝祥紙舊墨

新尙留餘香

壬辰春正月上元日拜手謹書右自製

竹山郡七賢山七長寺重建記

盖白頭一脉流爲金剛金剛一脉或起或屈或連或絕流至竹州州西十
里許以龍盤虎踞勢爲七賢山山有寺名爲七長何爲七賢七長自清寧
龍集丙辰高麗慧炤國師創建安禪矣一日何許七人來謁于師請說法
要師爲略說七人因而有契常隨慧炤國師正叅賢哲之衆魚變成龍匠
化爲賢故號爲七賢七長也自高麗至今年久月深寺樣頽圯朝暮難支

改無一人恨有衆人矣當於光緒丁丑山人瑞海海城二禪師揮却慷慨之心特垂大慈之念不避風雨荷擔勸文善男善女前財貨鳩聚之際幸蒙磚洞閔補國大監主特垂河海之澤材木數百株錢文一千餘兩許施成事實是泰運之所契二師之誠心是豈偶然哉越明年戊寅三月乃招匠工新掃於太清舊墟以作樓房四十八間四面圓在法堂則新室正在中央之界迥出羣殿之中也壯麗宏規猶勝於前容善哉若非二師之臂力焉能如此哉成樣之後二師請余曰此是難朽之功不以書之無以傳之略筆記之如是累累余不敢強辭拜跪執筆前事載前後事載後儒釋兩家有功姓名書之于尾濫以爲永傳之本庶望後之君子覽此興感麟次修葺使此功德之跡千秋不朽七賢之名萬世長春至扣至扣

光緒四年戊寅四月日完山人應摠謹識

佛事序文

漢以南勝藍稱青龍七長可謂難爲伯難爲仲本寺似有嘉會之運者有

瑞海一師以也師居茲數十年而寺中事細大輒倚師爲輕重蒐輯改造殿閣之一新措置修用什物之潤色百廢悉手之而力未及冥府殿天王門塑畫道塲顏色闕如者以此乃於丁亥謀衆行化粵明年暮春營始繪事請余證之囑余記之曰今此惟利之時鳩聚數千金金地藏像彩十冥王四天王繪幀十軸浹二旬功竣雪宿雨行戶說箕歛多少細徒之艱不敢其勞大小檀越之施使聖像久住功其功使貧道遂願恩其恩又一半五百金有兩人焉可謂篤行檀者也功之恩之之久諸莫文字若也記其姓名以吾師之文弁之使來世知今日有應海泰守發信爲衆檀首唱不亦可乎余語之曰師欲其文我愛其德本寺前後之舉師有積累之功而不肯其勞則功也其謙則德也檀有其一師兼其二欲余文之先德后功而已也師正色而作余默觀師之宿因不覺午睡焉

戊子肇夏大淵萬雨書

七賢山七長寺白蓮菴重修記

觀夫天地成而壞壞而成凡聖生而死死而生殿閣新而故故而新此人世之常分也今者碑殿重修有何祥以名碑殿承誰恩以重修耶先王高麗時有一大師號慧炤國師生長於安城郡鄉班家覺世無常剃髮于廣教山冲會師契 佛真旨入中華爲宋太祖皇師還本國此山建一蘭若額號弘濟館國師垂化七人來悟故改峨嶺山爲七賢山國師入寂皇上勅立浮圖舍利奉安建碑文行蹟唱顯故改弘濟館爲碑殿也然則碑殿初創寺菴羅列山門肅靜矣壬辰兵火龜碑剝落精殿燒盡間有成造累當回祿後思侃化士重修幾百年僧殘菴敗矣德庵長老出世行李入此山以德修身四十餘年觀菴敗壞頓發信心自賣田畚一石餘斗落塵并募檀緣如制成造如法點眼若非佛祖使人定是七賢山中再來之師也反以思之則若無碑殿國師無以安身之地若無國師七賢無以開悟之席若無七賢此山無以托名之由若無和尚碑殿無以重修之人耳然

則國師之功耶七賢之功耶化士之功耶檀越之功耶如方四維不可闕一聊記事實傳之後世云爾

光緒十三年丁亥暮春秋山沙門慧龍謹識

碑殿岩上新建法堂造成記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孟春比丘坦明者自發廣大深願奉安佛像八尊累年置於露地未免雨雪過者懷悲居者含慘矣坦明比丘者不忍悲慘盡竭心力成造翻瓦丹青獨成一堂始於癸未孟春至於四月畢役矣

七賢山七長寺明寂庵重修記

夫節然而秀充然而確苑然而邃而豐忝爲竹州界之鎮者七賢山也觀海一峯包容一區爲七賢大道場南轉一脉逶迤而屹屹如也乃城山也山之下小區稍寬有數間庵明寂是也菴之年代文獻無徵不可歷考而粵在乾隆甲寅翠隱明誼宗師偕印沾長老重修者也歲久頽圯風雨所侵居人爲之嗟惜艱末材因舊制葺以繕之完然如復觀初創之年也菴

之經營始於暮春越三朔而告功實賴吾佛神力之所佑亦可以化主師之誠敬矣噫菴之起不知其幾千百年而幾遍重修之後幸有翠隱而葺之又印沾之後幾幸有新人繼而修之壽而永存微斯疇能如之惟彼後之人果能有感於斯也否也今不敏有奉爲翠隱門人於是菴之興廢切有感焉略陳首末以記之

道光八年戊子十二月日 無名氏誌

七賢山七長寺上雲菴重建記

我東山水東最長而南次焉南之奇曰七賢山毓靈根聚清氣渾成金沙玉池而天開真境也山下有寺其名曰七長古慧炤國師鍊道化法之場也寺後麓有菴其名曰上雲今於道光辛丑老禪伯淨虛光一大師乃重建夫上雲奚取焉庵在山頂每春夏間雲光浩浩於其下半浮半散與七長如隔一天而登之者必有凌雲之勢故名焉不然則乃取其第九地菩薩善慧頓發得如來寶藏淨佛國土了便登法雲之體也庵有奇奇要在

繡峯則千巖半落戶庭不貢而惟石富焉練浦則一派回護籬園不鑿而池水盈焉大野南開桑田粟里衣冠之鄉有方深谷北穿桂樹松林幽曠之思允叶山高水麗岩秀色明此中之大觀而山水之奇求諸國中殆少此比予適過愛而忘返息肩者有月矣一日老禪伯一公前席近予曰老僧幼年入此庵雉髮既又遍叅四方末老還入庵庵已弊矣掃基而重搆狹而難於容衆陋而欠於淨居病焉者久而老僧今年七十八也登灰無幾有何土木之興而或恐有妨於龍天不護禪侶不願意革古從新乃經之營之衆緣既應庶務畢集斫雪姿於後岡採雲根於前壑運斤成風匠石呈工前之狹者廣而便於容衆前之陋者洵而宜於淨居可龍天欣護禪侶善顧視其舊制稍免其然庵在權輿杞宋之文獻無徵實不考其蹟也推後之昧今猶今之昧古請一言記之可見笑於雲仍如何予叉手應曰公耄年立此奇功使此山水之奇又奇於昔日面目真不世之功也昔晋士甸之論不朽也魯叔孫以立德立功立言對之蓋取其不朽於後而

利於人濟於世也今公於庵也何居之有公密行禪子也以無相爲己任胡有待功而後之諸君亦何以報公無功之功乎念佛於斯看經於斯參禪於斯能三昧現前返照自己慧眼通透深契了義疑團獨露廓徹大悟則諸君卽慧炤慧炤卽諸君然則非徒報公之功雖臥此好堂坐此高床食黃金消萬錢非幸也宜也若不然者四壁空鎖野干亂鳴六窓虛豁獮猴弄精然則非徒不報公之功雖片瓦隻椽重增其業入地獄墮魔坑不幸也亦宜也可畏哉請諸君須勉旃噫

辛丑八月下澣北海華隱子恢曝識

○隴州鳳尾山報恩寺重修事蹟記詞 一曰神勒寺

隴興郡之東有報恩寺

世祖大王爲

世宗大王特以降福次布木銀金之屬帖下于此俾爲營建之寺也乃是

懶翁祖師遺墟之所而又是

英寧兩陵寢願堂造泡之寺故其爲所重與他寺刹有所自別也營建已久棟樑朽敗瓦椽剝落粵自康熙辛亥年分吏曹判書金公壽恒叅判閔公鼎重戶曹判書鄭公致和感此千年古寺頽仆之情境果以重修之意筵稟則卽爲蒙

允故自該曹行關於八道道臣及守令處鳩財卽爲本寺重修之役保護以來矣又以重修永久之致漸至頽壓頽壓之狀尤甚於前則不啻僧徒之嗟惜去來行客顧眄本寺之荒涼莫不咨嗟以來者久矣去嘉慶一年丙辰分千萬萬夢寐之外領敦寧金公履素禮曹判書閔公鍾顯感其先代極力本寺重修以給之意必以本寺重修之意金公閔公另念筵稟則果爲蒙允先自禮曹行關於八道道臣處以爲隨所力助給本寺重修之資則本道道伯金公文淳布木及錢兩優數帖下于本寺其外七道道臣守令前使此寺僧乞立次行關故本寺僧持勸善

文次次鳩財瓦材等物刻期買取嘉慶丁巳年六月 日分泛中閣十二間及左右食堂十間合二十二間新建赴役以力線役巨猶未得訖役未免功匱之境矣本官使道申公大謙助給錢兩後以寺役功匱之意轉報于營門而自營門繼爲筵稟則嘉資帖五十餘丈自上特下本道道伯使其道臣轉賣補用寺役之教亦爲蒙 允後本道道伯新莅李公在學助給寺役不足之資故以至完力以爲一新感祝感祝若非金公閱公兩大臣所稟則烏可得本寺保傳而以至一新之新也哉宰僚之澤極感無己略錄于左以覽後世耳

嘉慶五年庚申年 月 日

領敦寧金公履素

戶曹叅判閔公鍾顯

京畿監司金公文淳

京監司李公在學

驪州牧使申公大謙

○神勒寺重修記

扁額寫

佛宇之廢興無關乎世教而儒者之所不務也然亦有一二不可廢者以其古蹟之攸寄而勝境之攸擅也神勒之爲寺剏自麗代懶翁之所住錫白雲之所留詩又有牧隱諸賢之所題記穹塔荒碑錯落離立於寒烟古水之間者如其古也驪以山水名於上游而奇秀窈窕平遠爽塏寺又兼而有之者如其勝也惟是二者之擅稱於域中已爲千年所則豈可以儒者之所不務而廢之與昔我

惠莊大王欲寘一寺爲 英寢道場 聖志甚殷而未就 昌陵在宥用

日者言爍遷 陵寢于驪之此

貞憲聖妃以 先王遺旨教于廷臣時以神勒寺密邇珠邱不別創造卽其寺而增拓開廣 特頒刊經餘財 命近 臣董其事葺舊剏新摠二百

有餘間美矣哉 聖祖 聖妃奉先述事之義若是其丕顯丕光雖微古
與勝此尤不可廢之大者自始厥後不知其幾經廢興而昔我先祖文忠
公捐財而營葺之族曾祖議政公又出力而修治之是則家傳故事也其
後百十年來又復彫剝轉甚殿宇傾圮殆不能庇其金身而數三緇徒厯
持香火而已我 純元聖母聞而歎曰此寺遠有故實斷不宜任其廢而
不顧也亟頒帑貨 命臣營治 坤聖又依助之夾成臣承 命兢怵聚
財鳩工爰始斧鋸工費不足者別爲營辦閱幾月而工告蕝佛殿禪寮鍾
樓香廚煖然改觀流丹韵碧絢耀中天欄楯俛雲鈴鐸交風緇俗頂瞻莫
不踴躍讚頌噫我 聖母聖人也豈欲佞佛而邀福爲此檀施寔出於繼
述之 聖意而且不煩有司 特命臣管董者以其桑梓之鄉而祖先之
所嘗致意者存焉耳然謂佛無靈則已佛若有靈慧日恒照慈雲遍覆護
仙寢於來茲綿 寶籙於無疆是豈但西方老子法力所庇卽我 聖母
施爲動合天理古語云順理而行自與吉會詩又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 聖母無意於其求而福澤之滲漉於衆生者永無窮已嗚呼盛矣
是不可以無徵謹書之如此若其工役之始卒費之幾許別識於左方庚
申端陽輔國崇祿大夫行判敦寧府事兼戶曹判書奎章閣檢校提學安
東金炳冀記

始役戊午六月

迄役同年十一月

○安城郡 石南寺 御筆 教旨

京畿安城地石南寺乙良監司守令曾下傳旨更審尤加完護雜役減除
者

國王

天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長湍郡華藏

大雄殿十五間

阿彌陀佛塗金像

觀世音菩薩塗金像

大勢至菩薩塗金像

法起菩薩塗金像

後佛幀

神衆幀

甘露幀

三藏幀

三和尚幀

恭愍王幀

卅三祖師幀

一位坐長三尺七寸

一位坐長四尺八寸

一位坐長三尺一寸

一位坐長一尺五寸

三幅各長九尺二寸

一幅長八尺五寸

一幅長八尺五寸

一幅長八尺

一幅長七尺八寸

一幅長七尺

一幅長七尺

六幅各長六尺一寸

朝鮮寺刹史料

應眞殿十間

釋迦牟尼佛塗金像

一位坐長四尺三寸

文殊菩薩五彩像

一位坐長二尺八寸

普賢菩薩五彩像

一位坐長二尺八寸

那畔尊者五彩像

一位坐長二尺一寸

羅漢五彩像

五百十六位各長二尺一寸

神衆幀

一幅長四尺五寸
廣四尺六寸

冥府殿十間

地藏菩薩塗金像

一位坐長三尺

道明尊者無毒鬼王五彩像

二位立長四尺

十王五彩像

十位各長四尺五寸

童子五彩像

十二位各長二尺

判官五彩像

二位各長四尺七寸

鬼王五彩像

二位各長四尺

使者五彩像

二位各長四尺五寸

將軍五彩像

二位各長五尺一寸

上壇幘

一幅長五尺六寸

各部幘

六幅各長五尺七寸五分

使者幘

二幅各長四尺五寸

寂默堂二十八間

開山祖指空和尚五色像

一位座長三尺

後佛幘

一幅長四尺六寸

神衆幘

一幅長三尺八寸

中鍾

一口高三尺三寸

萬歲樓十間

大鍾雙蒲牢首

一口重八百斤高十五尺八寸

朝鮮寺刹史料

雲霞堂四十六間

阿彌陁佛塗金像

後佛幀

神衆幀

香閣五間

金鼓

山神閣二間

山神幀

七星幀

庭中塔七層二級

指空定慧靈照塔鍾二形級

浮圖鍾形各一級

一位坐長一尺一寸

一幅長四尺七寸

一幅長四尺一寸

一口微破

一幅長四尺七寸

一幅長四尺七寸

一座高十尺五寸

一座高四尺一寸

四座圍方三尺二寸

二龍牧峯堂浮圖長三四尺

無圖長四尺
三寂照堂浮
尺四尺

事蹟碑

一座 碑文印刷付別項

抱虛大師功德碑

一座

位室閣三間 又正門三間

平原大君 位版

一位

齊安大君 位版

一位

永昌大君 位版

一位

龍城大君 位版

一位

平原齊安兩大君義同生六人

生六臣端宗朝忠臣也

（金時習、南孝溫、李孟專、元昊、趙璵、成聘壽、端廟昇
 遐後常懷不平每遊名山淨刹即長湍寶鳳山華
 藏寺）設壇焚香哭望寧越不飲酒
 不喫肉不近女色以終餘年
 喜靖十八年己亥中宗朝感慕兩大君節義淨刹
 華藏寺設齋薦修冥福年為一次
 康熙十八年己酉永昌大君早卒 仁穆大妃慘
 悼甚憐附兩大臣而迫薦大君早卒依永昌大君
 康熙三十一年壬戌龍城大君早卒依永昌大君
 而附薦

極樂菴八間

阿彌陀佛塗金像

一位坐長一尺七寸

後佛幀

一幅長六尺三寸

神衆幀

一幅長四尺五寸

山神幀

一幅長三尺二寸

彌幀菴二十間

地藏菩薩塗金像

一位坐長一尺一寸

後佛幀

一幅長四尺七寸

神衆幀

一幅長三尺七寸

山神幀

一幅長三尺一寸

扁額筆者氏名

(大雄殿)(萬歲樓)(寶鳳山華藏寺)此三額嘉慶十二年丁卯尹師國本

(寂默堂)(東國第一禪院)此二額秋史金正喜書贈

雄麗禪侶規模慕悅書堂

寺蹟懸板

○古湍州華藏寺改創記

曰若稽古寺之權輿貫藉闕如無地措言然艱耳其一二條而未得其本故雖思運斤畏忌傷手莫悟夫伸拳之方海師之請雖膠固其猶鑿墻垣植蓬蒿把筆難矣蓋以元泰定之間西天百八代提納薄多尊者指空禪賢自西界到神州則元太子奉迎別宮懷香請法旣已聲動麗京立陵遙展攝齋禮遣大寺住持僧其名則余忘之矣則迎之內院事之以師師迺曰能以鳥養者宜棲之深林遂步於寶鳳山頂則白麻綸影綴雲蹊馳訊使者交轡山程於是緇白競奔走禪堦各各燃指燃香爲創淨利於繼祖菴蘭若遺基額曰華藏焉此其寺之大槩而時所聞者也其餘尊者西遊東到之歲月寂默影殿之開創及與奇踪秘跡歲久年深神出鬼沒老巨之之立杖如何能臻如其三尺喙五色毫能駕說於板上若池州魯筆則焉能措辭於其間乎師可論求業於編苫者也矧又昔寺之創也國君爲

檀越邦彥爲司存故洞有正則函佐耶函妙選邦傑成能仁之宮寂默之堂鸞飛鳥革金壁煥煥獨爲一國之巨擘而其馭都之鉅石雕垣寮宇之威儀節次殿堂之秩秩樓閣之鱗鱗雖未及於天寶山檜巖而奇岫玉洞之靈區瓊樹瓊林之神境祝釐香火之本事外護三利之勝緣洒洒衲子之蟻慕者彌山膺化者塞壑而定林蕤秀慧月騰揚皆指空之道德風化而超出於東國中五百禪刹之表示檜巖寺之所未及而此三百年前規模大槩如是而厥初盛德盛事則豈徒飾詞竄句以爲記乎願筆路於斯受辛師曰吁咈哉黃絹幼婦之辭非吾師所能模寫只如前日各殿寮舍重創因由及火後改創事蹟而已有何難乎者無憚煩楊園之道雖卑倚乎畝丘以師之燕石爲注欲得韓李之兼金不亦宜乎曰諾蓋寺之初創自麗季到于今幾至半千餘禩盲風怪雨峻宇雕墻土木之功日趨於腐青眸白足未嘗不痛楚於斯焉故自乙丙年東師乃引勸天濬性聰守眞印宗妙淳唯玉密玄妙經等若干輩寂默之堂傳燈殿各殿寮舍數三年

內盡爲重剏其餘法堂及未爲重剏者師自擔當五六年來重剏旣已畢丹牘亦已了乃於壬辰之年清和月灌佛之日方欲說慶讚大會不幸三月十二日夜三更般舟三昧之火流災赫赫金田蕩然燒盡了無子遺天乎時乎山之運所寺之數耶尊者自西天持來祖派影子十餘位鑄金鍾一口黃色簾席一雙花樽一雙其餘貴重遺蹟盡爲灰燼將何以刮後來之眼目此尤可痛哭也天地何以無情日月何以無心聞見所及皆吞聲飲泣而况親煑之者乎公私器物燒盡無餘徒將十指手相對泣血無可奈何或欲東或欲西衆口囂囂越三日鳴磬一聲集衆曰寺內無乃有異議者乎若夫爲首鼠之行者執之告縣官則國有常刑寺有清規措身何所乃慰衆曰老僧與寺內十餘年中重剏勞苦之功一夕反歸虛地雖欲與之偕燼孰云能得苦苦哀哀不忍言不忍見與其生而能忍曷若死而能忘嗚呼曷其天實爲之謂之何其吁天道好還地勢相傾則庸詎知天意更化之有在乎又安知夫造物無盡藏之翻覆乎勿以回祿介於心

竟以似蜚與蛭相救則功可収而事可成矣裴組僉師宜各勉旃僉曰諾吾師所言孰敢技撻於是師乃較心力之虛實事功之成不成分命弘海雲行屹智軒等曰用師輩作幹蠱僧爲我羽翼法堂改剏緣化事師等掌之又命慧塘曰吾師童眞出俗入絃爲家鶉衣鸞食鳥行無章道溢於內德符於外推度千百人中師外無敢擔當其大事者不湏多言懋哉懋哉所謂堂也制度雄偉規模宏濶倍倍法堂之功不得草草念過不增不減一依古規而以死爲期則老僧示助涓埃之力又命秀零濟益等曰法堂蓋瓦事重且大師乃掌之申命秀零曰師之化緣綽然故東上室大陽門并剏之唯玉之東雲集德崙之海藏殿海敏法雲之玄陵御室皆從自願而作文付之持勸軸者五十餘人可謂盛矣一以請關西梓僧某乃邦傑也聞斯事乃揮涕而負其器率其徒三十餘名而來與緣化并數百餘名分半爲二一以赴海西道之潭州古谷一以赴關東道之花山安朔伐木丁丁呼耶許兒郎偉交雜於洞天如是者几兩經三際大者聯筏小者

載舟數十餘艘泛海浮江則月再穀而達于扶蘇岬之華藏浦及夜橋之頭傾城士女持牛馬裹糧餉一時運入而法堂及各殿寮舍同日董役執斧斤者二百餘人而寮舍基址廣狹殿堂規模制度悉遵古例而其中易礎而和石改砌以礪礪衆手爭能各逞妙技觚飛翼腰廊四束突如鼉扞勢若龍趨合土填金蓮槃照曜煙火抱慚造物還羞是故聲過九夏跡犯八年功乃告訖猗歟休哉其間內帑之資沾及太重或日齋餽餉之徒或負或戴始終如一未知夫指空之時其亦如是否吁古與今事之同不同未爲論也昔指空初剏之年三角牛來助今吾師改剏之日三角牛亦來助昔之初剏李琳爲大功德主今之改剏李山爲大功德主奇哉奇哉昔人第三生爲唐裴休剏龍興大殿李氏子探舊珠於樹穴古來如是者彌滿史籍其可誣乎恨吾師之失其郢人也師諱崇海崇海西人也行於斯得於斯名山旣已遊知識亦已叅歸隱斗室冬夏衲一衣朝暮粥一盂一坐甘秋縱任無爲俱寺蕩盡滿心戚醮拭淚登道則善者從之若風雲之

於龍虎故如此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之日國大伽藍十餘間盡爲剝立而百廢俱成嗚呼休哉詩不云乎允矣君子展矣大成非師而孰也人有有令譽而無令望者而吾師全有有德行而無道行者而吾師兼可謂法海龜龍禪門柱石劑定水食葷者豈獨古之時爲然今也慕吾師之道德納水田爲佛糧者非止一二此尤可聞也然則指空之風獻得吾師然後重興指空之道德得吾師然後增輝吾師之道非指空則無以著指空之德非相吾師則無以顯上之人鳴於古下之人鳴於今可謂本末相符遠近照而千載之下朝暮遇者也儂乃山野之蟣蝨而蠢蠢嗜嗜性魯且拙言又齷齪惡可以書然吾於師有香火之因師於吾有望履之緣故以此言及之吁自其同者而觀之則物我皆無盡藏自其異者而觀之則肝膽非一家師乎師乎靜室空堂掃拂心塵混萬像而冥觀則指空立處滿地荆棘吾師行地天回地轉若如是則古指空而不爲先今吾師而不爲後然則古今也先後也一理也死生也成毀也一道也可不可然不然爲一貫

遮箇道理佛佛祖祖繼繼承承綿綿歷不絕自指空而至于吾師師乎師乎其不可不盡心也

順治十七年庚子 月 日 訥菴知白記

京畿右道長湍寶鳳山華藏寺前後重剎記

牧隱李公嘗撰指空碑曰西國滿王之子禪賢號指空泰定間重譯數十國而來見天子于難水之上論佛法補旨歲給衣糧曰吾不是爲也去而東遊高句麗禮金剛山法起道場未幾趣還燕以有旨云云壽峴文集中有華藏寺重建記其文曰寺在畿甸長湍府寶鳳山觀其舊藏樑上短識洪武十八年己丑麗王剎淨刹于繼祖菴蘭若遺基額曰華藏乃指空所命也先是麗王嘗聞指空之風采傾心渴求而引見之所言皆從蓋剎淨刹立願堂亦從指空之謨而爲之也故寺有麗王畫像指空塑像使人之仰慕之亦有指空所齋來貝葉經一夾牛頭旃檀香一條洎我孝廟在潛藩入燕取降眞香錫寺僧由是寺多奇物焉東有指空定慧靈照之塔又

有珠衫乃麗王賜空之物龍宮之所自云孝廟戊子歲有僧崇海秀零濟益等慷慨誠心續犯八年功才完全而其殿堂規制一遵空古侔彙飛宏廣殆甲于我邦之名山巨藍偉矣哉前乎指空之跡浪藉表裏後乎崇海之力言足聽聞

○大雄殿三間後佛幀畫成記

順治十四年丁酉大德崇海重剎寺刹後仍繪三會後佛後百二十四年卽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有一大德在寺曰艷葩玉鍊長老一日擊鼓集衆曰汝法一重繪三會之事欽哉欽哉曰最賢四方鳩合而來者用處不用處汝其掌之曰三印昔重剎寺刹之時大德崇海一鳴磬命介衆畢領代雖異人豈爾哉事之大小度量貞悔使衆咸一其心無或一人用違法一快裕等挾卷踈四年己亥乃言曰今欲原始要終以荅囊者之命而凡事係運籌之功而奔走則在下請師料量之賢才賢德是選是庸曰格曰某識殆通暢智勇兼人足以爲證佛之師夫才望有所遠聞而筆法之妙能

生猶兒去者曰某如何其往看之三印議衆曰吾師之言其如是乎於是一依師言列爲掌區結界建壇成立道場是年二月丙辰朔初四日己未享祭于山川后土幡揚數十日上下諸掌奉獻厥工丁丑設落成之會是時也無相之相顯于雲中人人信心湧泉無說之說聒于龕前箇箇慧力風揚是可謂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真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嗚呼昔之崇海之日山門勝事自出于海今日之山門勝事艷葩長老時哉時哉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 日 品谷無喜記

雲霞堂重修記

謹按順治改剏記略曰元泰定年間西天百八代祖師提納疇多尊者指空禪賢自西界到神州元太子奉迎別宮懷香請法旣已聲動麗京玄陵遙展攝齋禮遣人迎之事之以師師迺曰能以烏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遂步于寶鳳山頂剏淨刹于繼祖菴遺址扁曰華藏爲春邸祝釐之所內祭

之優惠民臣之信檀可謂盛矣殿堂室房之壯麗樓閣寮舍之節次外護三利之勝緣蟻慕鷹化者之秋秋皆指空之道德風化而最甲于我東方三百禪刹之表此迺初剏之大槩也二鼠迭侵峻宇雕牆朽敗零落自順治乙丙年來爰有崇海長者以無爲爲事以大成爲成勸化若干人鳩聚若干財數十年間一從重新土水旣已畢功丹雘亦以竣役迺於壬辰年灌佛朝將設慶讚大會不幸三月十二日夜八人流灾一大精刹蕩然燒燼天乎時乎尊者持來祖派影子十餘位鑄金鍾一口織做黃色簾席一雙花樽一雙其餘貴重遺蹟亦入燒燼嗟呼將何以刮後來之眼目此尤痛恨處也然而天道好還崇海長老志益勤力益壯激衆立誓八年之內更修前轍因舊制而建築不減于是奉佛有殿供佛有廩行道有堂炊爨有廚應賓而寮登臨而樓宛疑堯率殆同化城此則中興之大略也厥後之或火或毀隨補隨新之緣決非一二之舉而無文獻之懲不得盡錄咸豐甲寅寂默堂之火後重構無鏡大師其人也同治甲子旋遭回祿大

師法胤龍波大德繼而重新今其堂存而稍減五之一焉光緒戊寅間大雄殿之重葺也迎十王像于長淵府鶴林寺剏冥府殿而安之也移香閣也修大樓也改彩也丹牖也我老爺藕潭和尚共某也誰也經年周旋功未半途而奄然仙化嗚呼哀哉大事誰可托于是我法爺德雲和尚收悌而質誠于龍波大德協同衆人之謀爰繼先師之勩功役載完雖未及於古昔此亦或重剏之大略也至於光武元年龍波大德眉山長老鳴磬而集衆曰應眞法宮雲霞僧寮日趨腐敗佛子之道寧無惻愴咨爾介衆檀門行化事各其盡誠僉各上手而應曰敢不唯是命於是東西而蟻集南北而蜂聚己亥清和之月設應眞重修之役越季夏之月訖功明年庚子二月重建雲霞大寮至自恣之辰功乃告畢吁功役之浩大倘復何如而其所成就若是之容易十人同心能斷金石之謂謂是之爲歟不佞素以黷劣之才胷次茅塞何能當盛德盛事之記爲然大德之命莫敢違僉師之囑亦難孤再三受辛而受辛不得強從而記曰疊嶂攢峯橫騰馳突而

蔽障乎西北者天摩聖居諸山也一山雍容秀麗抱圍磅礴佳氣鬱葱人物繁滋千門萬戶隱映於朝霞暮烟者此松岳故都也沁都浮其南海色茫茫然東嶺偃蹇散落逶迤湍州之闔境三江春波歸帆絡繹者載漕載運盡入于我億萬年之皇都也步出中庭則奇崑岩嶢玉洞靈爽瓊林蕤秀寶殿翼如大大君之位室肅且閼然靈照之寶塔苔而儼焉洒灑社默講法之所莫越乎斯然則淨檀之德惠僉師之勤功如許珍重而居者集者請着眼看叅商活句唱誦金文其他禮敬念誦當人分上自有有捐有益之道勉旃哉勉旃哉於戲一箇丈夫漢都將古今多少事深藏龜毛兔角裏一覺春睡雲捲月朗頭頭物物色色形形無非華藏刹毗盧坐處其或未然更細點檢語其道則先指空而後崇海先崇海而后某某大師盡作開山祖重剎主也論其德則古李琳而今李山古李山而今張三李四實爲大檀越大功德也毋敢踈忽毋敢踈忽因書芳卿使將來人以爲燈燈相續法也

光武五年重光赤奮若大壯之月遮那齋日慶讚會筵

華岳門孫香嚴埜納之淳誌

蓬萊過客晦溟日昇 書

古湍州華藏寺寂默堂重剋記

隆熙二年戊申七月十七日華藏寺寂默堂重剋役事畢大凡殿堂閣樓之宏嚴者建築以後必文而記而書而揭之者所以叙其實錄其功績垂示將來而俾後之人細想古之人董事之勞鳩財之難不敢尋常看過而尤有所勸勉底意也開山祖指空大和尚從印度遊支那几歷所化得法眼淨者不許其數勝國恭愍王聞其道德遣使奉邀懷香請法爾時得沐法波者徧滿中外恭愍二十二年距今五百三十五年癸丑遂剋本山因號華藏焉伽藍之壯麗殆繼甸而本堂特構宏濶內用亞字形而修飾之使安禪者安禪靜慮者靜慮以爲明心鍊性之所後人因奉開山祖遺像而乃有東國第一禪院之稱矣當時道風化之所及如何當時捐財助

後之惠施倘復何如也哉本朝孝廟三年壬辰本山沒入燒燼崇海長老以道行化重剏大伽藍而興然一新至於本堂又一層注意倣舊制而不增不減粵孝廟十年距今二百四十九年前己亥功訖八年之間功役之大捐助之盛亦不下於初剏之秋也厥後幾度興廢無文獻之徵記者停筆咨嗟而已又閱樑上短誌勤採近世事一二條以續曰哲宗五年距今五十五年前甲寅無鏡老翁重剏本堂于回祿遺址而規模制度雖未及於古之亞字房然行道經行容衆五十也又遭八人之災太皇二年距今四十四年前乙丑老翁法胤龍波大德繼而剏之僅構十數間架而已大德門孫鏡濟永公妙年出俗遊歷講肆歸棲本堂設萬日會募淨土修行人日念萬聲彌陀期使隨喜見聞同生淨土但本堂陝隘且屋壞墻傾難免顛離之患於是普喙檀門鳩集若干金於隆熙二年三月廿七日董事七月十七日落成向之陝隘者宏廣傾者正壞者完一座新蘭若聳立乎列壑圍護之中于時也縷縷山雲出而歸護汪洋海波汐而復潮花灼灼

而似欣鳥喃喃兮獻賀此皆本堂之助發真趣者也而居斯堂者能發揮
佛祖本分宗旨不忘度生本誓自利利人恢有餘地則坐臥乎本堂裏日
消黃金百箱無愧于中其或不然黑山下鬼窟昏昏然盪盪然做去臘月
三十日到來闍家老子手中鍊棒豈不大懼也哉記者學淺才疎不敢當
叙事實記功績之任難孤永公之囑亦可使後之人知今之人之伊麼事
實伊麼功績繼而剏之無量億劫發揮我佛祖真正宗旨大地含生各得
其妙是所望不揣楣上之疵略記顛末云爾

隆熙二年 月 日

釋尊誕降二千九百三十五年

華岳門孫香嚴之淳謹誌

前郡守李鶴來詩 進士時 [仁川府]

結搆行宮二百春 還成蕭寺住山人 當時採鷄江湖近 薶地金蓮歲
月新 瞿曇何日通中國 仙取如雲香上賓 遺說先王耆老在白頭 正似

舊臣隣

癸酉肅宗大王時

余於癸酉春有鄉紳之汲引承 朝家之盛意猥以駑鈍監董是寺之役仍舊址而改新建雖有內帑之劃下諸章甫之施助孤懸殘島之裡不無事巨力綿之憂乃至跨三載而工告訖傍近衿紳皆到或有門於余日釋教之傳於東土始自何代曰新羅句麗中葉皆有而百濟則枕流王時胡僧摩羅難陀自晉至王迎致宮內禮敬濟之佛法始此其後新羅統一迄至高麗大備寺塔金銀歸山丹青護岩綵紉連亘火樹相照此亦一大之勝事以此觀之草創於三國濫觴於高麗而道立於 本朝也客曰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羅濟之衰勝國之季庸君暗主佞佛滋甚珠樓韻鍾無救衆狐之入宮玉龍秘訣還笑非僧之亂朝至於 本朝而道立何謂也余正襟危坐而荅曰何謂不然也我國山勢自中州然氣力突入海中十倍雄強無百里之坦有千里之險若其通邑大都雄州文鄉檀箕以來教

化已行蔑以加矣深山窮谷之中高江急峽之隈足跡罕到樹木戾天豺
狼交橫爪牙斯畏王化不及類若弃地是故 廟堂究其經國之策名山
邃地脩葺大刹僻流絕頂任棲殘衲鍾磬不斷念佛聲高游賞者到焉擔
商者至焉通其道路襲其風俗暨草木鳥獸魚鼈咸若此豈非道立而致
化乎此所謂儒佛之教并行不背內外昇平實萬世無疆之休也客曰唯
唯本寺之創在於何時日羅濟之時吾不知己的在麗時也寺塔之盛後
世莫及而紫燕島內現存舊址者有四五處而獨此寺僅存衣鉢也日入
本朝有證古乎日粵我 仁廟甲子南幸時駐驛本鎮屬月尾島時 賜
白雲寺僧將印一顆其後米九斗朔下以爲僧將一人料已有年矣距今
七十年後此役之舉亦際月尾島行宮之役而爲之耳客喜而起去余不
拘於文拙遂操觚悉次是語付之剞劂藏之于寺壁焉

上之二十一年乙亥四月八日幼學文化柳枝華謹識

冠岳山戀主臺羅漢法堂重修與下法堂新建并記誌

漢水之陽有三角山氣勢崢嶸如萬里長波龍電登天屹威莫攀也角山之陽有國都雄雄宏宏似千里淵源龍盤鳳起赫赫難模者也 國都之南有冠山千巖競秀峯影慘嗟百蠹無盡嶮嶮雲梯也岳之頂有一蘭若其題曰戀主臺也經始傳名大明太祖洪武三年壬申我

太祖大王親臨此地先爲築臺祈福五百歲鮮作圓覺戀主二寺以永鎮南方二七之灾患而親筆戀主臺額題至今有名而中間 世祖大王亦効先祖之影跡親臨二百日祈禱八人之灾沉辟矣以下近年歲運不利庵空人寂上雨傍風樑朽棟頽立塵滿目應供無多福路久陳一人奠惜矣何幸大清光緒十三年丙戌孟夏分京內判官尹泰逸見此頽落立地悵愕自財盡出不足與幸文僧及李氏善德行先唱同謀五月晦告功云

觀音寺重修記

吁天下有三金崗其一西金崗也其二南金崗也其三東金崗也而所謂東金崗卽我國金崗山也山本三枝一枝流落三角屹立其下洛城累百世聖帝定鼎之基也其南冠岳梵王數十年遺蹟之址也噫觀音本寺蓋自三韓古剎歲月由久殿宇剝落佛像冒雨如干殘僧力不能修葺至於供享多闕則常心之恨無時不感發而有意莫遂者久矣不意癸亥八月秋永恩大監以寬仁德性特許千金之財大施主故殿宇及法鉢僧居之堂一一重修玉壚眞像因舊而成樣自今以往供享有禮奉崇有道則茲豈非沙門之大幸事耶不勝感激敢搆數行文字細刊板眉至于億萬歲銘骨不忘仰祝此非偶然之事也實是盛事美事哉

甲子元月初六日本寺僧行禛謹書

津寬寺事蹟

高陽郡

津寬寺在漢陽之乾三角之坤揖良回抱而岩巒秀麗泉石清灑實瓌瑋而年久事往雖非無可考但野語云麗朝津寬寺大師結廬於此而逢王子之出奔而養之後更爲嗣卽高麗顯宗也因封爲國師建刹於是而石柱石砌等諸刪磨石物皆其時之所役而石無楮乏錄便無書契以前時消息無異畚問於誰而質於何或當時董事者未遑之致歟或立石編楮而蕩於兵火歟式剝落樵手而然歟溪山無語難以扣也京大寂寺塔側有丈餘穹碣卽圓覺寺碑而其詞曰東有佛岩西有津寬南有三幕北有寶蓋山深源寺松都玄化寺碑亦有封津寬祖師爲國師及建刹尊崇之說據斯二碑則固非虛說間值否運兵火燒燼僧殘寺廢久矣 崇禎戊辰後八十年丁亥六月及我 肅廟朝入昭儀墓於此爲墓所建寺刹於舊基墟而鍾梵更振香烟復凝者今數百年也姑寫所聞以爲之記

奉恩寺 南湖大律師碑文

廣州郡

海東朝鮮國寶蓋山石臺庵南湖律師開刊華嚴碑銘并序

輔國崇祿大夫兼史曹判書李宜翼識 漢南居士菊下李恒億篆額

沁陽散人李化來書

明心見性釋氏學也而心與性放之則宇宙猶狹卷之則隣虛猶寬閒々之大智澹泊默々之真機立與冰潔三空香沾四大聽無漏之法濯有物之產矧乃无碍秘宗道則大矣以得原傳妙道廣耀吾鄉豈異人哉大師是也法名永奇湖之南古阜人也俗姓鄭氏系出晋州愚伏卽其鼻祖也考諱彥奎母潘氏夢一道人騎馬渡江因有娠生而俊昇早失怙恃年十四與兄將歸漢陽之三角之僧迦寺大演老宿祝髮遊學諸氏豎幢於淨願之社以導之自朶泊滅奇蹤秘說神出鬼沒短絆不能撮今其聳人耳而已壬子入寶蓋地藏庵道省常故事寫彌陀經每字三稱佛三繞三拜盡是悲願中流出亦乃報答四恩之功矣折筆夜夢感得彩幡自西分四癸日夏入三角刊其板繼刊十六觀經蓮宗寶鑑藏之 waterfall 山興國寺乙

卯春至廣州奉恩寺與諸全志鳩緣刻疏鈔華嚴經十八卷別行一卷準提千手合璧一卷天台三隱詩集新建經藏之殿額金侍郎秋士筆也時域中大德咸造在會入帑優賜縉紳奔波府院君洪公在龍奉命爲司存焉庚申憩足于石臺喜峯巒之秀靈聖之跡爲久住計重建庵刻地藏經觀心論六時精勤無替壬戌到沁島開無遮會十日夜利益水陸乙丑印海印大藏二帙藏之名山雪岳之五歲五臺之寂滅自東萊航海達之祥飈徐動靈龜後先奉安訖二百日精勤詮詮紀夢二十五則皆精力中出來或化龍住玉雨或行住坐臥至諸法皆寂滅或有云載八卦於一馱以日月燈明佛加馱或月中桂青軟一枝舉而食之又夢跋入石壁間左壁有九聖梵字々有圓光端正婦人從梵字中出執手慰之如子還入字中隱而不現師感之所居室奉準提菩薩壬申改修深源三殿葛來寶塔經紀其事疾作嘆曰幻體多病住世无益仍絕粒九月二十二日示寂且告門人曰欲投林獸無以應太息曰國風言訖逝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九

噫師有心人也尊戒律持衰世其亦勤矣門人爽淨斗欽宥淡諸上人恐烟滅其跡無以起後進樹碑華嚴經殿傍銘曰事佛如親淨葉穹崇誰回汪瀾鬼尼之宗吁嗟護法人中之龍

○圓證國師塔銘

高麗國國師大曹溪嗣祖傳佛心印行解妙嚴悲智圖融贊理王化扶宗樹教大願普濟一國大宗師摩訶悉多羅利雄尊者謚圓證塔銘
并序

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三重大匡韓山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事臣李 穡奉 教撰前奉翊大夫判典校寺事進賢館提學臣權 鑄奉 教書丹并篆額

上之十一年正月十日左代言臣仲容傳

旨若曰國師太古浮屠汝其銘之臣謹案國師諱普愚號太古俗姓洪氏洪州人也考諱延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門下侍中判史兵部事

洪陽公妣鄭氏贈三韓國大夫人夫人夢日輸入懷旣而有娠以大德五年辛丑九月二十一日生師師成童穎悟絕倫十三投檜巖廣智禪師出家十九叅萬法歸一話充統癸酉寓城西甘露寺一日疑團剝落作頌八句佛祖與山河無口悉吞却其結句也後至元丁丑師年三十七冬寓梅檀園參無字話明年正月初七日五更豁然大悟作頌八句打破牢關後清風吹太古其結句也三月還楊根草堂侍親也帥嘗看千百則至巖頭密啓處過不得良久忽然捉敗冷笑一聲云巖頭雖善射不覺露濕衣辛巳春住漢陽三角山重興寺卓菴於東峯扁太古傲永嘉體作歌一篇至正丙戌師年四十六遊燕都聞竺源盛禪師在南巢往見之則逝矣至湖州霞霧山見石屋瑛禪師具陳所得且獻太古菴歌石屋深器之間日用事師荅詒徐又啓曰未審此外還更有事否石屋云老僧亦如三世佛祖亦如是遂以袈裟表信曰老僧今日展脚睡矣屋臨濟十八代孫也留師半月臨別贈以拄杖曰善路善路師

拜受迴至燕都道譽騰播

天子聞之請開堂于永寧寺賜金襴袈裟沉香拂子

皇后 皇太子降香幣王公士女奔走禮拜戊子春東歸入迷源小雪山

躬耕以養者四年歲壬辰夏 玄陵邀師不應再遣使請益勤師乃至

秋力辭還山未幾日辛亂作丙申三月請師法于奉恩寺禪教具集

玄陵親臨獻滿綉袈裟水精念珠及餘服用師陞座闡揚宗旨

天子賜雜色段疋袈裟三百領是日分賜禪教頌德法筵之盛古所未有

師請還山 玄陵曰師不留我倍道矣四月二十四日封爲王師立府

曰圓融置寮屬長官正三品尊崇之至也留居廣明寺明年辭位不允

師夜遁 玄陵知師志不可奪悉送法服印章于師所壬寅秋請住陽

山寺癸卯春請住迦智寺師皆應命丙午十月辭位封還印章仍乞任

性養真 玄陵從辛旽用事故也先是師上書論旽曰國之治真僧得

其志國之危邪僧逢其時願 上察之遠之宗社幸甚戊申春寓全州

普光寺肫必欲置師死地百計莫能中後以師將遊江浙白 玄陵曰太古蒙恩至矣安居送老是渠職也今欲遠遊必有異圖請上加察其言甚急 玄陵不得已從之肫下其事推訊誣服師之左右錮于俗離寺己酉三月 玄陵悔之請還小雪辛亥七月肫誅

玄陵遣使備禮進封國師請住瑩源寺師以疾辭有 旨遙領寺事凡七年戊午冬被今

上命始至寺居一年而還辛酉冬移陽山寺入院之日 上再封國師

先君之恩也壬戌夏還小雪冬十二月十七日感微疾二十三日召門人曰明日酉時吾當去矣可請知郡封印口占辭世狀數通時至沐浴更衣端坐說四句偈聲盡而逝訃聞于 上上甚悼癸亥正月十二日降香茶毗其夜光明屬天舍利無算進百枚于 內 上益敬重焉命攸司謚曰圓證樹塔于重興寺之東峯曰寶月昇空作石鍾藏舍利者凡三所加恩陽山楊根舍那是寺浮圖之傍所立是已作石塔以藏之

者迷源小雪也臣稽竊伏惟念

先王崇信釋教可謂極矣而讒說行乎其間太古扶持宗教亦可謂至矣而患難及于其躬此所以因緣果報雖聖人有所不能免也歟至於聲名洋溢華夏舍利照曜古今代豈多見哉臣稽再拜稽首而銘曰

惟師之心 海闊天臨 惟師之跡 浮杯飛錫 歸而遇知 王者之師 躬耕小雪 隱現維時 時維鷲城 竊弄刑名 如雲蔽日 何損於明 月墜岷嶺 餘光之存 舍利晶瑩 照耀王門 惟三角山 翠倚雲端 樹塔其下 與國恒安 惟師之風 播于大東 臣拜作銘 庶傳無窮

洪武十八年乙丑九月十一日

門人前松廣寺住持大禪師釋宏立石

門徒

國師智雄尊者

混脩

王師圓應尊者

粲英

內願堂妙嚴尊者 祖異 內願堂國一都大禪師 元珪

都大禪師廣化君 玄嚴

大禪師

守西 祖宏 慈紹 旋軫 一寧

定柔 尙聰 惠廉 慧深 慶敦

等九十人

禪師

信規 昂皎 德齊 義瓊 壽凡

乃由 乃圭 省岑 天亘 惟昌

等百七人

雲水

法空 定乳 幻如 達生 省明

中哲 卜南 定一 祖行 省因

法慈	法淳	達心	希儼	明會
覺明	善見	希悟	可信	可生
止川	雪仍	宣正	可雲	可印
雪祥	雪岡	雪思	雪柳	了幻
雪珍	可松	可淳	乃寧	若旡
等千三人				
漆源府君尹	桓	領三司事李	仁任	判門下崔
門下侍中林	堅味	守門下侍中李	成林	判三司事李
鐵城府院君李	琳	三司左使廉	與邦	贊成事禹
延興	朴形	開城君王	福命	門下評理潘
政堂文學李	仁敏	金海君金	師幸	密山君朴
知申事廉	廷秀	典工判書崔	敬萬	金海府使李
三韓國大夫人李氏		比丘尼妙安		典工判書金
				仁貴

○忠清北道之部

高麗國俗離山法住寺慈淨國尊碑銘并序

正順大夫密直司左副代言判繕工寺事進賢館提學知製教臣李叔
琪奉教

奉常大夫典校副令直寶文閣臣全元發書并篆

臣謹按釋氏典佛出世一大事因緣騰之於口曰教融之於心曰禪禪或
可以心傳教尤難於口演能口講而演義開發浚蒙爲內三學都壇主惟
慈恩國一大師是已師諱子安後因夢感改彌授俗姓金氏系出一善郡
考皇漢禪追奉順大夫典客令妣皇文氏公進之女追封和義郡夫人離
胎未數日母隨娣氏以成事甫九歲始就師學詩書一聞輒誦聰敏絕倫
十三投元興寺宗然堂下剃度受具習經論十九登選佛場上品科得住

國寧寺二十九拜三重大師主講唯識論 宗耆師碩德威執經座下共歎希代之彥弱齡博學荷擔宗乘爲一時標準以三重主法前古未曾有而師爲之二住熊神寺別批爲首座三住莊義寺又加僧統四住俗離山法住寺詣 殿下申聞下山大將軍金子廷出傳 王旨末法大宗匠曠劫難遇請撰經論章疏通於世間蒙後進自承 命以來手不釋卷講論無閒暇弘揚一代教爲己任撰述經論之解凡九十二卷五住重興寺至大尉大王卽阼之年戊戌五月下批爲釋教都僧統重興寺住持行智圓明大師六住瑜珈寺 上之在燕都也尤信向大般若經令宿衛臣僚常夜頌之由是 殿下一行皆頌大般若經嘗一日於上國講主請釋難信解品諸講師云此無釋解者 上遣使於師請撰解又請述心地觀經記皆卽疏記附使封獻諸講觀止爭相讚美服其稀有上心益加崇信七復住莊義寺戊申四月下批爲大慈恩宗寺開內三學都壇主大莊義寺住持五教都僧統廣智妙辯伏覺普明大師開內三學都壇主七字△△△

受己酉爲崇教院教學癸丑下批爲大慈恩宗師三重大匡兩街都僧統
菩提薩埵摩訶那伽國一大師祐世君別頒一品俸祿甲寅首春延慶宮
百八萬僧齋日 上手獻兩街都僧統新鑄印乙卯封爲內殿懺悔師三
學法主德慧圓證藏通立辯國一大師 命立懺悔府別鑄銀印專管僧
政始差五教二宗共議寺舍丁巳加封伏海澄圓弘慈廣智大導師戊午
備法駕邀人大爰天寺講院講三家章疏辛酉以△△寺爲下山所又移
住桐華寺甲子奉崇爲悟空眞覺妙圓無碍國尊乙丑復住法住寺至丁
卯十二月吉早命入室修書上 主上封印付尙州牧使金永煦重封日
將哺蕭然坐逝至八日荼毗于寺之西北△△塔于珊瑚殿東隅享年八
十八受臘七十五師爲人略無緣飾因性循理△道而行居常以寅粥午
飯度日過中不食凡住重興寺十八年不因邀請一不踐權△△門日繙
海藏內書經論無一不貫穿乃至餘事外典亦皆涉獵強記學不厭教不
倦恒存誘掖後進之心雖未學童蒙請講某經論某書權然受請卽講不

問△△酷暑居處便否因以四方學者雲集霧從冀蒙餘潤一國公卿士大夫子弟之△△學者多出堂下平生事業率如此上聞訃悼惜差官尤後事贈諡慈淨國尊塔號普明今上膺內禪之元年秋八月命小臣文之臣叔琪聞命慄惶不知所裁屏營隕越之地謹盥手拜稽爲之銘曰

法王出世 如優曇花 心燈外燭 智鑑內磨 主張三學
福利王家 七十五臘 霈茲恩波 棄閻浮界 歸兜史隄
骨藏不露 名震瑜珈 玉立白塔 青山之阿 命臣勒石
文拙無華 濡毫當撰 周憊△多

至正二年壬午九月 日

○報恩郡俗離山法住寺碧富大師碑銘并序
有明朝鮮國故俗離山 賜報恩闡教圓照國一都大禪師兼禪教十六

宗都摠攝悲智雙運辯才無碍扶宗樹教福國祐世 特賜衣鉢碧崑大

師碑銘并序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製教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記註官鄭斗卿 撰

崇憲大夫郎善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俣書

崇憲大夫福昌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楨篆

和尙姓金氏諱覺性字澄圓碧巖其號也報恩人母曹氏無子祈北斗夢古鏡有身萬曆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九歲失怙十四從雪默長老落髮浮休一見師奇之引爲上足乙未歲 天將李公宗城以册△△長使來遇師於海印寺歎曰圖澄道安復見於海外矣師嘗與數沙門夜行有大虎咆哮諸僧大恐師笑曰此特爲吾遂前母△△△行二十許里虎隨之至寺門師願語虎曰遠來相送汝亦勞矣虎繞師三匝再吼而去寺僧莫不驚異松雲政△△△△寄書付休賀法嗣得人云師忘機烏鳶

取食於掌上撫之不驚光海壬子浮休爲狂僧所誣拿致京師師與偕繫
獄顏△△△光海親鞫見而異之卽解纏繳出錦襖二襲分賜之仁
祖反正之甲子城南漢山命師爲八方都摠攝功訖賜報恩闡教圓
國一都大禪師號又賜衣鉢因遣中使賜內醞師膜拜曰山僧持戒
飲酒此聖賜敢不一畝中使報△△△稱之丙子冬清兵猝至師募照
僧三千號降魔軍與官軍爲犄角上聞益加之壬午朝廷薦爲日本不
使休師如京謝△△△孝宗大王龍潛時師謁於安州論覈華嚴宗旨義
孝宗大王稱賞覷以龍眉畫管琤槩數珠琉璃圖書鏤金獅子及△△
問李尙書時昉曰覺性老師無恙否今安在其眷遇如此至己亥十二
月示微疾越明年庚子一月集衆告訣題一偈曰拈頰三十篇契經八萬
偈何湏打葛藤可笑多事在卽擲筆而坐蛻年八十六臘七十二茶毘之
日會葬者萬餘方火也祥飈忽起鳥獻悲噪得舍利三粒皆白色分靈骨
建方墳者凡四處曹溪之松廣頭流之華嚴終南之松廣俗離之法住也

師爲人宗貌端正氣像清高見者無愚智貴踐莫不敬重目光射人齒牙三十九少清涼一亦異相也所制有圖中決疑叅商禪旨等語東陽都尉申公翊聖序之行于世處能大師師之傳鉢弟子也來請銘遂爲之銘銘曰粵自麗季有太古愚公入中國得佛旨以還于東自是以來大振禪風到師入葉爲象爲龍作舟苦海以濟羣蒙規厥本源實惟臨濟之正宗俗離崑崙惟師所宮刻之于石以記始終

甲辰四月 日 清康熙三年

○報恩郡俗離山法住寺世尊舍利塔碑銘并序

山僧汝寂慶秀所撰

略云新羅中葉釋尊舍利來入東方施於名山皆曾建塔而此山則舍利一顆奉安於寺中閱千載而完然如昨信士白貴善捨家貲豎塔於寺之白虎邊因立碑記之云爾

崇禎紀元後七十五年四月 日 康熙四十九年

肅宗三十六年庚寅

○報恩郡俗離山大法住寺之來歷

寺之初剏在新羅二十三世眞興王十四年癸酉至今庚戌合計一千三百五十八年初剏之年義信和尚往天竺求法白驪馱經而來住故稱法住 在高麗太祖天授元年戊寅命王子證通國師重葺是寺 肅宗六年辛巳九月幸是寺問母弟義天之疾設仁王經會飯僧三萬忠烈王七年辛巳受元世祖之命命上洛公金方慶元元帥忽敦茶丘等東征日本王幸金海以餞之及其還駕駐蹕于拜香祝釐於珊瑚殿仍呼萬歲恭敏王十年辛丑十月紅賊十餘萬來侵十一月王與魯國公主幸福州今安東或安賊陷京城翌年壬寅正月安祐李方實金得培等大破紅賊收復京城八月王幸法住寺取看舍利與袈裟至我朝 太祖大王龍潛時親設百

頌曰 三千法界 溪神鰲抃 銘以千古

百倍光價 山靈鷲賀 頌以萬化

天高地厚 咀麗含華

序

箕城而東乃有祥山而南乃有天子山々盡處乃有佛宇極蕭灑如翬斯飛如跋斯翼如來攸躋余見而有訪古之意欲爲標題則設寺之年代邈矣三韓以前旣古莫徵往古之事跡錯矣麗末至我朝累經兵火舊誌已失無所可攷宇東下一壞塏別構一殿此乃十佛之所設醮殿左右有探眞清靈兩堂此乃緇徒之所棲息堂前有清風樓此乃倦儒閑僧夏之日風乎所也然則奚獨無景物之稱乎形勝則高山環擁樹翳盍土產則絲麻雨垂楮雲結樓前殿後廓焉如紆法天慧月照耀於此金沙花雨掩映於此無乃天開別界以許緇群禮儒之所乎噫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余不嚴辭大師法贊之請而欲爲編輯則竺學之盛德列誌先我言止于茲

乾隆十一年丙寅七月 日全州后人崔尙灝謹識

○玉泉菴重修記

秀山之名特著於西州者惟金佛鍾靈玉泉清淨七佛依於庵々待於人其人謂稱李公貞彥之是父是子而盖此庵未知創設何時山下白髮傳曰在勝國之裔焉甲戌李公登是菴而感其舊乃鳩財蟻援一新重修式至于今五十有八載矣丹雘剝落棟宇摧頽猶爲行落之發歎矧伊其子之永言者乎喜淵憶家君之先功感寺佛之妙用欲效官搆之責適其釋嗽虛堂致鶴來自京城已有龍山寺之偉蹟而頗聰明識道理也力請是庵之重建則乃不獲辭與群老巨心又發天凡遍遊說古之門募得四百餘金不數月工告訖此庵非互相俟功者耶遂爲之記焉

歲在辛未九月下澣李錫茂謹識

○安國寺事蹟碑

箕城之北文城之南山曰鳳麟寺曰安國山祖於長白寺記於古籍名山

列聖朝御筆奉安

宣禧宮願堂之寺也關係所重非比尋常而

英廟朝癸未年因

宣禧宮手本本寺義僧等役及凡干大小雜役一並蠲除事奉承

判下自本曹成給完文且各處責應物種永爲革罷事亦自巡營成節目
遵行又有本邑除役完文而歲月寢久令飭漸弛土豪邑屬一向有誅求
之弊貧寒僧徒不勝其侵漁之患是在如中梵宇年久頽廢僧徒漸就凋
殘莫重守護不得舉行云以若奉護所重名山舊刹不可一任其頽敗物
力措劃之節僧徒奠接之方自本曹撫其事實論報 廟堂矣今三月初
四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入 侍時領議政權敦仁所 啓內卽見禮曹
所報則以爲報恩俗離寺本以大刹且有奉護所重而年久頽敗若不及
今重修勢將空虛空名帖七八百張請卽劃以爲修葺之地云矣本寺旣
有 御筆奉安 胎封守護之所重不可一任其頽廢且名山舊刹修繕

之 朝家之許給空名帖亦多已例今亦以四百張成給之意分付該曹何如

大王大妃殿答曰本寺所重異於他刹而所請既加給數百張可也事批下教是置本寺修葺之物力伏承筵教有此 特劃之舉而爲念本寺守護之重及僧徒奠接之方恩澤曠絕山門增重其在營邑奉行之道何可不極力助成乎空名帖分送各道以爲拮据措施之地亦令本寺僧徒募緣于各道是在果本寺重修之舉緇徒軫恤之澤專爲安接守護之地而係是筵稟定奪則事體尤爲自別且除雜役禁遊客等節自營邑別成完文而其所奉行宜有十分惕念是如乎迨此矯求之時如無申明之舉則來頭更侵之弊難保其必無先自營邑雜役以至各項誅求爲弊之端及京外使星各處出使遊人過客藍輿擔負繩鞋討索之習一切嚴禁爲於京外使星之曆抵本寺也下屬之憑藉侵漁亦係難支之痼瘼一體禁斷之意關飭本道後合行節目條列成給爲去乎今此曹飭有非循例舉

行之事如是之後如或不遵而若有一毫更侵之弊有所入聞則斷當有別般論處之舉除尋常惕念舉行宜當向事

一本寺守護之着實在於僧徒之奠接當初定式非不嚴截而飭弛弊生寺敗僧殘專由於責應之多端雜役之橫侵義僧等役及諸般大小雜役一並蠲除爲齊

一本寺既是奉護重地則事體與他自別和尚之名從今革罷守護僧統自本寺另擇可堪僧望報本曹成出帖文周年遞改以爲着意守護嚴立寺規爲齊

一僧統旣爲差出則不可無行用印信自本曹造成以給爲齊

一官用燠造以太出給於本寺使之作燠之弊己自營邑革罷今不必更論而至於山果山菜以山中所產每於當節一二巡封納於本邑係是弊端自營邑一並革除爲齊

一鄉校書院鄉廳等三所亦有山果山菜例納之事而旣罷官納則校院

鄉廳非所可論一並革除爲乎矣日後或有因循求索有所現發則冒禁之齊任鄉所難免罪責惕念禁斷爲旃僧徒設置切勿酬應俾免重勘爲齊

一郡司作廳通引官奴使令等廳良中亦有山果山菜例給之事而旣除官納與校院之所納則官屬各廳之捧尤非可論永爲革罷爲旃如是之後不導申飭如或私自求索則這這嚴治各別禁斷爲齊

一自寺中每年秋都書員處有燠造一石例納之事而此是殘僧之弊端永爲革罷爲去乎此後稱以流來之例更欲徵索嚴治懲礪爲齊

一境內及各處士夫家與遊人過客之以松茸木笱繩鞋素饌山果山菜等屬求索於本寺僧徒者亦一大弊瘼殘僧之左右見侵豈可支當乎其爲嚴禁在所不已且本邑以士夫家之求索洗踏砧搗衣砧等屬勿爲更侵之意傳令民間亦成節目揭付寺壁矣近來境內士夫家之侵索此物依舊爲之云此亦一切嚴禁爲旃雖一砧之微物如或依前求索如前酬

應則士夫家奴子重治除良所任僧難免重罪並只惕念舉行爲齊

一通引官奴使令等廳良中僧徒以契房通引廳二兩官奴廳二兩五錢使令廳三兩式僧徒之自願每年秋自各廳捧用云其時如無渠輩之所請豈有自願契房之理乎事極駭然自今革罷爲去乎又或有如前更侵之事報于營門嚴刑徵礪爲齊

一巡審行次入于本寺時出站下屬及本邑帶率下入等一從入把色目定其名數每名時糧饌價並參分式自備出站前各其頭目照數持來逢授於首僧以爲朝夕之供爲乎矣如是定式之後雖一器飯一隻鞋暗地徵索則自營邑斷不饒貸各別嚴繩爲旆僧徒段置切勿私自應求俾免重罪爲齊

一京外使星歷抵本寺時亦爲定數出站爲旆糧資價之自備一如巡審行次時定式施行俾無抵罪之弊爲齊

一京外使星各處出使及遊人過客藍輿擔負之節官長處切勿舉行爲

於繩鞋討索之一切嚴禁爲齊

一本寺所重與他迥異而旣有

判下完文且有 廟堂飭關營邑奉行尤宜自別此外如有一分爲弊端則隨事革祛以爲專意守護永久勿替之地爲齊
一未盡條件追後磨鍊爲齊

咸豐元年三月 日

行禮曹判書臣尹定鉉奉 教

○報恩郡俗離山法住寺判下完文節目

忠清道報恩俗離山大法住寺卽三韓古刹而暨我 太祖大王龍潛時

設百日 親祈禱之所而 親製願文奉 安

貞熹王后

睿宗大王

成宗大王 駐蹕設百日祝 釐 親製 親筆 發願文寶曆萬年玉佩
玻璃水精茄子兩種 御用留封

元宗大王

仁獻王后兩殿 御室奉安祭 享之所

肅宗大王

仁顯王后兩殿爲 祝後 賜送錦繡 御鞋留安

純祖大王 胎室敬奉之山

宣禧宮 位室奉安祭 享之寺

列聖朝 御筆寶藏之寺刹則實 國家所重之地而挽近僧殘寺敗數

箇殘衲僅支守護豈不寒 心哉非徒名山谷頽落莫重 御室頽圯

守護無路 聖朝擇明勝奉 安保護之本意 顧安在哉

若不及今重修必將空虛乃已則言念及此萬萬悚悶乙仍于 先朝判
下定式中更侵難支之弊茲以後錄爲去乎到卽申明舊規成節目以給

以爲永久遵行免接守護重地是遣舉行形止亦卽馳報以爲憑處之地
宜當向事

一本寺 國家鴻基之所鍾而有君主之地也故局內之間勿入俗家及
禁葬事昭載事蹟 先朝申飭嚴重而復何挽近無知愚民流入蟄巢者
一并逐洞出外自此以後如有挾私潛居之弊則當照律刑配矣各別暢
念爲齊

一賜牌劃給本爲香火之資而近者不然或有暗賣於豪勢之弊故今以
更飭每年秋成後踏驗看坪隨稅半分以爲奉香而私自盜賣之弊一截
嚴禁爲齊

一胎室四處標石內摠攝僧統遞番守直勿入斧斤爲旃嚴防山火之弊
而標外四山各定信地三十二名山直一方八名式排列分置逐日巡山
一草一木無至犯斫之弊而如有分守內犯斫與埋炭烟火之端則該方
山直領首者嚴刑遠配爲齊

一本寺 位畚挽近土豪有力者自恃班勢或請宰家勒奪便爲己畚限生前耕食傳之子孫至於族屬親知以生光色而如是操縱豐凶間所謂秋收多少給之惟意所欲而或有逆耳之言則威脅恐喝吹毛覓疵搆捏作梗是豈大民之道理哉聞甚痛駭從今以往一切勿施請托而如是行惡之班戶作人一並改差以爲如法打作以爲奉享之需而若有相持不卽退去之人是去等一一指名報來以爲依律刑配之地爲齊

一本官及勢家自恃威力稱以壽器牌旨伐木而或生奸計誘入斫漢假托木賊屬公奪木暗放其漢草童牧兒亦稱勢戶雇奴無難依法禁斷荷杖反打亦有縛捉用刑之端春節折草之時亦復如此苟有顧畏之心莫重禁山豈容若是更或有此等之弊直報該曹以爲 啓稟依律措處之地爲齊

一享禮及設齋時稱以士族率羣成黨憑藉玩景供饋留住專委寺中擔當而少不如意揮打僧徒甚至流血狼藉之境苟有一分顧忌清齋所重

豈容如是言念及此士習之鄙陋莫甚不可使聞更或有如許之弊指名報來以爲別般嚴處之地爲齊

一本寺任僧 御室奉 享護守之使則其職不輕且重是去乙挽近稱以士族小不如此恣意揮拓誤蒙重罪是何心法道理更無得如是犯科之地爲齊

一該邑雜役前已痛革而從近以來守令之藍輿擔負之役與鄉校之竹籬矯索之弊一并革去是遣吏屬之侵漁誅求山菓山菜松茸蔬葉等物層生疊出實所難支之端復舊嚴防以爲安堵奉公之地而若或有復踵前習之漢則摘發指名報來以爲別般嚴處之地爲齊

一兩殿 御室直所任僧晝夜守護而五日式輪迴遞番俾無一時闕直之弊而 祭享時及朔望修掃焚香時外毋得開閉而雖官長別星無敢內面奉審爲齊

一道場之內飲酒雜技一切嚴防自是禁戒而或有土豪行悖者故爲入

來本寺醉酒雜技喧嘩撓亂者指名馳告以爲嚴處之地爲齊

一道場之中範圍之內無敢畋獵亶出於砲放之聲驚動 御室之慮故一切嚴禁矣挽近或有憑公依托勢家所使不顧事體所重無難犯科揆以法意萬萬痛駭更或有如許之弊則該砲漢卽爲指名報來斷當照律刑配爲齊

一御室奉 安所重自別係是禁雜人之地士夫及庶人欲爲工夫住接者一截禁斷俾無煩撓喧嘩之弊爲齊

一御室後影子殿之通虛束橋谷之空缺南月泉之斜風等處自是植木成林莫重 御室閣擁護障衛之意而挽近樵童牧兒輩無難斫伐以至童濯起墾之境言念事體萬萬駭然更爲依前植木守護而如有復踵於前習之漢指名報來以爲嚴處之地爲齊

一稱以禱佛祈山無實事雜術殊常者之盤桓與或糞煎瓊玉膏等藥入寺騷撓於御苑道場之內者一切逐出嚴禁而若或有凌蔑僧徒頑不聽

從者一并指名報來以爲重繩之地爲齊

一帽帶冠服 御室祭 享時及朔望焚香時所着之服而軍服毛笠亦是下隸等舉行所着之服稱以婚禮遠近間勒借以去不多年間弊傷難以抵當而此豈如是褻慢借用之冠服乎且以鈺鼓等樂器言之爲 祝設齋時所用之物是亦私相借用之器乎萬萬駭然此等之弊一切嚴防是矣更有私相借許之端則該寺主長僧與借去之人斷當重繩爲齊一立石於洞上及寺近空虛之地無得民家酒店入接於是矣如有顏私違越之弊則該任僧照律刑配爲齊

一未盡條件追後磨鍊爲齊

光緒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行禮曹判書臣趙秉轍奉

教

○堤川郡雉岳山白蓮寺重創記

雉岳山在江原之境而雄豪高截與五臺太白相爭雄其源發於白頭顧
楓岳而顧五臺分二派東踞太白西踞雉岳鍾精靈蘊粹氣真江原義川
英雄多士之所萃起也枝峯蔓壑徘徊將數百里根盤數邑而遠作湖嶺
山川之元也山之異枝斗起一峯若芙蓉之出水焉新羅人指曰芙蓉峯
仍作詩曰紺巖青出霽秋烟一柄芙蓉插山水高麗人曰有石巖巖狀其
寬箱宜名金箱峯仍作詩曰金箱峯出浮雲外色若青青秋水蓮借問仙
翁住何處九臯禽下九華泉草木茂而土氣肥饒宜肥遯者所盤桓也按
僧史曰高麗初有人避世於此結草掬飲而居之五雲常覆其頂圓如彩
蓋人或望而異之者有時矣中原人簡公嚴惕仕松京解緩而歸一夕暇
遊雲壑探幽之錫及此見謂所隱者須髮紺而不應非僧而不俗步履輕
捷足若御雲言辭若訥有若輕世落落然有相拒之色簡公趨而拜曰僕
雖處世常慕大方志栖拘外亦非俗可今遇至人得非天來也願賜一語

以爲放焉則請爲骸骨而從之也言止再拜而謝也隱者莞爾而去折松
楸與之坐而做通夕之話無一點語勢及於人世事也簡公以得一語如
吸三危寒露而換骨洗腸焉不覺回首落月已在西峯東方啓明之星忽
然在天簡公以爲此非新羅人亡國失君而至者必逃世傲物者也將非
我約應見違去也愀然而跪白曰惕是蓬蒿賤士貴人乃象外清英仙凡
迥隔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世斯奇遇亦是宿債一迴黃塵猶一稊米落於
大倉之中無復承顏之勢使凡陋粗識至人世係出處之如何而以爲沒
世不忘之資也遂頓首再拜而止也隱者笑曰吾非行恠非衛生者也於
新羅朴氏赫居世之孫吾所以受命焉至漢永壽元年新羅阿達王二年
有事不如意遊東海山川樂而忘還焉尋聞宗國亡而松岳興遂西遊玩
物小憇于此而頑命瓦全以至此耳今則頽齡旦夕且死如何與好人復
相隨也以碧瑠璃大琬滿酌葡萄紅與簡公曰尋深山友麋鹿攀薛蘿弄
明月豈君子之本心哉惟公好去將有成于斯世也哉簡公跪奉伏飲曰

仙家日月如此遲遲塵世光陰如彼忽忽崢嶸之忙天地之久一別於斯永東西矣泣下數行伏辭而退行數步而忽回首則雲烟滿目日已亭午也簡公悵悵而歸後三年再訪焉則唯一間草堂涼涼而虎豹之跡交焉至祥符初有神僧自言新羅朴氏孫自唐而來於隱者舊址又結草堂大槩如前扁曰蓮花庵雲烟物色亦如舊焉時人有歌曰簡公何處去隱者獨來遊之句也不十年僧去無何曰不久當有遯世士至此而此地必爲知名之地也大金二年自稱荷衣道者自西北而來居是庵又三十年矣一夕風脫茅苫椽榘失序而道者浩然有遠引之志北原人元公桂柱請留之依舊樣補之使道人居之能永年一無適也由是香火之傳有年矣一夕道人脫去松桂寒烟只增遊人之憾耳嘉靖壬子夏鷄林僧學輪義川人柳公俊金公論仝柳子希琬匠石智敏靈雲關舊址而建一間精社爲道人燕息之所以古之蓮花額荷衣號今名白蓮杜焉今人皆以新羅人紺巖青出霽秋烟之句稱紺巖籍籍焉乃俗稱也非古今建庵者立名

之本意也可笑難改也哉萬曆赤牛夏長老碧雲義川人也與尹公漢弼重創之檀子金公有亮納穀比丘祖唐檀氏卒公塗之萬曆己卯春佛子慈雲李希祿金公忘簡釋子靈祐尾而修之自丁丑以下之事皆碧雲之力也萬曆甲申秋雲也又與有亮張子劒星同發心於庵前退築臺三年乙酉春樹西床丙戌春立望月樓命僧尙均裝之丁亥春建東廊香積等所各隨當時塗之蓋之彰彩之廢焉而興舊焉而新凡所仕用無不備焉神僧之所謂此地爲知名之地者苟不虛語也歲自簡公遇隱者歷祥以之神僧大金之荷衣公雖萬曆戊子之碧雲將七百餘年矣而人物之來去存亡世數之盈縮成虧曾不知幾千變萬化而至今日成就者若是其盛耶雲也使余爲之記也余曰奇哉昔之隱者自言新羅朴赫居世之孫也信斯言也則以新羅九百年歲月歷高麗五百春秋逮我聖朝寥寥焉千六百餘年也誰料一片青山爲當時隱者之仙區又作神僧荷衣之禪室至今日而爲持者也吁天地無窮盛衰有數今日之精社

安知後日之又爲仙區者也達者宜盡於斯焉

萬曆十六年戊子春四溟沙門鍾峯離幻記

曹溪後孫大夏釋氏大樹書

自嘉靖壬子春經始歷丁丑夏重創至戊子春告厥其餘三十年間或瓦而備之或塗而補之或粧而彩之凡亦檀施之恩同力執勞同緣北東悉登于左史後之君子一噫而興起也先壬子次丁丑後戊子而錄之誠喜觀者悉之也時

萬曆十六年戊子夏初海東沙門曹溪後孫普願訪海東四溟鍾峯沙門曹溪離幻惟政書

咸豐肆年蛇月 日

孔爵山人讚弘改書 石樵人

幹善主人啓明 慈居人

效香山人逸虛禪丈室 返照人

○延豐郡公靜山上菴寺重修記

國之有名山必有伽藍以粧護之斯乃佛之力人之功也非佛無以感乎人非人誰能奉乎佛哉佛力有時而微人功有時而廢故伽藍之不能無成毀者斯豈非氣數之循環而推致者乎余於公靜山之白雲菴廢今見之矣菴之剏劫灰屢經鳥跡無傳不知其在於何代而懶翁臺慈藏菴之稱而徵之則意者其在於羅麗之時也菴在湖左烏嶺之絕頂陟之者攀枯藤蔞危磴然後乃至故遊筇之所罕擲戎衲之非恒棲磨於風燒於燹菴以之成而毀毀而成者不知其幾也粵在己酉之歲菴之僧戎順發願鳩財重葺其毀瓦頽壁而址礎之鞏固結構之精緻多乎前矣越三年壬子太守金侯弘道來莅是顛因旱禱雨而登斯菴曰菴之淨潔甲於城中宜其爲致處之所也捐俸捨施塑像之漫漶者金碧以彰施之影幘之壞剝者繪其素以揮灑之于斯時也按使李公亨元槐倅李候莫教聞之而相其事遊人釋子之至于是者無不爽襟而愜眼曰太守之功非徒浹於民

乃亦施于佛菴之成於是乎全矣是知佛之力人之功而相湊會而斯菴之所以既毀而復成也太守老無嗣禱于山得嗣斯則吾知其積善之慶而緇流則歸之於報應焉蘇長公之言曰凡物之成毀相尋於無窮斯菴之久而不能無廢而其必有高僧之發願賢守之致處也夫守菴者釋戎順懼其事之無傳來丐於余余於太守有偃室之接而且喜載名於名區書之歸之

歲乙卯大壯之下澣楓溪居士撰

嘉慶二年丁巳閏六月 日金天澤刻

○延豐郡長豐面台城洞獨店員寶蓋山覺淵寺三世如來及觀音改金記

夫覺淵者寶蓋一名區也寶蓋者湖西之一名山也烏嶺一脉逶迤而來月岳在其東俗離在其南峯巒秀麗其寺界之盛不啻若岳麓之道林若

耶之雲門探奇衲子尋眞詞客前過後續遠悅近服則此所以通一國師之剏伽藍而興焉者也夫盖非天藏寶於山山藏於淵乎不幸業運潢迴於祇園塔廟異前劫火屢閱於寶界聖像殊昔肆我同志之人占星揆日合謀鳩財重興大殿不日乃成既使鶩廬而重光又令鸚殿而增輝則彼羅越之名崛恹之號不必專美也盖始後於戊子春告厥於其年夏於是乎饒馨未泯於祇樹佳氣增濃於雪山而茅緣事力之不逮未見金身隨改非徒緇流之齋恨抑亦過客之共嗟後幾歲寺中數三之人始有改金計各出私財祛舊圖新三聖之金軀燦爛一座之寶彩玲瓏於是風清月白盡是自心之覺塲鳶飛魚躍無非法性之活潑也仍以點眼淳兄請記於余使後之居此寺者能知前人慕聖之心可乎余不敢以不文辭大小施主功德化別座號名列錄懸壁

崇禎後三回辛卯年八月上泮

○永同郡重華寺大雄殿重修記

重華之創建蓋三百年于此矣其古法堂大雄殿盡爲傾頽幾不能庇弊風雨矣嘉慶二年春比丘淨寔慨然有重修之意與其徒十餘人檀越鳩財仍舊貫而葺之殿堂門闕望聖丹染并手偕治靈座有亭序階陞有級仁覆諸天數仞其商包容衆生九間其大伽藍以之而有光溪山以之而生色至若曇雲掃跡慧日晴景祇樹停雲花雨踈鈴蓮門十方香可以樂一年春光月印千江清不勝半夜鍾聲餘音嫋嫋香爐殿曉磬踈影錚錚清法樓斜陽蓮庵遠朝如有衛佛之誠禪室前擁若相殿之像牕櫺之闔闐烟霞之吐納隨時雨陽莫非法殿之奇觀而是日登臨有勝於前日者亦豈非重葺之功乎噫釋教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名以世界三韓古刹佛堂禪宮不至剝落者幾希而僧殘射乏事巨力綿不能出完就之策仍爲邱墟者十常八九惟此寬禪奮不顧身東塗西乞罔夜奔惶克成功德修其靈案香卓蕩滌塵埃清淨法界其於敬佛之意禮禪之誠爲何如哉而

嗟余出家諸人宜其觀成而興感焉

聖上卽位二十一年己巳十二月戊午記

僧通有性

持殿性能

三綱持事斗呈

○永同郡天摩山重華寺大雄殿重修記

蓋自有佛法以來人之愛慕尊敬者以其慈悲爲心清淨爲德隨善惡施禍福而創善懲惡之道有合聖人之理則亦非與天地並立而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乎若夫韓昌黎之識太顛白香山之教如滿吾未知其何心也而程子之佛寺有曰人之所尊也故旣亦可敬又曰三代之威儀盡在是聖人之恃佛也如是况乎下聖人萬萬者乎自古及今沙門之有號者一可數而必也商聞博識達埋通道有大功德於佛門然要可以有傳於

三千法界則其修鍊心工倘何如哉縣之東十里許有天摩山山之下有寺寺之名曰重華寺重華之意蓋無稽焉然而創之者新羅國師義湘是也修之者高麗國尊譜覺是也然則二大師之有功於佛門可謂大矣而今千有餘年釋氏之道運亦陽九昔之傑觀者今已頽圯昔之宏構者今已雕斲是無或佛道之少衰於古昔而然歟寺僧櫟山堂伯汝可然興慈悲之心將欲寺之而寺中財力甚帛故發願於善心男女剋大功業營福田地以追羅麗二大師之古事而余亦樂爲之成者亦則敬其人之所尊也已嗟乎今世願修無量功德者想亦不惜其一時之費心爲空門之助也哉伯汝屬余而記之余聞其說略記之而伯汝之功德將四美於義湘譜覺而抑此佛門有三大師剋始克終則余不知伯汝或亦義湘譜覺之後身而記述其往蹟歟因茲奉祝

聖上卽位八年丁巳七月十二日化主櫟山堂

○清州郡東州內面洛迦洞菩薩寺碑文

有明朝鮮國忠清道清州洛迦山菩薩寺重修碑銘并序

俗離一支西去至清州治之東十里所而止者曰洛迦山其山岩峻崑萃自然秀異有刹曰菩薩寺蓋剏自勝國至今爲佛法大興之地麗之恭愍王錫土田供香火費旣又降旨完護之無所與焉天順二年十二月又有教旨 國王下押署安寶以時考之蓋在我惠莊大王之世押雖不敢認而寶乃昭信之寶宜禪門世守爲寶而誇鄙衆刹也恭惟我 朝本以右文興化而僧道二教亦嘗傍設降 旨加恩事或有焉己卯名賢滿朝明一統之義罷照格署罷兩朝科則道流遂廢釋教亦不振凡寺刹土田減穫各侵削耗散桑門之饌無復異時之盛而是寺凋弊滂落矣老僧瓊特者湖之燕歧人也覺性大士號碧岩之高弟也始以敏幹選置南漢城摠攝八道僧教傾踐更僧副居守在城中凡幾年雉牒樓櫓寺舍多所繕完用其勞授卿階旣老嘆曰歸乎歸乎吾及緇流唯佛事是修願棲棲城隍

間老且死有愧初心矧落階級又字我有耶菩薩寺是吾從師受戒之所聞其闕狀已久盍歸而修之遂罄鉢囊之餘又勸喻僧俗舍施同老有妙仁者克左右之遠近聞師是役奔走輦負唯恐或後於是椽桷之朽折者新焉丹雘之漫漶鮮焉齊宮香厨鍾磬鑪罐之屬百爾罔缺一復其舊四方來觀者咸一口頌公德嘖嘖焉佛者曰外誇精進不如中解垢衣布施生福猶如張箭射空初祖謂梁武帝廣建寺塔乃人天小果而并無功德者實此意也信斯言也面壁足矣肖像立寺亦可廢也雖然天道至玄垂象始著圓覺雖棲悟入何從况魔强法弱衆生多障不有以張大之開導普濟之原又何因焉由此言之師之功終有不可泯者銘曰

青之不蹙碧水長流法輪常轉有旺無休曷爲無休載嗣其構恒沙永昌配無量壽

○清州郡山內二下面山城輔國寺重建記

本城處在關防重地也故肅廟朝丙申乃築是城其後六年辛丑因建九龍南岳兩寺爲僧徒奠接之所置軍器設僧餉皆是保障不虞之備挽近以來綱紀漸弛僧倉與醬庫仍罷之後僧徒漸散九龍寺仍爲毀破南岳一寺餘存然幾至於空虛之境噫昔之清淨道場今焉掬草滿庭豈不悶哉越自乙酉年分兵馬節度使李公敏應莅政之初親審寺之殘廢命清閑老師問問修補矣越明年丙戌洪公在義改寺名曰輔國以僧將爲道內摠攝補弊者不少其年九月良中三道陸軍統禦使閔公應植到營之後道內摠攝陞秩爲三道都摠攝行關於三道越明年庚寅春栗菴相公朴齊寬交承而莅修城而完之告功之日親自巡審見寺之凋殘緇徒解少慨然興嘆軍餉十二石果軍笠軍服果供佛器皿之物果別館二間果七星閣三間果外三門三間新設營建以備諸僧奠接之道相公之功德泰山不重河海惟淺使此殘寺之緇徒永世不忘焉

光緒十八年壬辰二月 日

○清州郡南次二面寺洞安心寺碑文

世尊舍利碑

釋迦如來成道應化舍利事蹟記實

觀夫釋迦如來之垂迹也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在兜率陀天爲護明菩薩降迦毘羅國號一切義成金團天子選其家白淨飯王爲其父玉象乘日示來於大術胎中金輪作王創誕於無憂樹下四方而各行七步九水而共沐一身由是擇其處也過龍窟浴其身也入連河示其食也受難陀之乳糜其座也受古祥之茅草以最後之勝體詣菩提之道塲圓解脫之深因登金剛之寶座一百四十功德不共二乘八萬四千法門高超十地於是忉利帝釋雲驅於三十三天堪忍界主霧列於一十八梵頭面作禮致敬精進請轉法輪勸隨宜說于時十方佛現同興贊

美之詞一勝法分共創塵勞之域由是超道樹詣兼園三月調根五人得
道或加被而不忘或應念而空現無小而不大無邊而不同三乘同入一
佛乘三性同歸一法性於是還登王座首臥雙林道△三昧之門將復一
眞之性人天叫躡鳥獸哀號繇是金棺自舉遶拘尺之大城寶炬不然駐
闌維之盛禮願力猶王悲心當重△金△之勝身爲舍利之遺骨於是入
國嚴衛四兵肅容各自捧於金壇競歸旼興於寶塔乃爲銘曰化起從本
源功成應賢刹萬行顯寘宗三祇積場原爲法出於世降靈示分脇補處
記慈氏遺文囑迦葉臥榭徒載春香薪已焚疆悲心綿遠舍利光輝燁獨
我生後世餘波△△△右大唐博士王勃 撰

粵若我世尊舍利傳於九龍之安心始覺於寶殿修樑之時金宮增輝緇
徒被光不幸辛巳寶氣南還於九水洞慕仰之誠波沲同然而旣是九龍
遺寶則彼九川終非永尊之地庚子小春廣祐寺元二僧奉還本寺越翌
季安塔于寺東仍明記永示後世焉

崇禎紀元後三辛丑五月十八日幼月處竣追記謹書

○丹陽郡青蓮庵重剎記

夫丹山之南襄陽之北間有山焉小白其名也中有寺焉大興厥号也寺之南三里之上峯巒高聳而下有一局而水源涼々爭奇獻秀靈氣鬱葱截然高竦然而深回環挹抱連崗疊岵岐路礪确人烟覓絕唯道人栖息地非凡俗卜居之處也不知其所然而空然奚之者幾何幾月耶噫乃有道人其号以明者傾心向佛理行兼全也欲效遠公蓮社願爲其師涼長老之念西康熙庚寅之歲傾出自財傍求他物固完其基而剎建禪室以青蓮庵爲号也是可謂念西蓮花世界也故叅禪講經念西之輩輻輳禪忽物外身眞翫景之徒雲臻月庭天慳地秘神該之奧區雲場探得作室者其誰耶明上人也歟又有浩室丈室叅尋而至化緣有年矣乾隆辛酉之手歎於安禪之堂卑隘墮毀於是發心重構克堅其志聚落求化寺刹

慕緣鳩集塵財請召良工斫遠近之長松建數仞之高閣因而廣之攻而補之輪煥邁古壯麗流新祗園舍恐移於海外兜率宮疑落於人間晨鍾暮磬再省乎今日禪燈法日德是以惜沒事蹟略舉大概然以幼婦之詞逞示外孫之句僅刊檀越之芳名勞身佳號流傳後人之觀感焉
時維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仲夏下澣秋月記

○丹陽郡圓通菴重修記

大興諸菴圓通爲最境不知何代所創而本寺春潭公年八十聞傳言義明頭陀所創云而名不知年代余意康熙三十二年之間也乾隆丁未發露回祿可慘因循至此皆舉視越道光甲申殿主大淵大師可惜靈境久墟謀所以重創衆皆諾之牢不可破前卿軌雲掌其役有信管其財春潭公與時任達善指揮秋而始春而訖兜率天宮侍出人間菴之子方有石丈千餘頃若無扶持之者焉世人稱七星臺有禱功效甚著人耳目境內

曹溪寺彌陀三尊奉安于此卽極樂殿其年冬請邀吾師主松巖公故數數歸寧之日請余曰此菴制度宏完增其舊規盈虛之數有待而然者歟敢其一言而揚之余曰前人尙其德而師主尙其言乎凡所想相皆虛幻菴之本捨相而取眞師主想其功耶然菴成四年非師主不能顯前人之德非前人則菴不有菴不有則無取眞之人道名不傳矣吁卽相非相而菴之制乎無爲而爲卽前人之功乎前人以幻智起幻悲爲後世幻悲莊嚴居此菴者卽極樂身心離着如淨蓮飭行如敷花該徹因果如花中寶至毛端上無邊法界無處不現然後諸菴圓通爲最境於是乎記

道光丙戌至月東坡老識

○全羅南道之部

○白巖山淨土寺事籍序

上人麟淨其居淨土石窟其所叅究祖師西來意日一食人不見其下山動輒數年叟初不識渠識渠者云然忽携淨土寺蹟謁山外叟言將鏤板以壽傳俾叟借一臂力視其籍綢繆付囑白覺儼以下轉藏設會自至正以下乞文莊嚴自鄭三峯以下犂然若指掌叟謂麟淨有寺則不可無籍有籍則不可無你你去後獨無你乎你又何憂若必言其究竟虛幻則叟亦不能自保奈你何進退安用我爲但叟所問於淨則有之你方從事你之太上一著雖形骸亦且外之猶戀戀於形骸之所寄芻狗之陳迹較其傳於瞥眼間此所謂色空不相離世出世無別法者耶寺曾叟讀書處僧有請叟不能恕又次其橋樓圍翁韻使尾錄于籍詩曰

分燈借榻定誰僧
往事庵樓入夢能
黃鳥鳴邊雙岸合
丹楓叢裡一樓增

正疑雪壁雲頭蠹更得冰溪月下澄人世漸如遼柱鶴扶藜非復昔年登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仲秋日 江上病 叟

奇正鎮識

○極樂殿佛糧禊序

白巖山湖南之名嶽蟠居嶺海之間淑氣輪囷古稱靈異下有一伽藍其名曰淨土剎於貞觀之七年歷羅麗千有餘載巋然獨存於衡之神必靈而佛之像亦不爲無助逮我

朝文定王后賚香祝列書

四聖朝廟號及大僚國舅公主位次藏于此俾山僧掌之

宣廟壬寅因歲饑民疫命叅判臣金恒均禋于此山翌年三月又命叅判臣權摺如初歲仍大和

仁獻王后時繪金作九品圖像下署氏姓滕之佛殿後有回祿之災賴而得全吁亦異哉山之僧常以昇遐之日頌祝云寺有雙溪樓多揭名賢詩

作圃牧河月蘇竹諸公芳躅可攀山水之風亦足寓慕之處也

當宁丁巳又奉 大院君願堂前後

朝家之軫念迺出尋常而寺久凋殘百弊侵陵墻垣與壇墀之近麓往往有寄竈者成校理彛鎬以繡衣按驗考治又自春曹關飭營邑蠲弊勤護於是焉道場清淨緇徒全集稍有支保之望而第恨佛糧無田信香難辨迺者印正上人早悟宗棄淵默戒行慨然有權輿之意囊鉢數年遍告檀門募緣勸化殆將成禊訪余於廣湖別墅願一言以蹟之辭乃不獲遂援筆而語之曰師是迦葉毘羅之後身非直爲葺宇蔭像而已積塵埃而成須彌之山聚涓滴而作無底之海茶飯之供香燭之資從此而不匱上以祝

聖朝無疆之休下以遂億兆衆生之願則上人之無量功德可以叅會於靈山受果於樂國矣而成之易守之難後之人嗣而修禊遵而勿失則庶斯蹟之不泯也可不勉旃師聞僧花月之高足號道庵日一食者殆三十

年云爾己未三月上泮玉磬洪鍾應序

繼咏謹和雙溪樓韻

江舍一逢南國僧白羊前蹟我知能山明寶院天香近水白雙溪道氣增
乞句不辭千里遠令人欲似六根澄那由未老休官去紅葉斯樓試一登

○白巖山淨土寺事蹟

嗚呼我先師王師覺儼尊者招集門人徒等及山中碩德尊者付囑後事
曰唯我本寺白巖山淨土寺三南小金剛也或有天旱地枯萬民咸愁之
際

國家大驚令使俊臣親祈於此山則天成降雨萬民被恩此所謂靈異之
地也則所不敢忽也又曰青龍曲頭主脉分派於下三南自主其形以保
萬民則截脉通大路則自然萬民被害道人未生其如是之事豈不恨歎
也哉嘻可歎者此寺剏建歲久年深梵乎諸寮盡被頽落而佛像法寶及
天人之像皆爲毀敗焉幾何不可不重葺則何爲耶我言從之乎碩德應

答曰豈不樂從者乎云云乃至門人等洽然從之富者傾穀帛貧者執勞役同心戮力一皆新之不數年間開寶剎建佛殿金壁之晃耀豫設鍾鼓之嚴麗僧房客宇之靜深三門厨庫之雄烜墻垣階砌之妍精泊床敷器皿茵褥之用莫不備焉此皆吾師之德也起廢之功既訖又曰殿堂既成而佛寶已安唯欠法寶爾九仞之功猶虧一簣與令相國洪公綏同心共願各捨淨賄使門人心白智孚等航海入宋辦大藏不期年向海藏成髹藏琅函香囊紗幅諸莊嚴具皆備焉當辛巳之春招集諸山碩德修轉藏法會以落之門人牧等各掌一事設慶譖會惟謹會始之曰散施伽梨和羅等物約十日修法薦達嚩之豐盈設懸粧校之殊特士女老幼之修敬古無有如今者法豕職黍衆維目睹盛事敢不揭茲榜以壽其傳赴會禪流列于其左

至正元年辛巳四月日 誌

堂佐達信 了嚴 定心 弘信 記事祖澄 行孚

大維那 法豕

功德主兼主法曹溪第十三代大和尙覺儼尊者赴會衆目

慈璉知識 三一知識禪大光師 兌宜知識前社主日月 而立知識前社主能仁

曇運知識禪寂知識 無相社主 小忠知識前社主佛臺 一平知識前社主深妙寺

益眞知識前社主乾川 知六知識前社主雙溪 安眉知識前社主萬日 禪珏知識

高日社主 承默知識前社主蘇來 立壯知識前社主萬淵 立行知識前社主清源 曇賁知識前社主玉

龍大禪師 寶積知識 惟衍知識前社主茶井 承蓮前社主源水 立吾前社主瑞景 蘭前社主萬德

只西靈泉社主 雷壯大實相寺 智珣 性休 法豕 禪烜利社主 禪雷能社主仁

清宏智休知識 宏運知識前社主法利 慈源知識前社主嘉祥 心白元牧前社主萬日 頂珍

前社主 衍盪甘露社主 了成 達伊前社主佛巖 智孚 承乳前社主源水 慈禪

惠謙前社主月巖 信全 智瓊知識 月懷前社主多寶 正立 達訥前社主杜明淑

達禪知識 定松 惠松前社主定慧 湜機前社主乾川 式璉 智圓知識前社主靈泉

式彌前社主日月 普益 淵正 禪彥知識前社主萬淵 普觀前社主日月 全譚 慈罔

法堅 覺珠省宗 祥衍前普門社主 曇珠香栢禪師 釋球 定柔 信幢曇守

達眞 屛訥 禪海 定璉 處眞 宗幻 定如 釋乳 瓊髓

天正 德全 演孚 慧雲已上皆碩德大知識 法芬道者 達禪道者 祖熙

祖澄 定宗 海謙 達明 弘信 定心 月禪 智海 海琛

德菴 式灰 用堅 立珠 義瓊 善如 道能 明玩 祖鎰

士圭 德淳 有嚴 惟鑑 惟湛 宗慧 達之 性澄 傳奧

義聰 靈訓 立瑾 正熙 慈守 學澄 了因 宏訥 慧蓮

宗茂 白雲 覺修 性宗 智航 神訥 曰超 性禮 宗信

性雷 慧嘗 湛靈 敏中 忍堅 宗孚 智興 性岳 紹英

達式 慈月 宗熙 釋之 自因 恢忍 海如 善安 晶達

宗罔 倫罔 可忍 義中 已上皆道者 諾頭

主寺營辨智識心白 幹大藏知識智孚 幹香帛知識明玩定宗 幹
燈燭知識信懂定禪定熙 幹和羅智休志涵義如 幹幢幡華蓋六清

幹禁鼓弘信自印 幹塗紙式幾用堅 幹補陳處眞性宗 供養主元
牧天正法芬 大都監知識慧松 水手重識岳印行香使中顯大夫典
客令知化平府使徐△臣桂大功德主 宣授巡軍萬戶匡靖大夫僉議
贊成事上護軍洪 綏

轉藏經第三會榜

繫我 王師覺儼尊者駐錫曹溪之日與江寧君洪公綏同發願許各捨
帑儲成就大藏全部之因由葭落初會之記榜載之縷詳粵戊子春傾倒
檀施之物命門人之牧等廣化衆緣迎集諸山苾芻再轉一遍歲在庚寅
年八十一綫於埭衆功有謝院安心之志辭衆歸老于白巖山淨土寺

前朝

主上嚮師道德特 由師禮以登城佛岬寺爲下山所暨今

上卽祚仍冊爲 王師并下 國書繒綵等物益加欽敬師每日老僧何

德累蒙

上恩思報罔極敬備種種供具肆展第三會屈曹溪大和尚爲主盟招致
諸山長老千餘指丁癸巳三月十一日爲始約十日張皇佛事晝則轉
三藏夜則談祖教或禪或講六時修法以答

上恩厥誠厥美不可啗哩粗書始未昭示于后門人月生山人演晷拜手
謹誌

至正十三年三月 日 上板

堂佐慧曉達桓 首堂佐祖宣紹寬 記事曰益了貞維那靈泉社道人

居訥 主法曹溪十四代和尚復庵淨慧 衆目

月南長老演晷 定慧長老祥衍 前雲位寺大禪師乃雲 前能仁長

老而且 前瑞峯長老禪烜 前延陽大禪師印源 前清源大禪師玄

焯 前白巖社主心白 前東林社主之牧 前聖机社主了成 前茶

井禪師智瓊 無相長老祥遠 大德式璉 前定林社主慧松 佛臺

長老宗淑 前編吉長老祖印 前鷲峯師主智元 聖壽社主義眞

福泉社主淵正 多寶長老禪彥法堅 蘇來長老賢淑 安興社主可
正 前雙溪社主鍊宜 元乳 前蘇來社主牧愚 英璉 萬曰長老
禪海 瑞祥長老覺瑚 法性長老德全 前定林社主達禪法澄宏信
覺倫 禪院中德覺雲 達之 眞熙 夫牧 能髓 天熙 覺海
志明 惟允 覺休 宗璵 蓮華中德禪矩
己上皆知識
守卓 曰益 覺桓 覺猷 靈印 祖禪 正麟 達星 宗休 信
生 深蜜 義雄 師正 敬連 忍休 信謙 如理 益倫 仁現
小謙 正如 繼岑 雲靈 天訥 思曉 曉聰 小雲 感妙 達
桓 宗俊 宗熙 熙旭 卓祥 瑞蓮 正修 性海 祖脩 祖蓮
宗卓 德馨 達行 智明 德齊 善足 頓行 頓脩 松靈 頓
明 慧玲 立哲 法弘 山玉 己上皆道者
功德主 王師大曹溪宗師前佛岬寺住持一印正令雷音辨海弘直廣

濟都大禪師覺儼尊者

大都監前定林持任慧松 棟梁重戢孝山 大領重戢式桓 監院道

人革孚 副監院道人孚哲 城上道人山玉 上面第一第二會劫目三

非唯虫鼠破落於卷舒之手
無一字可考處故逸半耳

○白巖山淨土寺橋樓記

洪武丁巳二月二十三日訪清叟證公于淨土寺無說道至清叟出迎南
橋外相與登溪橋坐定無說顧謂予曰昔嘗北游燕都南浮江浙西至泗
川天下之所名山巨剎盖所飽見而其經營佛事相繼不墜以爲山門賴
者必得名僧屨之然後宜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是之謂歟及東還歷訪
諸山人境相稱如往時所見者不能多得惟是山在長城郡北三十里名
白巖或曰巖石皆白色故以爲名石壁峭嶮巒巒重復其清淑奇偉之狀
實一方之勝當新羅時有異僧始剎寺以屨仍名曰白巖至宋景平間易
淨土禪院其徒禪師中延繼此更作殿堂門廡丈室賓寮凡八十餘楹延

之徒以甲乙傳次一麟主其寺不墜其初及我

王師覺儼尊者年甫八歲從麟公屨後投松廣寺圓悟國師叅究立旨法器大成始屨月南寺主席旣而奉旨遷松廣屨二十餘年其道大興至庚寅十月望進封

王師以法贊

王化者二朝迺謂此寺可以弘揚佛教爲祝釐之所又不忘麟公之志悉撤舊而更新之其貴皆出鉢囊之賞門人又多助之者及成大藏一部并常住財穀執用什器莫不備焉尊者三韓名家而清叟爲親姪一國宗師學者歸之如雲而清叟執侍以恩以義無有居清叟右者於是囑以是寺以主後事清叟杲能繼述在寺未幾百廢具舉若佛菩薩天人之像經唄鐘磬之宣帑庾之入比舊增倍皆謂尊者附託得人也越庚戌夏雨甚溪水吹漲樓爲狂湍所激崩壞清叟復鳩材瓦尅日成之礪削中度丹雘得宜不儉不侈每暇日登樓四顧山益奇水益

清斯樓之作非偶然也吾與子幸會樓上親寓目焉其可無言而去乎請
記予惟樓館有記尙矣不過序其山川之勝風景之美以爲遊觀之助而
已然歲時雖有遷謝而山川不改風景不殊苟登其地有目者所共見不
言可也惟名人韻士高風義烈宜託斯文以圖不朽况寺院之係官籍者
住持定奪無時莫適其主以陵故夷至於頽敗者或有之而其徒自其得
人授受傳久無弊如淨土寺者不既可尙己子道傳書生也未知其學爲
如何哉然無說言寺之顛末甚詳因紀其語俾後之登斯樓者毋徒取山
水風景之勝知所以繼前人之功目的是曰前奉善大夫成均司藝藝
文應 教知製教奉化鄭 道傳記

○白巖山淨土寺雙溪樓記

三重大匡福利君雲巖澄公清叟因絕磻倫公請名其樓且以三峯鄭氏
記相示寺之故詳矣而溪之爲溪樓之爲樓皆略之而不書蓋難乎命其
名矣於是從絕磻訊之寺在二水間而水合于寺之南水之源東近而西

遠故其勢有大小焉然合而爲涵然後出山而去寺四面山皆高峻夏日蒸溽無所納涼是以據二水合流之處有樓焉跨左水俯右水樓影水光上下相涵實爲勝覽矣庚戌夏水大至石隄隳樓因以壞清叟曰斯樓吾師所起也如此可乎吾師

王師覺儼尊者師師相傳凡五代所以留意山門者至矣樓今亡責將誰歸乃尅日雇功復其舊腐者堅漫漶者鮮明於是足以自慰矣然吾之心惟恐一毫或墜吾師之心者吾之徒未必知也吾之徒踵吾而住是寺者或不知吾之心則山門之事不可保矣獨樓乎哉像設之塵埃棟宇之風雨爲人所笑也必矣是以一樓之興復雖不足書必求能言者筆之所以圖不朽也所以戒吾徒也幸無讓予嘗師事杏村侍中公與子姪遊師其季也重違之請因絕碣言之曰雙溪樓予老矣明月滿樓無由一宿其中矣恨不少年爲客耳其師弟子之相傳具在寺籍故不書蒼龍辛酉夏五月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三重大匡韓山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事李

稽記

○白巖寺轉藏法會堂司榜

夫三界師四生父七七年三百會之教藏句句之內一一義中無一字而不約心明無一行而不隨性起是爲明明開示佛之知見普令羣生入佛知見也茲寺與一藏國師覺儼尊者願刹願經門中上足代代相承而住今堂頭前兩街都僧錄大師慈慧圓融大師晦極公與華嚴契內前龍泉社主法蓮并及四衆同發廣大願各抽資財轉讀一大藏教上祝一人壽下福萬民可謂報四民拔三有者也法轉常轉則邦家日盛遠方自伏雨順風調百穀咸登道之所在理固然矣予職忝綱司目覩末運大作佛事重輝佛日不可喑嘿粗記示後在會之衆具載如左云永樂七年己丑三月日

大維那普智圓明大禪師覺圓記 記事熙演海澄首堂佐信連信禪主法前興天社主悟世如幻圓照無礙證道利生大曹溪宗師真應尊者熙

巖 赴會衆數五十五位 諸位色掌四十五位 客維那大選思慧
客堂佐德堅寶禪 幹燈燭性淳性圭 幹幡盖信芬覺性 幹佛排中
德智寬

○宣德五年四月日僧錄司貼傳書

僧錄司貼全羅道按廉使 當司准至正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右副承宣
正議大夫知工部事李岡次知申省判教覺眞國師門徒大禪師湏彌禪
師祖

禪師覺瑚中德白盖中德覺噉大選汲深大選戎氷等狀內僧矣段別教
無亦作法祝

上爲白去乎在亦道內長城郡土白巖寺段無田民殘廢古基山齊是去
乙先師覺眞國師教是重剋是遣大藏印成安邀教是彌門生以奴婢并
參口交易納寺爲遣冬夏安居緣化供衆作法爲白如乎時亦中前年共
議教是禪師若雲乙差備教事是去乙右住持若雲亦無田丁供衆難便

領衆不得雨漏分置使內不冬間閣等亦並只頽落爲絃如悶望是白去乎在等以先師重剏道場乙一任爲白乎所不喻修營作法祝

上爲白良結望白去乎事是去有在等以右良事意乙用良共議案爰周爲良乙爲下

宣旨教事是去有等以

宣旨內事意乙用良共議案爰周爲遣今後禪師若雲乙下山禁止向事出納爲乎事是去等差使員別定向前若雲門生等乙一亦禁止爲遣覺眞國師門徒等乙不動入院完護衆作法祝

上是在味出納爲臥乎事是去等右事須貼 至正七年七月日貼

宣德六年辛亥八月十一日監務官貼傳書

監務官貼 長城郡司 當司准僧錄司史椿穎丁巳十一月日貼同郡監務兼勸農使將仕郎尙衣直長宋某丙辰十月日名狀申省 當司准僧錄司僧史仁叙九月日貼憑是審是彌 啓受使內乎所有事是乙等

聖住寺住持性照禪師中延所志內乙仍于

判付是乎狀內爲乎矣僧矣段別教無亦焚修祝

聖爲白臥乎次是在亦至今玖戊申七月分祝

聖觀音尊像願成爲乎彌安邀處所奏請爲乎亦中僧矣元叱乎造排爲

臥乎長城郡地白巖寺下安令是於爲落點教等乙仍于下安令是白遣

右寺旣殘亾爲在山枝五結分八田處所是如在乙一間置遣無亦改排

爲白乎等以長行祝

聖法席今萬日焚修乙起行爲良於爲教矣向前狀內全當爲造排爲白

在等以法孫傳繼向事乙所司弋只界官良中出納下門令是乎矣事狀

的是在如中更良奏聞除良只法孫案牘施行爲良於爲僧錄司良中下

聖旨教事白丙辰三月二十日左承宣右散騎常侍上將軍知吏部事詹

事府事文迪奏 判依奏付僧錄司右如教事爲是在等以造非緣由乙

良仔紬亦問備申省爲乎味了乎等用良依貼爲傳出納下問令是乎矣

任內同郡戶長徐純仁等丙辰十月報狀內爲乎矣法堂三間東俠藏堂二間犯隅學寮三間副舍一間客樓西俠室二間下隅食堂三間食廚一間法堂南斜廊五間上房二間廳一間侍奉房一間其餘堂舍等八十五間乙並只改排報狀爲置是乎等用良中省爲臥乎事是去等同香火大事斯備矣投告內甲矣段別教無亦香火祝

聖爲臥乎在亦向前寺段殘爲甚接人不得是如爲去乙禪師中延奏請造排教弟中僧矣身乙寺以主差備教等用良成造始終次知排置爲遣火香爲臥乎在亦禪師所志以判下教由以法孫安牘施行問事乙長城官以申省爲乎事是在等以僧矣身乙時亦中火香爲臥乎緣由並以施行教味白臥乎事是去有等以貼內思乙用良村伏公案良中法孫傳繼施行爲遣由報爲在味出納爲臥乎事右事湏貼

戊午三月二十三日

宣德七年壬子四月初八日議政府關字傳書監務官爲移接事今月初

九日辰到付都時觀察黜陟使關內今月初七日到付議政府舍人司關內去八月二十六日呈文貞公李巖孫子前叅贊議政府事崔有慶鉄城君李原安城君李叔蕃等狀內矣徒段全羅道長城地白巖寺乙祖上文貞公教是三寸叔父王師復同願私財以營剏大藏經安邀教是彌矣徒父母一同長年寶大藏寶忌曰寶并三百石後矣徒四寸兄前兩街中皓亦傳住領衆作法祝

上爲白如乎節慈恩宗中德戒天亦長城邑內元屬資福寺乙良棄置爲遣一息程途是在同白巖寺乙沙資福寺良中求望冒受關字下去爲去乎向前寶長色掌等乙並只黜送同寶長等任意上下爲臥乎各村資福定體之意不合爲白沙餘良矣徒祖上願意無違爲乎等以各各悶望爲去乎右村資福乙良 判旨內貌如爲遣同白巖寺乙良還屬山門依舊香火等狀是置有等以向前資福移接乙良代用磨鍊間先可初亦判下教同郡資福良中移接向事關是去有等以向前白巖寺入接爲臥

乎住持乙良關內貌如先可郡資福寺良中移接是遣由報向事關是有
絲關內事意乙用良郡南資福寺乙今月十日及良移接向事

右關白巖寺三綱

永樂五年丁亥十一月初九日 監務署

○我朝

宣廟朝三十六年壬寅正月二十三日此道瀉氣熾行

民多暴死故 方伯轉聞于

朝別遣近臣祭之于本山獅子峯上

獻官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 教僉經筵侍讀金萬均壬辰別試

光山人

大祝通訓大夫行務安縣監 李守恒庚寅司馬年順城人

贊者通訓大夫行茂長縣監 鄭始大辛卯別元鳥川人

謁者通訓大夫行高敞縣監 李齊社甲午馬完山人

祝史通訓大夫行井邑縣監 羅 禛乙酉 馬亥 錦城人

齊郎通訓大夫行景陽察訪 姜時億癸酉 馬酉 晉山人

掌饌官通訓大夫行光州牧使李光載癸酉 馬酉 桂陽人
壬午式年

地方官通政大夫行長城府使李河岳祭 馬西 駒城人

祭物物目

梁米五升 稷米伍升 黍米五升 稻米伍升 祭酒壹瓶

刑鹽參升 黃燭壹雙 乾柿壹貼 燈油貳合 鹿鹽壹器

獐脯五條 大召參升 黃粟參升 菁菹參升 芹菹參升

黃筆壹柄 眞墨一丁 豕腥壹口 羊腥代羔腥一口

刺燭常紙壹卷 獻官狀啓所入 啓目紙壹張 封裏紙壹張

注油紙壹張 書枚壹侖 草席壹立 條乙所伍把

行禮式

贊者謁者先就拜位四拜各就位謁者引祭官及諸執事具就門外位典

祀官以下入就拜位四拜請執事就盥洗位各就位齊郎詣爵洗位洗爵
謁者引獻官入就位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行尊幣詣謁者引獻官
詣盥洗位盥手引詣神位前跪三上香祝以幣授獻官獻官執幣授祝尊
于神位前俯伏興平身降復位謁者引獻官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爵謁
者引獻官詣神位前跪執事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授執事奠于神
位前連奠三爵俯伏興小退跪祝進神位右東向跪讀祝獻官俯伏興平
身引降復位鞠躬拜興拜奠拜興拜興平身祝入徹籩豆獻官鞠躬拜興
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謁者引獻官詣望瘞位北向立祝以篚取版及幣降
自西階置土半坎禮畢謁獻官出諸執事各就位四拜及退
○宣廟朝三十七年癸卯三月二十四日此道癘氣又熾民多暴死僵尸
丘山故方伯又聞于
朝

上又別遣近臣祭之祀禮祝板一如前例

致祭官弘文館校理

權 縉 夏卿

分獻官羅州牧使

禹伏龍 見吉

光州牧使

呂佑吉 尙夫

大祝 扶安縣監

尹 銑 澤遠

贊者 淳昌郡守

洪翼英 彥遇

謁者 泰仁縣監

梁思行 擇叔

掌饌 長城府使

權景虎 從卿

齊郎 青巖察訪

金孝男 行源

祝史 景陽察訪

金業男 子述

祭物目錄

梁米伍升 稷米伍升 黍米伍升 稻米伍升 祭酒壹瓶

別擲參升 黃燭壹雙 乾柿壹貼 燈油貳合 鹿擲壹器

獐脯五條 大召參升 黃粟參升 菁菹參升 芹菹參升

降自西階置於坎置土半坎禮畢謁者引獻官出諸執事各就位四拜乃退

純宗朝戊寅重修板刻

於呼是惟我△六祖尙書睡隱公遺跡也在

昭敬大王癸卯湖之南民多患癘暴死者

觀察使聞于 朝

上大驚惻別遣近臣侍齊香侑祭于 省內名岳

公以侍讀官寔膺是 命來祭于府之白巖山山之白羊寺卽齊沐致虔之所也將事訖並錄同齋諸公名揭諸板刻以識不忘今距萬曆後四癸卯又三十六載戊寅小子忝守是府至是寺瞻是錄自不禁愀然感慕而年久板刻宜亟改爲謹依原板登梓附記顛末于下庸寓追遠之私懷云爾致祭官校理權公六世孫府使△竈謹識

願佛左錄

天啓五年乙丑十二月日

仁憲王后具氏殿下下教于西山大師法叔一禪弟子靈圭兩大師以綵金畫成願佛幀奉安于山中雲門庵以爲年年正月初令辰爲國祝壽之願堂

祝詞曰

仁憲王后具氏以此最勝功德現增福壽當生極樂之願全以金字畫成西往九品會綵金幀畢備點眼安于雲門庵以此畫像功德奉爲主上殿下壽萬歲王妃殿下壽齊年世子邸下壽千秋畫員靈圭主事一禪幀中有王后影像殿額王后殿三字卽英廟朝親筆賜送每年正月十五日齊沐獻祭

○元曉庵重建記

瑞石山之北有元曉庵新羅國師元曉愛其山明水麗築庵而居仍以其名之始創年代雖未可攷要在於法興智證兩朝之間而瑞石爲湖南之

名山元曉爲瑞石之舊刹也自羅氏逮我朝千百載之間凡幾經重修惹輕暢無徵而崇禎丙子寺經鬱攸時有比丘信元發願重修後五十年信玉淨式補葺之

正廟己酉會雲重剏禪房壬戌重剏法堂

純廟辛卯會雲弟子乃圓與義寬出力重修椽楣之摧朽者新復丹雘之漫漏者改觀乃師之功顧不有光於禪門哉噫自有是州便有是庵在昔重修亦已屢矣一再更易湮沒無聞後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然則記文之作焉可已乎歲丁未乃圓新建七星殿要作文并記前後之蹟故余嘉其克紹先師不辭燕拙遂爲之記

歲在丁未季秋耽津崔重默記

○法堂重剏記

海陽南嶺瑞石西枝有一名寺而天作地藏實是靈異者也不幸降及丁酉島夷陸梁八路灰燼此寺亦未免一炬之紅凡所目見咨嗟者久矣

歲在己酉新經兵火財力蕩盡之中比丘釋經敢發感慨之心自爲勸募之主鳩財聚力重營舊址琳宮之壯麗簷楹之宏豁其功一也又作燔瓦蓋覆連雲其功二也且建天王門其功三也於是乎玉堅禪子說地獄以懲非示天堂而侑善招葉公逼真之妙手試吳道動活之宏才毫端之風雨乍驚物外之乾坤畫幻雲窓霧戶浮碧而有丹桂宇松壇釣心而開角美哉二僧之功重且大矣噫釋經開創金地者非渠力也實是皇天假手釋經而如違誰謂釋經之功也

崇德六年四月 日

佛像記

盖自古在昔無山不寺則山之有寺而其來久矣無寺不佛則寺之奉佛不可一日無也况我無等湖外之名山唯我證心州之甲刹在山之西麓而遊客幽人之初場會所也往在丁酉兵火焚燎千年寶殿一朝灰飛巍然佛像蕩然烟雲雖有僧徒營立梵宇奉法和尙學道叅禪而香火靡托

拜跪無依沙門一會聚首相議歲在丁丑之秋九月推僧玉堅以爲化主營成佛像則玉堅力微財匱恐難成辨竭心彈慮奔走四方鳩財寶金乃成三十二座安于法堂儼然化像莫非神功聖德事旣出訖舍施設會者三度遂釋山之深處而居之故有是記焉

崇禎丁丑九月日

○有唐新羅國師智異山雙谿寺 教謚眞鑒禪師碑銘并序

前西國都統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 教撰并書篆額

夫道不遠人人無異國是以東人之子爲釋爲儒必也西浮大洋重譯從學命寄剗木心懸寶洲虛往實歸先難後獲亦猶采玉者不憚崑丘之峻探珠者不辭驪壑之深遂得慧炬則光融五乘嘉肴則味飫六籍競使千門入善能令一國興仁而學者或謂身毒與闕里之設教也分流異體園鑿方枘互相矛盾守滯一隅嘗試論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禮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故廬峯慧遠著論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所歸一揆體極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故也沈約有云孔發其端釋窮其致真可謂識其大者始可與言至道矣至若佛語心法玄之又玄名不可名說無可說雖云得月指或坐忘終類係風影難行捕然陟遐自邇取辟何傷且尼父謂門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則彼淨名之默對文殊善逝之密傳迦葉不勞鼓舌能叶印心言天不言捨此奚適而得遠傳妙道廣耀吾鄉豈異人乎禪師是也禪師法諱慧昭俗姓崔氏其先漢族冠蓋山東隋師征遼多沒驪貊有隆老而爲遐叱者爰及聖唐囊括四郡今爲全州金馬人也父曰昌元在家有出家之行母顧氏嘗晝假寐夢一梵僧謂之曰吾願爲阿嚶方言謂母之子因以瑠璃盃爲寄未幾娠禪師焉生而不啼迺挺銷聲息言之勝牙也旣齠從戲必爨葉爲香采花爲供或西嚮危坐移晷未嘗動容是知善本固百千劫前所栽植非可跂而及者自非衷弁志切反哺跬步不忘而家無寸儲又無尺壤可益天時者

口腹之養惟力是視乃裨販娶隅爲贍滑甘之業手非勞於結網心已契於忘筌能豐啜菽之資允叶采蘭之詠暨鍾薶棘負土成墳迺曰鞠育之恩聊將力報希微之旨盍以心求吾豈匏瓜壯齡滯跡遂於貞元廿年詣歲貢使求爲榜人寓足西泛多能鄙事視險如夷揮楫慈航超截苦海及達彼岸告國使曰人各有志請從此辭遂行至滄州謁神鑿大師投體方半大師怡然曰戲別匪遙喜再相遇遽令削染頓受印契若火沾燥艾水注卑遽然徒中相謂曰東方聖人於此復見禪師形貌黯然衆不名而目爲黑頭隄斯則探玄處默眞爲漆道人後身豈比夫邑中之黔能慰衆心而已哉亦可與赤鎮青眼以色相顯示矣元和五年受具於嵩山少林寺瑠璃壇則聖善前夢宛若合符旣瑩戒珠復歸橫海聞一知十茜絳藍青雖心水澄心而斷雲浪跡粵有鄉僧道義先訪道於華夏邂逅適願西南得朋四遠叅尋證佛知見義公前歸故國禪師卽入終南登萬仞之峯餌松實而止觀寂寄者三年後出紫閣當四達之道織芒屨而廣施懂懂者

又三年於是苦行旣已修他方亦已遊雖曰觀空豈能忘本乃於大和四年來歸大覺上乘照我仁域

興德大王飛鳳筆迎勞曰道義禪師曷已歸止上人繼至爲二菩薩昔聞黑衣之傑今見樓褐之英強天慈威舉國欣賴寡人行當以東雞林之境成吉祥之宅也始憩錫於尙州露岳長栢寺醫門多病來者如雲方丈雖寬物情自隘遂步至康州知異山有數於菟哮吼前導避危從坦不殊俞騎從者無所怖畏豢犬如也則與善无畏三藏結夏靈山猛獸前路深入山穴見牟屋立像宛同事跡彼竺曇猷之扣睡虎頭令聽經亦未專媿於僧史也因於花開谷故三法和尙蘭若遺基纂修堂宇儼若化成洎開成三年愍哀大王驟登寶位深託立慈降璽書餽齊費而別求見願禪師曰在勤修善政何用顛爲使復于王聞之愧悟以禪師色空雙泯定慧俱圓降使賜号爲慧昭昭字避聖祖廟諱易之也仍貫籍于大皇龍寺徵詣京邑星使往復者交轡于路

而岳立不移其志昔僧稠拒元魏之三召云在山行道不爽大通棲幽養
高異代同趣居數年請益者稻麻成列殆無錐地遂歷銓奇境得南嶺之
麓爽塏居最經始禪廬却倚霞岭俯壓雲澗清眼界者隔江遠岳爽耳根
者逆石飛湍至如春谿花夏徑松秋壑月冬嶠雪四時變態萬象交光百
籟和唵千巖競秀嘗遊西土者至止咸愕視謂遠公東林移歸海表蓮花
世界非凡想可擬壺中別有天地則信也架竹引流環階四注始用玉泉
爲榜屈指法胤則禪師乃曹瑛之玄孫是用建六祖影堂彩飾粉墉廣資
導誘經所謂爲悅衆生故綺錯繪衆像者也大中四年正月九日詰旦告
門人曰萬法皆空吾將行矣一心爲本汝等勉之無以塔藏形無以銘紀
跡言竟坐滅報年七十七積夏四十一于時天無纖雲風雷欵起虎狼號
咽樞括變衰俄而紫雲翳空中有彈指聲會葬者無不入耳則梁史載
褚侍中翔嘗請沙門爲母疾祈福聞空中彈指聖感冥應豈誣也哉凡志
於道者寄聲相吊未亡情者銜悲以泣天人痛悼斷可知矣靈函幽隧預

使備具弟子法諒等號奉色身不踰日而窆于東峯之冢遵遺命也禪師性不散樸言不由機服煖溫饜食甘糠麩茅菽雜糝蔬佐無二貴△時至曾不異饌門人以捺腹進難則曰有心至此雖糲何害尊卑耄穉接之如一每有 王人乘駟傳命遙祈法力則曰凡居王土而戴佛日者孰不傾心護念爲 君貯福亦何必遠汚 綸言於枯木朽株傳乘之飢不得齧渴不得飲吁可念也或有以胡香爲贈者則以瓦載糖灰不爲丸而爇之曰吾不識是何臭虔心而已復有以漢茗爲供者則以薪爨石釜不爲屑而糞之曰吾不識是何味濡腹而已守眞忤俗皆此類也雅善梵唄金玉其音側調飛聲爽快哀婉能使諸天歡喜永於遠地流傳學者滿堂誨之不倦至今東國習魚山之妙者競如掩鼻效玉泉餘響豈非以聲聞度之之化乎禪師泥洹當

文聖大王之朝上惻

僊襟將寵淨謚及聞遺戒愧而寢之越三紀門人以陵谷爲慮扣不朽之

緣於慕法弟子內供奉一吉于揚晉方崇文臺鄭詢一斷金爲心勒石是請

獻康大王恢弘至化欽仰眞宗追諡眞鑒禪師大空靈塔仍許篆刻以永終譽懿乎日出暘谷無幽不燭海岸植香久而彌芳或曰禪師垂不銘不塔之戒而降及西河之徒不能確奉先志求之歟抑與之歟適足爲白珪之玷嘻非之者亦非也不延名而名彰蓋定力之餘報與其灰滅電絕曷若爲可爲於可爲之時使聲震大千之界而龜未戴石 龍遽昇天

今上繼興墳簫相應義諧付囑善者從之以隣岳招提有玉泉之號爲名所累衆耳致惑將俾棄同卽異則宜捨舊從新使師其寺之所枕倚則以門臨複澗爲對乃錫額爲雙溪焉中 命下臣曰師以行顯汝以文進宜爲銘致遠拜手曰唯唯退而思之頃捕名中州嚼腴咀雋于章句間未能盡醉衢罇唯愧深跼泥鬻况法離文字無地措言苟或言之北轅適郢第以國主之外護門人之大願非文字不能昭昭乎羣目遂敢身從兩役

力効五能雖石或憑焉可慚可懼而道強名也何是何非掘筆藏鋒則臣
豈敢重宣前義謹札銘云

杜口禪那歸心佛陀根熟菩薩弘之靡它猛探虎窟遠泛鯨波去傳秘印
來化斯羅尋幽選勝卜築巖磴水月證懷雲泉寄興山與性寂谷與梵應
觸境無核息機是證道贊五朝威摧衆妖默垂慈蔭顯拒嘉招海自飄蕩
山何動搖無思無慮匪斲匪雕食不兼味服不必備風雨如晦始終一致
慧柯方秀法棟俄墜洞壑淒涼烟蘿憔悴人亡道存終不可諼上士陳願
大君流恩燈傳海裔塔聳雲根天衣拂石永耀松門

光啓三年七月日建

僧衆榮刻字

是碑吾東之寶而其立也今已八百三十九年矣石爛字缺不可讀之可
勝歎乎遂爲壽木以永其傳

崇禎紀元之九十八年乙巳六月日

識

大謹領事

廣先刻字

○中峯山竹林寺事蹟

瑞石山之西四十里永平治之東六七里有山窻曰中峯峯下有寺窻曰竹林竹林寺者新羅訥祇王時和尚阿度所建也始東晉穆帝永和十二年丙辰魏拓跋氏之臣阿崛磨奉使高句麗高句王館接之侍以女子高姓道寧其名時維四月夜道寧夢日月入懷因以有娠明年丁巳正月生子阿度其法號阿度生有神姿五歲問於母曰人無無父我獨無父何也母曰魏國阿崛磨乃爾父也阿度請往從之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阿度年十六入魏路逢大官官曰兒何人爲何事來阿度具以實對官卽崛磨崛磨知其爲己子而喜其骨相殊凡與之偕歸稽於卜卜曰此兒乃金粟使人將爲僧以佛鳴世崛磨以達魏王王曰卿之子欲何爲對曰海東未霑佛化請爲僧奉佛法以傳之魏王曰善召見之賜度牒號爲阿度和尚

仍謁玄彰和尚玄彰賜號曰我道廣叅禪道受衣鉢東歸時年十九以佛服見母母曰國無佛道道未易行聞東京有聖主盍往歸焉道可行則行不可則隱矣阿度受命往新羅過善州地至冷山下主毛禮家傭賃飯牛時人名之曰墨胡子其初度墨胡子紅冠袈裟執佛子靜然禪坐放大光明神芒瑞輝耀室盈庭天地晃朗時當盛冬葛葉萋萋毛子驚異之於南嶺結庵奉之有五色桃花雪裏吐實名其菴曰桃李名其村曰桃開武帝泰元二年訥祇王庚辰也阿度入瑞石竹林之構亶在是時初名種竹庵庵之北綠竹林林故因以爲號竹林後人攸稱泰元五年新羅炤智王癸未自竹林還桃菴放光現瑞神變尤異高臺廣石跌足騰空靈異之聞播于近遠羅王公主有病不能治求己疾者冠蓋遍四方毛禮曰吾家有和尚識道神通無所不能使者求見還報國王王駟召之具道病狀阿度曰與我天敬林病可瘳朝臣皆曰此乃裨補所流傳萬葉上下共之奈與山僧阿度曰上帝與我不可不許羣臣以爲詭誕近臣異次頓獨曰佛法

淵奧請從其言王怒誅次頓及斬血白如乳頭飛墜于高峯和尚放光明寶輝于天王及諸臣大驚立寺峯上曰名聿竟賜天敬林建刹供奉和尚七日精勤王女病瘥王大喜遂崇佛法於是千寺萬刹在在營創葱嶺之教大被扶桑後和尚入于冷山金水窟不生不滅時時放光若長燈然然而人不能到其處竹林之去冷山五百餘里

歲戊辰乾月上澣山之僧中嶽門人晋札謹誌

住持釋璣

○竹林寺記

國之士三千有餘里北至于妙香西至于九月東南至于金剛方丈其間名山水而刹者不知其幾千萬惟竹林其本乎自如來示寂西天二十八泊中國六祖相傳衣鉢而我東未有聞焉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辰有阿度者自高句麗入魏見玄彰和尚得眼藏正法東歸而教於世事在新羅本記武烈帝泰元二年卽訥祇王庚辰也阿度住錫于瑞石之西中峯山

剏一伽藍實竹林與冷山之桃李及興龍敬林黃龍芬皇靈妙天王曇巖諸寺并爲一時道場則兩教之權輿實維阿度而其後無量境界諸庵諸刹罔不繼是而造興寺亦可貴矣哉興龍諸寺或廢或亡而巋然獨存惟桃李與竹林桃李則嶺之南七十一州無不星拱而水宗惟竹林埋沒而不稱豈不以劫火迭盪文獻無徵而然歟佛日之顯晦有時而靈蹟不可終泯寺之僧晋札旁搜古蹟得其實事於桃李寺所藏文字又叅諸史氏將刊之板俾照人耳目則今日之竹林將爲嶺南之桃李而人天護法之流庶乎知所本矣

戊辰五月下澣苔谷散人記

佛字錄

大雄殿 十六殿 八相殿 冥府殿 清香閣 香閣殿

衆寮錄

禪堂 僧堂 東上室 西上室 送月寮 明月寮 清風寮 藥師

殿 西殿 南庵 屬法良寺 淨光庵 德潤庵 普莊庵 六林庵
三房禪堂 僧堂 壁莊庵

○道詵國師實錄

客有周覽山水歷訪古跡者到朗州之月出山道岬寺寺卽詵師之所創也遂邀山中德釋問焉曰道詵國師生於此州長於此山又創此寺其有記師之道行事業而可攷其始終者乎答曰世代已久莫能詳記記文之流傳者又失於兵燹只有中間所記道岬事蹟一小冊遂取而閱之卷中所載詳於北去東還之蹟而略於建寺立塔利益國家之功至於禪學之精奧則槩不及焉及不記師之名字諡號唯記此者其亦不知也已矣請以吾所得於諸刹碑撰及其他著於輿覽出於記傳者歷書一遍且改正其訛誤處以備世人之考信焉蓋道詵卽師之兒時名而字光宗法號慶寶烟起其別號也生於朗州西鵝峯北聖基洞之槽巖下今遺址尙在云其生也異於衆人母崔氏嘗冬月浣紗於槽巖有青菰一顆浮水而下吞

之有娠彌月不近葷腥以持經念佛爲事及期而生男時則新羅眞德王之末季也以爲無人道而生棄之於叢薄間盤石上有羣鳩來集覆翼之數日得無死以爲神遂収而養唯吞卵而生契履大人跡而生稷自古神人之生不由人道者理固不誣名其村曰鳩林稱其石曰國師巖者蓋亦據其實跡云骨相氣格迥出凡兒遊戲時常爲禮佛之狀年纔十三文藝夙成見識通透遂落髮於本州之月巖寺寺在月山寺之上道岬寺之北世稱月南寺云者蓋訛也一堂之學者或莫之先雖老師之精明者莫不推服焉寺設水陸道魚以師爲穎悟使管匙筭時唐帝夢遇金人授大行幽宮之兆曰此乃東國朗州眞人道誥所占覺而異之使使東來物色求之泊舟于朗州德津橋訪到月巖寺適值水陸齋會梵衆呼道誥曰持匙筭來唐使認之果靈標超異道眼星耀眞天上石麒麟乃持錦段遍及梵衆而故設詭辭謂師曰吾所持者缺不及爾爾可就吾舟任爾自取師曰物已固矣吾以年少不及何以就舟爲唐使強之師不獲已隨而往唐使

卽給載之半月而泊彼岸至皇都館賓院有竈下卒呼師曰天子將卜先皇帝幽宮召爾來爾但請得御廡病白馬而騎之馬行而所止處爲善馬起又前蹶而不起處爲最善可奉持吾戒勿忘師異之急就視之無所見翌日天子坐延英殿召師入師蒲伏行不敢仰視帝呼而起之曰朕惟大行幽宮未卜夙夜不寧前以物色求爾遠涉至此爾何以教朕師固稱不敢帝曰朕夢遇金人指爾卜定今果致爾爾無辭也師起而拜曰臣生年十三未嘗學堪輿之術又無遊覽之富然旣煩天子之辱命臣敢以死告請得御廡病馬之色白者以騎之帝許之時日官相師之來集者以千數及師之來見其眇少一沙彌莫不曰童子何知師自得竈下之戒深自負若有物陰助之騎白馬尋龍脉一如其戒至一處馬若趨趨不肯前師按轡周視曰此地可用而未甚善更前數十步馬竟蹶而不起師下馬步占顧視良久曰此最善允合天子幽宮隨而後者咸嘖嘖稱歎曰所見果高明真神人也禮部准奏竟安弓劔因山甫畢特拜國師禮遇備至寵賜隆

重出御衣使使持節就加其身因令留待詔命王貴人競來推賞惟恐或後一行禪師者中國之高僧就候之館下曰公眞天人也遂與爲輩行交師旣稟生知且得一行學問就博見解愈精中國人家宅之推古多出其法眼久之力求東還天子許之旣還以西學多所得因欲救正土病宣洩風氣使邦基鞏固民物安阜以爲我國地形如行舟太白金剛其首也月出瀛洲其尾也扶安之邊山其柁也嶺南之智異其楫也綾州之雲柱其腹也舟之浮于水也有物焉以鎮其首尾背腹有柁楫焉以制其行然後免乎欹危漂沒歸之矣於是乎建寺塔以鎮之立佛像以壓之特於雲柱之下蜿蜒趺起處則別設千佛千塔以實其背腹而於金剛月出尤致精蓋以首尾爲重世以月出爲小金剛者其在斯歟夫然後一錫飄然千里不留入路山川足跡殆遍非置寺則建浮屠非豎塔則立佛像缺處補之傾者培之又於月出天王峯下設普濟壇每以午季五月五日致祭爲祈福禳災之地自是以來山氣之沓拂者變以爲軟美地脉之橫翳者變以

爲停畜國無分爭之患而人無禮瘳之歎高麗之統三韓我朝之設六鎮蓋莫不職由於此喧禹平水土而九州奠安詵鎮地脉而一國永賴則雖以詵之功謂之亞於大禹亦非僭也古人詩曰看水看山憶禹功則見佛見塔亦可憶詵之功矣今以一行傳鉢錄攷之則當師之東還也一行語之曰吾法東矣東國山川雖美幽谷甚多盜賊連起水旱不調以捨寺爲艾以灸山川之病則三災可消國祚可延又封一丹贈之曰歸訪王氏家授此冊明年必生貴子此是救世之主帥依其命回至松岳山王隆家傳冊子語之曰此地雖真穴但坐作失宜奈何種稼於種稊之地乎速改背向以應明年生貴子之兆王氏如其言至期果生子後八歲師復至其家撫兒頂而慰之眞人生矣此卽麗祖也然則我東方奠閔之功雖出於師而一行所傳之法亦可謂妙矣師初以風水見重於世聲名所暨華夷全慕然生稟慈性心通西教割愛出家早爲宗師之所推重則其北去東還之事業蓋天欲保護東土篤生神人使傳一行之法永垂萬世之功而

己世傳帥所著陰陽說數篇謂之玉龍子秘訣而推爲堪輿家正宗者在師特其餘事耳及塔寺之役既畢還于月出山名其所剏寺曰道岬仍坐禪於斯三藏奧旨無不精通請學者多歸焉居無何雲遊諸山無久淹處尸居龍見神出鬼沒人莫知師之所在或於溪澗巖藪間爇火而坐尋師者必見烟起處而往故以烟起祖師稱之今興德之烟起寺卽師之所剏而因師之號而名之其他淳昌之剛泉綾州之開天南平之佛會雲興求禮之華嚴燕谷康津之淨水寺南原之萬福禪院等處稱以烟起祖師道場云者皆師之所剏而在他路者則不能盡記嘗曰光陽縣白鷄山有玉龍寺者古道乘之所剏余素愛其幽倦且有行師之遺戒將改葺堂宇爲於焉終身之所遂自道岬移住焉宴坐忘言殆三十餘年一日召門弟子曰吾將行矣乘緣而來緣盡而去理之常也言終入房倚繩床趺坐儼然而示寂時大元初元年三月十日也享季七十二 文明大王賜諡洞真大師塔號寶雲命學士金廷彥撰碑 孝恭大王贈諡曰了空禪師塔

曰謚聖慧燈命上柱國崔惟清撰碑後又以先覺國師之謚加贈焉按一行遺教中有曰必歸寂於玉龍寺立雙碑雙塔然後鎮脉之規模始備云師之移住於玉龍者蓋遵一行之戒而 朝家之立雙碑豎雙塔者亦以此云師之道德事業之可記者其槩如此而第以道岬寺事蹟玉龍寺碑文叅觀則道岬不記玉龍以後之蹟玉龍不及道岬以前之事其間又多訛舛今不可不釐正噫師之生也既不由人道則宜無父姓之可冒而或曰俗姓金氏此則決是記者之誤抑崔氏之者其姓金耶至若以其母崔氏或云姜或云朴一則曰夢鼠啣琉璃一顆一則曰夢人遺明珠一顆而青菘則非夢而真也蓋鳩林上聖起村遺址有崔氏庄刻處而至今尙在青菘之說亦鄉俗之所流傳則此是師所生之地當以道岬所記爲正無疑矣且師之生卒之年月又各不同或曰大唐光化元年三月十日沒或曰四月二十日化云道岬則雖不記於事蹟而寺僧記之於小冊子曰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生憲宗元和元年三月十日入寂云而至今行祀不

廢可知此信而彼訛况光化則唐無此年號者乎噫今之法師將近千載
草野中私記異於國乘各以其所聞而錄之宜其有一信一訛之弊而知
道誛者徒知道誛之爲道誛而不知慶寶光宗烟起之爲道誛之字與號
者又不足恠也茲集諸記互相叅證略者詳之訛者正之覽者宜以此并
與道岬玉龍寺所記者而考驗之然後庶不失誛師之始終矣又有華嚴
禮懺緒餘所以記我東諸祖師實行而於師尤詳若所謂道誛嗣法錄及
高麗國師道誛傳記云而皆莫非記師之文其間同異詳略又不足辨也
上之十九年癸亥秋 重刊

一行禪師傳鉢錄

禪師姓張氏鉅鹿人也早歲聰黠讀書不再七行俱下日誦萬餘言而幼
時家貧隣有王媪長者周急至數萬貫師常圖報其恩會王媪之兒殺人
繫獄求救於師師曰國有常法救之無策媪大怒曰此僧之無慈悲何至
於斯耶師不獲己命混天寺僧空其靈△置一大瓮又命媪授囊曰南山

鹿園日昏則有七猪入來汝可潛伺盡掩之失一則事不成其烤如言往果見羣豕悉獲而歸其數滿七師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蓋七星不現玄宗大驚太史奏昨夜北斗七星不現是何兆召一行禪師禳之行曰此是古未有之事天將大警動於陛下匹婦含怨尙致殞霜赤旱之變臣意莫若大赦赦天下繫囚之罪人玄宗從之一行其夕放一猪太史奏北斗七星現行日放一猪凡七日而後七星俱見玄宗欽服一日玄宗問國家禍福今如何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聞而驚懼及祿山之亂至蜀萬里橋忽悟其神驗行嘗曰洞水逆流則傳吾道者來一日門人告曰洞水逆流師具威儀而出門待之而已有一沙彌來拜問之則乃新羅人道誥也迎入坐堂與語大說盡傳妙法及誥之東還語曰吾法東矣爾是東國人東國之山川雖美凶害甚多有爭奔相鬪者有橫奔背走者重重疊疊故國有分裂之禍民多凋廢之患盜賊連起水旱不調者皆以山川之病也且地形如舟必以物鎮之可免漂沒之歸宜以塔寺爲艾以灸山

川之病則三災可消國祚可延遍觀地勢缺者以寺補之背者以塔抑之賊者以浮屠禁之以石佛鎮之數滿三千則三韓庶幾一韓矣又付一封冊子曰歸訪王氏傳之云明年必生貴子此救世之主以此冊子授之慎勿速開誥依命回至松嶽王隆家仰觀星像俯察地勢曰明年必生貴子隆聞之倒屣而出誥以冊書傳授曰待七歲而後開示慎勿速開建塔寺立佛像不過二十年事既訖歸有鷄有龍之處持經誦佛以終汝身其後必有立雙碑雙塔之人然後地脉鎮補之功完矣吾所戒毋忘毋忽一千年後會有并世之緣云云

道誥國師實錄跋

道誥吾土之產兒童走卒尙能誦道誥之名人之宗堪輿者必推誥爲神僧而他無稱道事余自幼習中而疑之稍長得道岬寺事蹟冊子見之其所記不過北去東還建寺塔事耳招寺之大師僧體學問焉曰誥師之生異於衆人鎮地脉利國家功△大矣而其事業△△傳一行妙術而已至

於釋家所謂法教云者△未知詵之所至至何所境界學也始出道詵國師實錄及玉龍寺兩碑文示之余乃叅考而互證之然後昔之疑果釋然而△△得淺之詳也碑文聽有訛誤記師之禪學者頗詳客之所記者則又叅諸說而據其實詳略相因首尾相貫了了然爲一全書謂之實錄宜矣噫洞真洞觀真界之謂也證聖證叅異域之定也觀乎此諡號可知師之所造何世之人徒以堪輿目之耶抑空門中了事漢非儒家所推獎之鎮脉一段之功△獨可爲萬世不忘之資神僧手道詵之爲道詵而不知有辨起證聖等號與諡也乃顧謂學曰詵師之功如彼其盛也麗代累加追諡又豎碑玉龍 我朝宣敎道岬滅除雜役莫非報功酬勞之典而爾輩生道詵師所生之卿居詵師所創之寺不思所以崇奉之道使先覺了空之蹟泯泯而無傳不忘爲釋徒之爾乎今也大愚 大師以松雲表忠祠禪教宗正觀僧風歷到道岬寺袖向所謂道詵國師實錄者示余曰此雖不知何人所錄而實爲詵師實錄題廣傳于詵師所建之諸刹而削頑

堪印方謀改鑿願賜數行文以跋之余辭曰余於此等文字非惟不能亦不曾爲大師強之不已遂書此以贈之仍囑之曰誥之功雖在麗代其所及者遠吾必曰誥之功不在於松雲之下謀於衆建祠表獎順若密陽靈鷲山之爲不徒刊此錄而止也
崇禎紀元後再癸亥

明村朴智叟書

雕造 禪教宗正碧霞大愚

道內都僧統嘉善楚文

公員 義悅

禪教都正幹事侃軒

○靈光郡母岳山佛甲寺古蹟

王師大曹溪宗師一印正令雷音辯海弘真廣濟都大禪師覺儼尊者
贈諡覺真國師碑銘并序

維至元十四年乙未王師覺儼尊者示滅間五年其徒元珪等聞于上曰吾師之行實不可使埋晦願碑而識之於是上命臣爲文臣旣受命竊謂之曰古之達者以身世爲籙廬視名位如弊屣况所謂浮屠氏夢幻有爲住持無相清淨寂滅而不可名言雖極稱頌於師乎何有然其徒之所以痛慕者師之化必有以感于心吾王之所以信崇者師之道必有以補于理可不叙乎昔我

太祖肇造邦家凡可以贊毗王化保佑民生者靡所不爲謂佛氏其化仁於吾東方政教爲允迪遂廣置仁祠以居其徒粵禪若教各以其法福于國禪禪教爲尤盛主道場者非其人不取處爲其所以尊崇之意旣已昭然尙慮後之或怠爲信誓十條而詔其一曰敬信三寶自時厥後必舉其徒之德尊者禮事而爲之師代有成規禮儀浸備恭惟我主上勵精圖理宵晷憂勤凡所施爲率繇舊章咨于相府訪諸宗門若曰眇冲嗣位適值時艱恐無以臨蒞將以僧中碩德者尊拜爲師以輔于理

用光

祖訓疇歟僉曰無如覺儼尊者前代尊崇號稱其德乃命有司遂拜爲王師時住佛甲寺以年高道阻未敢屈致畫像瞻禮俾益齊李侍中爲讚大備物儀使還師所以申師事之禮誠敬篤至師奉

國書乃曰老僧嘗荷前代誤恩濫居師位今又辱重命深有兢慚第以香火之勤庶幾奉福耳實

上卽位之二年壬辰也師諱復丘自號無能叟固城郡人也判密直右常侍文翰學士承旨李公諱尊庇之子師之族系內外懾世今略其譜大浮屠也母夫人常持頌大乘佛經常夢一居士盛冠服而前曰我已來矣因而有娠洎至元庚午九月十五日而生資質明朗不類塵凡稍長知敬佛乘嬉遊之具必摸樣道場規矩年甫十歲就曹溪圓悟國師荊落受具未幾圓悟順寂以遺囑從大禪師道英孜孜請益十年而學通輦林推爲衆首庚寅秋中禪選上下科時年二十一所見已超然志道厭煩雲遊訪道塊

塊處觀心徜徉乎泉石搖裔乎雲林誓不躡名途慈覺國師師之二師也待之甚禮嘗以學徒委諸師々曰有得於己然後傳諸人吾固不敢遂往白巖寺與同志千餘人蚤夜叅究十又餘年住月南松廣大道場前後四十餘年其間福國利生之事與夫褒崇錫賜之寵蓋不可遽數而又師之糟粕也故不書晚住佛甲寺

王命也謂其徒曰往宿此山夢有人拜且曰師宜住此心竊異之今而驗矣乃作頌曰君賜奠城佛甲山人言倦鳥已知還殷勤薦祝如天壽從此邦基萬古安其惓惓於君國之意亦可見矣乙未移寓白巖寺夏六月亦疾七月二十七日疾小間緘書辭干

國王宰府請邑官封印信更衣剃沐具法服命侍者擊鼓坐小禪床乃云卽心卽佛江西老非佛非心物外翁鼯鼠聲中吾獨往涅槃生死本來空儼然而化紫雲滿洞顏如傅粉翌日門人號奉茶毗于寺之西峯函還佛甲寺冬十二月

上遣使吊慰諡曰覺真國師塔曰慈雲春秋八十六夏七十六爲人簡默
清淳端平直諒綠頂厄眉丹唇皓齒望之洒然如神仙就之溫然如父母
口不臧否心存敬恭平生方丈不留一物其祖派則繇普照至師凡十三
世門人之秀者禪源 白華 迦智 麻谷 而下等千有餘人內姪杏
村侍中爲今之名宰相吾輩所矜式杏村之弟吏部尙書於吾爲同年友
予又一叅籌室厥後屢奉辱書深以爲幸故於師之銘不揆鄙拙幸而爲
之辭其銘曰高而不危吾之爲卑以自牧吾王之福大道岐分本乎一原
相須以濟介祉于世於萬斯年輝後光前刻斯于石伊糟伊粕悠悠茫茫
庶乎不忘

時維至元十九年己亥暮春下幹文翰學士春秋館承旨僉侍中霽亭李
益齊奉
命謹書

佛甲寺重修勸施文

武靈大郡也其山鎮曰母岳爲衆山之所宗故曰母俗人稱之爲佛甲爲佛寺之所宗故曰甲山腰有龍湫廣數畝其深無底神龍居之興雲致雨故一方之民賴其利澤焉其陰之谷足容數百家有飛泉一道自雲窟躍下散布石上清寶可鑑重巒疊嶂四面回護真龍天八部之所衛護洞天福地之一也有巨刹五百餘間僧房七十餘院廊環四百餘樓高九十尺法堂百坐百餘人雖楊州之水西宣城之開元蔑以如其壯麗也厥初之經營孰爲而孰傳之其重剏則老僧因法堂改椽時得見其上梁則有大書六字曰貞元元年改造高麗忠烈王朝有王師覺真自京師至卓錫而居之其弟子數百環寺爲叢林洞口不能容其沒也王爲之立碑李學士達裏應製爲銘斷碑缺畫至今在人口籍甚環山而邑者羅咸光靈茂珍長城數州之人士愛其院舍之清敞水石之峻潔城市之隔遠挾策讀書者日以數十計春弦憂誦洋洋乎盈耳哉出山而身科甲有聲正國者接踵藏修之有所有關於學問如是哉茲可與五老峯之白石菴九江郡之

白鹿洞儷美而匹休豈可以佛殿僧舍慢而易之哉若歲大旱有事羣望則太守率文武吏士齊宿於寺親祭于湫凜秋熙春一郡齊會則父老率子侄兄弟讀法於講室飲射于門樓然則是寺之興廢豈緇流之所獨休戚哉不幸丁酉之變兇燹一過殿堂室房慘矣焦土魚響不起竹色久死池龜出曝松鶴自迴不獨桑門開士有感而悲者有識之士亦有禪宮一廢世事堪哀之恨浮屠人法稜謀於大衆銳意重剏大衆問之曰是寺之興非數十百萬則不可比丘所有錢糧幾何材力幾何比丘之所以告諭闍里者將何以道若以西方之緣業則有信者有不信者比丘將何由法稜曰吾佛子也以佛剏佛寺舍緣業何以告人哉其不信者則吾將以人情告以人情告則諸老先生必曰是寺也吾童子時所讀書處其廢也吾戚之其興也吾烏得無情其子弟必曰是寺也吾先子之所讀書處其廢也吾戚之其興也吾烏得無情有童子者必曰吾子之出就學也將於是寺吾豈可不爲助力爲童子者必曰吾成童而就學也必於是寺吾豈可

不爲助力云爾則其於錢財牛馬布帛衣食必無所愛矣下於此者吾將以因果論之使天堂無則己有則助我者其登乎地獄無則己有則不助我者其入乎夫如是則與我同願者豈但十百千人而已哉吾於剏是也何難大衆曰唯唯書之以爲券子

佛甲寺古蹟記

曾於歲癸丑冬余嘗劬書於甲寺之碑殿寺之僧有采隱者見爲知印倩余撰其寺古蹟要以不朽而顧卒卒未果也歲辛酉夏又爲來棲則隱也亦復爲知印踵前請益懇摯余於是辭不獲已遂令悉索其可据舊蹟文字而來其一則勝國益齊李學士所撰覺眞尊者碑文也其一則我朝睡隱姜先生所撰法稜比丘勸軸也試取而閱之則其於是寺之往蹟僅得其粗槩而他無以可悉者顧余後生于何考的而撰實乎雖然窺嘗旁搜輿誌攬採傳諺仍略而致詳推舊而爲新則亦不無一二可徵者矣夫郡號之揭靈山名之稱母寺額之爲甲尙矣古也而有耳者皆聞其義龍湫

之致雨雲窟之飛泉佛菴之瞰海偉乎奇哉而有目者咸見其勝若此者類雖在所略而可以壽其傳矣惟其佛法東來之後始有迦藍之築則厥初經營想在羅濟之始漢魏之間而飛鳥過空往事烟沉則果未知何世而何年孰爲而孰傳之耶其重剎則在於唐德宗貞元元年己酉有法堂改椽時梁間大書六字可徵其三剎則在高麗忠烈王朝而王師覺真者實幹其役以麗史及元記叅己考之則似在順帝至元元年壬午有益齊碑文中歲月可證其四剎則丁酉兵燹之後蕩燼無餘惟餞日菴獨存而浮屠法稜者發願鳩材重修殿宇有睡隱勸軸可考其五剎則在於崇禎後甲戌而有僧海稜者募緣屨功改造法殿此則雖無記蹟而赫赫若曰前事焉第其五剎在於海稜四剎在於法稜推而上之至於三剎而或者傳以爲有覺稜者實與國師共辦其工云然則三番剎修之役或間五六百歲而俱出於三稜之手者其亦異且奇矣其徒傳頌以爲三比丘相與輪次還魂而共護佛宇焉耳若言其三剎之後則巨刹立百餘間僧房七

十餘所廊寮四百餘柱樓高九十尺法堂可坐數百人至於四剝以後則法堂及諸佛殿有五房舍則十有一焉菴堂則十有二焉考諸別錄于下者可以縷指矣及其甲戌歲法殿五剝以來年纔半百而漏瓦朽椽亦多有可改而可補者若其他公殿若房舍若諸寮若山庵摠三十餘所五六百間或傾圮或廢空廢或腐毀而隱也時爲知印躬幹其事不待募緣鳩材而乃於歲庚申燔瓦聚材重修佛殿延及其他無不一新者惟正門則萬曆丁酉後始爲三間而毅宗皇帝甲辰改爲五間

肅宗大王乙卯又改爲七間是歲辛酉又改椽易瓦有不佞上梁文可考則其起廢補弊之功較諸前人亦倍蓰矣噫是寺也貞元以前則譬之於史闕文之例而至元以後則實賴國師營剝之力是宜補張首尾贊揚功德而既有麗王崇奉之典又有學士記實之文則今無庸贅疣而但其龜頭剝落斷碑沒字誠可慨也至若亂後之重營寶界克復叢林則睡隱之功於斯爲大而微隱師則亦莫能踵而成之也抑余於斯尤有所感者

焉天道互還盛衰相因貞元之重建在於唐室中興之後國師之三胤在於聖祖龍飛之前睡隱之募工在於三韓再造之際隱師之重修在於當宁昇平之世從今以遲未知歷幾千劫而一盛一衰之相嬗也然則是寺之興廢實關時運之否泰豈獨緇門之所可休戚者哉隱也亦達觀者也抑嘗有感於斯而尾之以一語曰吾寺之盛衰興廢考諸往古可知也已久安知千百歲之後或不爲蕪草荒坡而村居野居之所牧兒羹堅之塲也歟于斯時也殿基臺址不可復尋佛田寺庄無從更推則雖欲起廢興衰以復舊日之盛其勢末由也而盍亦備錄於後付諸剞劂氏廣布于桑門道庵使之永久而無替耶夫如是則其於稽古備後之方可以此一篇文字而盡蔽之矣余曰諾遂並書其言而歸之以勉副隱上人前後申囑之意云爾詩曰曾聞海佛寺乃在武靈東七島微茫外三山指顧中有詩難盡寫無畫可能工是日登臨地渾疑御冷風

崇禎紀元後再度辛酉端陽月甲申陽城後人進士李萬錫 誌

己亥量田時上書草

謹再拜上書于

城主閣下古有孺子歌滄浪之清濁夫孺子乃無知之兒也適因其所見而發於聲者萬萬尋常而能入於聖心之通推演之而爲天下後世之法語然則不以人廢言者信乎集善底第一工夫也有孺於此非孺而孺也爲誰民也旣爲無知而因見發言有同於孺故自以謂之孺也抑未知此孺之言亦入於閣下之耳乎其言維何不過曰當該量事是已傳曰有物然後有則則者事也事必施於有物則外於物者民知其必無事也夫量地均田事物中重且大者也節目如是之備具且嚴密則通國之執任者孰不股慄而波奔操心而興行乎若民者素逐味事而冒添量任不勝憂恐之地有節目旣嚴甘結况本官且恐上司何之句以此自警日夕靡懈甚以發於寢席間譚語中則不可謂不謹而至於佛甲山菴自與節目不無相左故不敢自用遂以書就閣下而正焉粵昔麗朝國寺覺眞創

三甲於湖南而以佛甲爲第一者非以山大於諸山寺大於諸寺也特以菴宇景物爲首於南州也請爲閣下略陳是庵焉若夫青天入楚大海吞吳坐近南斗俯視落照者曰饑日庵也蒼顏千疊雲錦一帳高興橫秋俗累淨盡者曰明道庵也又有海佛者西臨鉅海南瞰鼎湖島嶼之碁布川岳之索紆原野之曠大州邑之區分皆可達觀而指點而况菴後有龍臺龍湫或值旱魃祈雨有驗故名於國中載於輿地拔俗散人清遊公子孰有後於尋眞者哉雖然塵凡有隔生理爲難故自非仙風道骨不可寧處寺僧擇其緇徒之優者給糧以居之以備遊客及各官守令祈雨時應接之地是故前等洪公重其地而愛其景極力重剏而有詩曰寺無平地起人在半天遊七島浮蒼海千峯入小樓姜睡隱踏山記曰十州三山足下咫尺玉京眞境去此幾重王喬赤松若將逢迎瑗花瑤草若將採掇民亦嘗尾而有言曰甲山風景似羣山炯震似南山幼寂似雪山此非獨民言也萬口一談也羣山南山雪山莫非外於物者則似此三山獨不外於

物乎以其外於物故民知其必無事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則抑未知此
三山者亦未免爲徵稅之地耶旣云物外則曾未聞塵間量事遽及於物
外也節目曰寺觀衙院一一打量俾勿落漏而生事云則民畏法者也敢
不惟節目是遵遂操量尺漸入佳境殊形詭制每各異觀則厥景上上層
崖絕壁累石成臺則厥田下下旣云入幕則依事目加一等定爲五等乃
量其長廣而標其四方曰東營室南瀛洲西大海長岩擁後地無其北所
見惟天故北曰天然後問其主時則景物本無主將以無主懸錄則寧有
起無主之理乎欲以起耕者重耨者懸主則眞師洪公忽焉欲以時執者
懸主則一孟生涯朝集夕散者不堪受言而其如如脫屣而逃何雖然諺
曰腫生者痛不計其逃而勒以時執者懸主惜乎天慳別區從此而廢棄
人稱奇觀自今而蕪沒千秋萬世誰任其咎乎第未知甲戌量時何不載
錄於量案而致民有今日之憂耶意者其時量任亦如民之所見告于官
而漏落歟漏落者固非執任者之所敢爲也無己則有一焉願沒以佛岱

懸錄一如屯田樣勿爲徵稅則庶使靈境永保矣伏願閣下勿以人廢言有如古聖人聽孺子之歌而推演周旋處置別下甘結使民無見嗔於造物翁又無取怨於緇徒也

量田別有司廣州後人李萬喊

歲乙戌夏余避痘於甲寺寺之僧住持普明首僧儀豁來告曰寺之剏旣古則不可無記若序剏傳後而凶燹之後文後跡蕩然見在者麗朝則有覺眞國師碑文益齊李學士之撰聖朝則有法堂募緣文先生姜睡隱之製也將以二公之文鑿諸梓而近者李上舍蓮谷公亦撰寺之遺跡所宜漏爲一秩願乞繕寫以成沙門不朽之圖云云余老廢筆研而二沙彌之請旣不可孤且念此剏是吾童子時讀書遊戲之所則所不無浮屠氏桑下之戀遂書此以贈而繼之以近體一首爾創剏名區問是誰麗朝盛世覺眞師紛紛畫閣蓮雲起立立層峯傍戶奇仰撫星辰高未尺俯臨滄海小如危文章詠撰無餘景才拙衰翁愧之詩

崇禎紀元後再度乙亥端陽月赤牛日完山後人李 洙馨書後跋

住持通政大夫普明 三綱首僧儀谿 三寶坦英持事敏禪 刻手

金守萬 僧德海

○全羅道順天府靈鷲山興國寺事蹟

昇平府東靈鷲山興國寺者普照國寺創建名刹也國師始終靈異具載于府西曹溪山松廣寺碑銘而不具引就覽古蹟則昔宋寧宗卽位改年慶元卽乃大金承安元年國師欲建裨補之刹踏山尋脉來往金鰲島而入峴峯山藉草而坐不知自何來之老僧恰若夙面牽率前導經往于錦城臺而羣峯崩劣層巖轟森地勢清涼德峻龍耳非常之境實乃諸聖之所住徘徊石角而挽裾共坐曰此去下七里許有一勝地天之所慳地之攸秘佛法大興之處宜乎創立裨補之大伽藍而目之曰興國寺此寺興則邦國興邦國興而此寺興師無心言訖而不見國師潛思默料無乃聖人之變現耶卽下其山龍唇鼓浪峽口籠雲遠而望也峭而奇迫而察也

爽而麗於是占星揆日頰銓坤脉甚叶其意乃嘆曰人貴琢玉世貴藏金
既舍天地之靈亦藉山川之氣鳥能擇木吾蓋誅茅哉爰構鵝殿鶯廬可
見祇林有固岷悵靈鷲勝境雅符成道之基興國裨補益重邦國之寶也
然而山各有主國師有緣於曹溪宋嘉泰卽大金泰和元年捨此就彼而
厥後年深歲久其禩不百荐蒙北塵頻遭顧覆樵童牧豎爲所蹂躪幾見
寒蟾之虧盈乎勝緣有待大師法守不知何許人也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與同志學俊信岑守仁良希靈佑輩體國師之嫩復建主賓兩殿圓頂連
房而禪侶雲臻道伴如市傑出青丘殆甲左海可謂三千裨補之一也時
有盛衰物關興廢萬曆壬癸之海波丁酉之土崩兩亂爲入人之所害寺
舍什物百無一存也寺有復大成之秋僧戒時自幼年薙草而栖神物外
放情山水奔南走東者取溪壑徧叅知識之後還入故山而嗟已暮來越
天啓四年甲子秋重建法堂希冀顏之徒踵武興功禪舍諸寮日新月改
金鍾玉磬隨時變改出世因緣祇樹之餘香未泯靈鷲之佳氣增濃庸非

天乎脩公効國師之心特公亦繼以脩公之心庶有默契乎國師也然而法堂卑隘而不宏要路之大人尋眞之騷客不敬韶背之叟鳩眉之僧病之者有年矣寺僧通一置情樂邦玩跡烟霞緇林奇士非常大器承德聞仁者尙未容聲無不悅伏矣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春去舊謀新四俗爲之檀越一寺咸皆司存力既有餘心能匪懈將俾小而加大卑而增崇缺而補高而平廣拓宏規不踰年而告成非人力實乃天以假也一公亦必奉國師之心乎其偉哉且恐沮檀越宿願以故材遷就八相殿是所謂不傷捺苑之功兩役共設篋墳相應競以誠成事有幸也吁此寺也興而廢廢而興實乃邦國之所知也

康熙三十年陽月旣望書

○佛護寺創建主元禎國師顛末事蹟

國師世居麗朝平章僕射八世婢媛國師爲學篤異卓乎凡人五兄弟有曰景龍應龍漢龍變龍見龍而漢龍則乃國師名也恭愍朝乙未試景龍

及漢龍俱擢甲科一人乙科第三後丁酉又其三兄弟俱登高科上稱之
曰曹氏五龍相繼而登此乃古事之所希也命賜白米酒肉遊街三日而
罷及麗亾入我朝景龍官至右台應龍官判書漢龍變龍官叅議見龍官
監司而以漢龍稱保義將軍則保義乃上國官名也宗朝永樂甲申明太宗
即位之二年我
宗太王即位之四年太立保義將軍孝子碑碑在鳳凰山下孝子洞也初
漢龍尙書忠臣不事二君六字於衣帝問與高麗前掌令徐甄隱於衿川
相與有試曰千載神都隔渺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只恨
前朝業不長漢龍又相與和之曰天時人事兩茫茫更向那邊拜聖王莫
道此間真趣寡山高處處水聲長臺官欲治之上曰伯夷之流何必治之
一日歸見其母母始知其爲僧大驚而泣曰汝雖爲前朝之忠臣今汝母
尙在忍能削髮而不念父母之遺體耶家門滅矣吾誰依焉漢龍跪拜而
謝曰生爲臣子已爲不忠之臣亦爲不孝之子其罪甚矣與其不忠而又
爲不孝孰若不忠而獨能奉母之旨乎於是和顏柔聲從止其母涕泣之

懷命侍婢取沐髮水一器而來引髮而束則卽地而長者二尺矣其至誠之有感而尤可見矣是日正其衣帶赴入京師過數日官承旨復拜叅議以母老乞由歸里則有一老僧來訪曰聞有洗染師在此矣今安在哉蓋洗染漢龍爲僧變名者也叅議笑曰爾能不知乎洗染卽我而以老母之故不忍變其心也汝速歸之我當有更見之日矣其後母喪三年致孝又三年之後遜入於介鄒山矣持一瓢曳一弊衣轉向湖南來接于道甲山下又後逃身不知其所托跡于南平佛會寺始營重建有詩一絕曰千年王業一朝塵白首孤臣淚滿巾借問首陽何處在吐涵明月自相親蓋嚮日之仕眞所謂爲親屈而今日之舉不事二姓之志也遊心禪門寄心玄道嗚呼其不受我朝之爵祿也信矣初自介鄒出路出紅流洞十餘里外仁谷山無人之地草木之茂沙石之險不可以喻行至三十里路有一獸如生如死如坐如臥欲起不起欲啼不啼當前則乃長尾九尺形如潮州之鱗魚大如采石之鯨背舉目向人口如吞吐之狀乃問之曰汝殺人食

而骨經於口乎虎雖無語低仰其首如知其言又曰我能生汝則汝不害我耶又低其首如泣如訴乃使列其口咽則長數尺人骨掛結於其中矣而細脛巨髓不可勝數乃縱而去之虎白胷青鬚揮謝者五六次而去仍向湖南之是寺方營重修而財力猶窘危坐而思時夜將曉忽有長颯動人出門而視則有一大虎捉人而來致前而去乃大驚視之則乃一處子也氣息長絕呼而不答乃湯洗其涎磨其頂處之寒溫適中之所日過乃有引氣生息之道藥餌不懈三四日乃差觀其容貌聽其本脉則乃嶺南相公金公詰之女也驚而憐之雖同處而有別有救而無近問其時年則乃十七歲也洗染思欲致之於其家問其所以然答曰吾家不幸喪吾外親而外親則恭愍朝金相公也有母有兄又有百一歲祖母云而去二月十八夜採桑于後院石墻矣忽有猛虎噴突而去來至于此云則猛虎卽仁谷山三十里外所逢之虎也時則壬辰二月晦日也洗染分食分衣不泄於人是年八月初八日使其處女爲男子之裝尋向嶺南金相公之家

一日行十里或步二十里踰嶺越崗或投宿于漁店或寄食于驛亭凡七閱月而訪至于金相家則乃癸巳二月十七日也至其外閭則有婢子汲水忙去見其男服之兒竊疑之因告于金相夫人曰至外男服之兒的如吾家處女而與僧俱至夫人曰汝奚出此妄言也蓋夫人知其爲虎所死而以明日爲小祥招魂雪冤之舉也婢子又汲水而出又告其夫人夫人曰僧與男童安在乃出見則果如婢子之言雖著男服而無異於所失之女子乃握手痛哭俄問其故則乃以所以得生之由詳悉以對夫人曰僧則何居而名則誰也染上人曰小僧則湖南洗染也夫人曰汝能生致吾家之女子與君約婚何如洗染再拜而謝曰人至死境救而生之天理之常也尊卑有別許以爲婚人彘之乖也何可當之夫人曰然則大師之恩將何以圖報乎洗染曰小僧方在湖南佛護寺而寺經兵燹今將改葺必欲以報恩爲語則豈無捨施之恩乎曰以帛乎以帛則猶難遠致也以錢乎以錢則非足貴也將何爲之洗染出小鉢囊一小釭請以粟米之捨施

夫人笑曰其器至小能入幾升米乎洗染曰只充此器則猶可爲也於是夫人出一斗米以給猶未能充又出一斗米以補而亦無充溢之道一斗二斗至於十斗一石二石至於十餘石傾家所有只自如是如拳小釭千餘石粟米終無盈滿之色似盈而不盈如飽而不飽夫人笑曰其器不爲大矣而器不終充滿其穀不爲小矣而穀不爲盈溢無乃恠底事乎洗染曰家之所餘之穀而或有憂愁之態乎夫人曰沃土在前榮祿在頭穀非不多而方在家中者已盡矣洗染曰然則此亦足矣於是其器卒然充滿掛諸左肩則不過一斗穀夫人乃心知其爲神僧問曰君之本家安在何故而爲僧洗染曰幼而失所怙罔知攸措因人於外道削髮以爲僧虛送歲月者今已久矣故不知父母所居之宅亦忘姓名云夫人尤知其容貌之不凡問曰吾聞佛者能壽人能福人亦能禍人云此語不欺則吾有所祝也洗染曰何事也夫人曰吾家早經喪禍已喪相公大爺而只有一女子幾死而復生無他子可嗣之慶此將奈何相公大爺訣於今年正月初

五日而今吾胞胎者九月矣君有老佛之道則能盟之佛使得令子而保吾家門且使生子而不夭乎吾所願者此也洗染曰遺腹之兒卒不夭死云而今夫人之家有所藏焉速爲投火夫人曰有何所藏乎洗染曰若欺而不去則相公之宅家門滅矣夫人乃出其與巫覡所埋木傭人以示蓋木傭人胞胎之婦人置之於閨中幽僻處以求令子之志而嶺俗之所或有者也夫人曰何其知有此物也洗染曰家有此物則非但轉福爲禍反不得子而又害之孔子之所謂始作傭者其無後乎者速投火中卽令小婢引火焚之夫人尤知其非人而神也洗染出藥一貼以給夫人曰解胎之日服此三四貼則可使生兒無病而能得令子云而去及至佛會洞下粟米之挾路不求於人足於剎寺之需矣乃知是寺之建非人而天也非僧而神也金相公夫人夜掃閨門小焉倚枕矣夢有一老人形如洗染降謂夫人曰明日必有大慶可以施福於君家矣夫人欲與之語而不復見覺則乃夢也是日曉乃得生子又是日夜老人又來而告于夫人曰是

兒必爲貴卿名以相貴二字勿泄於人又不見乃知洗染神助之所致也
因名曰相貴十五歲登科二十爲湖南巡察使而訪洗染諱並不見可見
其志之不混矣其在所營有求必得東西鳩財人不知其神造之理首立
一石塔塔上有詩曰天日向山封湖南第一峯復如知者在不敢毀斯壩
時湖南巡察使到行錦城道遇一僧當前不避從者呵之詰其佩帖乃曹
漢龍也巡使曰汝何至此荅曰此杲非吾名吾乃元禎僧也元禎其爲後
號也巡使道不聞衿川之事乎巡使大驚聞于京師驛送赴京上曰汝胡
名僧也元禎正色曰吾乃老佛道也上命賦詩元禎應聲曰謫下人間八
十秋無情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日月生輝世更休東出嶺邊皆
觸感南歸湖上足消愁君王莫道爲僧苦不肖孤臣髮不留上嘉尙其意
賜以粟帛洛中士大夫多賻錢財仍成佛會寺鉢孟草鞋至今尙在云又
流入干和順萬淵洞題一句于石塔上曲曲萬淵洞雲濕未攀龍一般忠
心亦何自是堯封因與近菴大師先營大法堂忽至一處則有巨舍左右

石墉未得其所入之門呼兒不應有一老人來見曰時已暮已何物老僧來訪主人乎近菴爲言捨施之功主人曰吾所捨施者非錢穀而有至寶焉君可全之而成功乎近菴曰諾於是主人出示畫板曰此乃吾家世傳之物藏之而待者必待賢師之知道者今日之相會豈非所謂天與者乎乃救見其板則乃陌爲菩薩陰爲天王而宋熙寧間蘇子瞻予惟簡浮屠者而板則唐開元中藏經龕道子畫八板而廣明之亂留是二板者也於是元禎近菴得是畫貨財自聚佛塔及大法宮不日而成真天神之所造也樓舍之雄健繙衲之繁聚甲於湖南乙其在佛會寺人奇其鳩財成役之效及寺成見之者莫不嗟嘆太守聞之往見元禎遜而不見太守入法堂引火飲艸元禎乃瞠目而入曰天王之前猶不敢肆然况主上殿下八字之燭煌嚴肅者乎太守仰見堂殿則陰爲天王十六驅板題主上萬歲壽於是起驚而拜與元禎握手而語曰君無乃胡僧者耶元禎笑曰吾乃老佛道也太守贈詩一絕曰奉命南來五六年慇懃來訪好雲烟山中道

士今逢汝從此禪門寄宿緣元禎應聲而和曰托跡禪門問幾年袈裟猶帶御爐烟無端太守來相訪可向佛前結好緣太守待之甚厚捨施錢百緡米五石而書題洞門今此佛寺之重建殊非人力而丹雘猶欠備養且窘仍賜若干財穀永久守持俾保萬年歌誦之地云和順縣監李永運以書速之曰山野之隔限以南北此懷耿耿惟俟一顧以爲合席談話未知如何元禎答曰山花野鳥雖咏一般之春而有以分隔奈何相見其在佛寺有白雀朝來而暮歸人以爲神雀元禎因作一巢使之安居其後三年不知其歸忽然爲黑鳥來宿于其巢足係一小書曰黑鳥之來惟人是佑黑鳥之歸眷率萬年元禎心甚奇之仍名其樹曰黑雀樹在法堂後三十步向南峯其後仍以自終至今野老之稱誦云元禎國師者此也上賜以清簡二字號又云清簡大師弗爲人清毅不喜浮誇其逃入於沙門尙端坐不怠與人接語只應只應而已

道衍大師揭像銘 大師金剛山人也

惟我先師清道是隨生乎何脫逝矣易爲方爲門人易不退思原水之涯
麗山之陲爰揭其像留作今碑凡爲緇流胡不敬之留此刻文誠潔是宣
云

甲午二月日龍山人序

道衍國師影禎文 元禎國師

夫以慧師留像而廉岑生色勤釋有文而錢塘增輝蓋以半幅之像可以
觀德七分之文可以興感則眞所謂像不爲無助者非耶惟我道衍先師
道德固所欽仰於嶺上而歷朝旣褒其道朝士屢式其門曳杖野嫗其人
在敬正娑梵塔緇徒感喜其蔚然之行豈非吾家之所可崇欽者耶杖屨
所止樹草猶香則揭像瞻慕恐不可已茲以半幅之像七分之文以慰後
之餘懷向所謂唐之慧師宋之勤釋不專美於前矣像之揭乃於乙未八
月也

元禎國師顛末抄終

保義將軍孝子碑

嗚呼爲臣而能盡人臣之職爲子而能盡人子之道者寥寥叔世蓋尠其人而余於所謂元禎國師者見之矣不幸而生於昏麗之末未得遂其志於一時亦幸而老於聖朝之下使得流其名於萬世其家聲世德固已炳烺於麗季太史而貞忠大節亦爲嘉尙於我朝聖上既有所褒揚之恩卿士亦有所起敬之禮其爲忠爲孝槩不可詳揭野老傳說巷兒登談且其孝子碑卽後人之所共立保義將軍前代之官啣也孝子碑後世之所仰所欽而不忘者也皇朝永樂甲申立碑于鳳凰山下以聞于 上太宗命禮曹佐郎季擣書賜以麗忠鮮孝四字刻于碑陰則今幾年矣而尙未得苔蝕黥穢云者亦有所佑而然也惜其遊心外道托跡禪門而不能行斯文於吾儒之門乎今屢經劫燹字畫已沒虫蝦相吊而恐其不能傳於千秋之後故略採其實而輯之庶幾有光於不泯之靈乎銘曰

有山屹屹爰止鳳凰褒忠揚孝御篆曾煌今焉已矣屢經廢革吾帥之義

寓茲三尺

天順二年戊寅正憲大夫工曹判書 臣李德坤撰

附詩軸

訪招提贈元禎國師

酒醒風有力 驢倦策無功 暮鍾何處寺 僧出白雲中

通訓大夫行羅州牧使宋源錫 稿

贈龍山上人

山客睡初罷 踈簷濟月懸 親朋皆野老 坐席伴林禪 發瓮香醪熟 登盤雪
膾鮮春濃 問消息 夜雨麥生田

通訓大夫行南平縣監權得萬 艸

江上逢龍山人問山路仍呼一絕

日暮漁舟係古藤 碧山歸路問歸僧 清溪百道桃花浪 何處仙源是武陵

光州進士朴 煜稿

龍山人送鞋喜寄六言

邇來多病臥齊底事慇懃寄鞋想得山中春好應招我踏花溪

前掌令曹玄得 稿

萬淵寺次上人韻

曉罷叅禪坐寂寥古龕燈暗佛香消無風忽起阿權樹萬壑秋雲一磬飄

通訓大夫行同福縣監 吳

有僧向伽伽寄呈元禎大師

問君何時到碧山一筇南極路漫漫離情不盡西江水莫逐孤雲去不還

禮曹叅議金尙訖 題

萬淵寺贈元禎禪師

踏盡仙山萬樹春冷風飄散滿衣塵岩間小路招提近林外清香解引人

資憲大夫行全羅道觀察使元斗裕以巡察之行歷人和順又次

贈元禎大師

來訪萬淵洞裡春高僧氣骨遠超塵今朝有此詩醪會伏節臣同擊磬人

通訓大夫和順縣監鄭疇次呈

○玉果縣聖德山觀音寺事蹟

余少時遊歷諸山幸到觀音寺私聞長老之說聖跡曰忠清道大興縣有一盲人其姓元其名良早喪配耦鰥居窮困仍鮮族黨無所依賴惟有一少女名洪莊生而淑美態度不凡性識通敏常以至誠勤養其盲父也志切反哺跬步不忘非特晨昏臥起左枝右梧而侍側亦衣服之需飲食之味無不稱旨一境咸稱其大孝名聞華夏尊其盲父適有故出上邑路逢一僧乃弘法寺法堂幹差稱名性空此也忽見盲者趨拜曰欲與君同成金剛不朽之因幸公爲我大施也盲此言以我癸丐求若所欲豈不難哉化士再拜而起曰吾受勸軸之日夢有金人誥吾曰明朝出路口必逢盲人卽爲汝之大檀越也是以懇請盲人籌思移時而言曰家無斗儲野乏尺壤雖欲奚爲止有一少女以此與之卽賣而以爲法堂經營之資是時

時女年二八化士欣然告別非但女與父痛悼不已山川變色日月無光禽獸亦哀號道路觀聽此無不痛楚于裏房女跋涉道途心力疲困乃憩於蘇浪浦岸擡頭西坐須臾碧海兩紅船自西而東疾如飛箭夾泊津頭是乃中州涓人之船船上金冠玉佩繡衣使者熟視此女之韶顏絕色卽起拜謝於前曰真是后也女變色曰是何言歟使此曰吾晉國人也永康丁亥五月辛酉皇后崩自是上帝惻然不已一夜夢有神人白上新皇后生於東國今已長成端正勝於前皇后更勿爲遊者而哀也上欠伸而覺明日卽備幣帛四萬端金銀珍寶都載兩船又擇差相慧利者爲使者申命直馳東國持此物色依樣求得臣小猥荷此任受命以來夙夜畏懼今幸覩盛儀乃敢△言女歎曰墳篋相應一身之去留何難之有蓋所持幣帛幾許使者荅言滿載兩船珍寶女微哂而言曰我身非我身乃父種差之奇貨兩船都附化士遂與計偕入上國朝謁之時月貌星眸光彩照人上視而歎曰以海隅之黠域而有如是之人哉由是有寵所言皆從尊

后稟性雅差彌天慈威欲行淨業乃勅石匠以瑤璠造塔三千分列諸國後后曰身△△於寶位豈能忘乎本國又勅成五十三佛五百聖衆與十六羅漢點畢使舟人載三石船送本國浮海中流不弛篙櫓風帆浪楫任其所之幸泊甘露寺前浦因安於此寺還了石匠△△志願弘△使其子又造塔移置金剛寺四度塔則運立於豐德縣擎天寺后又素願成就募父曰爺之福田吾何獨無表精造佛與塔移安于大興縣弘法寺如是往復五度功德圓滿志願已畢然所欠者自願佛也卽歸別宮倩工鑄成觀音一尊令△人載石船送東國臨行后申命曰此像則須隨其所止處而奉安也△人受命向東國漂流海中已及莽矣一朝忽隨風飄泊於樂安地斷橋側無何此土邊守疑是荒唐船也追捕甚急之會此石船無風自動入於渺茫中翌日玉杲處女稱名聖德氏無端自出海上獨立望遠天海雲波縹緲中一葉小石船如有引物而來前聖德奉觀船上金相觀音忽△敬心投體拜畢親負觀音輕如鴻毛行到此嶺重若泰山一步不

移卽休安置仍建大伽藍扁其額曰聖德山觀音寺良有以也蓋弘莊與聖德俱是觀音隨應之身歟豈特牟尼分身百億於塵刹耶當時化士性貞得其財不逾月斷功盲人元良從前別女之哀淚盲眼忽明具享休福而終壽九十五此皆聖感冥應之跡不可以泯沒者也余所聞於長者止此而已至若峯岩四圍之逶迤溪壑一帶之清冽人煙之夔絕洞府之幽佛來者目之可略也時雍正己酉暮春碧梧門人白梅子因德閑子之所述芟繁增削而書之復記前後重創之跡附之卷尾

於戲此寺權輿於西晋惠帝永康年中中間起廢不一其△而撤上棟有書云大明洪武七年甲寅歲五重創云云略而記之丁酉兵燹之餘佛殿僧寮盡爲燬燼惟圓通殿巋然獨存居僧皆罹鋒鏑而死脫禍虎口者止信熙淡元淡正三人而已結幕舊址喫苦度殘年者久矣逮萬曆辛亥山之僧勝嘗重建正門越明年釋行興淨兩老重建禪僧二寮又明年興平思雲斗巖三師再創講說落霞青雲等寮至崇禎丙子春山之釋三學重

修圓通殿越康熙戊戌楚玉又重輯之三學乃縣之朴姓者楚玉又其裔無乃前後身耶何相繼生于一門而同符若是此甚希有也吾聞創龍興殿之裴公乃玄度之前身造千尺像之僧護爲僧祐之後身此古今相傳其不可誣也歟

住持嘉善海清

山中大德

八英

坦明

三綱萬晶勝悟

持殿舜學

泰元極初

刊刻呂翊

雍正七年己酉玉杲觀音寺開刊

○賜報恩闡教圓照國一都大禪師碧巖碑銘并序

原任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

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李景奭 撰

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左叅贊兼 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五

衛都摠府都摠管吳竣書

嘉義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

直提學尙瑞院正趙啓遠篆

夫儒釋異致道不相謀而夷攷行業亦關觀感鏹采空谷義猶歉於獨善
布惠祇園功則茂於廣濟永垂穹石實愜禪林碧巖大師之上足跋涉千
里謁余於西湖手狀請銘累日益切余不忍孤其誠遂据狀而序之其狀
曰大師法諱覺性碧巖其號湖西報恩人俗姓金海之金其先有衣冠云
師之父嘗卜居于縣西相者曰生子必爲大沙門母曹無子相與齊潔禱
北斗夢古鏡有娠生師萬曆乙亥十二月丁亥也風骨霜疑眼珠電耀篤
孝于親幼不喜戲九歲失怙過毀僅全旣沒喪忽遇過僧傾心學禪阿孃
重離旋有感悟遂之華山禮雪默而師之十四落髮受具于寶晶老師浮
体到華山大異之勉以真筌乃從休師入俗離山轉歷德裕伽耶金剛等
山日閱貝葉自是相隨不覓離壬辰之難松雲政大師倡義旅軍關東爲

休往問避寇于山必手經問難癸巳松雲薦休于朝檄致陳上師亦杖
鉞從天將破賊于海中漢人見師盛贊之庚子結夏于七佛蘭若休病輟
講讓於師師辭不獲登座討論玄風丕振丙午秋喪母謝徒衆修齋薦福
於俗離之迦葉窟能堪人所不堪蓋業于休門二十餘年入室傳法戒行
絕高隨緣泊如絕粒而不飢通宵而不睡常衣銷瘦結跏丈室負笈者雲
集甘露徧灑自撰三箴以戒徒弟蓋思不妄面不愧腰不屈也神珠一照
定水涵光華嚴肅倡大厲退却淨地理鬻妖魅頓絕至有猛虎護路馴鴉
集肩鷄獲活而知報魚燒網而銜感飛走猶化况在叢靈諸山衆園或叟
或修如鸞溪之東刹華嚴之宏制松廣之伽藍乃其大者餘可略也光海
時獄事興休師爲妖僧所誣師偕入京光海見兩師奇之放休還山留師
於奉恩寺爲判禪教都摠攝鄉士大夫多與之東陽尉特相善未幾南歸
仁祖朝城南漢議者白上徵師爲八道都摠攝領緇徒監築三年而告
訖賜報恩闍教圓照國一都大禪師號衣鉢竝錫焉丙子在智異山聞

車駕幸南漢乃鳴鼓泣諭衆曰吾屬亦王民况以普濟爲宗 國事急矣其忍坐視卽衣戎衣而起檄召南僧來赴者數千相率而北道聞敵退痛哭而南後 命使日東不敢辭行到中途以老病甚請還山 孝宗龍潛時致手札餉以物及 卽位川朝議授以摠攝之印俾衛赤裳史閣坐化南僧風廣演真乘居無何浮遊諸名嶽上扶安之邊山俯南海還栖方丈之華嚴寺己亥夏 孝宗賓天奉諱哀叫秋九月微感謁門徒以力業白酬 國恩戒勿樹碑庚子正月十二日弟子等見其將寂請偈於是搦管手寫曰大經八萬偈拈頌三十卷足以兼二利何須別爲頌旣悠然而化寄世八十六歲禪臘七十二共奉而闍毗之三南傾土七衆填谷三舍利騰出卽寺之西麓藏諸石鍾大師之承竺教厥有所自芙蓉靈觀接臨濟之遺緒浮休與清虛休靜俱事觀靜傳之松雲休傳之碧巖云其所著有禪源集圖中決疑一卷看話決疑一篇釋門喪儀抄一卷其弟子多闡立關請銘者律戒也余嘗圖南碧巖來見於求禮縣贈余以拄杖戒隨

之數年前戒又訪余於洛下今爲師來良甚勤矣係以銘曰
師之高行本於孝親師之捨俗得師之真慧刃斷疑覺苑冠倫慈航濟衆
寶筏通津衆迷頓豁如夜得晨海怙長鯨山伏猛虎魚樂于潭鳥馴于宇
惠遍大千義著急難切存堞壘道高峯巒迹是禪林心猶國耳狐雲不駐
逝波未止鶴失近錫鷗驚斷杯山川變色龍象興哀穎伽遺韻尙繞雲隈
眼有餘照神不俱寂惟巖屹立終古獨碧

○木浦府海際面糠山寺無量殿懸板

圓甲寺重修小記

是歲元月之晚余爲晚生子九里而祈命于此因三宿而供奉香火止有
一介僧謹守焉

寶殿之荒落川器之毀破無復餘地余竊自憂歎而問于居僧曰殿宇興
作之初凡係供奉之節必當一一備具而今其如是弊殘傾頽何故也僧
俛首而對曰小僧來從他寺此無可考則未詳興作之久近而聞其所傳

則寺本凋弊僧莫支保朝聚而暮散之故未能敬守諸件之具至於此境不敬莫大小僧還他爲辭余問而喟然曰梵宮之所重何如而人之無嚴無憚奈如之此殿壁之劃破也雖無卽時之顯靈必有暗地之降戾器具之偷取也雖有目下之救弊豈無前頭之及殃人之不良胡至此極余便有誠心之感發乃營修葺之方仍舊之貫隨外之補雖未能一新改觀而猶矣乎已也較之他日之荒廢視之今日之清潔是固弊之初乃成之始也亦有數存於其間耶又有鉢盂爐盒等若干新具付之居僧使得永久供奉而他日或有如昔日之劃壁偷噐者則亦必若前人之獲戾及殃矣從後凡人戒之慎之無復舊習以圖無窮之美是所大願而又有發願助力者不謀而衆故列書于左以垂永世之觀

大清光緒十七年三月 日

行荏子鎮水軍僉節制使 金福淵

兵校 趙正燁

吏房 朴青奎

刑吏 金斗根

此省西南有本寺名譽頗稱無人不尊而崇之年久頹圯在禪之道丞使重修而事巨力綿不得不以勸善文遐邇募求現茲務安牧牛菴佛養禩員聽其言觀其文懇然興感捐金補助另用同力之義事成之日那惜劑劑之勞後來君子效而戒之哉

隆熙二年戊申十二月 日 化主丁相一

張永植 趙起寅 姜致安 金致連 李弘潤

張臣哇 丁明哲 朴用植 朴守永

曰余以咸平郡署理因 府飭赴郡視務見海際西民人被旱溢疊災日抱狀哀號於庭余不忍不救乃捐薄俸報 觀府謀所以賑濟之作巡審之行至月二十八日之夕抵宿糠山寺下津頭逆旅蓋慮官隸之貽弊村民也鷄三鳴葶食發行立馬作一絕揭之佛宇之壁

海鴈嗷嗷集孤臣淚滿袍糠山寺裡佛知否此心勞

光武三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草亭居士金星圭

二老面僧達山牧牛菴懸板

祝聖閣記

湖之南有務安府府之南有僧達山山之中有法泉寺寺之北有牧牛庵
山之名以僧達者此山之僧多有達道者如寶珠國師玉龍子蓮潭大師
性智皆達道於此山之寺故名曰僧達也寺之名以法泉者寺有源泉混
混長流盈科進海故名曰法泉也庵之名曰牧牛者寶珠國師浮海西來
牽牛而牧牛此菴故名曰牧牛也此菴之剏建昔自隋唐逮至羅麗于今
爲千餘載矣中古沿革不知爲幾何而比年以來本寺之佛宇爐殿頽圯
未修祇有舊址焉噫梵宇之興廢亦有關數而然歟寺之有菴猶俗家之
有體舍廊舍也菴則已頽而菴則猶存亦將有頽壞之慮矣去癸巳年余
之從兄泳學氏莅茲郡數歲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校宮公廡隨毀隨葺而

惜此菴之將頽仍命緇徒勸善鳩財捐廩助役仍舊貫而重建焉余以此郡監理兼帶府尹之職辛丑秋到郡則其間日月已過七八年矣寧不感懷興歎哉夫寺刹者蓋爲國家祝聖壽而慈悲衆生也余以獐浦堰所看審之行經宿此菴審問古蹟則菴之後有七星閣爲人祈福之所而今于頽落云故仍爲周覽此山之形勝則山不高而秀麗水不深而澄清層嶂疊巘皆有僧佛之像有若神鬼之護焉余乃感舊而勸新捐金而建閣郡之人亦有募緣而補助者多矣不期年而告成輪奐完美如飛如革閣以七星爲名者蓋取諸北斗七星之降靈而名焉傳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衆星拱之噫惟我東方五百有餘年

聖繼神承重熙累洽猗歟

大皇帝陛下德崇業廣繼天立極肆類望秩懷柔百神海濱暨防堰關野之化山寺修燔柴燒香之體皇靈攸暨神明所佑采以不才猥忝分憂敢竭依斗之忱遂成呼嵩之祝名其閣曰祝聖使之菴僧日夜祝願願乎上

者 聖壽無疆子孫昌盛願乎下者歲熟民滋歌詠太平余於是乎爲之
記

大韓光武七年癸卯殷春上澣

務安監理兼務安府尹 閔泳采書

監董 丁亟燮

成準平

祝 聖閣記

郡之南僧達山中古有法泉寺此久毀頽其所慘惻尙忍言哉寺之北有
菴號曰牧牛是亦患圯何幸善君子修以葺之及夫癸卯春明府閔公建
設祝 聖閣於庵之右繼以趙公莅治捐助諸君子補出多少棟宇落成
丹青燦然蓋論功效浮圖層層楞雲靄靄鏤揭于左以表永不泯云爾

光武八年季秋上澣 化主 朴枕峯

○南平郡茶所面佛護寺與日封菴現在膽寫書類

佛護寺重剋及丹青文

凡亡荆存豈徒然哉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卽百濟枕流王元年胡僧摩羅難隨自晉至剋曰佛護歷試諸難木容攸主又葺於熙演大師新羅神文王命也唐高宗開輝時也風雲幾變爰有圓禎國師顛末在蹟喃喃何爾爾後康熙甲辰火乾隆丁卯火吾不知己嘉慶戊午火二月廿夜二鼓所侍者三佛嗚呼奈何乃智明志元拔萃者奮志裹足齊籲內營轉稟筵中王若曰矜也帖下五百三道斥賣七千餘也理事判得蕞之苦四千米廿石巡相之扶本官不如也明後之相錢八百十殿之自當寬濶可受梵福己未役曰法堂曰正門曰禪僧六月畢庚申映溪也青蓮也樓乎庫乎終役者才百而廿錢四萬米如之幹當則智明領僧則慶華且苦且壯及戊辰五月畫潤月竣山兒舞溪叟笑五衍濟濟七徵休休然勸之一四此其大者善則善矣吁千五百二十八年何其滄桑之多天耶人耶願余無麵者何爲不托博粲云耳

嘉慶十三年戊辰五月 日 德壽述

○日封菴記

湖南永平縣南距四十里許有山曰德龍山腹有寺曰佛護寺之乾麓外有菴曰日封古稱日峯或云日留隨時累改蓋新羅鐵冶縣時爲備寇敵築保障於此山在縣東日出處故因號曰日峯城廢堞殘基今尙存焉高麗朝有僧失其名建禪房於此扁揭曰日留庵其實城名日峯庵號日留而時人通稱曰日峯云近世有影取日留之旨以峯置封曰日封非古名也所謂日留之名其何也滄桑累變文字沉沒古之靈蹟雖未盡詳而粗取聞見之事以叙之昔當三國之時先覺國師入中華叅一行大師穎悟上乘之餘力兼講陰陽之術乃還東國占銓山川氣脉則崑崙一孫橫落海東變作行舟之勢譬如飄風大海中無帆孤舟失楫無依故叢爾小壤分作三國朝興暮夷王化無 國師於是用刺灸穴脉法立大人石像於恩津之地設千介佛塔於運舟之谷可謂有帆有楫能使輕撓之舟鎮

安於海中所以高麗太祖克剗羣胥統合三韓至今東民萬歲安堵者莫非先覺國師之慈化也所謂運舟佛塔處與此庵東西相望十里許斧錯運功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故經始之日神驅大石於他山天留白日於此峯則日留之名誠非虛語也俗說以金鎖繫日於此峯雖不近理而然於日留之稱潤色慰矣而稱爾其餘縱目天末湖海澄淨登頭雲邊羣山崢嶸白霞連野紅日照嶺則皆庵之勝觀不可以一毫記述也庵之初劫未詳何年而順治丁亥雪珠禪伯重修之康熙庚申性敏瑞連等推廣之東西翼室化大笠端詔良工色潤敬雕蓮邦三聖肖像雍正甲辰寂和禪子丹塗之大略如是而已歲赤龍冬余自山陽之大原寺移錫于此越明年秋住庵老明善告余曰庵雖久而無文字記述可爲名區之大欠願賜一言而記之余以不文累辭而請益迫不獲已略書梗概云爾

詩曰德龍峯頂古禪房眼界無窮景更長翠點雲中看岳色清浮天末望湖光晚霞帶白連平野暖日放紅照上房遠客登臨憐爽谿強

將拙句寫芬墻

乾隆赤蛇孟秋下弦日魯肅書于龍岩室中山中老德

秩大禪師性俊

○全羅南道咸平郡龍泉寺大雄殿懸板丹青記

蓋寺也者新羅大唐玄宗朝國幸師尊思者創建也龍湫縱出於地脉故號曰龍泉寺名焉崇禎七年壬申寶殿新設重創而後戊寅年山之僧雙衍慨然發心新造丹青者將及六十七年耶星霜屢經風雨磨洗簷廡無顏彩牖盡脫出緇俗所覩者莫不嗟歎也於是山中緇徒願興善心召請畫工改造丹繪燦然文物於斯可觀矣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閏四月 日

塔碑刻書

供養施主秩

右施施主氏名

僧名

別坐一置

金愛立

處迪

石手金洛金

金平立

勝河

冶匠吳一宗

崔龍伊

宗玄

熟石化主 巨源

高其五

世熙

鍊物化主 惠英

李卜伊

德輝

李省圭

李吉云

康熙二十四年六月 日

○全羅南道靈光郡佛甲寺創設由緒

初 剎 羅濟之始漢魏之間未知誰作

二 剎 唐德宗元年己酉

三 剎 高麗忠烈王時 覺稜師 覺真國師

(元順帝至元元年壬午)

四 剎 我韓宣祖時戊戌法稜師

五 剎 崇禎後甲戌 顯宗時 海稜師

六 剎 肅宗時庚申采隱師

七 剎 晴峯師

八 剎 我韓太上皇七年庚午雪竇師

世尊降生後二千九百三十六年涅槃後二千八百五十八年

(隆熙三年己酉)

世尊降生後一千三百九十年壬申高句麗小獸林王元年中國

後秦王符堅遣沙門順道等

於我邦云釋教東傳自此始

○佛法通韓後一百六十年至百濟聖王時渡于日本〔欽明天王時〕

九百五十七寺

四千九百二十人

○谷城郡道上面神德菴重新記

開花世有一氣名曰神神是一而兩在故不測化化生其德無窮釋氏所謂佛佛入中國而轉東東國湖南邑號浴川山名動樂而寺古千年一變爲庵 聖神大王開國以後卽爲神德王后願堂故庵以是得是名而天地未分前一神之氣已分後具於心而爲德德之本体虛明而爲氣所拘爲慾所蔽卽有時昏故儒與佛工夫皆於此境而儒之主一氣釋之修一心偏全殊而用工一一而神則儒能成聖釋亦成佛而心不害德德不損神神德奇菴聖岩大師乃是海東名僧白谷無用三傳衣鉢者也居是山以菴作家而青山之屏白雲之籬八萬大藏經案上脩竹碧琅玕籬下看竹誦經則心身與水雲共清而釋氏所謂有緣於茲山者也爲佛與僧僧居碧眼佛殿冥府羅漢皆師所重創庵之王閣殿之羅漢亦師改修則不可無記記以傳後亦一美蹟而蘇東坡所謂爾所謂身者爾之所寄

也庵者身之所寄也名者身與庵之所寄也又安用名名將無所施云者
今古不殊而神是德德具於心心主于身身處於庵庵不可以無名名不
可以無記記而垂後而茲土卽余墓鄉時而來往逢師而又兩仍記斯庵
庵留數日觀師動靜則精神秋水芙蓉襟懷雪裡寒松窓曇花之影數
珠開心而峯名香爐中華之日照生烟之類也師號聖巖峯名之聖出以
得者也其心能明其德其德能保其神神德古庵聖岩今師二而一是以
記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流頭日福溪主人

願刻奉仙 聖巖書

○谷城郡道上面吉祥庵羅漢殿遺蹟重修記

浴川衙門十里許西有山曰動樂而亦號聖出山也有寺其名道林也中
古仙人果南越先生果與孤雲先生果曉義彌遊戲之跡明白矣此寺西
晋惠皇帝時唐僧圓明法師來到始建而高麗恭愍王時本寺禪灘法師

重建梵音宗祖訂鑑國師弟子智桓先師重建今此漢陽開國 太祖太
王殿下時 神德王后內殿康氏以王法重建也山名何以動樂耶元曉
義湘尹弼三法師修道之時聖出峯有巖穴十六羅漢玉佛次第聳出之
際現夢於尹弼法師指示曰速爲奉安也故明日指示峯巖尋去則住佛
釋佛世尊照然聳出巖穴之邊默然安坐則尹弼法師見其尊像而發廣
大之心喜喜樂樂無數拜禮後背負而奉安日日負安者十有五矣至第
十六則其尊像半出頭面未出全體尹弼以兩手掬拔則項折而體不出
也恐懼無地翌日更去則尊像聳出巖穴之邊完然安坐而負來次第爲
十六座奉安則未越一時黜出於殿廡下更奉安其位則又爲黜出如是
者五六度故不得已只奉安十五尊像因其座以沙器代表惟在此矣日
日負安時天上仙人梵音樂聲前後指路空中振動故山號動樂也其十
六尊佛昭昭歷歷天下無如此真佛也如世之人求其福求其子孫者祈
于此佛前則隨其所願無不成就故大有此名矣何以 神德王后重建

耶其十六尊佛 太祖大王殿下神德王后康氏內殿現夢指示 神德王后以王法別般重建此寺而又不忘之意一庵院始建庵號神德也道林康氏王后殿下院堂寺刹也至於今昭昭遺傳極爲所重寺刹也訂鑑國師之說周天下之第一最勝寺刹也云云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仲夏月二十二日重刊

大韓光武十年丙午閏四月二十二日重刊

○谷城郡竹谷面泰安寺懸板

穀城桐裏之泰安卽慧徹禪師剏建於大唐天寶元年迄至今千餘禩鍾鳴雙寺香供七菴花雨蓮場與順天之松廣求禮之華嚴相伯仲昔孝寧大君嘗講道於此十載供佛謹護釋多居僧感其惠乃建願堂以寓微誠中間不幸爲鬱攸所災林懶澗咽以力鉅事絀不能後搆此寶天也非僧之罪不意京鄉悖類以至鎮校邑屬藉此侵漁殆至僧散寺廢余在昇平查簿桐釋抱狀泣訴乃以題以飭俾令嚴禁於是佛宇賴安僧心始

泰後住馬于智異山雨桐之慧月苦其徒來乞一韻要以鎮門如蘇老玉帶故事難孤其意第書此以歸之

○谷城郡竹谷面泰安寺懸板

桐裏泰安寺卽天寶年間古刹也粵乙卯仲秋西邊禪房及正樓近百間失火景色愁沮官庸優恤又成給勸善文使之乞供丙辰春始役伐木燔瓦上樑蓋屋以物力之不足未免停撤至今年春修粧告訖仲夏八處余慰其勞苦而嘉其竣功題四律以識其事

○華嚴寺ニ關スル事蹟

一 寺刹ノ名稱

華嚴寺

一 寺刹ノ位置

全羅南道求禮郡馬山面

一 創立年代并創立者名其他

新羅眞興王五年甲子〔距今約一千四百年〕烟起ト稱スル僧〔梵僧〕
本寺ヲ創立シテ華嚴經ヲ正依ノ經トシタルヲ以テ華嚴寺ト
號ス

新羅善德王癸卯歲（距今約一千二百年前）慈莊ト稱スル僧
増建ヲ爲シ同時ニ釋尊舍利塔七層塔石燈籠等ヲ建造シ現今
尙ホ保存セリ

新羅憲康元年乙未（距今約一千三十年前）僧道詵又増築ス
宣祖ノ二十六年癸巳兵火ニ遭遇シ悉ク烏有ニ歸シタルヲ以
テ全三十九年僧碧巖七年ノ經營ニテ再建ス

現存ノ堂宇伽藍皆碧巖及其後ノ建造ニナルモノナリ故ニ碧
巖ハ本寺中興ノ祖ニシテ仁祖其德ヲ賞シテ報恩闡教國一都
大禪師ノ稱號ヲ授ク

一 現存建築物其他重要物

舍利塔	一座	石造周圍彫刻	(距今約千二百年)
石燈籠	一座	全上藥王菩薩	(全上)
七層塔	二座	全上	(全上)
石燈籠	一座	全上	(全上)
石露柱	一座	全上	(全上)
刹竿支柱	一座	全上	(全上)
石經		刻華嚴經遭遇 兵火紛碎現存	(新羅時代)
妙法蓮華經	一卷	金泥寫經	(高麗時代)
大雄殿	一棟	木造瓦葺	(距今約二百八十年)
覺皇殿	一棟	木造瓦葺(二層屋根)	(距今約二百五十年)
一柱門	一棟	全上	(距今約二百八十年)
冥府殿	一棟	全上	(距今百二十一年)
圓通殿	一棟	全上	(距今約百二十年)

天王門	一棟	全上	(全上)
金剛門	一棟	全上	(百年以內)
羅漢殿	一棟	全上	(全上)
普濟樓	一棟	全上	(全上)
懸板	二	木造彫刻 義昌君琬之書	(距今二百七十五年)
全上	一	全上 李震休刑曹叅判之書	(全二百年)
經板	三部	木版	(全約二百年)
普濟樓鍾	一		(康熙五十年)
碧巖碑	一位	石造彫刻 吳浚之書	(康熙二一年)
碧巖塔	一位	全上	(全上)

泉隱寺ニ關スル事蹟

一 寺刹ノ名稱

泉隱寺

朝鮮寺刹史料

一 寺刹ノ位置

全羅南道求禮郡所義面

一 創立年代并創立者名其他

新羅興德大王三年〔距今一千八十四年前〕德雲ト稱スル僧梵僧〔清國人〕支那ヨリ來朝本寺ヲ創立シタルカ故ニ本寺開祖ヲ僧德雲ト爲ス

當時本寺ノ坤方泉井アリ其水特效アリトシテ病者常ニ來リ加養シタルニ基キ本寺ヲ稱シテ甘露寺ト號セリ

新羅憲康太王元年之時〔距今一千三十六年〕普照國師長興迦持山ヨリ來ツテ増建ス

開國二百十九年庚戌〔光海主二年〕惠淨禪師又増築ス

開國二百八十八年己未〔肅宗太王五年〕之時祖裕禪師又建築ス

開國三百八十二年癸巳偶然失火シ全堂灰燼シタルカ故ニ開

國三百八十三年甲午五月〔英宗大王五十年〕當時修道庵僧惠庵
 禪師ナル大德アリテ當時南原府使李敬倫ハ諸山寺刹及ビ郡
 内エ下令シテ再建ニ從事セシメ二年間ヲ費シ落成セリ 現
 今存在ノ殿堂庫裡ハ皆此時代ノ建築ナリ 而シテ再建ノ時
 ヨリ甘露寺ノ稱有リシ泉井枯渴シテ廢滅ニ歸シタルヲ以テ
 本寺號ヲ泉隱寺ト改稱シタルナリ

一 現存建築物其他

- | | | |
|------|----|-----------|
| 極樂寶殿 | 一棟 | (距今百三十七年) |
| 冥府殿 | 一棟 | (距今百三十七年) |
| 八相殿 | 一棟 | (全 上) |
| 普濟樓 | 一棟 | (全 上) |
| 一柱門 | 一棟 | (全 上) |
| 羅漢殿 | 一棟 | (距今六十五年) |

七星閣

一棟

(全)

上)

山神閣

一棟

(距

今

十

年)

懸板

三

木彫
李負喬之書

(距今百三十七年)

○大乘禪宗曹溪山修禪社重創記(現今松廣寺)

特進三韓三重大匡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守大師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上柱國監修國史判吏部事

太子大師致仕臣崔誥奉 教撰入內侍通議大夫尙書右承興威

衛大將軍知禮部事臣崔瑀 奉教監集

晋右將軍王羲之書

昇平郡管內富有縣曹溪山者故之松廣山也修禪社者古之吉祥寺也

新羅時有僧慧隣者始創而居之厥後星霜屢換風飄搖遷棟朽穰崩堂

宇略盡雖材夫野叟之居不綴於此矣 仁廟朝山僧釋照將欲剏成大

剎鳩材集工而不掌身沒其所成立更皆以爲墟迫二十餘年時曹溪名

僧知訥逃名投山始入公山清涼峴專修禪觀從而學者成市以其人衆而地狹不可以居乃使門弟守愚遍歷江南求結社安禪之地愚師偶入此山周覽形勢有廢寺焉僅一百間居僧不指三四十然是土也境勝而地肥泉甘而林茂真可謂修心養性集衆作福之所也於是與道侶天真廓照兩山人同心戮力自丁巳年經始伐木輦土經之營之凡立屋八十餘間佛宇僧寮齋堂廚庫無一不備九載功畢是大金泰和五年以其年十月初一日受朝旨約一百二十日設慶讚法會開堂設禪點破大慧禪師語錄夜則安靜慮申華封之祝以落成焉於戲師之作是道場也可謂希有矣自如來入滅二千年後嘗圖淨牢固之時凡浮圖者流頓漸名相各執所長是非其所非彼我鬪諍求名利虛遣寸陰故全精觀照修心見性之法掃地盡矣師獨背馳於時態發頓忘食轉不退輪宴家山中二十餘年然△之非者始而驚終而翕然隨以定四方之留意尙行離世別有息心了義之徒如鳥集樹如鳥之歸鳳百川之注海由是觀心修道之風

再弘於季末矣。至如道侶夢船師端謨師湧岩仁敏師念佛岬正誠佛菴解空彌屹寺可休居祖寺得才本社覺純富有縣安逸爵修等皆以觀心定念之故。至於終時蕭然坐化。豈非吾師所化然哉。非特如是。長城縣白岩師僧曰性富者。平生以梓匠爲業。聞法發心。以念佛爲事。至於此寺。皆其手所成。錦城安逸戶長陳直升與妻。此亦發至心。禁酒斷輩。受持般若心經。因施白金一千斤。以爲營造之費。以至於南方州府富者。施財貧者。盡力以成。梵宇金碧煥爛如地湧出。上聞而嘉之。乃易山名曰曹溪社。名修禪。仍以御筆題額。以褒之。師俗姓鄭氏。衣冠之子也。韶齡之時。穎脫不羣。素有山林之趣。遂辭闈投大禪師宗暉剃度。至壬寅歲。選佛塲優中科品。未幾捨名韁。出京輦。逍遙乎塵垢之外。味乎人之所不味。成就如是功德。是皆宜書。况

上有命不敢牢辭。姑叙寺成之始末。如此。若夫曹溪山洞壑之勝槩。不老能往見。故闕而不書。時

大金泰和七年十月日記

昇平曹溪山松廣寺嗣院事蹟碑

通訓大夫行弘門館修撰知製

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臣趙宗著 撰

興祿大夫朗善君兼五衛將都摠府都摠臣 管僕 書

正議大夫朗元君兼五衛將都摠府副摠臣 管儼 篆

自湖以南僧蘭之以巨麗稱者指不勝屈而曹溪山松廣寺爲東方第一道場如葱嶺之雙林震旦之盧阜則未有不居此寺而爲名僧者十六國師故不說在勝國時至借山名設曹溪始興兩宗中分一國名藍而誇之本社凡號爲王者師者必住是寺故自懶翁無學亦留傳授之迹則其時之重此社可見而他山寺莫敢望焉 牧老禪覺銘及諸僧誌可激也新羅僧惠隣創小庵而居之高麗仁宗時山僧釋照將欲大其刹鳩亢工材而未果就至明宗時 佛日普照國師在公山會佛岬使其徒守愚徧

求安禪之所愚得此寺於空山荒茆之中經始於承安二年至五年庚申國師移社于此仍廣其居百有餘椽九載訖功卽金泰和五年王聞之改其山名寺號又賜法服以寵異之山舊名松廣易以曹溪寺舊號吉祥改以修禪者朝旨也後改稱松廣寺者仍山之舊號也或稱定慧者普照慈覺發願之始名也普照沒後傳真覺清真真明晦堂慈精圓鑑湛堂妙明慈圓慈覺儼淨慧弘真高峯弘真以上皆爲國師而凡十六世承法嗣院不絕實是叢林罕觀之盛跡也楓嶽妙香以奇勝聞天下而至於禪法嗣承之重則無敢與此寺杭豈非普照肇基而然也古語曰地因人顯詎不信歟普照自號牧牛子其學無所承授嘗登方丈無住庵內觀有得金君綏碑亦言無常師唯道之從蓋澄汁杯誌之類也寺之東有十六祖影堂說者以擬東林十八賢影堂而又以普照爲空門中散聖云近世有浮休善修繼居是寺傳碧巖覺性翠微守初三師皆闡揚道法增飾院宇比諸國師時爲尤盛而宗脉則有殊焉自臨濟十八傳而爲石室清

琪麗朝太古普愚得琪之傳又六傳而爲浮休則此爲如來正眼而非得於牧牛之傳者也亦如懶翁無學之宗塔於此舍焉翠微正嫡栢庵性聰方斯治院有悟性文解藍茜近祖而遠接牧老之風豈非水雖異源歸海則同耶是社從此益顯而不替於永劫者亦可以卜矣聰師恐本寺實蹟久而忘泯恐刊之石請文於余余雅不樂爲桑門文字而顧念吾儒索莫比甚無擔荷者而師能於其道誠且勤乃爾道無論彼此固當如是其志可尙也已遂樂爲之書

崇禎紀元戊辰後五十一年戊午十月日

○大乘禪宗順天郡曹溪山松廣寺重剏記

窃以淨土按極樂之界禪道之幻化無量皇天警流行之灾物理之毀成有數輪回因果着在諸佛掌中善惡祥殃得來衆生心上是以許玄度之捨宅求利益於福田須達多之布金大慈悲之普度况今青蓮寶座新經漢昆明劫火紫磨眞容尙混魯靈光餘燼惟我松廣寺蔚爲昇平府名藍

雄據曹溪山淨域閱羅麗數千載從古稱遊覽之勝區歷普湛十六師至今傳剏建之神智奈何前春遭缺界之厄半夜告回祿之災畢方慙白啄之響炎官張赤微之威不是漢諸葛之南風殆若秦阿房之三月薪埃始燃縱幸臺上東邊僧寮門樓獨存崑炎終熾遂至二千一百五十二間俱焚揚赤燄於諸天土崩瓦解竄白衲於別地額爛焦頭金身幻歸於眞空龍衆并泣瑤殿蕩沒於無着驚神共悲斧斤之役載瑩嗟無神扶而思助瓦礫之場將掃奈此時絀而舉羸肆憑他寺已行之規爰思衆男相勸之例榆店表訓之因災改建已蒙營邑之垂憐岬寺海印之閱劫重修亦賴州里之助舉郡倅道臣齊念仰訴能聞天聰之聽春遭禮部并心惠券可動地球之矇所以特蒙七百帖僧之均排金銀銅錢雲圍泉輸幸賴四十州寺院之勞運梓漆桐蟻慕海進癸卯仲春上院招梓匠繩槩之巧季夏中澣覆九仞千里之役但是大雄殿之告功也其餘數千間之奚暇耶觀音地藏凝香三法殿同役并舉大智道成普濟三僧寮一時分役大藏

解脫法王踵武修建鍾閣庫舍廊廡次第安立觀被壞空之變未滿一夜之分量達此成住之役於焉七年而告功於是乎完然青揚枝朱藤杖喞况而勸供儼然紫金像白毫光觚稜而增彩佛者處益既遂翫業遠求其文余非學佛豈慙腐毫不許短篇於是乎書

崇禎紀元後四回 丙辰小春知府使沈膺泰記

○全南順天郡曹溪山仙巖寺事蹟

余嘗覽崔孤雲所著鳳岩寺智澄碑曰五常分位配動方者曰仁三教立名現淨域者佛仁心卽佛佛目能仁則也導郁尼柔順性源達迦衛慈悲教海寔猶石投水雨聚沙然乃至天彰西顧海印東流宜君子鄉染法王之道日日深又日深矣又嘗覽雞林古記漢武帝元狩二年庚申遣張騫往西域求佛法獲之也然當是時中國未有佛法之言吾東方則先有佛法由海而漸云云宣帝五鳳甘露年間新羅王建國於雞林傳子傳賢凡易三姓合五十主歷九百九十二年當是時吾東方始開佛刹之秋也東

漢明帝永平七年金人入夢白馬來儀於是佛法始通中國與碑文天彰西顧之言同也唐貞觀十二年慈藏法師隨貢賀使金神通入於震旦求法數年晉禮太宗於勝光院拜爲國師國師之終南山觀於圓香禪師香曰三韓鼎足日役干戈塗炭黎民邊烽不息吾嘗入定到于雞林若建諸伽藍及黃龍寺九層塔則必得會三歸一云云又於終南山雲際寺親見曼殊化身得佛頭骨指節與舍利百枚而還本國或安頭骨於通度寺或安舍利于皇龍寺九層塔與月精寺太和寺金山寺當是時增崇梵廟之秋也天寶十年景德大王剋佛國寺畢功於大歷九年間有道詵禪師尾入中國學於一行詵乃呈于東方山水圖行一覽曰山川之背走若此宜爲戰場也遂拔筆向圖中擇三千五百區區落點曰如人有病尋其血脉而針灸也今我落點處建寺塔立浮屠則必得會三救民之主矣詵還本國一一如教此仙岩寺之爲一大裨補所也吾國南有三巖靈岩郡月出山之龍岩光陽縣白雞山之雲巖昇平府曹溪山之仙岩岩皆建寺塔

立浮屠故此仙岩局內有一鉄佛二寶塔三浮屠至于今存焉者也此煎
迺道詵國師始創此寺時以鎮其背走元屹至寶也歟寺之西有大石高
十餘丈面如其砥諺號古仙人看碁之塲故以仙岩名此寺也自仙岩東
南去二十餘里有雲動山虎口穴亦建寺立佛以掩其口故以道詵號其
庵也若不掩其口則非但此一府境內有多災變雖國家之中亦受其害
云云已指於道詵記也觀麗代合三韓五百禩王業之興則香行二古聖
之言若合一契也宋元豐八年麗朝義天和尙亦入神州晉禮於哲宗大
王而後遍叅知識及見淨源公於餘杭慧因院仍設避席之禮源公目其
貌耳其言欽師法器恨相知之晚也盡傳吾家不二之妙也師事數年受
本國王命而歸則哲宗元祐元年也及歸持佛經數千餘軸而來蓋白鬻
寺留在經也東方賴以廣見也中年栖于海印寺因遊南國諸刹偶然杖
屨于茲一顧靈境三嘆遺基芟除林叢經營佛宇不數年間百廢俱興此
則麗朝大覺國師之重創也國師沒後三百六十五年遽值赤雞兵燹之

禍千年寶坊一時焦土一鉄佛二寶塔三浮屠曾經聖人手之至寶空然
棄之於羣奔狐兔之囑也山以之含愁水以之下愴亦有年矣幸山之僧
敬俊敬岑文正三大老同發願王接武相承矢圖復古而其後之居斯者
炊爨經之營之惟以興復爲事故其寺刹之重新莫若茲時也格此寺之
成毀始于古終于今上下千百年之內幾多成而毀毀而成也古云其成
也毀也其毀也成也成亦一無窮也毀亦一無窮也茲之謂也其法堂之
東則冥府殿藥師殿寂然堂明鏡堂大藏殿青雲堂白雲堂背面堂獨樂
堂其西則西方丈彌陀殿霧集堂迎風樓天藏殿地藏殿文殊殿普賢殿
龍華堂滿月堂伴仙閣際雲寮落星寮栖霞堂省行堂湯子房圍廁其面
則正門鍾閣大樓曹溪門其背則瞻星閣國師殿五十殿應真堂八相殿
圓通殿能仁殿圓明閣惺寂堂真疑閣豁然堂寂照堂尋珠閣玩月堂也
二十餘房庵宇不關其兵火不灰者一鉄佛二寶塔三浮屠與文殊殿圍
法堂牆內故不銷也廁曹溪門此三四所外無跡可尋其相傳者古老野人之口而已其國師

殿則掛國師而香火故也。今大法堂佛座下有一石鍾，高十餘尺，大數圍，餘其爲鍾也，非但其天然之體可觀也。其靈異事亦或有之，故爲搆其彌勒殿而累年香火也。其時法堂則今古法堂是也。蓋因兵火傷石鍾，故今改建大法堂於彌勒殿之古墟也。如斯言亦出於人口之相傳者也。嘗有先師枕肱，和尙年未及冠，才德已成，聲飛八區，人願一識，可謂叔世之標準。祖門之規矩也。偶然有時誤觸其臚，死而復生，咄咄嘆曰：讀破萬經，未救一患，於是棄翰墨，廢講業，逍遙然脫拘攣，自方丈來。曹溪常燕居阿鍊，若玉羞銜錦，惡著鯤沉豹，隱囊括夔，明游必於淡，合氣於漠，不知名譽之可求。豈識人事可察，忘世間之甲子，醉壺裡之乾坤，平生計活一衲，簞瓢孔門，顏子自以爲此，故號枕肱也。久安居茲寺，時凡諸堂宇修補之功，則雖少不美，僧行禁戒之德，則蓋多矣。每年除夕，居僧之輩分東西排酒盤，打魅魁，爭勝負，常以雜事分夜之弊。先師則痛禁其浮雜之行，而唯以念佛徹夜焉。其遺風餘德，至今遵而勿失，其無乃道說大覺二古聖重來歟。

何其道德之餘風如彼其盛乎先師末年聚諸禪朋作默言會薄遊諸刹者蓋寺請不得已也歲在甲子結夏於金華山之證光偶而立癩泊然而坐化奉其遺體置之嵩阿蓋遵遺戒也此洵亦有知因果爲公正得其名者出於枕肱之門庭護岩子若休與致立兩公也長於斯老於斯居常臨事憤不顧身發死心出死力惟以成功爲務則此乃壯年之事也輟飲酒止費精淨室虛堂焚香端坐修白業誦蓮經勸諸寮舍朝午供佛與晨昏香火不輟事則此乃休公老年之業也歲在黃虎自發願心罄囊箱之已財建十字之一閣圓通其名也臨之望之殆若仙宮也越一年黃兔募檀財之若干造聖相之一軀觀音其號也奉之安之香火無已也至巳午未年間更鳩千萬人之塵財再造六十佛之彫影仍以奉安之仍以落成之更募檀緣重修大殿其癸未年也又明年春改綵牖其大殿訖其功焉又落成焉使其大殿更生光艷龍神歡喜况其人忻慶艷慕之情乎其大法堂五十殿圓通閣新建與重修之時其同種善根者且六十一軀塑像與

畫像新造之際其共結良緣者蓋不知幾千萬人能令其善人等皆隨意
往生於天堂佛刹受不朽無窮之樂何與人爲善者至於斯也可尙可尙
其得非二國師三和尚一枕肱暗助而然歟抑亦應氣而然歟何其爲一
寺樹鳴功如彼其全乎此亦護岩老年之大功績也余亦以枕肱門人出
入茲山積有年矣去甲戌冬抄自大光山重到于此蓋寺請也護岩休公
與我有故老退之餘以蓮經業於余余嘉其誠至不敢辭焉一日謂余曰
寺之興復則雖可日觀也而所欠者其兵燹後失事蹟一事也余曾請於
栢庵聰大師而成之其文雖美則美也遺闕其寺之始創首尾事炎如猗
撫星辰遺其曦哦也今師則其始重創二事蹟顛末具述其槩以傳於將
來其可乎余曰夫事蹟爲文廼衆人掛目之資如吾者於文瞽矣何敢易
以爲之哉固辭焉休曰事蹟者記其實而已矣何必以其幻婦之辭浮譽
於其間哉懇又懇辭無辭於是乎不揆荒淺記其大略使後之居斯者免
其落漠之情云爾

康熙四十三年青猿暮春之下泮

曹溪老衲桂陰浩然 謹識

○全南順天郡曹溪山仙巖寺重修碑并序

葵彭胤 撰

聖上二十四年戊寅仙巖寺若休大師作圓通閣於寺之北明年造聖相一軀又三年造五十三旃檀像洎影又明年修大法堂以及五十殿併易其漫漶彫剝者旣已事使來齋狀以乞辭惟吾東方多山佛氏之居若碁置然最初曰皇龍寺其盛也以羅之慈藏道誥二國師先後之也聞之古記誥之西學於唐也曰遇大德焉所裨補之區凡三千有五百而湖南之三岩在焉曰朗州之龍岩曰晞陽之雲岩而其一爲昇平之仙岩蓋歸而相之岩在府治西四十里曹溪之山虎穴之陰側立十尋其上有古仙人欄柯之跡云於是立大道場其東鐵佛一寶塔二浮屠三有石鍾高十餘尺大數圍光恠不常宋元佑中寺圯麗義天大師還自中國慨然復

之曰夫道誥師以法限觀三界其有而待之矣越三百六十五年當我宣廟丁酉火于兵石鍾傷惟鐵佛寶塔浮圖文殊殿曹溪門者巋然久之敬峯敬俊文正三大老復復之爲若殿若圭若樓閣方丈以環之峙大法堂其中皆按其故也獨古之所嘗殿而覆石鍾曰彌勒也者今其地爲大堂至于休師大集厥功鳩緣損橐首尾八年舉其所將墜而究其所未卒者使百有餘年之後輪奐如初蓋誠心護之代興而有光於前者也故衆稱曰護岩子嗚呼剏之難守之不易若師其可謂能守矣耳寺有朋飲之風歲時尤盛頃年枕肱大禪師作默言會以新其俗師其徒之肖者也嘗宴處燒香日課貝多一葉持律猶三尺從而化者甚衆余嘗識方丈山性能大師能爲余道護岩子如此狀之者浩然大師系之辭曰
浮屠之來其遠矣在晉咸安惟元祀東入漢山西秦使流布三韓此其始孰爲左符鷄林記入唐考藏誥其嗣曰香曰行曰如是并海以左山若水在在鬪鬻角而椅所以分裂無時已何以已則之如寺小江南西曹溪峙

有岩刺天上如砥是爲無星大福地乃剝林巒列慳秘其麗萬數朱丹被
包山絡澗戢戢只無平不陂崇不圯或劫於灰兵於燬後有其人承前趾
統三中葉其師義越我中興三開士經之印之印慧思疏之關之鏡靈址
耽耽爨々醜而遂霧翳雲鬻波濤詭國師有眞香大備鐵佛吐光龍衆喜
更有百年休師至躬檀越及同志曰五大師詒圖事徵我翼之而誰俟執
大願心斃年紀舊殿而修新閣備範軀以成鏤像次其亂其味爛其責不
亟不遲功乃遂載揚鈔鈴馳玄軌嚮風讚嘆無遠邇上與齊厥美下爲衆
生諡厥 自謂來者無廢墜無騫無虧以無媿
嘉善大夫行經筵叅贊官春秋館承政殿院都承旨兼修撰官藝文館直
提學尙書院正李震休書

○前樂安郡開雲山桐華寺重剏記

順治十八年辛丑秋七月道人法弘師新剏桐華寺香爐殿數間畢功之
日請余誌之以示後來余時年七十二手戰心昧固辭而揮之師留三日

強要之不獲已謾爲之曰夫浮槎之開雲山桐華寺迺高麗大覺國師之道場也面並瀛渤背負方壺遠近海岳縹緲羽士之蓬源往來遊船彷彿太乙之蓮葉漢博望侯乘槎路經于此故以浮槎別其郡號國師以麗朝宣王三年入宋求法傳持祖印還此土宣王大喜率羣臣郊迎而人以師禮事之闌國民臣緇白咸賴神力莫不趨仰仍以大覺國師賜號國師欲建道場大開法席而難得其處周覽八維跡及于此甚愜願海遂住錫焉熟閱開基始剎禪刹梵宇高閣峽岫嘆湖於是三山衲子五湖高賓總萃雲屯蘇抗之靈隱臨汝之石室他方詭觀倏爾同現三韓諸刹莫斯爲盛桐華者當時有統合三韓太平之慶勢國師感斯國瑞卽於堦近左右手植桐樹四五株爲招鳳凰之來儀以標聖君賢相致效之意也故寺額以桐華臺稱以鳳岩也歟噫聖去時遙壬辰兵燹悉煨燼土積寒灰樹木成林然青山不老諸室願堂材木施儒李公諱純一兩主老綠水長存時則有若法弘師者靈岩人也出身道岬寶林天冠之勝槩瑞石方丈之水石

無不窮探遊筇至此以爲終老之計歲丙子年間特勸戒環其名者因與之廣募并力盡復國師之遺蹟而法堂禪僧堂諸寮正門樓閣蓋瓦與佛相三尊則皆法弘師之躬自所就宣力居多海上眞境洞天雲物歛洗顏而依舊是以近方儒林巨公春秋遊衍遠地騷人方士朝暮暢旺而唯次香爐殿在念久之寺之隣村有秀才李侯孝悌人也爲其先親施材己亥孟春始役不數月斷手而諸機緣道務百用俱備餘無可論者昔越宋之時有陳宗俞者爲其父母盡捨家材願成佛寺以資冥路此與李侯之孝完同弘師之功與國師之願亦同可謂時異而道同勢殊而相湏者也故恐沒師之妙勳粗叙事之首尾翠微子守初特以爲記無價子惠琳書

吁夙余之栖遲于此寺揖其博雅之師範感我普施之先德嚶嚶然起慕者雅矣夫何半塗而春風之游觴秋月之吟癡摠入於黃梁之一蘧蘧也已白首今日衿衲一席說到存亾逞事堪盡沉吟憩杖法宇西側依然一板奄觸流晞點檢摩挲陳迹暗記遼陽鶴去仙影莫拚風雨梁山血淚泣

然曾幾日月雨打風剝塵蝕盡滅俾也可忽重願壽傳哲業積功紹蹟者
誰杜陵後生歌曰初老弘釋兮德侔功並剏之記之兮難伯難仲高山蒼
蒼兮流水泱泱千秋百歲兮遺範俱崇

崇禎紀元後再甲雍正二年青龍騰月哉生魄李斗采志

○全羅南道順天郡香林寺重修記

距府北七里而近有叢林一區卽我東玉龍禪師卓錫之遺址也山脉祖
馬耳而發來逶迤至伍聖山南抽一脉爲本邑主基而此山則特其旁落
之隨龍飄々若鸞鳳而到頭爲破軍之戈矛以堪輿家之說論之不無邑
府冲射之嫌也是以建塔造寺于此壓制其氣蓋其賢師之爲後慮深且
遠矣計其年代則將近千年于今不知其間有幾度興廢而寺無古蹟之
可考是爲慨焉施至己酉年間僧殘寺毀幾不免狐狸之場是年春何幸
邑人之僉議會同謀所以重建鳩其善男女檀越之錢財法龕則尋其故
址而稍下數武以己亥定方香積之厨仍舊而略加修葺禪房客室則新

建者三居二焉荏苒至癸丑春丹雘一新功始告訖始終之間動費四載光陰蓋全由物力之鴻鉅而未易辨備也于斯會邑人而落之咸曰不無其記仍介而屬之于余余謂寺何必記爲哉氣數有消天消地佛力則出於氣數之外世界有移山轉海而禪宮則超於世界之表况以萬劫爲一朝六合爲一塵梵宇之長在於虛空境界不必待其記而終始也但其可記者有三焉凡在一衣鉢一橋梁之施禪家猶以爲大功德况茲梵宮之起廢一則爲邑府衆生而制殺一則爲祇林比丘而普施是實塵俗之不易事也此其可記者一也挽近風氣澆漓禪俗間或有起造藉公而售私鳩財之地人不堪其索董役之際村不勝其擾名存實無者類皆是矣而顧今若爾人之做事初無絲毫之擾而因人發願功乃順成此其實心之所存可記者二也人心不勸則不興不有鑑於前則無以垂於後茲寺之前此幾度興廢已屬先天不必追述而見今起其廢於達摩之域增其吉於或平之基者足可爲來世之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繼古則庶幾相尋

於無窮寺可以長存此其可記者三也有此可記者三不可以不誌若其
主事之若爾員則有板上之列錄可以詳矣是爲槩而記焉

崇禎紀元後四癸丑四月望李基晟記

○全羅南道順天郡上沙面雲動山道詵庵重創記

夫府之南二十里雲動山道詵庵卽道詵國師成道創建地也山之形
飢虎求食邑之脉走鹿尋巢則虎風鹿伏邑基鎮壓必也明矣噫哉肇創
年條重修幾番文獻無徵而越在道光辛卯月秋性官惠月三師移建此
基僅搆小庵夾窄卑廡幾至空虛矣偉哉以至丙午徐氏順月華與諸夫
人慨然有改建之心斷金成約募緣鳩財造成紺宇煥然明朗曾前信之
豈非蜃淚化成千齡之普運歟役夫之走步不移彌陔尊像安於正中獨
聖羅漢奉於東閣八部神衆掛於西壁衲子之安居已聚焉至己酉徐氏
順月華洪氏功德林與在珣比丘同心合力更爲引勸諸大施主宮殿彩
畫上卍幀畫中卍畫像七星畫像神衆畫像現王山王兩位尊像一時俱

成壯哉地運之興歟國師之靈歟羅漢之神歟八部之力歟何以至此未曾有之善事也遠以望也依稀然極樂宮中近以察也彷彿然祇桓精舍所謂對娑婆感華藏也加以周覽乳狗滄海望雲動而浪南鷄足擎白雲於掛前方丈圍瀑水於擁後金鐵護狗尾而遮西真厭世人之僊境得道者之捷身處也山色獻笑溪聲奏樂月白清霄玉磬時鳴至於春磧花夏頂松秋壑月冬嶠雪四時變態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苑公東林非歸海表則壺中別有天地也化主施主別座執勞諸人功德冥冥之中應感昭昭國師之靈綽躍九天之日因果明明哉諸人芳啣載後故爲記而獻銘曰

天藏地秘 鎮壓千年 四民欽敬 因此昇平

國師先得 萬歲無忒 聖鑑萬端 國泰民安

花靄春巖 巖洞共清 山高水長 羣山尖聳

月高秋夜 蘭泉送瀉 岐路無窮 間多青空

金鍾鳴兮 玉磬時兮 四時天樂 鼓之響落

崇禎紀元后四己酉七月日山人圓應誠泓忘拙謹記

○全羅南道興陽郡八影楞伽寺事蹟碑銘并序

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吳遂
采撰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曹命教書

山於國之南高興治之東而傑然臨大海者曰八影蓋與智異月出相雄
長而其靈蹟之著聞者尤多焉山之南舊有大伽藍號普賢而普賢者乃
今之楞伽也山之僧透明走千里謁余文爲記至文七返而益勤曰吾寺
作於東晉義熙十三年新羅訥祇王之七年卽我東方祖師阿度和尙所
經始者去今蓋千三百有餘年耳其間沿革有不得詳及我壬辰火于倭
寇寺遂廢不復 皇明崇禎甲申爰有正立大師號碧川者結廬于方丈
一日夏有神僧告曰丈夫生不能爲佛亦當爲大功德以弘我宗風天竺
之南有所謂楞伽山者我東八影亦國之南也爾其取法焉立異之謀於

其師碧岩遂與廣熙師往觀焉得寺之古址於山之陽於是稍迤以北卜一靈區募檀緣鳩材工大聚師衆而告之曰凡我有徒凡厥殿寮像繪暨塔却厨庖以及鍾魚之閣各卒乃力愕則有大業大衆咸奔走用命不十年功告成凡爲屋者二十有奇而至有爲七仞者浮碧鱗比流丹霞絢瓌麗之觀冠于一邦名之曰楞伽蓋取諸夢也後師滅度其徒敏淨義軒尙機之流追師遺旨拓門寮加丹堊益大而新之百川咸備至于今爲盛嗚呼自我阿度以來千三百年之間其成毀蓋不知其幾而皆湮滅不傳計當日制作之宏又必有盛於今而亦卒爲狐狸豕之隣欲求其彷彿而不可得也吾甚悲之然廢興命也不可以容力也若吾師之發神夢承神徽大施願力卒復舊觀其功德之大有可以垂萬劫而不至於湮滅不稱者其不在我歟我用是爲托願公有以文之余笑曰明爾家以四大爲幻至以天地萬物爲泡漚變滅而況於區區所謂名乎猶不可有又安用夫寺蹟之記不記耶汝從我而求之惑也我又從而爲之文亦豈非大惑歟

雖然八影之爲名嶽而鎮我南服又有名師迭作後先經度靈宮用能羽翼我邦基則用志勤而厥績茂此亦可書也已透明貌古有文辭自號松岳道人云銘曰

八影之山	鎮我炎徼	扶輿磅礴	在羅之世
南海爲帶	方丈與大	靈氣攸華	龍宮爰始
誰其作之	是弘法力	浮空萬柱	宏環之觀
有覺阿度	東派之祖	翼々翬飛	甲于南維
龍蛇大劫	福地乃墟	成壤有因	神有夢授
火于島夷	大衆同悲	乃發立師	巖公相之
卽山之陽	狐虺遁藏	金珠有爛	崖壑動色
爰得其舊	乃殿乃宇	一復前觀	天人大歡
莫曰而教	壯茲功施	臨壓滄溟	是曰佛力
維主於寂	護我疆域	鯨魚帖伏	二師并躅

功大心勤 載之貞珉

惡用無識 永詔千祀

○八影山西佛庵重修記

東方山水之秀麗湖南爲最而湖南南沿諸邑山盡海環有縹緲清淑之氣者莫如興陽郡號曰瀛洲瀛洲之山佳者以十數而其挺然特立儼爲一方之鎮者莫如八影山山有古寺曰楞伽寺有別庵其最高者曰西庵庵舊稱西不思議庵後改今名以庵在舊普賢寺之西而有佛浮海而來多著靈異之蹟也庵在八峯之南幾及山之腰而自下望之如在天上棧道通其險全石爲其址靈泉出其北茂林繞其前憑欄眺望則海天一色一望萬里衆山翔舞於東南諸島隱現於遠近蕭然數架之庵管領無盡之景城塵不到世緣都忘信靈區也庵之興廢與楞伽相先後沿革俱詳寺碑而

當宁庚辰上人雪巖又重修焉山高而南坵自秋至春常見老人星故頌

年建小閣於庵之東爲

四聖祝千歲壽地之所重又不但爲登覽之勝而已也雪巖之徒性真以庵舊無記求文於余余唯爲寺觀而作文字非儒者事然余之所記者名山之勝祝

聖之所也非徒記佛宇也若其夔寂清絕可爲道人高僧修鍊之地有志者當知之而性真之報基又近之然亦不欲索言也

甲午中元陽園居士申箕善書

題西佛庵

碧海連南極白雲擁上方飛棧通鳥道華表對魚梁畫閣星輝拱靈泉石氣涼氛埃盈下界何處訪仙鄉

萬景庵重修記

曩余年十七八爲功令學讀書入影山萬景庵菴有世宿曰碧梧梧之弟子曰雪巖儀觀炯然頗解文字通禪旨而待余厚也每經餘香燼訪余書

室中縱譚及山中故事曰茲山讓高於瑞石輪奇於月出而雄渾傑特較長三十里所以著稱於圖誌而其八峯如鴈行如魚貫拔立雲中各呈奇態一曰儒影二曰聖主三曰笙簧四曰獅子五曰五老六曰頭流七曰七星八曰積翠影之爲言一云金鶴唱曉紅旭騰海則八峯到落滄波中如印板然故名之一云昔元魏太和年間峯影遠照於魏主顓頊訪得之肇錫嘉名此皆影子語也然魏盥照影金神現化吾佛者也從之可乎伽藍始於新羅訥祇王元年而爲西京名僧阿度和尙之所卓錫是卽今之萬景菴而古云普賢庵者也安養龍門兩寺爲今楞伽若圓覺寮浮屠殿此皆碧川師之所經紀於 皇明崇禎甲申者而萬景亦經四次改修迨夫清朝咸豐丁巳先師綺城堂更新之未知幾百年後繼有重修者否余默而聽之乃曰東方無禪學其自謂得道者類不過粉飾堂獄禍福之說鋪張人天變幻之術誑誘愚衷丐得捨施而已耳是以經生學士舉稱之子所言者無乃近是歟相視一笑而罷未幾余下山又未幾悟入涅槃雪

亦觀化而楞伽浮屠日以衰敗。因覺先已廢而余則誤隨塵網。居然老白首。無成慚負仙人之撫頂禪宮。銷歇轉益堪哀。而猶幸萬景巋然獨存。管得一塢白雲。回想曩日讀書階樹之臘。已四十強。而眼前滄桑無復舊時。欲望異日者。打疊俗魔。挾冊登山了却未了之債矣。事乃大謬。菴宇災於庚子之春。做成光地。但見松暝鶴迴。於是一二開士發願募緣。越三年壬寅冬。僅得構院樓殿房廊厨溜。一視前制而宏壯雖少。遜堅緻能過之。庵僧晚巖以余非生面客於斯庵也。請記其事。余觀今世界國漢文并用。學宮廢而講堂輟。而獨有佛宇之能新建也。如此爲世道重可感矣。然八影之遊遊而未遊。萬景之讀讀而未讀。一生耿耿難忘。今雖老且病。庶幾宿願可償。茲爲記以證山門。

癸卯仲春申昶樸記

○楞伽寺始創前後檀越錄序

湖之南有八影山。山之奇秀甲吾東。山有寺曰楞伽。世傳碧川大師創始。

焉卽 崇禎後甲申歲也甲申去今壬辰六十有九年矣恢拓梵宇有侈
遐邇之觀者豈非地靈境異自有佛力之冥佑而然也噫地因天作事乃
人成當寺之始經營也有承訓郎安公之尹與金公加隱大首爲願堂祝
釐之所捨施塵財作檀越赤幟接踵而繼武者指不勝屈今世檀越之歸
嚮佛氏者波流風靡猶恐不逮則祇樹獨金之施豈專美於前哉我佛固
主世人禍福世人之所以壽富安寧者安知非我佛所嚮致也佛之德如
此檀越之力又如此此不可以無籍也遂據其檀越名氏書之于左使其
日日讚頌俾後有觀感焉

壬辰辜月日龍淵道人慧立書

○興陽暮岳山中興寺修道庵佛糧記

瀛洲之東山曰暮岳寺曰中興庵曰修道也一朵芙蓉蒼然華葦葦上出
重霄而雲烟縹緲常帶繞於山之頂山之腰則名暮岳不亦宜乎映虛堂
大師移隱寂古寺創中興新刹俄而寺大成道大行則號中興不亦宜乎

使修道者居修道而欲令修道也必矣則名修道亦不宜乎是菴也歲久雖未攷始創年代而背倚霞岑爽槩居最清眼界者隔江之遠岳爽耳根者落石奔川矧乎十六羅漢星羅列坐真是山中之佛國而人間之淨土也世之種福者捨此奚適但世不太古醇漓撲散人無投敬之心而茲乏供佛之資此其庵之一欠事而適足爲白圭之玷也歲在己卯邑居李公二難皆信士也欲作良因願入佛糧大庇仁方福不虛捐漂母一飯竟獲金樵夫五錢終得大利况其兩公種福田於今生期兜率於來世可爲之千事可爲於可爲之秋豈不美哉美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書曰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可謂兩公疇於人而侔於天者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然則豈非人之君子之徒歟山之僧海峯映虛堂大師之親足也欲叙兩公之迹請余織之余不拘不才更搖完翰而摭其兩公芳名書之于左俾後有攷焉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閏七月上泮清波門慧立記

○寶城郡天鳳山大原寺大法堂十王殿與衆寮重剋及丹青兼地藏改金畫十王各帖記文

聖上在位之四十三年卽崇禎三丁亥也是年春余休象靜居于曹溪隱寂菴矣有大原寺住持警慎使采性少師持書走諗曰我寺丁丑冬鬱攸逢變之後明年戊寅前任持泰演率羣衲聲乞于四方而重營則輪奐之美屈于久制也粵九年丙戌前任持渭清命智辯道人丹牖之兼地藏改金繪十王各帖以安之文章之觀有煥于羣目也前役之管錢財後役之監臨護我亦與衆共之於是焉覺皇之御幸無恙矣噫若無文以垂之雲仍則後之昧今亦猶今之昧昔煩師有博古處該今而備記焉余曰諾敬閱影海集則其中載大原寺記其略曰

齊建武元年甲戌新羅智證王時東方佛法始祖阿度和尙屢及于此剋寺號曰大原厥後七百餘載宋理宗景定紀元之後高麗元宗時曹溪第五世圓悟國師移入一箭道重建寶坊然前後之蹟皆缺碑幢累代沿革

之緒俱莫之詳至雍正九年辛亥則今上卽位之八年鳳岬寺前任持卓悟受本侔李侯泰昌之命移之是寺令尼海鑑等募檀緣重葺大法堂及聖齋庵文殊殿又命弼閑長老募緣而雕彌陀三聖像云云

據此則古亦亡山史故影海大師侔倣歷代舉槩述焉措筆之間雖未免疑噎然向微此記則後誰知距二十八年而有此戊寅以來之役乎嗚呼警愼長老乃卓悟之嗣子也不肖是影海之嗣孫也曾以影海之筆連記卓悟之功於前試以續貂之文繼述警愼諸公之功於後立功立言之間似有真緣余有感于心於是收愼公之言兼錄影海之述合以爲大原寺之記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暮春 日 默庵最叻記

○全羅南道康津郡萬德山白蓮寺

創建來歷其歷史

新羅時ニ創建シ高麗僧圓妙國師カ重修ス

高麗當時二八國師之道場ニシテ朝鮮孝寧大君カ讓位遊覽時ニ留住八年之地ナリ朝鮮名士丁若鏞モ留住八年ス

現存ノ塔碑懸板古文書類

塔碑寫重勑時上樑文懸板寫高麗八國師閣懸板寫八國師事蹟記載。
萬德山寺志存在

現存ノ建物及維持等ノ狀況

年久シキヲ以テ凋殘シ寺僧一人孝寧大君留任ノ時ニ附セル畚土五十四斗二升落ノ收益ヲ以テ維持守護ス隆熙二年頃ニ困難ナ京住孝寧大君子孫李貞宰カ右畚ヲ還推入シタルヲ以テ目下維持困難也

○海南大興寺事蹟碑銘

弘文館提學希菴蔡彭胤撰大菴寺事蹟碑并書曰如是我聞曇花現於兜率陀天四七二三之綸緒貝葉流於閻浮提界一千六百之燧鑽故慧

願所存舍衛之布金滿地靈因所托鬻山之飛錫凌空雷雨褰開龍井證
金湫之涸林泉窸窣曹溪印一派之香斯乃衆生之所信嚮而歸誠造化
之所設施而護法者也東方始染於墨宿西教遂漸於青丘鼎三邦而炤
智之朝權輿環八域而浮屠之宇先後其最初者曰海南之大菴寺爾其
邪分坤絡傍帶天池迸笏干霄雙峯界新月之嶺脩紳抱岳九曲走太陽
之門方丈之縹霞東浮瀛洲之壽曜南噦巖屏彌勒神童留絆日之功石
軻三車福地点臥躔之處丹葩緣葉嫩柏四時翠鬣寒濤行松數里人境
之氛埃隔絕洞門之天地寬閑瞻彼加年宜長老之是住矐焉悟道卽聲
聞之可追前哲之所賣心其來久矣上方之所授矩蓋有以夫蒐東京桂
苑之山碑質中觀竹迷之筆記惟阿度之過海猶康會之入吳金蓮湧池
之朝神光耀室縞雪埋山之日春意生柯鶴唳聞天鸞書赴隴三更解脫
割敬林之版圖七宿精勤屏沁水之湯餌天心冰釋佛力風揚於是疏千
劫之翳榴斫一區之厓堦開山叶於青鳥之卜營室臨於朱鳥之墟楸身

之梓柏葉之樅斷度而收羅斧斤齊舉鴈齒之階魚鱗之瓦周遭而化出
馨鼓不勝光明正殿之耽耽往復隆堂之櫛櫛飛薨錯綜銀渚織七襄之
絲浮柱縱橫渭濱竦千畝之竹交懸樹梢玉露綴於蜂房峩入天端彩雲
承於鷺翼雕欄北敞九屢之迴塔對攢瓊闥西披一点之香爐高聳穆羽
化於虛牝金鐸梢林宛虹飲於迴潭畫梁壓水三無上寶此有歸依八大
伽藍相爲雄長空飛泯跡金水之靈有無淨行發心雪山之會來去眞興
菩薩薦冥祉而報慈泗泚法王劃生塲而示信繫我大權堂主寔曰慈藏
國師丙舍靜居荆棘圍於裸座丁年大捨田園入於化城香浮於說法之
筵祥禽含花路貫於無人之窟猛獸扶筇丹泥渥而莫能致五通之仙白
刃嚴而不許墮一日之戒遊帝都而陟紫閣欸雲際而叅圓香搜眞如秘
密之藏深加摧挹壓融結舛歪之勢丕勸營修夢寐頂摩通霄念曼殊之
偈叮寧授手曠代承迦葉之傳日表龍姿開勝光之寵餞檀香鴨枕來水
府之法供人如舊浦之珠還寺屬斷絃之膠續髹丹改色更恢初地之規

模磻壑增輝肇安身之舍利至如元曉大師羅朝異人流星感應之符
驗五雲之覆宅朽骨甘涼之溜悟萬法之生心眠瑤宮一夜之春教外卓
不羈之躅弄魏瓠千村之月人間騰無碍之歌角乘隨緣常桂華巖之輶
頭輪有素多留海會之堂偉哉圓教之代興完爾遺菴之并峙託星槎於
淮海劉將軍志合而攀裾廕珠樹於神州儼和尚形開而掃榻擷英而咀
雜花之味撫軫而聽流水之音值魯相西河除關之囚運鄭商半道犒師
之策齊壇藏事陰却大邦之兵玄疏隨書普傳十刹之教歸然伊昔閱經
之殿迹矣爰初棲鉢之年暨洞流報信之高禪受輿地点圖之奧訣謂四
二并吞之懷合裂爲三於百千裨補之宮見居其一所以天開地畜今古
颺靈翕颺馳智愚交躡重楹複閣森烏兔之蔽虧黃葉青松閱陶漚之
起滅逮夫 皇明萬曆廿五載卽我 宣廟大王三十秋海徼載纏於蠻
氛山門不保於兵燹雲陰結恨燒殘邀月之基秋草傷心蕪沒長春之谷
天入地竊竟孰主張日月燈光自然明海向微青蓮子作幾墜大檀越風

遂乃撫百代天人之前功收七年瓦礫之餘燼經營式彈於願力住化因乞於師門時則臨濟嫡傳若有清虛尊者擬幼名於雲鶴神翁獻呪於兔懷發深省於午鷄妙句警昏於題葉木人南自徵炳識於一公楓岳東尋透玄關於三夢虛憊之意消而從遊附闡提之力定而恩賚蕃移慈念而爲忠下戒壇而奮義指揮弟子泗溟起關左藏六起湖堧協助王師元帥克幸州提督克平壤蓋出定功與存乎再造而歛歸名益重乎十方五聖師之靈其有望矣三安居之席暇暖乎風波甫息而惠航來雲構方興而法幢至磨廡離宅椽約維新龍象收悲奩輪如古降登炤爛者殆二千間奔走幹當者踰三十輩神羞滌於闌岫善業光於闕逢靈界三完昏鏤磨而復煥梵音四合散碁拾而重闡蓮花銀字之經宗門是鎮稻畝錦欄之服信噐猶存玻瓈之盃七枚留供齊日之薦烏瑟之珠一顆時放彌天之光一心之密印相承五世之浮圖離立逍遙親炙於講席虛白嗣楊於義旗楓潭得月而澄明華岳連巖而秀出雪岩之風猷未泯心守之功德不

孤薪傳火而何窮地以人而交贊雙林廬阜惠遠之跡尙新片碣頭陁簡
樓之文可已茲書登石一轉語用授踪門三比丘銘曰 白頭之山千里
南迤極海濱宰爲頭流又六由旬爲頭輪頭崙如削如攬如挿如束立上
架雲橋下懸新月鬱岷嶽北拆而左洞府天關五百弓孰景孰胥孰經孰
營阿度師更百有年式至慈藏乃新之緇流雲合棟宇日拓溢巖巖惟曉
惟湘竭來棲息厥有菴圓香所諭一行所點奠邦域道詵申之地靈愈著
雄南國丁酉之訏一矩焦土金地索魁颺攸穴山哀澗思灌樹塞徹老曰
咨萬歲一遇是在我西謁其師陳達誓願靜曰可徂茲國難義族二千我
實領我老乞身我委我徒卽有政山門之事惟徹與諧吾偕汝賁然來思
大衆風動廢乃舉先之後之修之剔之功用集像殿經臺霞寮月檻不日
復翼而棘而美而完而爛金碧乃建戒幢乃設講堂宗風悠其衫白錦其
鉢碧玉信其留嗣宅于茲繫有其人其世仍曰能曰眼照信誼安霽若鵬
珠駢璧聯其德有隣越有姓名德承承率兜成列於其毗寺凡三剎法堂

四之守所幹眼昔著籍歲久而訛識者嘆摩訶一志極謀顯刻永厥垂再三布幣至于赤城乞余辭其始自今暨厥俱胝阿僧却無騫無杭無有菑害無終極

雍正五年丁未四月 日 立

○正廟朝製西大師畫像堂銘并序

御製銘并序曰釋家之通稱曰沙彌沙彌者息慈也謂安息於慈悲之地也故佛有三藏而修多羅爲首佛有十回向而救衆生爲首蓋戒律也禪定也智慧也無一不慈悲乎究乘而法界之功德在此恒沙之福田在此無上哉慈悲爲教也後世沙彌則不然雲天水瓶游心於實相之外翠竹黃花比身於無情之物而吾儒遂以枯木死灰譏之非吾儒譏之也卽後世沙彌自詒其譏也若西山大師休靜之爲沙彌也其亦不愧夫慈悲之義乎始焉腰包杖錫徧叅諸方樹法憧爲人天眼目則 雲章寶墨寵賚優異至今與貞觀永樂之序爭耀於兜率蘭若間中焉顯發宗風弘濟國

難倡義族爲勤王元勳則腥羶妖氛應手廓清至今使方便度世之功永
賴於闍浮提無量劫終焉隨緣現身緣過攝身尋因果爲上乘教主則梅
熟蓮香條到彼岸至今有望儼卽溫之像受頂禮於西南香火之所如此
然後方庶幾乎濟大千而惠塵境曾面壁數珠磨磚作鏡之謂慈悲乎曾
廣建塔廟多寫經律之謂慈悲乎予因西南道臣之請其影堂賜額南曰
表忠西曰酌忠命官給祭需歲祀之以今歲甲寅追洪武甲寅賜詩善世
禪師之故事爲之序若銘俾揭諸堂予雖未習佛諦而嘗聞法華之義解
矣曰偈之義如此方之序後銘則此之銘固梵之偈也銘曰 佛日初照
慈雲爲經浩劫單傳囑付叮嚀問其誓願孰若施舍義海茫茫津逮者寡
福國多祐高僧應期卓錫一喝魔軍離披天晶月朗波恬浪平優曇鉢華
湧現東瀛歸慶赤縣返眞青蓮肅穆鍾魚禪燈孤懸名流竹簡道存貝葉
寂鄉鉢寺交映眉睫報祀伊何蒲饌自官倫布靈貺長蔭梅檀稻麻竹葦
匝域翦若匹周富庶媿唐耕鑿八萬四千子孫同樂

予卽祚之十有八年甲寅四月八日安于表忠酌忠之祠中

○表忠祠屋碑閣重建記

噫古往今來忠臣義士何代無之粵在壬辰之變我先師西山泗溟雷默三尊赤手倡義功莫大於我國而百有餘年後至正廟朝十三年立祠賜額俎豆之禮至今奉行矣祠屋碑閣柱摧樑朽誠是寒心板蕩之誠臣疾風勁草誰不知慨然雖俶裝前途之行客莫不悲咨嘆息况其爲苗裔者疇能甘食安寢曾經院任不知幾許余嘗不咄咄書空而無一人司南重葺之奇策矣爰有昭公之來殿是方也欲輸萬一之功默照自心佛爲誓告達于巡使許得取錢關文因以營門差送監董典財兩貼文於雪谷長老有烜同知故卽與本寺住持雪順維那勝煥合員大衆一場聚首腐熟建議幾何其反唇相稽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然而竊商其鳩聚於左右道諸刹之物則存十一而闕於千萬若搆碍於財綿力巨中止而廢則爲先師之道果安在哉二萬葉錢已輸於諸刹之一例更不開喙於其間而

或探囊而拔櫃或傾橐而破契僅得月一三之子貸充其大半不足之數則刻日方役役徒子來役徒攻之捨古就新不日成之髹丹改色奩輪如古更添初地之規模恍若披雲見月捲霧看日如斯乞得之功無非聖化之中而巡相之功亦在於聖化默默之中諸佛諸菩薩默默陰助之功亦不可得而記陳茲以卒歸功力於慧昭等諸公先師勤王樹勳之偉蹟備載於南臯上梁文更不贅說於其間而惟錄其囹事告功之年月日時爾道光十六年丙申七月 日裴龍璽性謹 識

○表忠祠剏建記

聞夫 宣廟朝壬辰歲島夷之變言之痛矣繫我西山法祖卽西教大宗於軍旅之事未嘗聞也而敵愾之忠藹然奮發於秉彜之性杖劍西赴陪駕還都以之而天彝明世教立矣則雖無表社而童樵豎牧亦皆口噤心服矧名教中通古今達事理之偉人也哉噫丁未秋本山人春溪默禪與同知戒洪執茲西山之事實呼籲 蹕路卽地蒙 允傳曰大功偉烈如

是卓然 聖朝褒嘉而古相臣李月沙文字又足爲信史特命立祠以表忠二字宣額仍以贈 教旨以示感舊獎忠牧丹戰勝之後乞骸於朝願以兵事屬弟子惟政處英等 宣廟亦憫其老而許之命松雲摠統北方竝雷默鎮撫南方松雲以天將劉公縱之命三入賊陣探情而來故賊不敢逞奸肆毒而及其清正之間寶對以我國無寶將軍首之言使人凜然豎髮平亂後日本請成于我故朝廷以師素爲倭人所服先遣師往探賊情師到彼稱以先師遺訣南遊馬島因至貴國云云倭奴先施毒蛇坑及鉄馬炭火等詭術以試之師以無碍辨智一一不墮其術倭益警服及還刷俘民三千餘口而來則當初倡義之功指揮之力西山爲大松雲其次松雲又其次雷默騎虛等矣粵於戊午歲嶺南密州建祠以松雲爲首今之大屯卽先師碑塔奉安而又是藏衣鉢之處以西山爲主次以松雲雷默分東西配享而騎虛則已配於趙重峯之院又配於密祠始知有忠則有表卽其宜矣方其延額下 教旨遣禮官降香祝而六邑官長各盛其

帽帶嚴恪威儀等祀事於空門中曾所未有底事固知人生於世母論儒釋而莫如輸忠也明矣但鳩財一欸不佞與錦洲惠公本道分左右募物足千金鰲坡之奔嶺右讓庵之走海西最關及典閒間求俗家贏三百緡矣關以東關以西北表表名流如退庵蓬牧菴雄蓮坡周豐溪永鶴峯綻楓溪勝同聲響募幾百銅也而關北一道專挫於碑事且役先財後匱綴相尋設燔兩處魔截不一債貸未免中前住持奉欣不忍忍寺僉之劭典財則擔務莫少焦惱之功財匱亦多傾己之物竟賣己土而拮据其誠覆可諦耳蓋董役於戊申秋杼僦星馳役夫雲騰不日告竣於己酉之夏斯莫非運到時還人亦得之監役前銜再信爲囿未終而逝于時營門遽有督役之令本官奉公之舉特遣前別長金公俊一輿前啣暢迪終監其役惱懷嘉想丹臚卒未易也前宗正清波苑兄仕一募軸託有信老尼其名戒守戒守強於檀緣裒七十金惟以此未敢舉事而先是錦洲化遊於完營之階買彩四十串以來兩化協勢迎工濫觴於庚戌初夏放筆於夏末

軼美燦奐然則清波發蹤之功戒守張網之勞并不宜泯名監役典財宣成造當時之任僂々尤夥矣嗚呼 聖恩罔極幸逢革額而復戶保卒然無判下今年春本寺僧壯愚自誓呼籲再 蒙五結之復戶三十名保卒之特 教則自此春秋享祀斷無僧徒自備之慮壯愚雖齒少而心雄凡未易得之誠也余以先師之耳孫帶任而來一日起事之蹟不圖而至余愕然口台昧才德之稱祇不過雕虫而已於壽傳之文不敢却之甚靳寺僉之懇斷斷不已故不能脅讓而略矢顛末云爾

崇禎後百六十四年辛亥三月上浣六世孫應雲愷昨 識

○西山大師行錄

清虛堂安州人也俗姓崔氏系出完山法諱休靜歲庚辰生于安州年二十一嘉靖庚子剃髮於崇仁長老受戒於一禪和尚聽法於靈觀大師南遊頭流道益隆焉法號西山大師在昔壬辰島夷猖獗乘輿播越嗚呼痛哉禪師自香山往詣行在迎 大駕於順安地 宣廟特嘉獎命爲八道

十六宗都摠攝判兵部僧義兵大將使之協贊討賊於是揮涕承命召募僧徒一千五百餘起關海西兩道使門徒惟政率七百餘僧傳檄期會于順安地與天兵爲後先戰于牧丹峯下遂捷平壤克復松京與王城賊首屏氣懼伏遁逃癸巳又選精銳七百僧迎大駕還都宣廟屢令入侍慰諭天將李如松以帖嘉獎曰爲國討賊忠誠貫日不勝敬仰以詩贈之曰無意圖功利專心學道仙今聞王事急摠攝下山巔茲以名聞中華咸願一見年屆八耄啓于宣廟曰臣筋力衰耄恐未能竭蹶盡忠請以軍務分屬弟子使惟政摠率北方使處英鎮撫南方以爲諸僧兵歸屬聽令宣廟嘉其誠憫其老賜號國一都大禪師禪教都摠攝扶宗樹教登階普濟尊者教旨使之還山退閑是時島夷疲於動兵乞以和好宣廟議于禪師禪師薦送惟政爲之私囑曰萬里滄溟一有所失倭必侮之使之預誦金剛經以應彼問及其專對之際道術應變之方一如符合於是倭王大驚禮遇刷還被擄人三千餘口禪師之明見尤爲神異又驗

其達觀於後世者存余於早年遊長春洞到禪房玩其留藏衣鉢意謂關西之妙香湖南之頭崙相距二千餘里八域名山不爲不多而傳藏衣鉢于此山者有何陳蹟之可考歟問有文帖則烏有問其傳來則黠昧心甚訝薨者久矣今見寶藏錄歲甲辰正月二十三日禪師入寂之時遺囑弟子等曰令我寂滅之後衣鉢傳于湖南道海南頭崙山大興寺頭崙雖在僻隅俺有三節爲重者一則奇花異草片時光景布帛菽粟亘久不泯北有月出撐極天柱南有達摩盤結地軸東之天冠西之仙隱屹然相對海嶽五衛洞府深邃此則萬歲不朽之地也一則王化千里緩急未暨俺之功績雖無可稱聖主殊恩憑此觀感則後世豈無樹風聲警愚俗之道乎一則處英及諸弟子皆在南方此乃宗統所歸俺意已定爾等毋違遺囑送我衣鉢及聖上所賜大禪師教旨移藏于頭崙山中使明照主管此事付書惟政托以後事因爲入寂茲以頭崙僧戒洪天默等累傳爲法門宗派有立祠妥靈之意裹足上京經營登聞訪問于余故指教佛

菴僧興寬與之周章呼籲特蒙允許因卽建院己酉春遣禮官宣額賜祭朝家崇報之典至矣盡矣禪師之使藏衣鉢於此地者其慧襟不測必預忖有今日之舉也豈不盛哉本寺緇徒等累請行錄余不可但以文拙辭連年滯洛迄今未遑近纔南還適得暇日於寶藏錄中採其真蹟之萬一記如千言以竢立言之君子也

崇禎紀元後旃蒙單閼觀月上澣湖西金洛一撰

○西山大師碑文

韓子稱人有墨名而儒行世常訾浮屠氏髡而緇不耕不織泯天常靈民財若是者語其墨名耳今有人傑然於髡緇之中能鼓舞其衆於君父有難之日執干戈衛社稷若是者雖勿謂之儒行得乎儒者之言食焉不辟其難夫自諸吏秩百石斗食以上皆有食于官者有食則有職有職則有責責有小大不可以苟免宜也若夫山人釋子雲水其廬瓶鉢其食無營無求無責於世其於人事理亂得失漠然若無足以動其心者乃能衝冒

乎矢石之場奔走於羈勒之列惟恐或後則斯不亦儒子之所難歟余嘗聞松雲大師之風松雲異人也飛一錫越鯨濤棹三寸敵百萬之師其忠烈莫之與京而松雲之師又有所謂西山大師者義益高功益偉事益奇松雲之風所自來遠矣大師法名休靜西山其號或稱清虛子俗姓崔安州人性至孝生十歲孤懷愴悲慕因讀浮屠書有感於生死之說忽若有悟遂祝髮出家遍遊名山有能詩聲往往出語警策 宣廟聞其名徵詩稿以入既縲紲之厄繼賜 御詩御畫墨竹以寵之倭寇之禦也 大駕西狩龍灣師杖劍追謁于行在 上曰寇深矣若何以助予泣曰國中緇流臣幸知之其羸病不任者令焚修祈福其餘丁壯請悉編行伍惟上所令於是命爲八道十六宗都摠攝退則與其徒惟政處英等糾合義徒得五千餘兵惟政卽松雲也會于順安地法興寺常與天兵爲其犄角進則與賊還躁牧丹掀平壤復開城選勇士七百扈駕還都都人咨嗟天將加敬顧師則退然不伐其能旣而喟曰吾老矣莫以筋力爲禮盍屬兵于惟

政反眞于妙香之舊棲丐益力上憫而許之於是賜號國一都大禪師禪
教都摠攝扶宗樹教登階普濟尊者而禮遺之可謂飄然識去就之分矣
語具在月沙李先生谿谷張相國碑中今取其關於大節者而著之師以
甲辰孟春示寂世壽八十五法臘六十五臨沒囑其徒曰我死衣鉢之託
必以海南爲歸是州之地有時頭輪有寺曰大菴南瞻遠摩北瞻月出東
有天冠西有仙隱吾誠樂之且海南荒陬也 王化未沾民俗愚迷吾之
爲此冀其有觀感而興於忠也庶幾其瘳乎師之涅槃後一百八十五年
當今 上卽祚之十二年戊申師七世法孫天默等將立祠于大菴之陽
揭師像而妥師靈相率莆足而來請額于朝 上思中興功烈之美嘉休
靜忠誠之效特命賜額曰表忠贈秩有加越明年四月遣禮官齎香祝而
祭之先是嶺之南有祠以表忠名者祀松雲今於師之祠亦云嗚呼忠美
名也盛節也爲人臣者孰不欲蹈其美居其盛而恒莫能至至矣而或不
遇矣而或不見知於後世若師者松林之一衲耳遭時一奮遂名無窮前

彼 聖祖之殊遇後興明主之嘉獎師弟二人赫然廟食相望於嶺湖千里之內自古人臣得此者蓋寡矣而師能得此豈不偉哉師之所以報國家之所以勸忠可謂稱矣嗚呼師魁梧橐邁不世出之人也意其狀貞亦然嘗於陝之海印寺見師之像眉目踈朗骨秀而神清介然有幅尺又其功成身退雍容整暇殆近於儒者氣像豈其幼時北學於京師有所欣慕濡染於吾道而然也耶或曰師西山人也其所提兵斬級主功之地亦在於西州則其沒而建祠不于彼而于此何居嗚呼此不解隨緣住方之義者也烏足以知師之微意也天默等以余與聞其事請載于石遂繫之以詩曰西岳金精鬱磅磚千尋名材當不得爰有神人起白足鳳羽鱗毛稟其德錫遊香爐振金錫俯笑豪傑鹽鷄宰已南蠻酋動戈戟東土時丁百六厄遂發慈悲誓滅賊灑泣龍灣披忠赤震撞鯨魚會緇袂雷動風馳滿山谷汎掃城闕京觀築旋迎鑾輿舊都復法水金剛呪海船鐵大馬燄隨手熄普濟羣生躋極樂拂衣香山反真模法身充滿無南北方丈蓬萊

昏我宅海南之墟新月麓翼翼其祠天默作何以藏之衣與鉢琿瑯琉璃
疊碧玉繞繚天香隨册祝輝煌朝日射榜額額以表忠侑靈魄榮于華袞
彰五色撐柱天柱盤地軸永樹風聲警遐俗嗟汝南陬視此刻釋猶然矣
矧儒服

崇政大夫行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春秋館弘文館提學同知
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徐有隣 撰

嘉善大夫兵曹叅判兼同知春秋館義禁府事奎章閣檢校直閣鄭東浚
書

資憲大夫行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都巡察使關西管餉使
平壤府尹沈頤之 篆

崇禎紀元後三年辛亥

○建祠事蹟碑銘

昔我西山祖帥當壬辰島夷之難與門人惟政處英等有勤 王克捷之

功累蒙褒賞在今 上十二年戊申大菴釋天默戒洪等以爲嶺南有泗
溟書院而西山反配食焉西山以首倡之功尊師之位倒置若此朝家褒
美之及泗溟而不及西山者實百世之闕典乃走京師上言于 蹕路事
下籌司戶部尙書徐公有隣啓曰臣按湖臬時果有以此事呈狀者臣以
啓聞體重不敢許而按狀則實非誣也 上仍允可之以表忠賜額遣禮
官致祭嗚呼願此至重莫大之事實由徐尙書外護之力此以不記後生
何考焉乃瑩石而命余銘之有不敢辭謹齋沐盥手而銘曰 昔我先王
陽九運當島夷陸梁大人廬室澤量骨血其禍慘烈乘輿播遷遠赴龍灣
臣民摧肝時我祖師倡建義旗蒸徒景隨合力天兵克復西營大駕還京
勤事則祀於傳有矣其可以己爰有雲仍曰默與洪是事服膺遠奔闕庭
上達天聽事下朝廷重臣奏聞幸得蒙允事遂從順建祠海山特遣禮官
賜祭奉安禪門此舉古今罕與孰不仰矜願惟盛勳非徐公力何由而得
原始要終立石記功衆皆樂從塵飛滄海此碑不懷思公如在

西山六世法孫蓮潭有一謹 撰

應雲澄昨謹書篆

聖上十六年壬子午月 日

○表忠祠上樑文

偉夫山人辨師貞之功秉彜之天罔間禪家侈威秩之事表章之典無虧
巋然新宮卓爾往蹟猗歟登階尊者允矣出世高僧神翁呪歸偶下人間
雲鶴靈婆抱送果是天上麒麟於是識妙西沙絕形彼岸出山題葉覺妙
旨於一聲午鷄登高飛筇發浩嘆於萬國浮蟻天日照燭契合縲綯之中
雲漢昭回賡進經纒之下不幸龍蛇之國運中否虺豕之賊勢方張二十
四州豈無一人義士三千世界惟有八大伽藍只有赤心誓無漆齒仗劍
西赴于千百緇徒之相隨飛檄東關堂堂一二弟子之同志數項珠而良
籌運罷口梵而喊聲長賊肉如山出奇兵牡丹峯下天心悔禍收成功於
平壤城中十萬天兵仗義旗而作勢七百勇士衛聖駕而還都若夫泗溟

雷默之各奏爾功固非西山大師之指揮方略權元帥之出師勝捷豈徒然哉李提督之移帖欽嘆良有以也有若絕海之使事克竣萬里之師戒如神抱膝而火宅生涼叩頭則旱天集雨法雲遍浮慈洽無緣之航慧日高懸明窮勿照之鑑能事畢矣脫屣三業之場宗風悠然拂衣入正之路烏瑟珠瓊瓏椀祥光放天錦爛服銀字經信器留世其人則宇宙之真間氣其功則古今之大英雄睠玆大奄藏衣之山尙稽尊師妥靈之所以死動事則祀於傳有之賞功酌勞之章捨此誰也如是其人天默戒洪衷足同來千里地叩頭齊籲九重天籓臬重臣按實行而登奏籌司諸宰奉聖旨而發關卜地新月之前相宅清風之側丹泥來照雪山增明緇流雲合奔走幹當者若千萬人丹牖日新登降照爛者幾三百棟東向坐西向坐位次不差春仲丁秋仲丁祭祀無廢沙門大眾此焉依歸盟府奇勳斯爲表獎縱橫翼室之櫛櫛嚴邃正殿之耽耽石舸八萬之經講誦不撤鐵蹄五千之長精靈猶存斯實三不朽之資莫虛六兒卽之唱 兒郎偉拋樑

東 頭輪高聳想孤忠平生烈烈男兒氣化長作空萬丈虹 西一道曹
溪路不迷世界何天真極樂師應歸去涅槃蹄 南穴望上千兜率曇不
使妖氣蠻海惡元均肉食至今慚 北 石佛蒼然萬古色賞一人功勸
衆生五雲多處拜宸極 上 星日昭昭正氣盪蓮花幘子像清高瑞彩
時時其頂放 下 九曲遙源流不捨納納乾坤靈有無師身行世水洞
瀉伏願上樑之後檀越之風猷未泯菩提之功德不孤曇花初開長懸禪
家日月邊塵不動無恙聖祖山河四衆歸誠五衍護法親炙之徒遠矣謾
說存髡丈夫觀感之風悠哉詎無沮背烈王簡棲頭陀之作屬之誰乎蘇
子瞻表忠之文爰及我矣

歲己酉孟春南臯尹持範 撰

○表忠祠重移舊址記

本院之創始於 正廟朝十三年戊申卽乾隆五十三年也時有明地眼
者善別理體故其点祠宇之新基也讓主山於巽位而橫坐離方瞻大雄

殿於坎位而自卑以其祖孫位分南北而各安上下其於禮貌理體其順正而享安吉者四十九年道光丙申妄論卒發具止之而遽移神室於巽位之主山遂與坎位之佛殿上下倒置顯有壓尊之病又其前之講堂左右齋室并三門而俱爲脫免於一邊見者聞者莫不駭恠而病焉雖欲還移於本地而脫邪迎正財力之難辦而未能動手咸豐己未宗正智峯赴任聞知遂興移正之志私先告由於玉局之素仙幸遂得諾因爲建白籌司而入啓蒙 允判下空名帖二百張以爲移建之費亟促移正於未寒之前遂爲始役於霜降日上樑於大雪日告竣於明年辛酉之小滿繼爲丹牖奉安靈位於端陽嗚呼盛哉 國恩之洪大難酬古人有言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凶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凶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己此之謂命也向自移邪之後地理乖廷灾眚作作之不已患難繼繼之不已其

幾何不至於亾也究其所以救亾之道而得於心成於事竟能免至於不可奈何之域者誰也荷擔八功德之清涼捨苦行檀於熱惱天中其人也該其所以遲壞之謨而廉於固利於羸從而翦虧於己及同園之勛者誰欽紹五臺院之往蹟使安修身於玄冥地上其人也大凡爲事者當省神道之盈謙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無使行業而偏頗也二人者之行經各自含章而人或不知故耶言言誓友繼後興弊者云爾

咸豐十一年七月日草衣意恂謹識

○大雄殿重剝上樑文

粵惟寶曆萬億千載凝新命於皇天祇陀八十一園恢復觀於佛地成一切大功德爲十方衆歸依蓋聞曹溪水香廬阜山靜玄鶴点址是謂南華禪宗白馬馱經厥有西來靈照心空空於色相明月萬川赫昭々以高居白雲一塢世所聞大興寺人或稱小瀛洲老星高臺望紫宸而拱挹長春古洞駐蒼輅而徐舒夕岷晨鍾如聞諸天樂峯雲林靄自生陸地蓮竹

鶴

絳

院清香非寫林之可埒桑門富麗豈虎邱之足夸奈經鬱收氛祲遽成瀕
彌灰劫紺林鳥語忽警嘻出之灾珠窟龍神無救歛歛之頃寂寂慈雲庵
裡惟聞阿耨呪聲磊磊狠石庭前何處如來頂禮而法蘭至入經續乃伽
藍亦被幘幪內帑金銀推恩卹而賜賚舊榭蕞桷日廢撤而委輸地勢高
而重溟深金湯協甲乙之論天風遠而飛錫下寶殿正子午之基于時觀
七分莊嚴恍然如重到兜率曇花菩提樹交雲霞而放光畫栱棊樟齊崗巒
而聳翠階所依舊將見輪焉奐焉丹雘復新悉集圻者墁者庸疏短引助
舉脩櫟 兒郎偉拋櫟東 天冠佳氣四時同孟蘭會上頭頭佛盡是觀
音現相中 南瀛海神山依蔚藍且上頭輪開寶鏡楞伽經榻見瞿曇
西日照恒沙似火齊一白達摩東渡后錦帆波晏海雲低 北月岳峩峩
連紫極莫向桃源作隱仙加蓮峯下多春色 上九天闔闔開虛曠遙看
香爐生紫烟毫光應復夜來放 下十庵齊遶一蘭若廣庭多種菘菡香
惠雨和風霑復灑 誠願上櫟之後空門清靚鬱壘訶搗 天子萬年祝

聖壽於檀越法祖三升佛禪教於蕭梁

光武五年辛丑四月日大宗伯白坡居士申獻求 撰

○大雄殿重修記

郡之南三十里有山曰頭輪有寺曰大興宋元嘉三年丙寅靜觀尊者開局而建菴梁大同十年甲子阿度利尙拓地而剏寺々有南北二院殿宇房寮極其宏傑至若龍章寶墨玉鉢珍珠 國家酬勳山門增輝然則雖曰國之南繳宜乎叢林巨刹嗚呼盛衰有運禍福異時己亥十月十四日卽山中年例致齊之夕此日酉時量鬱攸動於西上室北院之殿宇樓閣三百餘間不踰數三時而沒爲燼灰可勝歎哉於是大衆卽發山盟海誓一席建議異口同音囑法輪禪師爲化主禪師喜而諾之曰拔毫布地宿願可成卽時發足赴京東西圖謀枯骨焦腸盡信殫誠誠達九重 天聽高開內帑其財募緣其文恩高泰華德深河海道伯尹公之功本衙李公之德亘萬世而不泯監董李公之力隊長金公之心閱千秋而尙新此大

雄殿始役於庚子析木之月生明告功於辛丑大火之月既望因爲丹雘亦作塑畫彷彿乎化城依稀焉靈山其餘殿寮樓閣坐向易處始終不齊故未能煩舉也設役以來七八年間大小執務喫苦之業沙彌行者服役之動遊截於無量福地山野緇白捐金之因遠近坊村助力之緣逍遙於稀有樂土豈非天送災而去舊天降福而就新也哉安坐臥於斯仙緣重得設教禪於此宗風再振從古七剎之文獻未具年紀荒遠來歷未詳故今於第八剎之緣起從吾見聞之實略取而記之以示於無窮之域

光武十一年丁未六月日翠雲子慧悟謹識

○雙溪寺十王殿重修記

粵昔漢明帝偶夢金人遣博士王導等往西域求迎佛法至月支遇迦葉帶白氈畫釋迦像四十二章馱經白馬西來遂至洛陽自此佛教大行於中國幾乎家家而戶祝人人而歸依蓋其教以大發慈悲普濟衆生爲無上法門然而又冥冥府十王設爲剝燒眷磨之具以戕賊衆生烏在其悲

慈之義歟嗚呼我其知之矣佛之教與吾道名雖殊而其不忍之心則一也虞舜大聖也德教加于四海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人無不被其澤忠孝仁善熙熙皞皞比屋可封無容更爲而凡人之生也雖稟二五之靈其氣質之性不能無清濁粹駁之不齊是以有善有惡焉有賢有不肖焉於是不得已而象以典刑示民不敢爲惡而歸於善乃所以佐德而助治也佛氏之設冥府其亦猶是歟然則非所以戕賊乃所以普濟也余嘗觀其殿像設儼然地歲菩薩東西跌坐屈手大指左仰右覆若指數然端嚴妙麗具慈悲性又有十大王星羅其側玉旒繡裳威儀肅肅儘可敬畏其一秦廣大王展看大卷冊子瀏耽踞床而坐其二初江大王左執一紙軸右把朱管踞床而坐其三宋帝大王端笏垂紳踞床而坐其四五官大王端笏垂紳踞床而坐其五閻羅大王頭戴金剛經卷端笏垂紳踞床而坐其六變成大王端笏垂紳踞床而坐其七太山大王端笏垂紳踞床而坐其八平等大王左執一紙軸右把朱管踞床而坐其九都市大王左執一

白版版上寫佛告湏菩提語十數行右把朱置鋸床而坐其十轉輪大王
端笏垂紳鋸床而坐蓋十王各司冥獄而閻王實總判陰司然一切以秉
直無私懷寶鑑決疑情依是非不枉善惡得正或護生於鞭撻之間誠勗
於剗刑之際何莫非使斯民觀感懺悔超脫迷律咸登彼岸也哉余於斯
竊有感于中者世之不忠不孝極惡大愆往往有之而安富尊榮考終命
于家茲曷故焉無亦冥王判其善惡大騁神威使四直使者夜叉羅刹執
鉗枷鎖大急縛去一一施之以劔樹刀山之刑永墮阿鼻獄中雖閱千萬
劫不得度世否耶吾不得而知也顧茲沃州之尖察山下有雙溪寺寺之
傍有十王殿寺之剝在於順治戊子殿亦想應次第而建中間燬於康熙
甲戌重建於乙亥又重建於乾隆丁亥迄今四十二夏矣上雨旁風棟桷
朽敗幾至顛覆亦梵門一屈會也比丘敬璘慨然有志於重修執募卷遍
乞於檀越家鳩得若干財遂易而新之輦革改觀無廢前規意甚盛也比
丘定悟來求重修記於余甚懇略叙其顛末並及余所感者而歸之冥王

有知其旨點頤否噫

皇明紀元後三戊辰夏甲鳥謫客壺隱老人撰

香洞朴仁孝書

刻手比丘道仁

○月出山道岬寺道詵國師守眉大師碑銘并序

夫以金山建刹永垂頭陀之名河水浮盃猶傳和尚之號矧乎立關啓鍵
叅造化而通神紺宇開塲擁休祥而流福寔合貞珉之昭揭敢緩顯刻之
重新國師法諱道詵新羅朗州人也母曰崔氏家于聖起山之僻村生於
眞德王之季歲青瓜孕秀同巨跡之感心白足稟精鍾淑氣而拔俗神鳩
護持於叢林靈鷲覆翼於平埜傳貝葉於月南年未舞象隨使槎於海內
運際攀龍歷踐禹貢之山川親覩唐家之文物接延英之溫諭帝夢金人
卜大行之新陵神授白馬斯蓋天賦之特異豈但地術之偏能萬乘加國
師之稱一行有天人之許金箱玉笈究幽經而貫穿赤縣黃圖窮法眼而

織悉乞東還而振策演北學以濟時察地形之類舟鎮其首尾創伽藍而設塔遍於遐邇天花絕一點之緣嶽松基半千之業惟茲月出之道岬不啻日觀之奇峯山疊巒重宛千佛之列像巖危石動知一國之著名魚口想文殊之遠尋龍淵聞普渡之來住雲窓霧戶依徕十二之樓潮梵風幡輝映三千之界意在利益民物期使鞏固邦基高謝世人之填門迥臨方丈而掛錫六塵既息探妙道於乾竺三昧斯臻闡眞乘於祇樹金剛太白舉屬慈航黃壤穹蒼遙懸寶鏡如來不隔過去猶存法雨一施而普霑兵火再逼而自滅浩劫雲衛獨龍宮之巋然古碑苔侵致龜頭之剝落緇流興歎碧嶂含愁縱靈蹟之流傳赫若前日倘銘辭之缺闕曷示後人鳥革翬飛曾賴老宿之改搆鸞翔鳳翥可廢舊鏡之更修其徒玉習夙奮禪林廣募枌越三經歲籥罄至誠而愈堅重到京都索拙文而彌切雖乏幼婦之語寧孤上人之祈銘曰

獨神乎神熟覺其覺 難以知知難以識識

碑無碑有何損何益 久而愈尊今復如昔

大匡輔國崇祿太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世子師李景奭撰

正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世子右賓客吳竣書

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義禁府春秋館事藝文館提學世子左賓客金光煜篆

崇禎丙子四月日始癸巳四月日立

左記

介於靈康兩邑之間有一山焉其名曰月生山之西有大伽藍世傳新羅國師所創建之地也寺右有古碑世久剝剝殆不能識字有僧玉習者慨然發奮携一錫杖遠走京師辯造縉紳而請焉白軒李相國修其辭尙書吳公書其碑漢城尹金公篆其額選一國宗匠鉅筆而無以尙矣其歲九

月遂伐石於礪山之東於是湖南伯暨礪益龍安數邑守宰咸以農隙出民力以助之叢林釋徒窮鄉雖氓募善緣者莫不傾資虛橐奔走趨事翌年初挪運於黃山船泊所舟于加林那南塘浦歷羣山七山浦而泊于西湖前洋闊七月而工告斷手龜趺螭首各臻其妙而屹立於寺後之北塘天順年間有名僧和尚重建寺之法宇而碑則未遑焉眇爾一小禪肇畫於數載之間克舉數百年所未遑之事而光前耀後垂厖無極則何其捷歟竊念國師東國之神人也其生也非人道而家人棄而不舉則有羣鳩覆翼之異至今巖石上舊跡宛然如昨村之號以鳩林巖之名以國師自茲始焉年未成童落髮于月南寺入唐尋叅一行禪師盡傳其法焉及其還而東也名寺巨塔一丘一水無非國師剏建指點之所前乎千百歲之已往後乎千百歲之方來昭然森列眼前則豈非釋氏所謂超上乘而神乎者邪新羅以來號以神僧者如元曉義湘輩固非一二而稱其傑然者指不可以再屈焉老而示寂于白雲山靈珠莊合石龕中而平日行蹟俱

載崔維清所撰碑文云爾

通訓大夫弘文館副修撰

陰銘并序

靈巖郡有月出山山之奇秀盖一道國師道詵郡人也山有寺曰道岬世傳師所創大明天順元年丁丑有信眉守眉兩師者重剏焉藝文提學尹公士昫爲之記天順丁丑去今壬辰一百九十餘年矣寺有詵師碑不知立始何代碑已磨滅玉習師者重刻焉白軒李相國爲之銘習師又請余志碑陰余常見天中記記鳩林鳩林志天中聞天下久矣詵師厥生奇異又名聞天下智知未來成麗祖一統五百載之基所謂通釋氏天眼者豈可以一術稱哉亦異矣銘曰月出巖巖惟獄降神降神伊何生師道詵師之始生異諸常人毋漂食瓜歆而有身及生棄之鳩覆翼之見而異之収之育之師生新羅事傳至今巖曰國師里曰鳩林鳥覆后稷寒氷之寘惟此鳩林厥異何異古有神僧詵師非是猗歟詵師龍象之傑術無不通青

烏其一夢感唐帝有詔來徵入于中國一行是承師得妙訣復還東國爰相松嶽載祀五百師有法眼通觀百千吉凶隆替知于未然師曰東國地形如舟舟不有鎮其無漂流地形永然鎮其可已東國之土數千百餘里無遠無邇師無不歷創寺建塔以鎮嶽瀆月出有寺寺名道岬月出之山師之所生道岬之寺師之所營師雖去矣烏得無情寺有片石記師之蹟今已剝落其徒復刻相國是擷絕妙之辭重虛其諸續銘于碑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兼知製教鄭斗卿撰

妙覺和尚碑并序

夫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皎潔之清道之所以難名者以無赫然之觀也若乃得難名之道遊戲佛門三昧舟航苦海爲世所重者蓋指不多屈而近古於妙覺王師見其人焉師諱守眉古朗州人也生於崔氏母夢異人遺珠孕生時異香滿室幼時英爽有邁俗之志十三投州西月出山道岬寺出家既冠受具翱翔講肆抵俗離山法住寺遇沙彌信眉同歲同名

無碍學者皆推之謂二甘露門浸浸已露頭角矣居無何謂同學曰我所
負者其猶僧繇畫人物雖曰妙畫終非活者遂棄所學擔簦蹶屨出入禪
窟初叅龜谷不契晚入登階之家然值晦冥否塞之秋禪席荒虛寥落稀
若晨星師被撰判禪宗事防橫決之波迴旣倒之瀾宗門有賴焉尋還道
岬以示其不忘本也慨先國師裨補道場幾至荒廢乾沒落在涼烟茂草
中謂衆曰吾儕其忍坐視而不復耶况 聖上有命使其徒洪月幹其事
重新復舊貫莊嚴之妙欵絳闕清都而從空墮也且以永膺大君作大檀
越敬塑藥師如來三軀安于紺殿時天順紀元之元年也由是四事駢集
六和齋至以至千指圍繞龍象蹴踏宗風遂大振焉嗣後元廟備禮奉迎
冊封 王師錫以妙覺師號及紫伽梨一梨一龔又頻下手札以慰問象
毛拂子琉璃數珠搢紳縫掖自公卿以至墨綬銅符西向而問北面而禮
者不可殫述其爲一時所重從可知矣某年某月某日卽召門弟子囑以

宗門大事泊然蟬蛻閱世六十三坐臘五十一塔于寺之東麓紀德有碑
已沒字而不可讀今住持清信欲重鑿而圖存不朽書其事來乞銘銘曰

月岳穹窿 鎮南海濱 孕靈毓秀 篤生異人

前有詵公 號爲國老 後曰王師 妙覺是已

禪風旣熄 王師重扇 且復起廢 鍾鼓大振

一則妙覺 二則妙覺 永備無忘 宜乎勒石

崇禎己巳二月始癸酉六月日立

拓 海東沙門佰庵性聰 撰

次板上韻

青山面面畫中開 落木寒天明月在

轉入沙門石逕回 蒼松古塔白雲來

靜看瓶鉢禪心助 對客金人無語笑

爲說岡陵聖壽嵐 此身疑是上仙臺

庚辰十月日 月城后人金寧濟

次板上韻

塵間不欲近情開 洞僻能容流水活
萬壑千峯轉轉回 石高只許白雲來
數圍松大僧年老 絕勝更尋尤勝處
一炷香殘佛榻嵬 春風三上三層臺

楊坡

○雙峯寺剏建碑文

有明朝鮮國全羅道綾州雙峯寺事蹟碑銘并序
湖南之山皆宗瑞石瑞石一支南迤爲中條中條亦南之望也直中條之
南有寺曰雙峯中條之支左轉而繚特起而廻向于寺則南北二峯如相
揖然故名或曰哲鑿國師梁之韶州人悟道於韶之雙峯寺天監中隨海
舶東來卓錫於此山寺成而名以雙峯不忘本也是寺也剏於哲鑑師再

建於慧照國師宋紹聖中也三建於本道觀察使金倣 皇明正統中也
寺僧圖倣像而閣之寺藏 世祖大王御書曰全羅道綾城雙峯寺監司
守令曾下傳旨更審尤加完護雜役減除其下書 國王御押又其下書
天順元年八月八日 御璽印迹宛然以傳百世下者失於兵燹而其中
有環山劃封語州人口相傳至今故環寺四面周廻且十里田無稅山有
禁寺之殿閣樓庵房寮爲屋凡四百有餘架云 上之十年丙子寺僧聖
衍師訪余日長山下曰寺舊有碑二西新羅時豎東高麗時豎也而今亡
矣願乞子文師而刻之石余應之曰吾儒者平生不肯爲若輩銘寺觀中
石若亟去母溷我爲衍師笑曰碑爲紀寺始末設非爲讚述祖師功德也
哲慧二祖師遠矣其佳跡如雲遏虛如水歸海其名字且不傳雖欲讚述
功德得乎己卯士禍靜庵趙文正先生謫是邑以卒州儒建祠于寺東曰
竹樹書院 宣祖朝觀察使李友閔請于朝以寺屬于書院春秋祀享籩
盞寶輿牖戶塗室堂鋪其物皆出於寺後書院移于州東而寺仍屬焉則

是寺也雖謂之儒宮之附庸可也余曰諾文正儒宗也夫儒之拒釋以亂儒也不亂斯不拒有能釋名而儒行者則君子猶且與之況於爲儒宮役者乎釋而役於儒何有於釋遂與之銘曰中條之陽雙峯突焉於中起寺千二百年天作人作鎮彼南嶠環山以封云自 光廟役于儒宮貢厥籩實 王化會極二教歸一我筆于石以風髡緇茲山不仆寺亦如之

崇政大夫原任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世子右賓客奎章閣提學金鍾秀 撰
崇禎紀元後三丙午九月日立
奉正大夫行長陵叅奉黃運祚兼書篆

中條山雙峯寺普恩探眞錄

戶判 丁 闔

禮判 鄭 怡

大憲 洪 浚

南柯君 林後老

南川君 鄭 恪

都丞 魏弘源

應教 鄭嗣興

吏正 閔以咸

兵正 文起茲

持平 徐 遂

修撰 閔 昌

戶佐 鄭 璿

兵佐 具宗文

○在昔五百殿重修時始見右錄於樑上而丹雘剝落字畫弊缺故未
得其全錄而只取其燭著膽寫止此則可勝惜哉蓋此寺古籍蕩失於
兵燹而後雖集搆亦多闕略昔我 輦臨此寺故因豎龍船而奉之云

者雖有言傳亦無遺籍故難詳其實每以爲恨何幸此錄神守鬼護標塵未能盡埋其墨本而諸大臣扈駕尋眞之遺迹煥然驗著則此非天耶一區名山距京千里玉座降臨金童儼列寶界恩榮永世不替第念此錄膽付短簡更恐遺落而今不圖遍人耳目焉

右綾州郡道林面雙峯寺在剏建碑文及探眞錄謄寫者

○萬淵寺懸板書

上之十七年八月日寺運丁否八人作灾諸公殿與衆寮一夜頃成灰冤呼之聲震於山谷非亶奉佛無所如干僧徒何以棲遲將復立而事鴻力蚊莫敢生意所可爲者不過鳥獸散時我 侯親自來見滿目慘景可矜可憫安慰諸僧曰修復之道惟我在爾等勿慮勿散卽造勸文報營門成帖營門特下優施官家之軫念當戾不在言也勸諭鄉中收歛民間聚財之道木石之具一一指揮且運拽之役勸民同力以翌年大壯月董事至南呂月而竣功法堂爐殿禪堂僧堂一時重新數房之未遑姑置度外因

差黻日 奉安佛像招納僧徒僧按莎讚歎曰使既灰之寺才及期而復舊貌者一則我侯二則我侯無乃昔之非衣功德主再世而爲我等之所天耶嗚乎休哉終不可諉繼之以頌曰 歲在癸丑月建辛酉惟我本寺運當陽九慘哉酷哉鬱攸致咎僧皆號眺蒼黃奔走樂只我候是我父母見子疾痛如傷如灸重修是圖寧辭生受輟俸周急分其五斗勸民同施不薄而厚勸民同役先而不後歸然梵宮咄嗟諧偶莫非公恩胡不祝手祝手佛前敬申蓋曰功大爵高爰富爰壽

乾隆五十九年南至月上浣山人有一 謹撰

○開天寺重修上樑文

述夫隱必晦晦必顯比觀道場之廢興舊則變變則新益信法輪之迴轉非惟氣數之自在寔爲住相之攸關緬惟開天之千佛殿名創基於三國時代鰈域依如捩柁所畏搖搖而輕颺鱗浪偷或傾檣詎免忽忽而臭載銓占氣脉曾賴玉龍先師之慈海婆心鎮安山川先立石像大人於恩津

地角維竹樹夫里之天台。下運舟谷亦槿花邦。域之地軸中過峽區。山靈
贊成千塔羅列梵宇。創建十里相望。譬如穴脉之刺灸。得宜何慮風波之
翻盪。失措迺有帆而有檣。庶無虞而無疆。種松十圍形不衰。有幾胡僧之
老境。閉門五旬精還復。夫誰守仁之前身。奈乎慧月靡恒。自是缺陷之界
空。雷易止。竟然生滅之機。世遠人亡。緇髡斂跡。時移事變。白毫無光。傷哉
荆榛之易蕪。悽然風雨之莫庇。磬歇鍾靜。空寂三十禩。春秋瓦落。墻頽蕭
瑟。丈六神形。像然而無往。不復運自循環。有替必興。明若懸鏡。此亦解脫
之門徑。抑或泰回之堦梯。乃者大師浩雲。自白羊北而飛錫。諸天法雨。始
赤馬冬而滌塵履。巖巖披荆棘。殿宇煥其隱。映庭砌荒乎圯。頽彷徨經龕
瓶雀。如喚灑掃香積木魚。無聲舉手尋常。燃眉之憂觸目。九分傷心之色
如渴如怒。既切景慕之誠。不擾不煩。可遂崇奉之願。肆決意於重剏。仍舊
規而功新。繫忘勞於亟營。以綿力而事巨。于塗于斲。載理載修。數千金已
消。若洪爐之點雪。六七朔未了。等炎天之起雲。六楹凝香。乃禪房棲息之

地三乘因果蓋翼室出入之門紳士賁臨同是落成之客隣里咸萃無非
好施之家龍華之額新篇一夢也大虎蹊之磴更鑿三笑者誰蓋此地運
之幻容抑亦人時之影事茲因告竣之日爰舉頌祝之詞

兒郎偉拋樑東柳峙長春頓悟空如是我聞千大界檀林祇樹自成叢兒
郎偉拋樑南華鶴時鳴隱寂庵願我速令登彼岸法天慧月說瞿曇兒郎
偉拋樑西峯律台岑不可躋却有冽泉甘且爽注來竹筧洗塵迷兒郎偉
拋樑北芍藥峯頭望日色苔沒老龜石不言三生難問慈悲力兒郎偉拋
樑上花雨濛濛慈海兼十里招提慧化新阿彌陀佛應无量兒郎偉拋樑
下一炷心香形可捨業障消除說法筵五方安慰此蘭若 伏願上樑之
後寰宇極樂星嶽增輝 大韓皇威共須彌而勿替 光武 寶籙與恒
河而旡窮衆生免三塗之艱各臻觀美上方淨六根之業永享鼎新同賀
燕而拂衣庸趨晉而合掌

光武十一年疆圉協洽孟冬浴佛日

知州永嘉權重冕撰

○開天寺重建序

道之興廢而數之聚散隨之數之聚散而道之興廢亦可卜矣州治之南天台山開天寺湖南名勝梵刹剏建於新羅國創業之初時卽漢宣帝五鳳元年也噫興者廢之藏也聚者散之緒也一興一廢一聚一散并行不差相尋無窮以若境勝以若佛化猶不免數與道之輪回世遠人去僧散而無有聚之者寺廢無有興之者以至爲傾礎破瓦之空虛凡三十年零赤馬之間浩雲和尚白羊而來愛天台秀色玩到此處時屆秋九月也洞天開朗樹木鬱鬱紫霞清煙葱籠於碧蘿之間飛泉寒榮流於白石之下住錫杖感蹟嗟惜不已蹢躅顧盼而已夕陽倒射歸雲低垂山貅林鳥呼號自適崖菊溪楓浥艷爭猜秋色之晼晚物態之荒涼能使人興悲而層臺頽壁隱映乎葛藟荆榛以中就而諦視則千佛儼然猶在極樂世界緬惟山勢之傑道場之雄爲南方之最而道詵國師修鍊得道之場

占銓東偏山川氣脉如再泛海而無帆無楫設此千佛宇以鎮安海中之形勢也時移事遷道否數窮遽至斯境自不堪百感之層生遂決意於重剏而維新之焚香禮佛講論經偈鳩財僱工剏開法宇殆如寒谷回春暗室得燭至若幽篁寥閔勝槩萬千不能狀其彷彿焉嗚呼道場應廢而不荒緇髡已散而復集此亦興廢聚散無常轉輾循環無有窮己者庸非道也非數也夫

光武一年丁未肇夏 曹 堉 謹記

○慶尙北道之部

○慶尙北道清道郡東虎踞山雲門寺事蹟

雲門寺者唐時圓光普朝寶壤宋庭圓應三祖師繼以剏建之道場也梁之末有神僧我道母高道寧魏大臣我掘摩之子也新羅三十一昆處王時行化來達鷄林營建諸山寺刹此我國最初剏寺之主也至法興王始

崇佛教至眞興王信佛尤篤而剋興輪黃龍兩寺鑄成丈六金身安於寺剋遂使佛剋半於閩閩也羣氓幾爲釋而信道篤焉今雲門寺之五里許有金水洞岩奇水麗傾三韓幽勝之地也有一道僧自無何而來搆成小庵於此獨修禪定住至三年忽然開釋快得智眼仍拜山川血脉之臧否一一點落牧牧鉉銓名山勝區昭然現心目而伽藍大噐無與此地陳文帝天嘉元年高麗平原王庚辰歲與同志道友十餘輩共心竭力廣募檀那凡費七年剋建五岬寺一時告成時王忽聞勝地建剋勅助爲願剋也五剋者一今寺之東九十步許有嘉瑟岬寺南七里許有天門岬寺西十里許有大悲岬寺北八里許有所寶岬寺中有大鵠岬寺今雲門是也鵠岬之得名何也寺之西麓有虎踞而顧眄之形故以黃巒成塔鎮壓凶脉故也寺之稱號亦以此也四隅之岬亦鎮四方凶脉故也是雲門寺最初剋主而道人等鄉井氏族不載本傳今不記之

第一重剋者三國遺事卷四云新羅皇隆寺釋圓光俗姓朴氏辰韓人也

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愛染篇章校獵玄儒討讎子史文華騰
翥於韓服博瞻猶愧於中原年二十五
船造于金陵遊於隋梁之間學通吳越便欲觀化秦周隋高祖開皇九年
麗嬰陽王十三年戊午優遊帝宇光蒙勅入內講大乘經帝厚加勞問留
中國十一年開皇十一年還至本國初止大鵲岬寺今雲門是也留三年
移嘉瑟岬開皇二十四年癸酉羅眞平王三十五年隋使王世儀至於黃
龍寺設百座道場請諸高德說經光最居首儀曰原宗興法已來津梁始
寘而未遑堂粵故以歸滅懺之法開曉愚迷也光於所住嘉西岬占剎寶
刹以爲福國祐世之場也時檀越尼東平郡之田一百結納於此寶刹今
新院員是也眞平王遣使來面伸處敬仰若聖人年齒旣高乘輿入內衣
服藥食並王手自營之後王勅送黃龍寺住焉建福五十八年別加齋沐
念經七日遺戒弟子端坐化於所住黃龍寺春秋九十有九唐高祖貞觀
四年善德王元年庚寅歲也光生於陳時終於唐時當終之日乾虛中音

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感也遂葬于郊外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也浮屠在三岐山金谷寺今安康西南洞也

第二重剎者三國遺事云釋寶壤師傳不載鄉井氏族也自少至長通遊華竺學通禪教理策東還次西海中龍邀入宮中說經教龍衆龍王欽師道德施金羅袈裟一領兼許一子璃目爲侍奉而追之囑之曰于時三國擾動未有歸依佛法之君主若與吾子歸本國鵲岬寺而居可以避賊抑亦不數年內必有護法賢君出定三國矣言訖相別而來還至茲洞忽有老僧自稱圓光抱印橫而出授之而沒於是壞師將興廢寺而登北嶺望之庭有五層黃塔下來則無跡再陟望之有羣鵲啄船乃思海龍鵲岬之言尋探之果有遺搏無數聚而蘊崇之塔成後無遺博知是前代伽藍也畢創寺而住焉因名鵲岬未幾大祖統一三國聞師此居合五岬東五百結納寺後梁廢帝清泰四年丁酉賜額雲門禪寺師移住於奉聖寺還至鵲岬大創伽藍終于此也璃目等異跡具載本記避煩不記也

第三重剎者國師碑序云高麗圓應國師俗性李氏諱學一字逢渠西原
侶安人也父應瞻不仕母李氏年甫八歲斷葷皿十一依眞藏法師落髮
十三受具足戒後謁者水惠含禪師因師指示洞明禪旨又閑經律論無
所不究尤長於大般若也宋神宗元豐七年甲子赴廣明選佛塲優遊於
西域中原宗傳華嚴華學大台教觀云云時睿王飽聞師之道德宋徽宗
崇寧四年加三重大師宋道君二年戊子加禪師政和四年甲午加大禪
師云云宣和四年王召師於內殿願拜爲王師師牢讓不受後大臣亦勤
勸師不得已受命於是上便行師拜後不及冊禮而登遐四月仁王卽位
七月七日遣中史以書致意越明年如之師具狀辭免至于再三十二日
備禮儀冊爲王師十六日上幸行明慶殿伸弟子之禮百官拜賀金天會
四年丙午乞歸老雲門上不允謂安南瓊岩距京師不遠許兼住自便往
來十一年己酉九月十九日封王師印十月十九日入雲門寺四方學者
輻湊二十八日師盟漱整衣跏趺端坐焚香祝願畢教門弟子云云言訖

幾於入寂時門人相與言曰今日是重世俗所大忌師遂乃得脉息平正
今日不死可副汝等請飲食起居如平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復示疾十二
月九日五穀刺頭浴整說遺偈五陰雲一片散滅無餘惟有孤輪月清光
盖大虛跏趺叉手端坐不動門人跪侍至脯時已化矣門人賫遺狀印寶
及遷化事狀乘驛聞奏上聞訃音至震悼數歎輟朝三日遣內臣金景元
護葬事越明年正月二十四日遣使備禮再爲國師贈諡圓應又遣使致
祭二十七日其徒以肩輿舁坐身闍維于清道池谷寺之東麓三十日収
骨頭有重骨餘皆栓索句連鮮明有五色焉二月十五日封陵于慈仁縣
板岳山之南自初入感慰闍維訃四十七日坐身不仄而無漏關世九十
三臘八十二夏門人扶其師之行奏以立碑事仁王命彥頤臣撰涉道末
優辭不獲命據行事之大略强序而銘之曰云云師爲王師時所供畚新
藪新院二員等二百結國奴婢五百人劃給雲門寺以爲萬歲香火之舉
長五尺廣三尺石碑樹於寺之乾方三寶院三十五間在於寺之北三里

許鹽城庫十三間在於寺之乾方二里許也大川員二百結給屬三寶院鹽城兩所以備香火時雜物新葺新院員三百結以備香火時淨齋米也奴婢五百人收貢布以資國師安居徒衆之衣財也其餘所用什物盛備於國師安居時也統論此寺創起之始末隋文帝天嘉元年庚辰歲一神僧之初創也隋高祖開皇九年戊午圓光祖師之再創也梁廢帝清泰四年丁酉寶壤祖師之三創而奉勅賜額雲門禪寺宋徽宗崇寧後金天會四年丙子圓應國師入雲門寺重創舊制又蒙賜額雲門禪院上寺是五百禪刹中第二禪刹也然則國師乃第四創至也自圓光開皇十一年庚申歲創建至于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則一千二百九十六年也納田五百結劃給五百人樹石碑爲完而累逢兵燹田結奴婢石碑爲人所破外在位畝萬不推一但推新院員若干田結僅以保之耳且有九層金塔一座甘露水樽一雙此物乃壬申年中印湛禪子徵夢而得也湛一日忽睡於若耶溪洄泓之側也夢有一僧指曰此處有寶物汝湏持之云云覺後搜

之果有此物而檣中置西河集一卷並留寺藏也厥後其爲後裔者推之
乃許之按此寺全盛時殿堂所記子坐午向大雄殿隣有靈山殿東有觀
音殿看香殿尋劔堂說禪堂水月堂養眞堂鍾閣左邊彩鏡堂清風寮香
積殿影子殿右邊五百殿滿月堂會雲堂西別室西造東造青龍頭有高
座之臺北洞有金剛臺北築城北行廊東遮城東行廊南青龍頭坡霞堂
大國佛金堂清溪堂寒山堂越川璃目臺臺下會老堂庭中喚鵲臺金輪
臺也又按寺之奇形之所記二十四龍浮於此寺之中指南北東西之地
而擁護者也四碑五岬五塔四堀四堀者東邪離堀南鴛鴦堀西火防堀
北墨房堀五岬者如前說也四碑者神道行跡碑位畚奴婢碑重創賜額
碑等也洞下水口有船岩是鎮此寺之寶岩也寺之北十里許有猪足門
十五里許有落花臺繼而剎寺之跡跡雖依占事實非今良可悲哉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五月日

伴虛彩軒重錄于青蓮社

前僧統祖鑑

時僧統天洽

執綱敬寬

書記順謙

殿座能擇

大木彩允

別座雪坦

印聰

能扣

彩先

工德刻

○築普照國師手植銀杏樹偈

磧川寺乃普照國師之道場也國師於大宋寧宋慶元年中創是寺而不

用文字以誌其事惟以手植此樹以表千萬世之遺蹤此可與

世尊指菩提樹表爲成道之場完同事蹟亦非契於達摩不立文字之旨耶及其國師時順問之跡與寺創建之事備在寺蹟中云有道人惠哲自廣州遊歷而至見此樹曰噫樹乃普照手自植者也卽告諸寺衆篋石以築之輩土以封之遂斷尺礪來告於予予感道人之誠以爲銘云

堂堂國師聖師子兒嗣法延壽道震華夷千乘屈郎天子卑辭重興佛日法海無涯建寺于此植樹于茲表忘言旨千載爲奇有僧惠哲迦仰眞慈以土以石環築其枝踵余徵語應以濫吹葱葱嘉木覺樹菩提爲禪爲瑞大千陰垂以誇來月樹此短碑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閏五月日 玄丈山太虛道人敬撰

○慶尙北道清道郡大寂寺初創記文（懸板記文謄寫）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十九日始役同年閏三月二十日上樑

伊西北八助之東卽一仙區隔羅代古明基也探其古跡則大雄舊址完

然如昨而中因被毀狐兔之蹤跡橫朽其間幾至百年也風朝月夕禽啼花飛已頽則成矣天道猶然也歲在庚寅朴公處士圖議改卜僅搆草屋三間以菴舍名曰大寂寺也名雖僧舍而緇徒之嗟惜行旅之歎慨者有年矣項於丙辰三春山中老衲性海奮發大志旣成大雄佛像三尊繼營香爐東別搆炎涼丹雘儼然復舊成就之疾百廢盛興而未果者乃鍾閣也碩德性海亦發慨志哀此緇徒舉皆成心同拜相應旣月而功訖幸矣然而不毛山中轉而鳩財旣成大功則柱木棟樑豈非積年之計耶亦有採玉者不憚崑丘之峻探珠者不辭驪壑之深遂得成功光隆百世此師之治績誠非採玉探珠之類和璧雖重無孔則無用鑿孔者雖重無和璧而不可爲舍錢君子與化主同矣故諱字列錄于左（各施主人氏名）

乾隆二十年乙亥四月日改書開刊鄭龍夏書

○清河郡內延山寶鏡寺金堂塔記

人有古今物有盛衰略舉來由以示于后山則古稱終南後改內延寺稱

寶鏡者前漢永平十年西域佛法始通中國梵僧摩騰法蘭二人奉佛經像來震且時所持有十二面圓鏡八面圓鏡而十二面鏡則中華雍門外立寺埋置亦以白馬馱鏡而來故遂名白馬寺八面鏡則騰蘭使弟資日照遣云東國朝鮮日出之方終南山下有百尺深潭是乃東國山明堂填水埋鏡創立法堂則萬歲千秋不壞之處卽如教焉故稱寶鏡金堂堂也改號內延者新羅第七葉眞平王避甄萱能免其亂故後稱內延也建塔者道人覺仁與文遠等相謂曰有寺而不可無塔於是鳩工聚財以青石造五層立于大殿前初創則顯宗癸亥三月二十七日也世係寢遠未免凋廢東元帝永昌六年壬午三月二十七日有識僧文彥者重創也又重創者唐玄宗天寶四年二十日南岳門人哲敏者創也迨至後梁末帝時判曹溪宗都大禪高麗王師圓眞堂諱承迥字永迴俗姓申氏上洛山陽人也十三歲曦陽山鳳岩寺洞純師剃落其髮明年就金山寺戒壇受具始也泰和八年戊辰命住皆骨山楡占寺仍致書固請於是來赴京師今

相國清河公率門下簪履數千人出迎於城東郭住寺欣然傾蓋之歡對以樞衣之禮如以石投水膠然相合公自是尤重禪風使曹溪法乳盡振東土豈以宿緣孚感耶師乃自言寶鏡舊寺人去星移物盛而衰蟲禦棟樑龜坼蓋瓦椽栳差脫傾瀉不日欲繕肇基之蹟重舉經營之役聚財貨召匠石斲林木而遠山剪藤蘿而基砌上級建法堂五間次設厨房四處次建正門一間別就殿之中央命工倅巧剗木構一小寶閣飾金銀懸幢幡設蓮華座奉彌陀尊像以安之其次蓋瓦又其次丹青又其次塗壁又其次內而鍾磬法鼓饒鈸外而什用雜器之屬具備畢修而迄于今寶扃依舊前賢遺躅豈不休哉山菴舍五十有餘三龜石一動石十二泐布舞風溪落霞橋拾得臺寒山臺妓花奩鶴巢臺臺下蒼崖萬丈澗落爲懸瀑激觸淙潺聲若碎玦環如也自瀑而上數十步許灌筒爲砧晴雷振山溪上有鬱躡走如龍經寺之前而翠倚簷倪所謂碧岑爲屏者也天成石門經穿其中岩川崎嶇樹木鬱然成陰覓絕人居不見樵采雖桃源之窈窕

未能有過於此也嗚乎此寺之成敗此塔之興廢也此塔之興廢氣數之盛衰也氣數之盛衰吾道之污隆也釋子苟以道自持則氣數之祥庶可消矣而與天地相終始也萬曆十六年戊子降婁月 泗溟書

遘至康熙十六年丁巳有識僧道仁天淳道儀等法堂重創召匠太諶者始於其春畢於己未秋以爲請良畫工造佛像三尊奉蓮華坐以安之兼畫靈山會後壁幀以掛之丹青畢其次鍾閣也者靈遠之爲也國師殿正門與四天王也食堂也者尼摠持信遠金堂重創也者草閑之爲也冥府殿也者釋日之爲也八相幀也信遠之爲也沮槃堂也者信特之爲也觀音殿重創也者道儀之爲也各舍丹青也皆道儀信遠之爲也凝香殿也者國軒之爲也掛佛與甑也者致根之爲香積殿也國師殿也學脫之爲青蓮庵者道仁之爲也瑞雲庵者卓根之爲也八相殿者志聰之爲也及至雍正三月乙巳春山之僧有信者性熙宛信等欲爲冥府望月舊基其次掛佛重修也者性熙之爲也冥府殿丹青亦性熙之爲也良工木手者

曇懷之爲也善良工畫綵者善惠幸岑之爲也頗僧舊制壯麗前規偉哉
前千百歲聖賢之遺迹卽一時而收却了也

○高麗國寶鏡寺住持大禪師贈諡圓眞國師碑銘并序

通議大夫樞密院右副承宣試國子監大司成 賜紫金魚袋臣李公
老 奉教撰

夫一心者萬法之摠六度萬行莫不由是而生焉然性有利鈍迷悟不同
故若垢衣纏寶而未見或濁水求珠而未得迷之者猶如地塵埃△我如
來出現於世說三乘十二分教或立攝護之藏或示禪那證入之門蓋爲
衆生根機淺深不同也於是後之學者各立宗趣互相矛盾△膠於空有
以自病病他者滔滔皆是若夫空有兩忘雙弘禪教者其唯我圓眞國師
乎師諱承迥字永迴俗姓申氏上洛山陽人也家世業儒文通漢以△內
給事出倅錦城而卒於任母亦早逝師三歲而孤鞠於叔父侍御史光漢
聰悟夙發自孩抱未嘗戲翫七歲依雲門淵實禪師凡發語舉事多出人

意表衆皆曰神童十三歲投曦陽山鳳岩寺洞純師剃落其髮明年就金山寺戒壇受具於是戒珠明朗法器泓澄純公愛重異常然師雅意不樂各教將以振衣高舉雲蹤鶴態△林壑而以純師老故不能勇往越丁巳春例赴普濟寺談禪法會純公凶訃至將赴喪就叔父侍御君曰人生若朝露富貴如浮雲吾於世味若喫蠟然今吾師永逝而便去以成吾志乃杖策經時明廟當宇素聞師之道行及於抄選詔有司特加抄錄此不拘凡例也是年秋宗門耆宿輩皆固勸於是赴廣明寺選佛場對問若空虛之傳聲飛辯如懸注水聞者莫不潛然場內中使及證官碩德皆下床拱立而聽若爲上品然師旣名利殊無芥滯但欲遊曆各山遂往叅曹溪山普照國師次決法要後詣江陵郡五臺山禮文殊得冥感又往清平山訪真樂公之遺跡因見文殊寺記公謂門人曰首楞巖經乃卽心宗發明要路之語惻然感遂駐錫聞性庵閱盡楞巖經洞諸相之幻忌議自心之廣大酷信妙旨如有宿習嘗發願往往弘揚法教必以是經爲首此法盛

行於世自師始也泰和八年戊辰命住皆骨山楡岾寺庚午秋當時貴戚修京畿演法寺開設法會奏請以師爲法主仍致書固請於是來趣京師今相國清河公率門下簪履數千人當迎於城東郭住寺欣然傾蓋之歡對以摠衣之禮如以石投水脗然相合公自是尤重禪風使曹溪法乳盡振東土豈非宿緣孚感耶至 康屆卽政之三年批據三重大師師固讓欲避時普康公秉政承 上旨敦諭至切強以就職是年冬上召入秘殿點破禪錄特加敬重因遣中使內侍大官署令邵敬重輿重修所住精舍先是師嘗寓楓岳普德嶺有異夢及是而驗之歲在癸酉 今上踐祚繼述先志以二年甲戌命設落成法會大弘禪旨下批爲禪師是年春上徵入殿以尙衣直長同正徐穉之子伐而剃髮明年秋又加大禪師因詔住東京理內清河縣寶鏡寺先是命住清平山文殊寺雪嶽寒溪寺而皆固辭不就至是而強之亦非師意也雲門有伏安寺者乃降賊主華淵藪舊染之餘或未頓正堂頭老宿患之欲開悟以導自新之路請師別張法會

演說六祖壇經羣賊皆感悟流涕無復萌於兇焰自是一方晏然高枕至
庚辰春天上王親囑第四子手落其髮今稱丘寺住持禪師鏡智是也苦
於清道郡七英寺叢林久無雨殘水渴涸衆皆患之師齊心滌慮談揚慈
覺所說比如沙羯羅龍王不離大海不出深宮唯以一念慈悲心與布慈
雲布灑甘露之話相續演說至一夜霈然下兩又在公山念佛蘭若與兩
三道佛會于東峯糞茗時大旱師謂曰今驕陽爲珍苗稼焦枯可忍視耶
乃點一椀茶寘岩石上禱于阿羅漢以禪月和尙禮叅文作梵唱未畢而
膏雨忽降田畝告足凡師之德行所感多類此師以傳道據業爲事內寘
大妙之城外應無窮之機君傳燈而相續或瀉瓶而不渴四方學者仰如
山斗圓月炤海無波不明甘露零天無物不聞其承訓誨若時雨化者不
可勝數矣至大金貞祐九年辛巳夏會訓下清流說楞嚴經尤加勤忽一
日顧謂衆曰正法難遇猶如龜木吾亦不久於世請諸尊宿毋虛度光陰
勉弘末法以稱佛意衆皆愕然至季夏示微恙沉綿寢深猶不輟誠演至

七月移居于公山念佛寺元正青林二禪老從容談道至八月二十有八日剃頭澡浴喚侍側者更衣因坐繩床命唱梵侍者請臨終偈師舉目熟視曰這癡漢我平生曾不作一偈今作什麼偈耶因叩繩床三下而寂示之已化矣顏色不變舉體如生嗚乎達人之通觀也以死生同爲一體言矣自若無去來之想非有自證之力安能如是耶以十月十日門徒五十餘人奉靈輿茶毗于公山南麓明日捨靈骨移葬于神龜立塔報齡五十一法臘二十有四上聞計震悼追贈國師諡曰圓真門人以樹碑事聞于朝上乃命臣公老撰辭臣時以文職忝在樞近不以學識淺薄爲辭乃據門徒所祿行狀強序而銘之曰

梵雄西現法舸其東區分宗趣派別流通輪轅異用致遠一功禪教異門證覺惟同繫我大師寔曰雙弘心思止水頓炤眞空戒譬秋月隻出塵籠法若春泉利均無窮攀鱗附翼龍象聞叢口授心傳玄開洞開顯滅有時隻履西迴門徒濟濟香山其頽請勤遺蹤示厥後來

將士郎大官署丞兼寶文閣校勘臣金孝印奉宣書

○清河郡內延山寶鏡寺事蹟

自百丈建叢林後天下山寺刹如鴈點星布而標名立號皆有因由或仍山之奇勝水之清冽海山佳趣江湖清景或憑藉佛祖聖號悉倣竺震美稱萬殊千差而獨此貌在海域上孤峯疊嶂之間者特以寶鏡稱者其意安哉無乃取彼海中之寶耶山色之玉耶地運之靈耶人物之俊耶寶或然也鏡何稱乎海旭初上紅焰滿洞則取其團圓之致耶素月落澗清光炤人則煥若出匣之新鏡耶取鏡則非寶取寶則非鏡鏡是寶耶寶是鏡耶寶鏡之旨實難窮也曾聞佛法東來口馱經像外且載二寶鏡一則十二面埋於中華白馬寺鎮彼十二部界一則八面埋此終南山下定吾八域之基運寺稱寶鏡旨應取此也則其所稱者豈偶然哉非但如此西來之法與競爭明傳之無窮而恒炤不晦耳埋鏡建寺肇自新羅第七王眞平之世填百尺深潭置鏡其中建法堂安佛像今之金法堂是也人稱新

羅朝君臣之姓名宛在壁面之上如昨日云云而及後改椽之時爲工人之不慎失其古迹良可惜也逮麗朝中葉王師圓真大師避尊靈國祿來遯於洞外古廣興寺常乘一疋青馱晨昏上下於古法堂金佛三尊之下禮拜承事雖雨雪不廢非念道之勤孰能捨尊貴而苦行若是耶余聞古來之傳言則師一夕禮拜之次有虎如駱駝者近前師顏色不動曰余與汝應有未盡之債也吾何畏一死而不饗爾慾乎第汝飽我肉而棄殘骸於安閑之地虎如其教棄骸後山麓後建塔之時仍其處立之云準碑記之言則師入寂於公山念佛菴云云而彼無碑塔碑塔獨在於此則相傳之言真耶李公老之碑文漏耶塔在後山麓碑立此寺庭以此揣之公老之碑文猶失一美事耳伊時麗王聞之震悼命收骸閣維祥光連夜洞天地民俗皆歎未曾有也 王曰埋鏡儘我八域鎮護之地大師保我生民惺散之主也不使其地氓設命建寺於金法堂之傍於是三法堂八寮舍食堂樓閣庭中塔不二門次次而起儼若化城彌滿洞天建刹之由大

槩如此山之元脉始於太白一枝逶迤南來蜿蜒起伏間幾層也劃作靈區又幾所也及至掛嶺一枝東至海上而終回南而落爲平地龍虎相抱子午開局眞天造靈區也以故自創至今未嘗有空廢之患山據四邑之中雄隆最巨裂爲兩嶺南則神龜北則內延西山之衆壑合流一洞故水源三十里洞壑之窈窕邃廊盤溪曲澗飛瀑懸流無數其處山顏之絕壁層臺奇岩恠石欹松側栢之列面面皆是世所稱小金剛者非此之謂耶山水之佳美則美矣斑豹之皮反自爲禪水明之害困於純役山佳之患苦於賓客然天生山水人如之何山中庵居則南大悲大小講客接踵出入之地北則內院繼祖文殊三庵皆小室禪居而繼祖一菴高在龍潭萬仞蒼壁上數架琳宮殆若入於白雲層空之外眞人間福地壺中別界山寺之內外莊点大槩如此第山寺之衰旺人物之廢興係於時運之往復一面壓近青山一面俯臨蒼海邑且偏狹土地叢藪則縱稱名區勝域安能長時盛滿又安得永年衰替哉只待天運之循環耳

○陳月寺板上書蹟

陳月寺躅役感惠錄

夫陳月乃龜城之地而眞悟兩師之道場也粵在大唐中新羅末創建梵宇雲衲有所依歸偉哉鵝閣複殿以無量壽爲主層樓鳳跂以心遠閣題名永壯宏規南連鶴駕北極太白西揖俗離東臨清涼練沙鷺集黛巒烟抹至於春溪花夏遙松秋壑月冬嶺雪四時受光景致萬于此則月寺之大觀也噫環龜一境而只此單寺故許多徭役極甚繁重數少緇徒不能奠接朝萃暮渙凡百滿然惟松風蘿月閱其春秋者久矣恭惟李侯惠然莅臨本郡鎮附輿情眷顧雪衲位育字牧之化遍及於山野係自今而詢弊本寺多般措置議於鄉咨於吏而以有永爲革舊之典更有限年除之案各種躅減昭裁節目使幾乎空虛之刹而至於案堵重閣歸勵之意爲如何哉所謂春回枯木光照覆盆而不啻若斗水壺醬之惠而已况乎緇情供崇崇佛殿扶傾圯而復眞悟之功行見舊閣風物煥乎其新古塔光

景苑乎復興猗歟盛哉賢侯之濟衆汲汲也閱百歲不忘者其惟賢侯乎
茲以請傳永世而圖不能以畫其言像不足以稱其情蹟事實署名姓號
而鏤版揭壁不猶愈圖與像乎是庸作文而記之歲在玄猿流火月望日
書

通訓大夫行郡守德水李達模

○榮川陳月寺法堂心遠閣七如來繪畫圓青記

吁春花謝地終無返樹之期秋葉辭柯豈有還林之日四生沉溺識不可
而蠲途三界輪回終無能而解脫由是本寺僧休鳴就藏乎一日暮喟然
長歎曰長於斯老於斯元無積功之策則後日托跡案門之革前人之功
未知有也休鳴就藏等唾掌發願袖莊觀疏普告緇髮之門是年孟夏之
初鳩財禮門孟夏之念敬請畫師大雄寶殿心遠閣丹牖之後兼畫七如
來幘不數月而畢功兼設落成之法筵是年仲夏之末矣別座僧休健請
余作文以記之余文短語訥固辭不敢辭繪畫之年月日施主芳名非文

莫之傳也略舉槩日後笑具云爾時惟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至月 日 月岩門人星坡

○鶴駕山陳月寺凝香閣重構蓋瓦記

夫物有盛衰之異人有古今之殊而物盛之衰人古之今猶相反復而前後不廢者何啻千百年之久而然者乎若然則物有待人而現榮人有恃物而成功者理固當然也已矣此寺未知何年始創之詳而賴有天運畫閣金殿朗曜於林川朝焚夕點于繪塑于繪及山呼之祚壽則其可無燒香蒸粒之佳所乎爰有道人曰雪倍蘧杖一衲遊歷三山跡之古尋之真既畢而適至于茲寺之始創視破燒香之俠堂廢無壽量之奉香而慨然有重修之意可盜天時者事未之久矣乃有情信戒之者信種佛家之人一日踵門而來謂師曰雖有鵝閣鴛殿高撐於銀漢之中塑像繪容炳煥於兩曜之外而若無羹茶獻佛之香殿則憑何以祚福亦何以祝奉乎願爲師重創之意不知可乎師曰諾勸侑募工之旁助則鳩材乞未不年成

之而因之蓋瓦亦就佛飯蓋其物待人人有恃物而何其事之成辨其若是之嗚蟹乎吁壘洞共清烟霞相煥牛羹爐中香裊裊於碧殿魚振潮音聲吼々於青樓則昔日之廢今日之成豈可同心而論也耶庶可垂千萬年無疆之休余素愛山水來自西笑以至於此寺之勝槩則師亦同年偶然相逢留筵數日師請記於余曰堂就役訖而無文可示於可畏之稱勿以炊辭而記之之功如何而再三請益之勤故不揆不才而嘉其成事之可佳爲之記亦以施主之名列示于左云爾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五月 日

○心遠閣重修記

夫有寺則有殿有殿則有閣殿與閣相終始也何嘗殿獨存閣則廢也此閣溯始於順治己亥重修於乾隆己卯再重修於丁巳迨今二百餘年之間也年久傾圮材瓦頽敗雖不敢增舊制而新之此則仍舊貫而改之財才俱乏減其半而小之雖無前規猶勝永廢而此不過數三同志之竭力

殫誠亦借木手之無工價大施也惟願後來者能繼同人之志倍加大壯之規則庶此閣殆將永世不廢矣

同治四年己丑三月 日

○鶴駕山陳月寺法堂佛像記

有僧詳戒者龜城之人也而出家爲僧於此寺則不忘舐犢之恩自抱一枝之樂遊於斯老於斯將至世之虛生滾死者甘與草木爲腐而一無可辨之事深思慨歎曰死將何爲而爲資身之策乎方思將來可謂經營之際寺之諸員懇於戒師曰天有天中之帝地有地中之神人有人中之君則寧可無寺中之佛乎此寺之創既久而法堂無可住之佛以地藏菩薩爲主地藏乃地府之主佛爲法堂之主佛則非惟理之失序而亦有諸人瞻仰不無疑焉諺之所謂換東爲西之謬也願寺勿以牢辭而爲平生可謂之事成其彌陋之像而甄別其失序之正佛則實爲佛家之正法亦乃資身之策矣當仁不辭而成之之如何也師狂奴古態而微笑曰時不再

來而人不再至△△其事何辭而爲也於是遂發一端之慈悲勸侑諸人之
心聚財召工造成彌陁觀音勢等尊容於康熙五十年辛巳壬午兩
年之間安于法堂序正其混佛之爲主而各安其位則以斷諸人瞻疑而
亦乃旋主求福之不回何事之成其若是之速乎至於化主甘苦之功
大矣如是成事之不續施主之芳名不可泯滅於後世故文以記功而書
以芳名于左右後來者尙鑑于茲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五月 日 京客記

○盤龍寺 高靈郡高谷面所在

在郡西二十里美崇山下海印寺之始創也新羅哀莊大王住於此其先
於海印可知

高靈人李仁壽有詩曰春去花猶在天晴谷自陰杜鵑啼白晝始覺卜居
深

全郡人朴孝修有詩曰籬落多野菊畚田生苜蓿因地物貴賤况此祇園

竹苔蘚庭臺清蒼雪暎白足月侵影碎金風颭聲椏玉

全郡人柳方有詩曰 卮山突兀撐蒼穹下有寶刹名盤龍居僧半是結髮
知樓殿朱翠凝玲瓏地靈松檜含湮嵐流泉漱石鳴丁東千峯萬壑多勝
形四時壯觀殊無窮

○有明朝鮮國佛靈山雙溪寺定慧大師碑并序

輸忠竭誠奮武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監
春秋館事豐院府院君趙顯命撰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徐命
均中訓大夫前行司諫院正言金相福篆定慧大師聰明淵廣講說瀾翻
所在生徒雲集稱西教大宗師殆四十年而終其徒彩疇以狀來請銘師
與吾弟東溪居士相善余按嶺節來見余於澄清閣中時余與客爲詩酒
飲聲妓滿前師處其間油然言笑而目若無覩也耳若無聞也余心敬之
不爲浮屠文字雖有吾儒法門義不可辭也其狀曰師俗姓金氏昌原人
生九歲自投於梵魚寺自守禪師異其聰慧授冲虛長老入伽倻山叅葆

光和尚和尚始授具遊湖南叅雪巖既已歷歸和尚自是聲聞大彰從學者日衆遂登壇堅拂時年二十七既又歷叅諸老宿益有明一日歎曰數他寶何益哉入金剛坐禪未幾還講授於釋王鳴鳳青巖碧松諸名刹而卒亦跡寂於青巖師晚年常欲謝遣講生專心內究顧諸講生不肯捨故師亦不能撤講席然其意則未嘗不以禪爲歸也闍維時有雨雹光恠建場安頂骨於佛靈智異山中師以乙丑五月初二日生辛酉五月二十日沒壽五十七師性溫雅有弘度不拘小節云口舌騰而心學荒教宗崇而禪旨晦儒釋殊道而其末弊益略同也師能有見於此有以反之吾黨之文離驚外者可以知所戒矣銘曰與其枝上之枝曷若培根中之根四郊之牛羊不返嗟吾儒生有愧乎爾禪 崇禎紀元後再甲子八月 日立

各殿題名

大雄殿 法堂

晦堂影閣 影閣

六和寮 大房

湖真堂 拈花室

正法樓 鍾樓

及事蹟

○青巖寺重修記

釋氏以四大爲幻六根爲空其身且弗有之况其身所寄之室宇乎然余觀緇徒之護寺刹遑々受衣鉢之託而任塗糞之責以母墜祖師之志此吾儒家所謂堂構之業而強力幹事能積微而後夥轉毀而爲成則又儒家之所不及孰謂佛學之有体而無用也吾聞有青巖寺創始年月不可詳中經回祿將改建邀碧巖大師於九千洞贊其徒虛靜之其事彩於舊衲之右而爲禪房數百餘間百容千象爲其師多學徒也其後事變爲巖而問架依舊廣濶清淨甲於諸刹各僧相繼住持至晦堂大師尤有名於叢林中歷五世有苞峯師剏影閣奉晦堂以下諸師象燬而重新之又喟

曰寺久頽塌失今不葺殆而余今老矣奈何其徒觀其慨然自鳩得千餘財經始於辛亥秋翌年壬子工告訖梁桷之腐退者易之葺之破傷者改之樓而鍾厨而釜皆比舊加大器什慢聖煥狀改觀費出於募緣而主倅金侯裴椽述虎東虎與有力云觀真以其師之言請記於余余不喜作事觀文字然嘉其能繼祖師之業而又能付托得人用迄于右成賀禪門之有人也聞佛氏以虛無爲宗虛爲萬實之府無爲萬有之本畢竟做得事靠於實而成於有慎母曰爲空爲幻寓言而誑世也夫

咸豐甲寅四月 日 晚歸亭主人凝窩書

○法住寺重修懸板記

縣之西有山曰青華有寺曰法住海東之仙區山中之佛國所以山林高士聞風而輻湊者如百川之歸海遂爲嶺下之大刹不幸乾隆乙未之歲爲水患所壞盡流來二十年間當日全盛便成滄海之桑田而金沙玉磬之場自作狐狸豺虎之窟竹竿木魚之地但見松蘿之長至於嘉慶庚申

春門人華嶽堂普暎監其役先冊有治苟其勸桂華奉源輩攻其事不日而成屋宇之壯麗雖大竺然有古有今理之常也有興有廢運之然也華嶽之功五禪之力不待記而明矣余自太祖來接于是寺曰寺之主泰聰英俊卓性等跪而請記之余固辭曰寺之興替顛末前人之述盡矣復何記爲然而某年某月之創某人某禪之勞不可無一言以示後人遂爲之記詩曰

松琴礪瑟響玲籠、一臥春風百念空、在世誰知還出世、白雲行止碧虛中、西看雪嶽撓天立、東望扶桑接海平、煙鶴沙鷗翔集處、鏡中松影一痕青

嘉慶乙丑十一月 日 月岩門人鳳雲普信記

石塔第一層高六尺、冠石廣三尺、第二層長五尺、冠石廣二尺半、第三層長四尺、冠石廣二尺、第四層長三寸、冠石廣一尺半、第五層長二寸、冠石廣一尺、第六層長一尺二寸、廣五寸

○浮石寺 儀湘大師創建

一、本寺創建唐國儀鳳元年

一、東有國師碑字剝難考又爲斷絕

一、西有三層石稱號浮石

一、北有祖師殿砌上禪扉花傳來言曰儀湘祖師之植杖

一、板上有退溪李先生滉詩曰 擢玉森森依寺門僧言卓錫化靈根杖

頭自有漕溪水不借乾坤雨露恩

一、前有安養門樓懸板詩曰 浮石千年寺平臨鶴駕山樓居雲雨上鍾

動斗牛閭剗木分河迥開巖種玉閒非關耽不宿瀟灑却忘還

○草庵寺 儀湘大師
唐國儀鳳元年
創建

法堂丹青記

粵在黃羔之月正初吉余自小白掛錫于太白之雪山精舍矣越明年白
猿端午後二日丙午草菴化士正學專人以書咏之曰我以化緣三尊佛

像以金衣之九間法堂以彩塗之功已訖矣事已落矣草可以有言以垂來世余謝曰天機素淺文力無餘曷敢有言於成功之間以傳乎後雖然法堂乃余先師所重建於灰燼之後者也憫其漫落忉于方寸者常矣迺今學公幹善而改圖之喜不自勝雖文鄙意近豈無一言而庸識乎噫佛爲萬德之慈尊三界之導師教被人天化及迷倫依歸者福聚河沙見聞者罪消塵劫而况塑以尊像敬禮供養者乎今有茲芻正學禪子關東人也雖未遊於教海心已契於玄津樂善好仁之心營繕補緝之志出類超羣荷錫持疏普乞仁門聚青銅於閭閻貿黃金於京師迺命良工改金尊像面如素月身若金山莊巖以三十二相具足以八十二種好且鳩孱功担合餘財青牖以塗之彩素以間之極樂寶殿煥然維新於是也照耀諸天流丹沙門青山失色白雲潛光小白風烟道斯而愈佳草菴雲衲自此以益重茲庸收錄功德流芳去來嗚呼人無百年功流千載後之覽者豈不興感於此哉

乾隆庚辛姑洗月上浣東西子檜岩延壽謹識

○直指寺事蹟碑銘并序

寺在金山黃岳山之東南號直指剎寺時能如大師不用圭臬測之以手直指開基處故寺之得號以此云爾或傳黑胡阿度剎一善冷山桃李寺時同時開基者也而本寺事蹟碑毀以失其文俱不可稽也蓋黑胡阿度俱在新羅訥祇王朝而倡本國佛法者云爾世傳能如大師當麗朝仁同之役以神力濟之又能預告克適之期麗朝統合後作大伽藍于茲以報師優賜田土財寶以爲祝釐之具自是惠宗定宗光宗朝賜賚相踵所以崇奉是寺甚至命學士林氏庇撰寺記集王右軍字刻之石能如弟子信弘慧眼等八人繼居之以金字鴈經五百九十三函函皆髹漆黃金飾作海藏堂以安之殿宇之侈龍像之盛蔚然爲東方第一道場凡僧髡之三昧其道爲國師者無不由是寺而發蹟焉入我朝以寺之北崗有吉地安恭靖大王御胎仍賜田隸于寺以寵之而已有學祖大

師被 光廟殊遇住是寺而經紀修葺故言有功德於是寺者皆以能如
學祖兩大師爲首云壬辰之亂寺蕩爲灰燼山人仁守明禮等發願重修
繼而有妙衍尙元信洽寶鑑道慧覺淳等幹其役七十年間首尾用力殿
閣之數供佛之俱實復舊貫其榜曰殿者八曰閣者三曰堂者十二曰寮
者四曰莊者三曰門者四其正室三百五十二楹厨廊倍之山內二十餘
庵皆屬焉諸比丘之營葺可謂勤矣寺僧嘉善階呂詳欲記本寺顛末鳩
財伐石謁余而請文余念茲寺在勝國則協贊神謀肇基于此逮于我
朝長衛胎室爲國家毓慶之基則靈異之跡利益之切豈他山寺比也寺
之屢廢而掩與者亦以是夫遂其敘事繼之銘曰 墨道藏經始之迹兮
何其茫然無可記 作之者能繼之者祖兮唯歷歷若前日事雙檜蒼蒼
兮不老興茲寺兮終始

崇禎紀元後五十四年辛酉七月日立

○石莊嚴龍頭龜床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官記事官趙宗著

顯祿大夫郎善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官佖書

承憲大夫東平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官杭篆

各碑銘烈錄

泰鑑禪師碑面銘而漢摠攝資憲大夫鏡月堂泰鑑禪堂云挾詩曰有穹斯石 石時而湖爰表功德功德不滅 崇禎三年己巳立

秋潭大師碑銘曰禪教兩宗道德圓明秋潭大禪之碑

○寧海郡西面莊陸寺佛像改金記

寺之創不知昉於何代門前老檜長千尋寺中佛器有天啓字其必累百年可知己懶翁祖師實胎是邑又安知非懶翁道場也寺舊無世尊像取古葦井像而安之葦井廢興移像月日亦不可詳傳者以爲庚午鬱攸之前此像已安計甲子一周或二之像年久剝落崇禎之再甲申後戊子衲

子秀行發願金而改而新之煥然煌煌其誠嘉尙凡捨施左錄
乾隆二年戊午二月 日

○桐華寺

由緒之部

大雄殿

支那齊武帝永明十一年癸酉〔新羅文咨王時〕僧普照始創

支那唐大曆七年僧心地再創

支那元大德二年僧弘眞三創

支那明萬曆丙午僧松雲四創其後十一年丁巳僧尙嘗五創三十三年

乙巳寺僧等六創

降生院

支那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僧一立初創

支那清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寺僧等中創

支那清雍正四年丙午寺僧等重剋

尋劔堂

支那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僧天靈初剋

支那清雍正四年丙午寺僧等重剋

金堂庵

支那明憲宗元年乙酉始剋

支那清康熙四十一年壬子僧清允重剋

支那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僧瑞一建寮舍

浮屠庵

支那清順治十五年戊戌始剋

內院庵

支那明熹宗天啓六年丙寅僧惟贊始剋

念佛庵

朝鮮寺刹史料

支那明萬曆四十年壬子僧惟贊始創
支那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衆力重創

碑塔之部

金堂塔

新羅眞平王時始創釋迦如來氏舍利塔

高麗太祖時重修

韓國哲宗壬子時僧布雲重修

浮屠之部

左ノ坊ハ其寺ニ重ナル關係有之ニ付遺蹟紀念トシテ浮屠ヲ作り
シモノナリ

霜峯

洛濱

涵雨

箕城

孤雲

性任

桂影

孤閑

霽月

聖岩

扁額之部

大雄殿、	降生院、	尋劔堂、	金堂庵
浮屠菴、	內院菴、	念佛菴、	七星殿
羅漢殿、二	須摩殿、	極樂殿、	鳳凰門
觀音殿	山靈閣六、		

○杞溪寺

由緒之部

寺之初創在新羅哀莊大王時心地國師所建其後重創與否無蹟可考云

碑、塔之部

玄應和尚浮屠碑文

韓國英宗三十七年庚寅七月日建

師諱靈源玉山李氏子也童真出家冠年眼出神珠見失受法東雲叅考禪臘至耳順奄歸圓寂超骨乞得骨身二介頂骨各安石塔三座曾於百

日白衣蠶供心契性空感得舍利一介也又得唐士識書始知根熟世也
引勸造成比丘義性戒子特請都監雪元別座廣學京人金貴善

扁額之部

圓通殿、 寂默堂、 彌陀庵、 寘府殿、 金堂庵
七星閣、 獨聖閣、 鎮洞樓、 白花樓、 望月樓
聖殿菴、 二應菴、 慈應殿、 祝聖樓

○南地藏寺

由緒之部

古蹟要領

寺之初創始新羅良价祖師祖師本中華大丘人求法往筠州得法於大
鑑能第四世雲巖晟神文王四年東來營此刹而傳教寺之上數十步許
有一層塔乃祖師藏靈骨所寺之下二箭道許路之右有三千箇石築是
當時聽法弟子各持來之一箇石也羅朝君臣多遺土地奴婢至于立碑

碑後爲弓裔亂所壞及元中統年中普覺大師爲麗王師諸刹復起寺亦重創云而古記所不載亦不足徵也古記韓朝龍蛇之變寺有灰爐斯莫非劫數所關與地靈有待順治十年癸巳印惠師起命祖元建法堂命懶巖建僧堂命吉元建立堂命靈允建鍾閣其餘十王殿明月堂含月堂藥師殿觀音殿明鏡堂天王門亦祖元靈允等所建而惠之所命也凡爲屋者十二而今之所存法堂及立堂又有庵曰青蓮曰白蓮曰玉流曰冥府而玉白兩庵見壤惠又命居士孫應迪成三尊相畫祖師眞後四十二年康熙甲戌老德勝敏往清風神勤寺摸指空懶翁無學三師影并將麗王所賜懶翁食鉢一座指空師香椀君璫各一而來掛置本寺以爲聖蹟於己巳春三月戊申寺有瑞氣自東北而起匝祖師塔俄而後己是山之內外僧民所共見聞也雖非系寺之興廢聖蹟愈往愈靈其亦異矣哉

後誌

前羅朝良价之創麗時之創葺所存殿寮無蹟可考印惠後所建堂數并

其樹功人誌之

順治十年癸巳印惠師與化主祖元建法堂居士孫應迪成三尊相

懶庵建僧堂吉元建立堂靈允建鍾閣

康熙元年丙辰僧統管淑等修葺法堂

甲子春僧統泰淳移建十王殿西麓

己巳春八道都僧統嶺南都總攝嘉善大夫僧竺簽重創立堂

壬申春僧統通政良運修葺泛鍾樓

甲戌春化主豐洽鍍金三尊相

戊寅春僧統通政豐洽改建凝香閣

壬午春慕溪大師取札改金地藏佛道明無毒十王及將軍童子

丁亥春僧統豐洽重創僧堂

庚申春大德勝敏草創青蓮庵後三十五年甲午春池月大師處密修葺

乾隆三十二年丙戌春慕溪大和尚與時行僧統嘉善大夫豐演重創青

蓮後五年庚寅冬慕溪大和尚與豐演以設泥金謹成三世如來八大菩薩迦葉阿蘭緣覺聲聞忉利天主八金剛四菩薩四方天王帝釋天龍尊

南地藏寺殿宇塑像重修記要領

僧慕溪者作曹溪門三間門於中而爲左右則龕四天王像葺萬歲樓大雄殿仍丹雘之并輪夏可觀乃更寫古今聖賢禎奉大雄殿附洞山三和尚于奉香閣廳壁奉下壇幘于萬歲樓正間主西山松雲于青蓮影閣精彩活動在在儼若至此而道場顏色十分圓滿亡毫髮未盡處云

青蓮庵火後重修記

嘉慶十一年丙寅元月七日夜青蓮庵火宿僧驚起身僅跳出而衣盂寺物不能一救主室德秋隻身冒焰被傷而倒目涉光景者莫不叩頭矣火之數日居僧偶語計且星散時僧統甫闈與前僧統定信寬贊等詣官具狀時晚齋徐公治邑慰諭曰釋氏之宮非衆緣不就吾於爾事爲檀越印

其勸文舍其醬燠述其六兒文以萬分之一助其力爾等勉哉乃命老僧爲之倡又命信忍進陟二丈室及前脚中遇成看星人奉念等鳩財而召色色工匠木而土而瓦而成其大體而所得財不足以當又使德秋有沾二大師再鳩而畢成之是年冬勸前摠攝戎學寫彌陀會又勸有心致敏等寫神衆會而因爲落成之當日同願同叅可數矣至今年春又建後舍而窻牖焉器用焉揭名焉種種是辦焉凡役二年乃成用財以千餘計云

碑塔之部

良价祖師塔一座 寒溪喚應浮屠二座

嘉慶十一年丙寅年 洛坡德秋青蓮庵火後重創影像十六位加設

慕溪大師取札頌德不忘碑文

運逢陽九 舍堂毀壞 滿園蒺藜 觸目皆非 玉毛潛輝

剪可阿誰 粵維我師 鼓舌數年 片石可語 風來卓錫

談笑而復 俾壽千億

扁額之部

大雄殿 萬歲樓 迎聖堂 光臨法念所 凝香閣 說玄堂
白蓮庵 極樂軒 冥府殿 青蓮庵 寒溪堂 喚應堂 方丈室

○龍淵寺事蹟

府之南有山其名毘瑟山之北有寺其號龍淵寺之洞有龍湫因名焉舊隸星山今屬達城夫山勢之雄盤寺址之幽深海東之勝地嶺南之名區也地誌云山於三國時有九聖僧其號曰觀機道成檄師楸師道義子陽成梵今勿女白牛師各分南北相邀之志山中草木隨而偃之世有靈異皆成大道△△△△後梁太祖乾化二年新羅神德王三年壬申國師寶壤始創 大明太宗永樂十七年世宗大王元年己亥海雲堂大師天日重剏 神宗萬曆二十年壬辰 宣祖大王二十五年倭賊行長義智等大起兵而來六年長寇所過焚掠寺亦不免灰燼青巒帶憤洞雲含悲荒臺廢墟階礎獨存過而覽者莫不歎惜賊退後六年癸卯弘濟尊者命

青霞堂印岑與坦玉敬天等重葺庚寅冬慘經回祿之灾法殿堂寮蕩然揚灰而惟一鍾閣獨有無恙幸也當此時僧皆欲散而之四者老宿之輩多方誘言僅得泥行乃與重建之謀若弘默戒弘之徒二十四人各掌其主相繼董役十載營建無不換新壯麗猶勝前制如上諸公禪家所謂如來之使人菩薩之付囑者建寺刹宣道風標千秋之奇功祝萬歲之聖筭寧不美與偉哉且釋氏舍利藏於是寺者蓋有其由焉通度本傳云慈藏法師西遊天竺奉佛頂骨舍利而東還大唐太宗貞觀十七年癸卯新羅善德王時藏之於梁州之通度寺本寺碑文權相國璿公之撰龍蛇之亂賊毀塔發之松雲移檄以禍福怵之賊恐懼完歸之而經亂之餘未暇還安於通度寺甲辰之夏松雲奉承王命日本之行仍爲願佛以去還未幾松雲示寂舍利留在雉岳山覺林寺門人清振移奉於此寺設塔藏之而恐違西山之遺意一顆還安於通度寺蓋不忘本也大抵釋氏舍利自西竺歷中華不知幾萬餘里東藏於通度不受醜倭之垢能葆昭光之

久而至二千六百八十五年之後分一顛安於是寺者其亦異且奇哉噫
人有死物有盡茲塔不滅山可頽海可傾茲塔長存觀其金函石室侔造
化而制作瑞彩休光繞林巒而呈奇

釋氏之碑重修之碑分立於東西松坡之碑東雲之碑對立於左右又有
宗師出世舍利浮屠四焉松波堂覺敏友雲堂眞熙幻寂堂義天東雲堂
慧遠沙門世出有五焉玄津堂大淑省幻堂神順返虛堂法讚西歸堂致
清無爲堂自彥遠近遊賞之士莫不稱異於斯飛錫尋眞之衲舉皆艷慕
於斯觀者爭先猶恐或後山以之增重寺以之生輝向所謂海東之勝地
嶺南之名區者非以是歟大雄殿及泛鍾樓剎建已久累度風霜多經熱
雨頽毀迫近康熙六十二年壬寅長老粲和改修丹雘纔過四年丙午元
朔大雄殿東西別室左右僧堂又被鬱攸之災由前由後一何劫數之頻
歟當是時也僧統惠照扼腕慷慨遂與大衆共牢金石之約卽爲重建之
議乃使粲和定爲化主勸得衆緣始役於戊申春訖功於是歲秋寺之剎

修五也。嗚呼寺之興廢有時，盛衰無常，興而廢，衰而盛，理之常也。而誠無僉君子捨施所輔，諸幹善奮發用力，其何能既廢而復興，亦何能轉衰而爲盛也哉？山中闌若東有觀音殿，又有四溟弘濟尊者影像，奉安遺跡，袈裟念珠冠折衝將軍中樞府事嘉善大夫嘉資等在。南有隱寂明寂普濟菴，北有浮屠庵，其上法藏庵前八道都摠攝海淑前僧統致義，粲式惠照神旭是賢在。雄會白會一厚忍竺瑤偉行允初重性來言本寺去故就新，百廢俱興，大開伽藍之法場，而所可欠者惟事蹟。盍爲之記，將使後進之徒知，邈始何代，重建何年，可乎？余以爲僉公之言誠爲至宜，而顧余文拙，安可以不合之言爲後人之笑乎？累辭而請益勤，余且竊念本寺中興以來，凡諸法宇之營器玩之具，橋梁之成，莫不朋友之功。苟今無記在，後何徵於是乎？不敢以荒拙辭，遂記顛末，以示後爾。

戊辰季秋東雲門人普覺登階金谷善清記書

○釋迦如來浮屠碑銘并序

昔釋迦氏之舍利蓋八斛四斗云羅僧慈藏西遊天竺奉若干顛而東藏之於梁州之通度者凡兩函函各二顆萬曆壬辰之亂賊毀破發之松雲大師惟政移檄以禍福怵之賊盟完而歸之松雲奉詣金剛問於西山大師休靜休靜歎曰慈藏神人也其始藏之非不闕也卒不免於見發也蓋藏之在我其不在我者無如之何矣遂以其一函授門人禪和等安之於太白之普賢寺又以一函付松雲還之通度令改塔而安之暨不忘本也時嶺南新中燹衆皆烏鼠竄未暇興工役松雲有日域御命之行仍奉以爲願佛比還而松雲化其函留在雉岳覺林寺其徒清振移奉於毘瑟之山龍淵寺後大衆相與謀設塔藏之又盟其有鑿乎兩師之遺意奉一顛還安於通度留一顛安于龍淵之北麓歲癸丑五月五日塔成高五尺五寸寺僧廣憲廣倫等北走七百餘里至京都謁余而告事之始末請銘余曰不佞少讀孔氏書未嘗窺佛家語何知其空門事蹟也然釋迦氏物一千六百餘年其舍利歷中國五萬餘里而之東方藏之於通度凡九百四

十餘年賊既發而還之又八十餘年分藏於通度之舊塔暨毘瑟之龍淵自如也信爾言也亦可謂靈異乎哉遂因其說而叙次之又爲之銘曰毘之山鬱鬱洛之水洋洋有塔兀然釋迦氏舍利之藏崇禎紀元後丙辰四月 日 立

○龍淵寺重修碑序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校書官教理西學校授世子侍講院文學任守幹撰

通訓大夫前行刑曹正郎南漢明書

達城南一舍有山曰毘瑟亦稱所瑟暨梵音此云苞也羅代竺僧之東遊者賞而名之莧耶支提之流而今不可攷也地誌云神僧觀機道成居苞山南北兩師有意相邀則山中草木隨之而偃禪林靈蹟之著於茲山者其來尙矣山之東有寺曰龍淵洞有神龍之窟宅故名焉或稱新羅寶壤禪師入中國證法於終南智巖大師歸時西海龍王奉印寶故稱神印宗

爲東方法門之祖論擇勝地剏茲龍淵云而嗣後廢興故籍湮無足徵焉
是可慨嘉靖間海雲堂天日師住錫而憫其荒落囑付禪侶創新舊制當
是時殿宇莊嚴規範效肅爲江左之最遄及萬曆島夷之變鞠爲煨燼松
雲大師惟政命坦玉初剏印岑修緝復新前觀大雄以下奉佛之殿凡五
僧居二十餘區山門興隆亦一時也崇貞紀元之二十三年庚寅禮佛闍
利點燈之際星火所觸寶剝蕩然雖云有跡非火而災也亦禪門之一剏
灰也衣褚常住之資盡爲飛湮大衆無所依庇欲散而之四禪伯默哲照
雨等慨然咨嗟曰此寺叢林大而且著也或旺或壞凡幾度矣前後名師
勤劬經營有此梵宮式至今日偶被鬱攸之災何忍棄之而去相與立誓
各自募緣衆皆歡趨富者捐財貧者出力準其故址又增拓之宏規美締
次第復完先建寶殿改塑金像而安之夾以別室承以兩廡前有食堂鍾
閣天王曹溪等門後有羅漢藥師香積之殿南有觀音冥府之殿浮屠殿
斗月寮拱于左灌頂返常之寮舍虛詠流明月堂環其右摠以計之凡二

百數十餘楹既壯且美煥然一新土木之工其亦侈矣寺中舊有世尊舍利所藏之塔緇徒等易以新之特壯于前模後烈松坡友雲幻寂東雲等舍利之塔皆浮屠之所宗者也寺前之溪鍊石而橋者五日龍門天台武陵訪隱紅流附寺而庵者四日明寂隱寂普濟法藏是也兩寂講經之堂餘卽安禪之所也噫竺教自西而東不知在於何代而熾于三國極於麗季及至近世吾道既微異端隨而不振名山勝界率多逕賦而髡者其中闕士之堅守宗門繕修塔宇者往往有之若默哲照兩輩區區用力於道場焦工之後母息母墜能復其舊其志斯已勤矣其功可謂偉矣夫羅麗以來名藍巨刹久而消歇者何可勝計而獨此龍淵屢燬屢跋寺之有自新羅始載於勝覽無寺僧可攷壬辰兵火松雲適到惜其廢使坦玉初創其制不及古復令印岑拓舊判至庚寅又遭回祿瓊寮鳳闕蕩然無遺鍾閣亂宮歸然獨存道人弘默一一復古剏既云遠雨漏漫漶降至乙未僧統粲和念茲在茲粟受於寺中文勸於里人或與之一廬或収之五秉年

才六七貲累近千白牛陶瓦里虎修殿先塑法堂而搆次墮鍾閣以營景
揖之丹雘會彥之別座大衆之成相同心戮力工已告訖其爲工均且重
也

崇貞紀元後七十九年壬寅五月 日立

○富貴寺扁額

寺名富貴其意安在山富而水貴乎僧曰否粵在己未李侯諱光斗下車
本郵首恤我寺僧役價布之每年應捧者劃減而許屬寺資官用紙物之
遂朔例納者半減而永爲節目自茲以後寺樣頗蘇散衲復集是豈非富
我貴我之盛德也耶僧不忌德方欲揭板而願以富貴二字記之余曰李
侯之德在爾心李侯之功在節目又何必揭板爲哉僧曰德在心而無形
功在板而有著與其無形於今曷若有著於後也余曰慕德者必富有功
者必貴寺將富焉侯將貴焉若富若貴板亦不爲無助

富貴寺扁額

人有富貴金多位高是也花有富貴牡丹是也花無十日紅牡丹之富貴已無足言位高金多非山人之事而今此寺名富貴何也古人詩曰滿院松篁僧富貴亦非此之謂也嶺月潭雲山人之富也無生法位山人之貴也寺之名蓋亦有在然第以成毀毀成相尋於其間辛卯春定谷和尚自桐華來寓于此見寺之頽圯慨然有重修之意鳩財召工不數月功告訖噫當此季法苟非和尚願力洪深其何能致此事乎是十有九年首夏菴僧謹修感定谷之不伐其善其功囑余文故茲敢揭實焉

○眞佛菴重修記

花之西數十里許八公山毘盧峯下眞佛菴者嶺左上乘禪院而高麗國師幻菴祖師之草創也閱星已久屢經兵燹入藤蘿幾丘墟崇德二年丁丑松人李應秋與其妻祥玉再創之隸今數百禩正殿漫漶翼寮頽圯庵衆之志切重葺而未果者久矣歲壬申春余自修社移憩于茲是年秋可熱矣謀諸菴衆衆皆唯唯一辭矢心就演戒心進洪寬典等荷券徧丐於

近村野余於鳩財於近菴刹邀匠石召毘吾仍於舊址先就東廊五間并以新瓦新材用之既又巨宇及後面之頽歪者正扶補卓而連甃之前面之舊壁者新搆作龕而影閣之暨籌室別堂南廊大門間諸案一齊且甃且易以新舊瓦相半入而陶瓦之羨餘者多儲之將後作陰雨備者計亦深矣董事于嘉慶十八年癸酉仲春之既望告落于仲秋之圓望饋梓人者月四放瓦工者月六首尾凡七八朔菴衆之櫛沐服役者蓋無日無之而其所入長腰孔方四百餘金內百金者金公守財之光施二十緡銅立本殖利條也百又半者卽余之所募入而金公後施十緡銅并與其數焉噫庵之制輪奐焉維新功由時諧事非人謀也今余之記者極知僭踰然非伐也第記其時運之并臻檀越之信願菴衆之禪誠也已後之居此精修者於日用中孜孜焉兢兢焉以報四拔三爲己務畢竟同歸如發徵古事然後庶不辜於古今人勩修禪室之索裏云爾

○修道寺重建記

佛之爲學以做善耐苦爲功果輪回報應爲律令其說雖近荒誕其心則未始不善大而建寺塔少而造梯梁雖若無甚利害於人而無寺塔則名山絕壑無以可主鎮無梁梯則鉅川危磴無可以通涉此與入定坐化工夫雖有精粗淺深於別其於做善耐苦亦不可等閒忽視也故丐千家之財而不計苟且受萬人之施而不傷廉防此高僧名衲之所以得免蝗蠹而善男信女之所以不惜頂踵者也八公之北有懸水數十丈巖晶洞邃幽趣絕勝自安義上道而走達城者便作捷徑行旅不絕古有火闌若名曰修道捷在瀑上緇徒繁盛中因運否人散而廢莫得以存舊澄月大師正訓者當世義釋也年前率徒弟數人寄寓祖室跋跣招諭散者復集此於址形局瘠隘俗稱貧谷澄月慨然謀於衆將欲移建於水下曠平之原先爲走告于按使金公羲淳自營印出勸善文一道按使首題錢穀頗優次及新寧地主宋倫載風聲所及四鄰守宰樂爲之助大少民人感師苦心不吝所有於是半載經始儼若新創殿寮樓觀輪然奐然泉壑增輝雲

鳥供賀丐化者之極意耐苦雖係自己功德捨施者之無量報應豈可全屬荒誕哉余與澄月造緣已重曾於百興庵保存時作功德記今又來乞記文余貧甚無以施助絲粒則所有於我者豈復相吝而辭拙耶雖在藥裏之中略此書施焉

○巴立面水泰寺法堂重創記

惟此脰岩山水泰寺麗羅之古刹也觀音安靈之所也嶺以南三百六十餘刹中此寺之觀音昭昭最靈法殿郁郁隆建矣不幸而中年失火之後僧殘寺破風雨莫庇嗚呼嘻意尋常行路之人猶有嗒嗟仰歎之心况又其爲沙明弟子者豈不有於慨然慈悲之心乎迺者殿律義峯師之後裔也僅聚數三介之禪僚幸賴諸君子之施力重建法宇翼然旣成山門生色倍於百層斯人之功業勝於千師苟非本然善心則孰能如是之勤勞哉今夕事竣欲叙諸公立功之迹將爲後日之鑑又著姓氏而列錄于左鎮于山門之上故余雖不敏忽來此寺聽其諸師請記良難却之今以荒

拙之文謹誌于此極知僭喻然後覽者恕諒焉

上之六十二年丙子 吉昌君後裔 權赫誌

○華山鱗角寺講說樓重修記

本寺以羅代巨梵時運不齊寺樣衰敗今至無寺焉最悶迫者大雄極樂
兩招提攘傾柱不正風以磨雨以洗丈六滲漏所見慘忍莫保朝夕居者
失所過者歎歎近千年名區大刹已作兔葵燕券之場矣

議訪修葺事巨力綿罔知攸措而何幸

李等內主莅縣之後特垂河海之恩捐月俸以助工用而呂底居朴就祐
朴良殷裴興逸裴閔烈諸化主并出善心普施檀越法宇之傾頽改之僧
房鍾樓之傾壓者彩之於是乎佛像廢而復存盛哉斯人之功也值此叔
季捐財施與人所不能之者而能斷然行之此真千秋難忘之功德也今
以後唱祝於佛前以頌前後劫盛之功從又鑿梓並化主僧左錄以壽其
傳云爾

聖上卽位元年辛丑夏

大施主 裴興逸 化主僧 性利

朴良殷 前僧統 快日 朴就祐 都監僧 慧彥

裴閏烈 別座僧 奉曄 裴殷業

○架山天主寺前摠攝有功碑閣記

箕州架山嶺以南名勝而有內外城其南內古城古而無蹟其外城及天
柱寺康熙辛巳自營命師爲保障築其城建其寺而受營財裒化物不數
年告功實嶺營之第一關防重地也逮至丙辰以道論褒功樹碑而歲久
碑亦塵暑今嘉慶二年丁巳摠攝寶慧採石而重刊又建閣而免風雨寶
慧卽師之六世僧孫也其美異是時余在銀海之雲浮摠攝慧公待事畢
來求其記余雖無是能嘉其爲先之誠恊叙其前功之高今誠之深云爾
嘉慶二年卽我

聖上二十一年丁巳閏六月望日影波沙門聖奎記

前摠攝三願堂善元永世不忘碑

設架山城 功嵩淨刹 三願普周 孰云緇衲

創天柱寺 福利宗社 報國居眞 獨善其身

爰有營啓 光凝嶠南 師不居功 茲將短碣

厚蒙上賜 慶溢林下 何違道論 永曜山門

○佛國寺大雄殿重創丹牘記

天下萬物無長存而弗滅者唯佛氏之教西來累千歲大世界從之宗孔氏者亦多陽排而暗扶之其永與世道互相消長也可知其徒之曰天地中有三佛國吐舍山一乃左海浮屠者本宗將隨廢復興無可滅之時果信矣否余長於影湖西畔距於寺西里自始學時挾書就僧舍與共鍾飯者如于年于時禪社九房各容頭陀四五十餘遊人遠客之來玩者必曰殿宇石砌雲磴寶塔之崑奐侈麗乃東國第一云然而人說古者歎其零散靡餘若弗可一日保者旣而余僑寄南北晚家于活山東厓與寺僧踈

者四十餘載其房舍存者三一髡從未十之一二棄其故址降處於梵樓下社變而屋佛殿朽破欲厭咸曰此物非人力可存使寶蓋靈鷲將爲二佛國焉

今

上乙酉上人道泰束楮幣來叉手爲禮曰佛國殿宇將重成以某日舉梁願得六偉之言余念此寺乃童子時所遊聞則喜甚見上人風骨燁然卽之令人動色遂假用其家語立草遺之今年夏道泰之徒贊弘來余說重葺顛末及從古事蹟頗詳曰天龍山之老釋有采遠者殫其有捨六白金以倡曰謹竭薄誠爲好施者光泰上人聞而發心自募得五百金更令諸人爲文勸諭合之凡四千有餘乃卜日毀宇其柱頭上面書曰晋安帝十年新羅訥祇王剎聯書脩補年代月日者五今之都樺人乃全羅名衲其年二月六日始熱柯慮事多神略用一人而成十人後凡大木百夫弗動者以一杠爲架索其兩端一嚙而上之疾若浮梗負重而上下危欄如平

地其斧斲刀削只在露面處而內則留存全朴事簡切省制度堅緻始以歲計弗數月而告成將丹雘之數其費半於前後贊弘敢曰非我莫能遂復如道泰之爲料理數千財今年端午前二日始事六月中旬而落之工師赴事者前後百餘人皆樂爲之用爭効功能神速如律令仰之華麗玲瓏歷千四餘歲而仍復其崢嶸爲佛氏威靈果如是可知也此寺雖久不廢永作無量世界而老爺拋梁之頌亦當爲無量法文余笑曰爾誠沙門人乃錄其語以歸之

乾隆丁亥流月上浣活山病叟書

○栢栗寺重修記

慶州之北有山突起曰金剛山有一寺名栢栗南對鰲山之朶秀下臨星州之流水乃觀音常住之處也尊爲大聖豈無靈驗昔新羅三十二神文之世有木自東海而來入于開雲浦東流七日子時這有唐人僧理來入國中改名率居盡物生靈信向者衆矣王命率居奉詔往見而納言曰梅

檀香木從佛土而來第一無價寶也於是大王以其木又命率居作觀音三像而剏立三寺一曰栢栗二曰衆生三曰敏藏三像安邀屬納田民供養致敬而神通明現至孝炤大王之時六賢薩噉之其名曰夫禮王爲國詔仙花郎欲行至金蘭唐太宗天授四年癸巳三月十一日忽杓彼狄牽於狄國千人之徒無能追之獨有安祥追尋花郎其餘千人敗意而還郎父母就於大聖前至誠祈禱七日之滿有一笛置於大聖前又有二人隱于大聖之後就而觀之乃花郎與安祥也父母問其來由于答曰我在狄國大都仇羅之家爲牧子常養牛馬百餘匹每牧於烏羅尼野忽有一僧左荷玄槩右携一笛謂我曰汝本新羅人也汝父母思念否乎我曰豈不思乎僧曰若切戀慕隨我而來我卽隨僧而來路上仍遇安祥三人共行至于海汀其僧所有笛割二隻舟命我與安祥各乘一隻其僧自乘玄槩共浮滄海俄然至于此也父母卽而觀之一層乃大聖之化身也孝炤大王天授四年七月初二日領赦旨以純金五器重各五十兩萬衲袈娑五

領大領三千匹屬田一萬頃獻大聖前文武道俗各加三等職又百姓免賦三年當寺主僧拜爲大和尚花郎爲大角干薩喰爲大大角干母龍寶夫人爲沙梁鏡井宮王安詳爲大統自此以後君臣道俗老幼男女罄誠歸依者曰不虛而如歸市其於盛興六年六月日傳是而自新羅祈恩祝福無窮此所謂大聖之靈驗而百歲之景慕也茲寺也叵立年遠屋宇將頽未有重修者久矣宣光八年戊午三月府尹銓平君尹相國承順慨然有重修之志命工伐材以茲經營起西樓以褰軒通眼界而無窮又起左右室以安寢息之處至於門廊莫不興構惟佛前仍舊未葺傾危已甚永樂八年庚寅十二月府尹尹相國爲政二年寺主大師一宣告于尹相國相國立大殿以巍巍飾金碧鮮明重新之勢于有光於前古邇來衆生敏藏兩觀音移於靈妙寺大佛之中尊像未安又移於茲寺左立敏藏右安衆生尊嚴可敬又十年壬辰十一月十九日殿主觀音大聖因 上教移於京城改慶寺靈驗無處不明又十三年乙未府尹坡平君尹相國坤又

補餘不足嗚呼偉哉父子作述之義同一揆矣永樂十三年丙申正月日
成均生員尹思瞻記

正統八年癸亥二月日承 命集慶殿修補監督諸事二月十一日因父
忌上此寺忽見板中祖草先考三代遺跡不勝悲泣年字暗受塵可嘆改
板親寫以期後日之更覽云宗親府典籤司典籤尹三山拜書萬曆二十
年壬辰九月茲寺爲兵火所燼鞠爲楛楸者久矣三十二年甲辰春府尹
李相國時彥爲政三年聞茲寺在於城外近地爲降香祝釐之所土大夫
之所常往來意將重營特命老僧法莊勸善求材先成十餘間於大殿基
北以爲行僧留接之處乙巳夏府尹尹相國哩爲政時訖功茲成然則茲
寺之重新實由於二相國之所命而老衲法莊之功亦不細是以昔時重
修記及今重建時普施諸檀越姓名俱錄揭于當楣以永其傳焉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正月 日

○慶尙道善山府冷山桃李寺阿度和尙事蹟碑

和尚法号阿度母高氏道寧父魏人阿崛磨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丙辰崛磨使來高句麗國王館接與道寧是歲四月八日夢日月因有身翌年丁巳寅月十九和尚生生有神姿及年五六問於母曰人無無父我獨無母曰魏國某爾父曰然則我往從簡文帝成安壬申因使行入魏都時年十六路逢一初官官曰爾何兒爲何事來曰在句麗而大國某吾父茲不遠千里至堀磨知爲己子且喜骨相殊凡與偕歸稽於卜卜曰此子如來使人將爲僧以佛鳴萬歲崛磨以其事達魏王王曰爾子欲何爲曰海東無佛法願爲僧奉佛法以傳焉王曰善召見賜度牒号阿度仍謁玄暢和尚亦号我道廣叅禪道受衣鉢東歸時年十九以佛服見母母曰國無佛道未易行聞東京有聖主爾其往從若可行則行不可則隱阿度受慈命言邁東京路善州地到冷山下主毛禮家時新羅訥祇王世自号黑胡子仍留傭賃事牧牛日涉初度和尚着紅冠袈裟拂子靜然禪坐放大光神芒瑞彙耀室盈庭天地晃朗時維盛冬葛藤生雪裏毛禮驚異之跟其源到

南嶺眞奇勝地卽結菴奉之有五色桃花雪中盛開遂号菴曰桃李村曰
桃開旣而辭去莫知向往炤智王時稱阿度復還菴儀容似黑胡現瑞神
變尤有異焉或放光遍覆沙界或於高臺廣石上跌足騰空靈異之聞播
遠近時羅王有一女病腹醫藥不能治命求能已疾者使者遍四方或到
毛禮家禮曰我家有和尚識道神通無不能使者求見知爲異人還報國
王王駟召見之具道女病阿度曰與我天敬林病可瘳王問諸臣皆曰此
乃裨補所流傳萬葉上下共知奚與僧阿度曰上帝命我此地不可不許
羣臣皆以爲詭誕不可信近臣異次頓獨曰佛法淵粵請從其言王謂其
妖忌惑衆下吏將誅頓曰佛若有神吾死必有異及斬血白如乳頭自飛
空墜于東門外五里强高峯上和尙從放大光寶輝通天王及諸臣異知
遂立寺其地名以白律又賜敬林建刹供奉和尙卽著袈裟執拂子合手
長跪七日精勤女病已差王大喜遂崇佛法建七大伽藍其興龍敬林天
降之地興輪黃龍芬皇靈妙天王曇岩等刹皆一時所建自是千寺萬刹

在在營創佛教遂大行阿度還住桃李寺一夕圓寂不知所終世傳寺後有金水窟人不能到和尚入此不生不滅云式今窟中當佛家齋日放光若張燈然阿度所種桃有南北枝替年榮枯者歷千餘載及崇禎丙子衰悴越四年己卯兩枝具枯焉贊曰

鼻創海東佛教者阿度師肇起海東佛宇者桃李寺是有金石之傳以詔後釋也已

○新羅漢殿重修聖像記文

野城西一畝巡許有山劃然特立岩勢峻高者名爲大遯中有一區聖龕初爲何人之剏也聖像則方上寺盛居時所成而不幸寺廢後聖爲山火所焚則無人奉守頽散於喬木豐林之開不知幾許年所後一村氓種粟於舊墟之下揮鑿之間拔出一圓石乃古羅漢像也抱坐石上曰佛使我粟好成當作餅來餉云矣粟果大成無損及收穫忽忘先食夢僧曰誰求汝餅欺言大甚耕者覺而作餅謝之仍拾餘位之全存者七八數其餘破

碎片石累累疊坐誰能感傷而作一窩安之後三層起於龕下境僻人殘
奉守不暇蕭然廢箴之中破傷七八尊片石數塊耳或有發信設供則所
願反應人皆歎者久矣爰有海峯堂性寬志經謀內囑諸僧外募檀心太
歲黑鼠夏建殿修像一時並舉施者作同心忻聳不日成就噫昔之叢蕭
小龕煥若天宮梵宇悄然癰範洽如生存乞士山青斜面密雲解愁况人
况弟子之心乎功高事美不可自悅而晦後故略布顛末冀照當來善人
之眼目耳

法堂新剏大施主

邑內面金尙敏

上 店鄭就仁

墨 防文龍甲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日東峯堂誨寬謹書

○七星閣

朝鮮寺刹史料

三文字ノミ碑ハ洛巖大師ノ爲メ建設セシモノニテ文ニ曰ク
乾隆丁巳秋七月十日之夕洛巖大師示寂于琵琶山瑜伽寺報年七十
二法臘六十臨終索香湯燥浴手書一偈云性鏡元無竟心秤本自平頭
頭皆現露物物摠圓明戒弟子母藏骨留影語已儻然而化越三日闍維
得頂骨於离方峭壁上于時緇自號吽胥謂門徒不當以遺命割佛緣樹
碑於寺之東隅繪像者三瑜伽龍淵海印皆師久住處也十六年壬申春
法嗣有璣以狀授余跪而請曰今欲爲先師豎碣識公有契於師焉文而
銘余謂佛之教以無爲宗塔與影已瀆師戒焉用碣上人怫然師以空滅
道以文傳貝葉蓮華皆稱如是我聞佛亡道在也余不敢辭謹按狀大師
法名義訥字凌虛俗姓朴氏五代祖諱雲號龍巖先生力學純孝爲世儒
宗邑有享祀師以丙午春正月九日生于一善海平村幼而聰穎見僧則
喜語則拱十二出家祝髮于基陽大谷寺泉谷學公受戒于黃岳山慕雲
言公二十八得法于龍門山霜峯源公是爲西山三世法孫至師而兼臨

濟宗派三十世師之道大而不蕩真而不僻誨人以善修己以勤身不釋
袈裟手不放念珠色不形喜怒口不着是非服食不厭貧居處不厭陋郡
國使星官長過而請見則應對惟恭去亦無干謁識通經籍而未嘗自己
論釋樂觀詞詠而未嘗與人酬唱所以其行事不越於梱其聲氣不染於
塵其現於畢命之偈者性與心記余丙辰春遇師于海印寺得一二問荅
如扣鍾骨幹蒼直動靜語默無絲髮異於人湛然相對已知其四相不生
表裏皆真余悲近世濁風滔天驚欲貪名梵俗同迷聞師道者可使息浪
還源是宜銘銘曰 達摩東趾曇雲普磨曹溪碩果植種有簞泡于臨濟
寶葉真根鷄荒鵠茂孰啜弘芬炳炳石室授我以幡愚公允承布耀朝噉
萬品斯照一燈靡昏七泊西山三汲龍門師惟淑靈朗徹化源觀經釋論
博通無垠醍醐神潘爽融氤氲日頓日漸禪教同藩性空何醫心煩何煩
彼迷衆生翳喪本原荒淫巧僞乃萬其犇弗假耘鋤有粹孔殷根塵幻相
逝如浮雲袈裟瓶鉢坐轉法輪鶉居鷄食罕笑與言山金色露木犀香聞

壇門請益頂禮投跟誨之如何寔昭以敦性善爲車淨行爲猿菩提般若蕩蕩平津魔降賊伏神慄鬼馴一念慧解四紀精勤來卽隨緣去也歸眞浴蘭告衆說偈留珍哲々芳詮形亡道存萬古長空圓鏡曷磷弟子增欵碑影偕尊伽伽琵琶瑟卓錫遺塵洞壑蕭穆蘿月愁顰啾而慕者谷鳥林麀匪善誰宗匪覺誰遵傳光浩劫永矢弗諼

皇明崇禎紀元百十六年壬申臘月立通德郎柳潘書

又重修記

歲壬申春余過修道菴々主膺月師出而迎之翌日手紙介物而進曰菴之剏來于今有十五年而未有蹟揭板者唯此記功之前後文字在笥中而有時散逸則菴之蹟便姑在書契前不可考願師會而編之鐫而揭之使菴事不曹可乎余曰止々如吾之文貧者烏得記焉師曰此乃編之々道不以文棄好否余不能辭始閱記來之實而濡筆曰昔在肅廟戊寅有道瓊和尚之剏而原趾於動方廿武許之三十二年

英廟己酉有就寬就和等惡其狹劣移來此趾乃巴峯和尚之力多也自茲以還菴體十成乃邀洛巖幼虛月湖海峯諸名師更相講難所化者指不勝計垂三十一年在

英廟庚辰有曰寶月和尙卽律師也讀楞伽透佛理爲己土木奇功則不爲多而獨且菴欲大之命就殷募緣順一用財前摠攝升太運斤前僧統體仁監董和尚則指畫也鳩財也服勞也一切摠焉八閱月而告成庵之制遊目所在稱大講堂云得十六年亦在

英廟之末丙申有密庵師出力奏丹采此皆將文字以也又有冠月公以禪門大手四十餘年出入于斯補苴罅漏之功實下在前人之下也嘻寶月霜峯之孫冠月寶月之子密庵冠月之子此三師繼而樹功佛教中種種因緣者非此之謂歟書之至此膺月師在傍曰所書足矣願絕筆焉余曰然乃停筆而告之日記功則不必多而所冀使君庵者燒香作禮祝國太平而寶曆遐長赤眉溶形則功在其中今日之會也編也鐫之與揭

也眞箇一場好事也師默頭而起

龍集壬申年春中漣遠溪寬慧謹編

○道成庵

新羅時代ニ於テ道成國師創剎肅廟甲子敬月重建ノモノニシテ建設久シキ巨ルモ見ルヘキモノ扁額三枚

極樂殿 施香庵 碧眼堂

○道成菴重修記

歲壬申之冬敬月上人數俊袖道成庵右蹟記來示余曰庵以千年古刹成煉相尋若有神助而邇來星霜滋久棟宇漸圯朝史九聖之遺址未免一朝而其無沒藐茲數三緇白不自量力方營重葺向朝無官家之募緣信士之發願恐無以自効願乞子一力余懷人微跡散不足輕重而念吾先君往在丙午曾有舍施於一茲庵一塵屬非曰檀越而種菴不無因果遂望於宮家謀及於泛土郭公鎮昊張生寔是繼而郭公林道捐三十緡

銅俾爲郭事而遠近聞風一多少作力始於丁酉之春而計其木朽而瓦缺邇曷以新役纔旬月而堵重及寮舍府竈苟完苟美視舊成益故雖佛力之做濟亦人謀之克誠嗚呼若上人在斯吾儒所稱肯構肯堂而禪卽所謂扣鍾聞鍾者耶以吾而聞是役托以簾眉之文而淨界信蹟恐非如吾鶩劣者所可泄筆辭以不敢歲且荏苒而上人已乘化而逝矣俯仰山河曷勝存沒之感其因身性洽以當時同事之人懼其沒沒無得與其法師大寬屢經而屢囑曰如吾師者莫如子子何惜一言請之甚勤辭不獲已略叙其顛末而筆其興廢之跡邑乘在茲不贅

壬寅端陽月夏至日金世謹記

○消災寺

現今瑜伽寺ニ附屬シアリテ創剎不詳僧統申是菴ト云フ處ニ依レバ光武四年庚子林完山重創セシモノナリト而シテ存在スルモノ扁額二枚

大雄殿 冥府殿

重修記 (扁板製) 二件

大哉聖人之道塞乎天地之間明於日月表未嘗不一日不存於宇宙之間語其體則離名離相語其用則無色無聲是故道之興廢在乎時人時人否則廢時人藏則興茲寺也剏自羅季洎我聖朝累閱風霜多經兵燹鵝殿傾頽鶯寮丘墟佛愁花雨之夕神呼滌雲之夜聖道沉微莫此爲甚矣爰有時人時人謂誰瑜伽禪客玩山師也過此見此慨然發心荷告檀門募東緣西南征北還鳩財稱願侵離婁督繩公輸斫墨大雄殿修而葺之十王殿復而設之香燼殿新而建之昔之榛蕪道場今成金沙寶界較其功量其德與初剏主相方一體如今五濁之世功高如此人無德而稱焉只有大雄氏喜舒金色臂善已摩頂而記能事已畢人不憚此而主持者請余記貽后余讓不獲已云功德所記大聖已知早記不必待余記余之所補者惟詠而已曰師之功高於瑟山曰師之德深於洛江洛江如帶

瑟山如礪師功師德萬世不泯

辛丑五月上澣昌寧后人曹應碩記

大抵事之爲難者初始功之歸大者成終惟我消災寺剏立古矣土花四壁佛像稀微適郡守洪侯弼周感發蘇學士家藏羅漢之誠招收吳道子繪飾菩薩之體願力洪心豈不遠且大哉士人郭星翰繼又相護棟其寺僧玩山鳩財商確則善男善女効其慈悲之心一切成功於萬斯年永錫嘉功嘻

重光赤奮若大暑之望慶州人崔英淳記

○大見寺

英親王位ヲ祝スル爲メ光武四年庚子李在寅ノ新設セシモノニシ
隆熙二年戊申位祝廢止ト共ニ没落全三年己酉全廢ニ歸シ現今
單ニ岱跡ヲ止ムルノミナリ

○天柱山北長寺重修記

光緒元年乙亥十月晦余宿山房僧智榮示寺古蹟一冊請極樂殿重泐記卽古極樂寶殿也康熙庚子自舊北長移建丁未訖功首尾八年大釋名侶梵宮禪室冠於道內後來幾十年失火之變難支之弊無年無之壯麗樓觀許多遺物已盡銷鑠更不得造觀舊時樣革以爲庵守時供香殆至百有年所風雨之所被鳥鼠之所侵滲漏朽敗毀傷頽圯尙忍目格而口頽哉于時雲峯性悟自南寺來接數載晝宵憂懼師佐商確信心募緣鳩材拮据境內及舊材鉄所餘節又削建三間殿揭三字板慰安三尊抑盛衰有數而猶存不滅之意耶覽古視今興感無比

○淵嶽山甲長庵重修記

昔當東表鼎峙之時百濟剋蘇塗之像西教之東漸伽藍之盤據自此始焉商之南有芙蓉雙朶縹緲於雲際其名曰淵嶽々之懸凹有庵曰甲長盖其山川勝槩甲於南州清淨寶界長於四長故因以名庵望之凌空之翠黛繞檻之慈雲其森羅奇儘不負山名苟非絕粒志道者誰能居之是

以懶翁歷銓昭影開化繼以我南岳法師大設華嚴法會因安七分真於此則茲豈非天設祇閣地聳金沙者斯庵之累改累修聽得千餘星霜而近又道場頹歪獅座剝落鳴金賦食莫得跌坐之地遊人過客喃喃嗟歎之不已況不佞懸弧山下托跡山上遊斯學斯景懶昭之芳躅歛岳師之法乳者安得無興感懷耶於是乎誓心重構衆議詢同募得善男善女燃頂捨身之施七閱月而告訖斤釜之用間凡四十架凡八十於是翬藁翼欄依稀帝釋宮苑招花看栢彷彿靈山法會遂使往還者棲息者舉皆指點曰山川之改觀某也草木之增輝某也云爾則如某之蔑裂雖不敢冒當其萬一而若謂之出家人本分事業則抑或不舜明既以是語同志遂略叙顛末以訂後人觀

上之二十一年丁巳年春南岳門人蓮坡陟貞記

淵巒山甲長庵有功贊

蓋聞

莊巖古佛
盤據名山

華林勝區開清賞於善覺長老
龍泉別景得品題於惠遠法師

總是落羣峯之須彌
無非示上機之靈鷲

顧茲甲長精舍 嶺東南第一華藏掌禮觀音佛像 所以擁護之方昨丈室
又是子坐名基 江左右無雙海會頂戴懶翁禪師 推其堅固之策貞上人

藏龍之鉢 何幸沙門之不頹 稽甲午拂墓之劫六朔後雲水生涯
天降動風之幡 復觀雲孫之有賴 種乙巳翻瓦之因百緡餘街化主

巖傳百寶雨何莫非枯木生花 龍象增彩再聽黃面之神 非但緇徒之
生色太十方春太半是舊竹新荀 龜兔與榮復說白衣之會 抑亦春坡之

有光 寒歲早江湖聿視潭叟之致墨雨 普觀象生哀愍育龜之接木
歟轉灾爲風動林野已聞川老之借婆衫 往復無際嗟惜浮屠之宿業

久矣願名思祥雲晴淵嶽俯南北歡喜之藏 奉祝 福來咸華 春回
六六宮義石撐印臺接上下拂提之路 德合乾坤山呼千々歲

聽鳳凰雄聲六雌聲六
獻幡桃開時千結時千

上之卽位丁未仲春安東權魯卿

祖室青隱堂致軒 大演

佛尊 大典 智彥

應弘 大欣

化主 宥文

正仁

○東海寺記

原夫天人師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以殿馱白馬之四十二經偈鏡臺之三十二祖於天下名區勝境闋諸紺園施諸檀越其所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清淨寶因爲一道也繫我商山東海之寺剏於无學上乘論格定扁青郊之砥柱章々然圓明發得在指屈鷲嶺形著鸞巢源一壬水相漁軒之華盖閑露岳之虎勢則筆峯之文明鳳岑之比和氤氳糞於邑基之中央政調五毓元者是也噫閣之重州人之愛迥出尋常萬々那可與他宮刹殿庵之雄傑奇絕者同日語哉藁桷欄肩閱歷幾許燭龍煌燿者俄汚突兀者忽歪隨毀而隨補不克枚記而泊乎屠維單闕邑居旁午鳩財迺營重建移礎小東壇坐亥原毫釐而搆日月而期掣肘於力締停手於中途憂懼悶恨有筵於不改觀其於是焉不佞畫葫於商鉅之馳依樣於貂尾之續爛確錙銖斥土備六十五緡銅劃付一工告厥落成於辛巳之

春卽灯燭禊物也嗣茲以前惠印之上人擾々忿々於晨鷄暮鍾有心之君子孜孜念念於上棟下宇則庶斯寺之愈久而愈新也云爾
歲鑰重光大荒落星杓林鍾鶉火次商山后人

○吾魚寺

佛禊碑文

丁巳春人有言曰吾魚古三慈藹伽藍旣殘敗過者太息迺十數人謀所以支吾殖若干財禊己圓矣可無言乎余曰右文之世何從事於斯曰昔道遠休輩之所與遊者王謝習鮑我東亦多傑然者出而溟師拔萃之尤者也余乃嘖々曰惜哉惜哉向使數禪冠吾服吾其風致功名豈亶然哉子之數人不但叅於遠社亦能優於社施使彼緇徒食於斯衣於斯供佛於斯以圖不朽之資子之德亦大矣吾聞釋教以定慧慈悲爲心彼千萬億身者亦豈無聰明仁智者乎吾知其定慧慈悲亦聰明仁智之一端人有四端之有體有用推而至於天下萬物無處不當孰無是心而或不知

所以然之故重可惜哉子既有施子之言彼必樂爲之聞子爲我語祇園諸法侶以示知以告告以實之意銘曰晨鷄暮鍾磨磚成鏡空空寂滅深深清淨忠溟師忠行簡師行如其不爾不昧者存種菘得菘閉門開門咸豐七年丁巳三月鄭書龜序 鄭仁容書

念佛禊碑文

雲梯山下有吾魚寺寺以吾魚名山以雲梯名者蓋因四祖師講道之迹也以之而出家者歸焉以之而叅禪者歸焉以之而玩景者歸焉山岳蔚然而深石礪錚然而清信乎海東諸刹中第一名區而法宇之華麗衆寮之羅絡必以是寺稱之中經煨燼未因營役緇徒四散寺力凋殘至於佛前泛應之節冬而糊窓無紙曉而行香無燭午而供飯無米則不但爲居僧之羞抑亦爲觀者之慨粵辛未冬山人大擘村人黃處坤朴之範等百五十餘人淑出如千錢約日備禊逐年殖利則其償用者樂爲之償而莫有後先其錢之息益多而水田之置亦不小矣自今以後佛殿所入之費

莫不畢給則豈非大成叩乎於是山中之人咸感其諸員之功德而議之曰生而保體死而靈駕不足爲萬一之報也恐泯其跡不傳於後乃豎碑于法堂中列署姓名聊圖其悠久一以嘉今人之功一以勸後人之善則其智慮亦深且遠矣使有安請文余余乃辭之曰汝何不請於浮屠師而請之於余也此禩儒與釋同之故不敢偏請也余亦少時讀書於此者不無顏私且此僧韓之太顛白之如滿不能孤負其望故略叙終始遂爲之銘銘曰惟此梵宇誰建如琳昔人易財檀越相尋爭供爭飯求福之忱自西及東有赫其臨道觀羅列緇徒若林今也則吝少施多侵顧彼善人誠意獨深鳩錢殖之僧俗同心修禩十年松醪同斟佛用自足居僧皆欽告厥成功刻木于岑歷署姓啣漕溪之陰立于法殿可傳遺音風不能磨雨何以沈若論其壽如石如金後人慕效匪今似今紀功者繼彼木多森吾黨不及以是自箴

道光三年癸未秋七月旣望菊窩翁識

○雲梯山檀越發願碑文

二儀纔判煥乎普應者惟佛靈機三才肇分宛爾不朽者在人功德靈無不格德無不酬惟我本寺靈功遽爾緇徒愈殘懇懇奉獻未及七星之位今茲之舉嘉乃之功原夫熾盛光如來以日光爲左補以月光爲右補聖德巍巍神功浩浩昭領萬機福善禍淫必不僭矣化度郡迷宅仁軀義亦可期也如有罄誠焉無降福於是儒釋合意老少同叅有若白翰林之香山無異韋韶州之曹溪良不謂三業同修之緣豈不曰九蓮共登之崑合禊而才過八九年實得十一斗以是祈福其誰無効妙音動地非但聾啞盡醒法海漫天抑亦枯槁悉潤靈鑑孔昭衆望至切然而有切無言必也令始鮮終茲竭寸誠爰揭尺碑檀越之功于斯于盛肆好之風愈久愈長以吾生之須臾鏗斯名於無窮假令來許洪裔仰觀祖武則嗣服之心敬信之誠不啻油然而使遠方衆衲欽慕德頌則發願之美讚歎之志亦必切矣斯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惟我楔員咸請序文於不佞覲然不欲曰

若余者佛海微漚緇林病櫛器同蠡酌叵量覺海之汪洋見等管窺莫究
性天之寥廓安敢以孤陋游刃於其間哉再三固請辭不獲已茲罄踈才
恭疏短引必知其具眼者貽笑也而後之檀越或有取焉則亦庶乎發心
修善之一助云耳

同明三年甲子三月乙卯 華鶴宇英謹序

扁額

大雄殿 法堂佛宇門楣ニ掲ス

但書體ハ階字ヲ以テ陽刻シ筆者及製造年月日ハ未詳

駕鶴樓鍾閣前門楣ニ掲ス

○迎日雲梯得吾魚寺事迹

我東方山水樓觀以佳麗勝覽名於世者不知何限而山不可以自名必
有道德之人占其居明其道然後增其凜々之光而名自彰也豈非山以
人增重耶縣治南十里許有雲梯山々之中曹溪上有吾魚寺卽新羅四

祖師杖屨遺址也開泐年代蓋已古矣今不可攷也而累換星霜回祿相尋法殿僧寮存革無常文殊殿元曉庵以羅代草創至今如舊而棟宇磅磚是則古跡可想然大雄殿靈山殿羅漢殿及禪堂僧堂藥師殿各寮舍累度灰燼之餘僅々重建而獨祖殿上室無以復設變作瓦礫之場吁亦慘矣寺之北層巖上有慈藏庵三龜在前若將相顧下有惠公庵丹崖絕壁上下千尋西有義湘庵又有七星閣周天列曜儼然一室循階而南有元曉庵蒼松翠竹掩映晴窓沿磻而下徘徊溪上則有廣石臺金鱗玉尺游泳其下溯源而上遵水而北則有隱寂庵玉溪瀑々維石巖々由山而西步々騰々則有大王巖登臨其上遊目聘懷百里山川四望無碍滄海鯨濤兄江魚龍坐可窺也反于駕鶴樓御風長嘯默感千古猗歎四祖師樂道談玄之日惠公慈藏處於北角元曉義湘處於南崖南崖北角如楞伽之難往於是以雲爲梯駕絕壑而往來非有得於妙法神術能如是乎禪說之暇趺坐廣石臺遊戲論道釣魚而吞放遺而翫屎化爲魚皆順流

而下獨有一魚溯流而上惠公笑而指曰彼卽吾魚也此爲山名寺扁之所以興也噫風景依舊世殊事變誰知箇中灼々庭花皎々蘿月冽々清溪亭々巖松摠是四祖師禪風化域之物耶非其仁智之士難與道物外山水之眞樂不能盡記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六月 日 兼僧統 花押

○大乘寺沿革 距今一千三百二十七年也 新羅眞平王卽位九年甲申幸于此山命忘名比丘遂剏本寺

閩筆庵 距今五百九十一年也 高麗忠肅王七年庚戌覺寬禪師初剏

妙寂庵 距今九百八十二年也 新羅敬順王二年己丑王公州剏般若庵 距今四百九十六年也 永樂十四年乙未涵虛和尚初剏塔碑 門前塔不知造建年代古在庭中矣壬戌火燒中破燼故

移置門外

三層塔 眞平王常崇三寶故幸此建寺時造立三層塔安置拜石臺上
浮屠 懶翁和尚浮屠

和尚臨滅時囑于後人吾之歸寂後見吾浮屠者得成菩提以遺一椀藏
于屠中下有兩孔撓之有聲焉

東峯和尚浮屠

和尚不知何代人涅槃後燒身骨中出舍利故時人以紀念表立浮屠
牛浮屠

寺之初剏時有一牛自何以來負重輸大力不能屈不待人驅自往自來
役畢後自化以死時人異之爲其紀念造立浮屠號曰牛浮屠異蹟
有一石自天下降四面有佛形故山名曰四佛山也前代有放光至今亦
有時放瑞氣也

初剏比丘忘名死埋葬於山之中腰雙蓮聳出墳上之塚今尙存焉而有
此二異故曰天降四佛地聳雙蓮也

懶翁和尚入山於妙寂祝髮于了然禪師常侍左右一日望見海印寺法堂入于火中以水灑熄之井今尚完存和尚沙彌時哨罐水覆於房中大衆責其輕忘印時括撈其水擲於庭下石有三破形如心字號曰三破石也其石尚存

和尚常坐禪於庵後鞍巖下爲百餘丈絕壁凡人瞑眩而不能上其形似鞍以奇故世稱鞍岩也

和尚之母常欲見子到於山下纏葛倒身母手毀傷師勅山神移葛他出今不長也

涵虛和尚作般若諡誼以韜名之意埋置堂後夜有瑞光時人異之掘得其文遂行於世焉

○金龍寺事蹟記

有明天啓四年甲子道僧慧聰開道場雲達山名曰金龍寺蓋羅代人雲達祖師者入此山而有修鍊之蹟神女子姓名金龍者生此土而有神異

之事山與寺之得名良有以也越二十年癸未夏值鬱攸災法宇鍾閣灰
燼成堆歷七年而慧聰之功塔不崩本寺僧義允收捨餘力開拓舊址仍
其制而大之其後諸僧續續肯構樓殿廂寮充滿一壑如蜂房水渦規撫
宏敞丹雘窈窕便作一區法界加以神師異禿留住其間悟道成佛今其
舍利浮屠在在可見至若華藏養真剝之於順治康熙之間大成上院剝
之於正廟庚申之後首尾二百餘年剝樣大備直與伽椰金剛相伯仲也
上院下一武地古有金仙臺不知爲何代人所創而迢遞絕氛埃乘禪頤
道味之處試登茲而觀則雲達之山祖太白而西馳數百里爲上院胄峯
一支東迤而南奔西折正與胄峯直脉會於紅霞門外輪囷回抱深邃開
朗一樓一閣各有氣像堪輿家所謂移步換形者是耶青羊流頭節予避
暑于華藏庵石隱師碧訓之室此地乃吾家之廬山白石庵石隱亦沙門
之好古多聞者聞言而叅考於息山翁所記略叙之如左

磊陰居士金鴻圭識

○養眞庵重剎記

商之址由旬之地有山曰雲達山之中有伽藍曰金龍望之西南而秀麗盤紆者養眞庵也大哉庵庵以養眞名志佛也昉於順治之戊戌剎之者誰寺之僧雪岑是于金三甲有奇興廢之相尋不止一再者無乃庵步之所以有否泰耶清天子道光十九年卽我 聖上卽祚之六年禪師靜峯和尚特慨其衆庵之日就傾覆猶不能忖思年事之飢饉人力之憔悴遂謀衆募尺斗布粟仍命匠於翌年之孟春月未滿無魔障好僦功是必有自於和尚之願力而佛佑密庸天亦申之繡房錦殿飛藁畫棟照山川山以之而有色水以之而有聲想衆和尚之植德固根固可與山雲之滄々溪水之渺々而有無窮之期也而况松風蘿月天香潤氣施及物々頭々依稀若歡樂然感遇乎哉洎夫龍應二大師連安直藏與時會禪和無慮旄倪並隨事執掌備嘗艱辛而甘心悅服者殆同萬竅之刁調從以知一事一功必待其時必有其人也噫此菴之成與毀有數存焉顧未可以前

知也然而蓋後和尚懇是庵者幸與和尚同志能嗣而復葺之靡昔先功歸虛地然後脫亦志佛各自惕厲迺保養吾所當養而毋戕賊之則庶使斯庵不朽於窮塵浩劫之後吾道亦不知寂歷而陸沉然則古人之拈出命名以埃後人棲此庵者詎亦微哉於是乎記

是歲之天中節後一日惺巖門人櫟坡沙門含章述

○華藏庵重剏記

昔遠公創社廬山賴有陶靖節雷炳諸人叅同之契而結蓮宗無盡之會蓋事之始功之成必待檀信之依歸而亦在時得其人矣往在丙午無鏡長老結淨土往生之契事而未及見成其法胤璋公欲該萬日會而亦未果焉有守恩上人者掌其財數十年強得千有餘金而庵之頽圯適在同時上人乃諭于衆曰凡息財產貴其能事々也隨時制宜莊嚴佛刹果非往生之方便耶於是募衆緣擇良日而包虛監董役應愚量出入英悅助其方略憲順其聽從枕溪制規矩泐其礎砌易其櫟棟改其椽梠增間架

變制度而閱月告功室房之清閑庭廡之軒豁莫不皆由上人之指揮措畫而幻成毘盧藏無盡刹海矣然則諸員之如願往生僉德之隨力同緣第觀今日所作之因而知未來受用果報何異於指諸掌也噫乾隆戊寅白蓮重剏之日亦有如是因緣耶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而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卽名爲報佛恩者皆若人儔乎余同叅契未詳知始終故揭示一言以俟後之視今創修而猶今之繼古修葺則庶斯庵之賴是葛藤而永々不朽也

同治六年丁卯重陽節史山以祉記

○華藏庵重修記

環我東數千里名山巨刹禪庵羅列朝叅暮誦期限大同能不墜粗風有光前烈者其維斯庵乎第觀前人之述庵自勝代迄于本朝凡三廢三剏而繼而繕葺居而修鍊者舉一國之名現大德則斯庵之廢興實吾道之盛衰而與洛陽名園興廢成之衰之候有相似矣先慧月和尙結稷納土

爲彌陁會淨土資糧而其法孫渾性致雲公亦執掌庵務視同一己之私者積有年矣徒見庵事日圯刻日命工去其椽栳廣其制度不月告功用米百有餘斗取諸房儲錢金三百有餘奇募求檀緣而使監別供木各得其人僉忘其身是所以繼祖風光前烈而無憂者其渾性堂乎且以庵之興知吾道之盛則庵中諸衲者念々彌陁直到無念之地金仙舊蹟可以續矣若坐費生夏空被暮棹之侵異日閻羅老子手中鉄棒將何以槲抵甚可畏也夫旣而語衆以爲記

同治三年甲子秋七月上浣景雲以祉記

○護寺感恩記

甚矣佛法之衰運也到處寺刹舉皆爲殘敗而本寺亦爲凋殘難以支保故不可不以空虛之意告於府中主吏李公等曰寺以莫重胎室守護之處而當我爲班首時空虛不可也於是與其同志五六人議以克合稟官而爲先禁其僧中癩癩單答引用替成節目而安集諸僧不廢守護噫

其爲

國誠心爲寺護念實爲難量而難可忘也咸願稱德揭露以爲常目在前之資於是乎言

○銀海寺重建記

崇禎紀元後四丁未之銀海寺失火燒千餘架惟極樂殿了遺無乃玉真觀一柱乎在寺蹟曰

孝陵胎室守護

英廟御押奉安厥篚栝柏寶賦供維城之府僧會議建八峯和尚主管海月長老都化士有燁幹蠱監窰役永默掌財印彥皆心匠智巧可起空中一室郡侯金公諱箕哲捐俸三百緡凡所後急無有不待官力而周旋 宗府關移 棠營棠營亦輪關道內檀越影從役夫萬捐招都料匠總繩墨積月九個有奇費數萬計 殿縱橫九間香室連窰藏十間尋劔說禪清風三寮依舊制廡圍同時訖役明年建寶華樓又明年作

擁護門安養殿東別室滿月堂香積閣供客厨物短未果盖成者半未成者半象魏祭恩丹雘潑眼大雄殿寶華樓佛光閣三字顏皆秋史金相公墨妙依然若華巖樓閣也成住壞空雖曰關數非宗府營俯賜之澤焉有二人子不忘不泯之努以是知先天雨露始終無有窮極也寺以嶺表區々之刹名於世稱銀海銀海者衆多前三物饒楊一以也刹盖車馬陸續如傳舍賈客行路留連若逆旅何止騷人墨客已而東邊送客西邊設席蒲塞香積盃盤數百咄差備辨無瓷漆匏朴竹著瓦椀之器於供客也無窮家菲薄之態鼙槌鐘魚松篁杉檜亦足以聒清眼淨俗氣不必論價於樓臺水石之間然一經昆劫觸目蕭修安得不歎歎感泣然而佛法濫觴於漢明始傳中國漸漬於齊梁晉唐之間天下寺刹未有盛於此時藉傳於騷人之口曰南朝四百八十寺曰棟宇自齊梁曰此寺亦唐餘除是而管領爲遊人清賞者捐不堪樓然隔遠未料其存亡若我東羅麗卽中華齊梁也建八伽藍五百禪刹三千裨補

不惟止此有名於三國遺史者不讓中華然今無一二存焉安知夫中華諸刹不爲邱墟緬惟同泰歸宗徑山等巨刹以當時壯麗皆經災劫安知夫羅麗之刹不以是若存若亡以此追惟海印月精等灰劫亦關於數也然則此寺丙丁何足恠歎然重建後十有五載少者皓首老者已作古人若過數年莫知其年人何人興造後無記事之責焉歸々之寺人乎數乎興廢數記亦數乎杞宋之無徵凡以是也余不幸爲後死者招粗識當年事一老僧依其口實而書而楣之然若人與功至於魚魯則招以盲引盲之責無悔歟

玄默闍茂姑洗月哉生明

混虛智照謹識

玩山崔轉魯謹書

李彰海謹梓

同首座目

邑都監吏房李有完

收錢副吏房李仲仁

監役官行首李文錫

成造都監前僧統永旭

緣化都監前僧統永默

運木都監前僧統戒仁

前記室奉沾

片將前首僧戒察

前首僧戒云

曹司 戒彥

指殿白峯堂仁洽

典座 漢明

焦頭復創其所有苦人不爲不多然剗於十有五載後名不可彈知故

未遂書之誠可有慨然者存焉

○銀海寺沿革辨

聖上十三年丙子余宰永川郡々西有八公山嶺然盤踞九邑正榦東有仁宗胎室麓下數里有寺曰銀海卽胎室守奉處也屬庵十二距郡三十里規度亞於通度海印而其環麗若新門額之銀海寺佛堂之大雄殿鐘閣之寶華樓皆秋史金侍郎筆爐殿曰一爐香閣亦秋史隸也余曰此非舊建也建何歲老釋曰

憲廟丁未全寺回祿而重建矣有古蹟乎釋進宗親府堂上古關文卽我英宗大王潛龍時教飭守護而押與印尙煌々矣余曰敬藏之間其沿革而始建於胎室奉安後其前無徵又問奚以銀海名曰亦不詳矣余歎曰惟我

仁宗誕于正德己亥歲今六回有一歲矣名蘭往蹟之無概見於郡誌野史何哉越己卯夏余兼緩新寧見邑誌有黎旨銀所高麗末陞爲懸仍

屬永川繼有崔瀼碑文略曰至元々年上護軍安子由等朝京師還以天后命復黎旨爲懸名若曰永川黎旨銀所古爲懸中以邑子違國名廢而籍民稅白金稱銀所者久今其土人那壽也先不花幼窶禁中積給使勞以其功陞鄉貫復爲懸王教有司行之如中旨明年那壽奉使東還以故處卑狹徙懸于古所若干步置懸舍長吏若初又五年也先不花函香繼至謂興復遷徙顛末不可無述謁王請記于碑那壽官奉議大夫甄用太監也先不花官中議大夫中瑞司承姓皆李氏本國又封那壽信安君也先不花永利郡此在所略蓋其曰黎首懸者卽公山之下而介於永靈地矣土人曰高麗太祖敗於甄萱來保于此食黎而佳之故曰黎旨云此與郡誌所云太祖旨在郡西三十里高麗太祖爲甄萱所敗退保公山下一小峯因名爲太祖旨者相近矣其曰在懸南二十五里者以懸之西南公山也東南川流之限永川也特其正南爲黎旨故也而今銀海等地卽寧之正南也則銀海之住於黎旨銀所之境也昭昭矣然而銀海於寧可二

十里或疑其五里之外差而凡道里之載於誌者皆至坊曲終境而量之也自寧量抵今之銀海則爲二十里量至古之黎旨終境則爲二十五里理勢固有然者矣其曰本永川黎旨銀所者言其黎旨之降縣爲銀所者本是永而後屬寧也其曰高麗末陞爲縣仍屬永川者言麗王之奉中旨復黎旨爲縣還屬于永而以至元年號攷之則事在麗忠肅王二十二年蓋縣之復實那壽也先不花之功也而勒碑紀其實也崔溼麗朝文章人而碑文中此在所略云者與其銀所之誌略其事而畧碑有所據也黎旨之旣復而不曰縣誌曰所略者重其沿革而襲舊也但所略今無傳焉寧邑誌曰碑石今無并可歎也然而初無是碑是誌則銀所之降黎旨之復黎旨銀所之屬寧而還屬永實無以稽今日銀之建在於古之黎旨銀所尤無以訂之矣銀海銀以其銀所之同符於佛家銀地而取之歟銀海之銀亦有取於先明海般若海清淨海妙法海之海歟嗟呼黎旨之復在於至元乙亥胎室之奉在於正德乙亥地靈之古千支之叶有若造物相感

者而至元後五百四十年之間沿革之明證是寺之名義不與山訛水幼而十無一二疑也余與是話於僧僧皆斂手而拜曰是可作山中禱杵余且念此事不辨終遺後人之惑遂著之爲說

歲己卯仲夏知郡李鶴來青田稿并書

○碑閣獻畚守護記

嗚呼樹碑而無守護之道則無異於建屋而不用瓦者也何者與在丙子春我師雪虛和尚爲先師樹碣于本寺知谷洞告訖已久而大凡尊師之道無物則亦不誠故茲買五斗落畚納于本寺又出三十緡銅別給知谷人告於大衆曰噫此獻土出物實非要名只使一間石室漏之則改墻圮則補棟朽則易草蔚則除庶不朽於千載之下而已衆曰諾猗歎休哉我和尙尊師之誠也有是碑有是土則其敢泛忽於守護之道哉然後可謂能事畢矣晶雲和尚屬余不文庸釋以記之余辭不獲已敢陳于左

歲庚辰五月日取禹謹誌

知谷員民字畚

十九 十二頁一束

二十 五頁

二十一 十頁二束

二十二 二頁五束

價文一百十兩

文三十兩給知谷洞中

○丙子甲獻納有功記

庚戌惟夏余寄々社日前記室碩漢袖數紙短券而來眎余曰睠茲寺樣不至楞然先庚後甲之相襲爲慘契以也年前所慘丙子甲獻納七百緡四斗土尤爲近年所無底勝事請師一語以辨其文余曰生息之方莫越太史公所著貨殖傳極論然而其速効莫如銅利銅利之子母也倍厯不幾年可以致千萬是以貸古多負或至焚券付諸烏有蓋其萬全難矣今

卷中諸人孜孜役々析分毫競錐刀而活公餒私則期効全功畢境納于寺使之供佛追遠與其徒殖無名全事口腸者相去遠矣宜其彼諸金石使多小僉員永年不死亦勸夫後甲於無窮演也以是請余以是書道光三十庚戌年五月日山人混虛智照記

書記周信

三綱僧統漢明

首僧好捐

座目

性郁

文有

永洪

尙右

印彥

願演

位善

和彥

取英

上奎

斗允

正律

義閑

碩柱

戒擘

正賢

信供

惠安

位官

允洽

朝鮮寺刹史料

四六三

有善

義定

義守

仁玉

義旭

幸宇

義官

萬涓

好涓

致定

幸性

偉涓

印曄

斗涓

位仁

印典

取占

演玟

演玉

玟樞

喜喆

斗演

善禹

永洽等

元日

敬順

幸善

尙禹

惠玟

永華

大鼓施主

大邱東上後洞居癸酉生

子戊戌生戊戌

庚子生成祿

丁未生末祿

咸豐元年辛亥閏八月日釋輸毅謹梓

○郡守金公護寺感恩記

本寺卽

仁宗大王胎室守護之地也且御押奉安栢子進上所重自別故自朝家營邑另爲護已有年矣而近來寺樣漸爲凋殘僧數自然解小難爲支保之中邑人之投單引用行客之討索恐喝去益甚焉小不滿意則至於毆打付罰之境於戲叢林之設豈短使然哉今我侯金公諱炳阮之來具知其弊慨然有扶傾之志與佐吏五六人共爲劃計爲先單答引用一切禁斷更勿浸責之意成節目而永爲後則噫幾傾殘刹賴是大惠可謂濱死之良劑涸魚之斗水其爲護念之澤當何如而豈不爲深責也哉不勝感恩遂爲之記以固諸僧永年之思云爾

同明元年壬戌八月日鎮海琪守謹識

○鍾閣丹序文

寶華樓在大雄殿前若人之有眉目不可一日所無者寺也自丙丁日事土木越三年己酉始營樓事纔記繪事方催其意龍眠之心匠未攷糝糊三味獲矜於殿烏有於樓可慨也翌年庚戌前記室碩演出若干銅備彩本使壁之素者樑之白者塗以爲粉墻朱薨於是金壁照輝溪壑生顏使聞者見者莫不攢賀蓋事之先後遲速亦有待而然何必歸咎於向來人所錯太白山人奉欣素有名於畫樓請自放使癢留跡於勝地寺人固所願亦豈偶然俱欲不淺書而示諸後

道光三十年庚戌五月日山人智照記

監役震噓永冠

施役朴月孫

○永川郡北習面銀海寺古蹟調

寺蹟原因來歷

新羅顯德王時洪眞國師剏上聳庵常宴坐示法之次下指此基曰將建

刹于此則雲百安三寺皆爲屬庵云々刹寺之源起於是日也

大明嘉靖二十五年乙巳 仁宗大王卽位翌年丙午胎室加封而改碑是年天教師建法堂非久失火寺之草刹始於丙午也

嘉精四十五年甲子妙眞師建法堂不久傾頽

萬曆十七年己丑法英師建法堂子坐午向寺之盛始於此時也

仁祖大王十五年丙子逢胡亂卽崇禎末也

大清順治八年辛卯大法堂及禪僧二寮樓閣曹溪門丹青卽孝宗大王時也

嘉慶二年法堂重修自萬曆己丑至嘉慶丁巳法堂年記二百八十一年以嘉慶丙午計之則剎來凡三百二十四年也西有白蓮昔之雲浮所屬南有瑞雲庵與寺同建西五里許安仁宗大王胎室寺之主山掛峽有雲浮庵昔之大刹變爲一蘭若

胎室內峽有百興庵是亦昔刹變爲大講堂公殿三日極樂曰靈山曰冥

府也

百興內峽有忠孝彌陀兩庵其上數里有妙峯庵渡一壑有上聳庵古基
卽新羅顯德王時洪真國師所剏而今爲邱墟矣左有石門門內有中庵
菴上有龍石虎石動石也百興南越一嶺有寄々菴昔之安興寺今爲一
蘭若也

寺之主山外峽有鳳捷菴居祖寺也

○百興庵書蹟刊板

法堂

一極樂殿

一十王殿

一冥府殿

一羅漢殿

一靈山殿

一山靈閣

鍾閣

一寶華樓

一百興大蘭若

一重修懸板一度

○寄寄庵剏建原因來歷

乾隆辛酉箕城堂快善師草剏越癸巳鳴岩堂再澄師移建于舊址下咸
豐戊午淨谷師重修道光戊子重修

寄庵寮舍

一寄寄庵

一山靈閣

○妙峯庵原因來歷書蹟

成化乙巳竹清義贊師重修嘉靖癸卯寶珠士重修嘉靖甲辰三印志澄

士重修以前事無文可考。胤始年代不知。乾隆庚子重修。

一 妙峯庵

一 山靈閣

○中庵原因來書蹟

胤時年代無文考。徵道光三年太如士重修。

一 中岩菴寮舍

一 山神閣 山靈閣

一 天台蘭若

彌陔菴 創建原因無文可考

重修來歷

乾隆甲寅指演師重修。又於丙子與同志定擘重修。

寮舍

一 彌陔菴

忠孝菴創建原因無文可考

來歷定廟乙巳紫菴師重修

寮舍

一忠孝菴

雲浮菴創建原因無文可考

重修來歷

崇禎紀元後四壬戌應虛枕曇師重修

法堂

一圓通殿

鍾閣

一寶華樓

寮舍

一雲浮蘭若

朝鮮寺刹史料

影閣

一禹儀堂

重修記文一度

寶華樓重建記文一度

庚戌陰九月二十二日百興主管一峯印

○銀海寺百興庵重剏記

惟庚戌建寅之二日余自雲浮受衆請移寓于此一日講罷管衆桂宇持成造目屬余以文曰菴役經始已久間爲本寺鬱攸所災奔走四年之間儲蓄殆空不敢復爲計矣有丙子甲禊員出錢三百殖之二年物力肇判且衆議協卜時不可失故卽召工就役一用新材以爲落落難合末乃神兒有相經四箇月儼然成一大廈此其事之大略也願爲一言以記之就考其實則始事乃己酉元月也青峯潤和都監也比丘幻奎典貨也其餘執勞大小畢舉也青峯則終始斯事克成厥功微斯人其誰宜爲昔者沙

門宴坐于草間樹下季世人根微劣祁寒盛暑生疾病爲置伽藍伽藍之設有自來矣後之居此菴卽體前人剏設伽藍之意深思諸師拮据焦勞之功晝三夜三誦經念佛叅詳活句一以吾家事爲業則庶有報於萬一矣尙勉之哉余在雲庵已知事之顛末故不敢以不文辭而書之如此是歲暮春節高山沙門宗夏述

○有明朝鮮國禪教兩宗正事華嚴大講主影波大師牌銘并序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判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佐賓客五衛都總府都總官奎章閣提學 南公轍撰

奉列大夫行典牲署副奉事沈宜慶書將仕郎繕工監假監役俞漢芝篆我東方佛法之盛昉自羅麗名藍巨刹相望諸道逮至本朝儒賢輩黜斥佛之論始盛而間有樹立傑然者則士大夫公言顯誦而進之若西山大師休靜是已粵在

宣廟壬辰倭寇充斥 車駕播越當是時西山慨然倡義旅談笑揮之又進其弟子惟政奉使日本和議遂成

社稷賴以復安其忠君衛國之誠固已令冠儒服儒者吐舌矣厥後衣鉢相傳六世而有影波大師焉潛受戒珠密傳心印其誦經勤持律持嚴非徒軌範禪門矜式僧徒况聞其香燭每夜頂禮仰祝 聖主之壽至老不廢如非君臣之大義根於秉彜者烏能與於此乎大師法名聖奎字晦隱俗姓全氏高麗玉山君永齡之十六世孫也父曰萬紀母凝川朴氏夢大星入懷而有娠以

英廟戊申十一月十一日生兒時命名泰夢以表其異大師生標奇骨卓越凡流年十五讀書於清涼庵見供佛時諸回旋膜拜若有妙悟宿因忽發捨身之願越四年辭家至湧泉寺自投五體處請出家喚應長老愛而許之遂令削染遽受戒律是夜夢見披緇老釋立于階前鳴磬作禮者三自是四遠叅尋雲遊訪道歷叅海峯燕巖龍坡影虛諸名師服膺其教勤

苦得力一日忽思曰釋門闡教者以頓悟爲先乃於金剛臺設伊蒲盛供
滌潔道場仰祈觀音法力既罷齋夢入一室見佛書滿架裝潢鮮淨盡是
華嚴經傍有老僧指曰道在是矣越九年黃山退隱長老一見而心契以
華嚴全部授之孳粧卷果符前夢讀之既熟乃探重玄之理究重妙之旨
者三十年如一日譬之儒家其所謂眞寶心地刻苦工夫者歟常謂禪工
持誦爲最以普賢觀音兩菩薩爲願佛致齋尤勤又自戊申至辛丑誦大
悲呪十萬遍日以爲課自甲戌以來叅雪坡涵月二和尚盡得華嚴宗旨
及禪教要領仍受信衣登壇蓋空門之淵源有自來矣壬申七月二十七
日以微疾示寂報齡八十五僧臘六十有六先是夢見天狗星問己窮達
壽夭則答曰名滿東國達而不窮壽至八十加五至是果驗火浴之夕靈
雨霏微祥雲翳空于時慕義者寄聲相吊受業者銜悲以泣是豈無所以
而然哉噫師之品性溫柔志氣清明喜怒不形於色貨利不繫於懷由是
早接淨土久離客塵慈航寶筏普濟生貧疾到門若恫在己或有來丐則

隨力賜給小無難色故食客之屢恒滿戶外自小律已最嚴每日必整衣
跣跌不設惰容平生不言人是非恂恂退讓非其義則一芥不以取諸人
尤豈不難哉至若西經千甬復貯其筒東南名刹足跡殆遍所化徒衆不
翅千百師之風聲無往不布若此者雖古之名釋無以加此矣前後夢徵
頗異且念大師不必虛張而欺世此亦略書焉弟子知添卽其高足也自
垂髻時常遊其門有所觀感者深今焉永切追摩謀樹豐牌撮其耳日之
所睹記走其徒夢弼碩旻等裏足千里請文於淵累年益勤余於禪家文
字未嘗數爲之而至如西山泗溟竊有曠感者存曾撰紀績之牌矣大師
之於西山泗溟是爲嫡傳而具其中有貞不絕俗者存焉烏可無述乎遂
辭而爲之文係之銘曰維此禪伯沙門之傑慈嶺宿根華嚴妙訣水月澄
依烟霞怡神莊蝶翊々非幻卽眞密受秘印旋登法壇淨室止水作如是
觀上溯淵旁通津筏一念慈悲不自爲伐律身之嚴無愧吾儒仁者必壽
理不可誣因西方圓法棟俄摧人亡道存緇素興哀睠彼山門龜頭十尋

我作銘辭永垂祇林

崇禎紀元後三丙子六月日立

左記靈芝寺古蹟証憑件

寺之所起不知何代中間玉岑師重構殿宇壬辰之變查攸爲災惟殿巋然獨存緇黃之徒掉臂而過者十餘年癸卯春余始卜地龜食于山之麓距寺未一牛鳴一口散策偶及寺之墟羣峯擁髻小澗鳴筑崑峨琮琤又比來一支回護相掩若衣衽然幽邃寥廓別成洞天眞遐遁者所棲而惜兵火之慘亦至於此也見叢灌中有屋數間瓦缺而雨壁壞而風棟撓礎動幾不可支所謂殿宇者也余竊歎吾南雄州大鎮豪家巨室灰飛燼滅一望焦土而區區爾寺尙幸陳跡有徵又獨喜荒絕之境冰霜之谷世且聞之齒冷莫肯與伍而得有漱流枕石優遊往來之地卽求能幹修葺事者得智照亢贊兩山人俾委之期月而畢夫以岑師之勤而火不能焚十餘年而又得此兩人嗚呼有數夫寺舊號熊井鄙俚無據以里名芝山故

名山曰五芝山寺曰靈芝寺而又作唐律一首以識之後之覽者其無以調山虫符譏焉則幸甚

歲在柔兆敦祥仲春上浣芝山老人記

詩

翠峽寒潭影動撓筇聲時度小溪橋春將寶雨花成界雪閣高峯玉有苗
一酌未應知冷暖幾生曾向此逍遙老來猶及攀三秀白髮青山興亦饒
○慶尙北道義城郡龜山面孤雲寺

騰雲山孤雲寺事蹟

剏始在新羅而義湘祖師卓錫開之高麗建國初雲住祖師嗣而修之至
宋天祐祖師而寺益新法堂二處
房舍十一處又有道詵法師規置藥師石佛又建
石塔數層以鎮其靈境樓之在前曰羽化在澗上曰駕雲蓋文昌侯與如
智如事而禪師剏之以管其勝

顯廟戊申克成勝默德宗重修駕雲樓處淳作天主殿雪行作鳳凰門後

二年庚戌崇海妙善性峻崇屹崇學熙悅建十王殿宗憲雪輝構我渠閣
肅廟乙亥幸玉修禪堂泰運修寂默堂禪特性淡修東上室性觀修東上
室性觀修西上室泰訥修清風堂文殊殿養老堂渾入回祿翌年甲子文
察禪師惟重建寂默堂西別室道光乙未大雄殿金堂觀音殿白蓮堂俱
被回祿脫松禪師同年但建大雄殿金堂光緒乙酉大雲禪師重修金堂
光武己亥抱雲惠隱兩禪師毀東上室合材重建寂默堂此與金堂二房
現存英廟己巳建耆老所奉安閣謹美名帖以効尊衛之道甲辰奉勅建
延壽殿以致崇呼之忱以現狀言之則金堂爲叅禪之所白蓮爲念佛之
庵學徒則會講於雲水之庵事務則管轄於寂默堂

○雲水庵記

戊申秋八月余在箕城郡齋有僧會閑上人叩門而請曰嶺之聞韶北四
十里山曰騰雲寺曰孤雲在孤雲之西南曰雲水庵山之奇最上而爲寺
寺之勝不盡而爲菴庵以是爲甲吾嶺吾故得公於嶺之君子以斯庵不

朽請余曰辭佛祖視萬法皆無而世之禪者雅言切一剎之構而呀然自大欲壽其名歸休乎子志大乘者奚貪於帝釋宮苑上人遽謝曰是誠學佛之粗然吾讓見茲丘於樵青墟而狂狴所逕麋鹿所棲歲自甲辰山之僧法存智熏募衆緣法戒思佑蓋瓦又有僧雪輝昌丹采曇日暝佛像匝數莽而告訖所以爲靖室爲堂爲樓爲厨因廊舍在在穹崇嶮乎粲乎與雲水爭媚山以此益奇寺以此益勝遊人閑士以此日千萬住併名雲水菴繫惟我釋鑑釋弘卓謙卓梅義律諸禪師寔主張是又陶鎔是使夫百劫恒河沙善男子於焉而爲采真之遊嚙々然心賢舌豔之何敢忘余迺曰信哉若師言者物物而不物於物可與語物之始第爲我告菴中人曰彼雲之晶晶水之蒼蒼現者忘耶彼雲之空空水之淡淡現者真耶如是我聞佛者說視色猶空視空猶色無眼耳鼻無色聲香逝而至於圓通之觀者卽便西來意已乎意已乎夫何是菴之功而亦何吾言之請上人曰敬如誨青泉申維翰記

○涵弘禪師碑閣文

上之十五年戊寅冬涵弘堂禪師終于聞韶之孤雲寺神足野山上人手爲狀踵余門請曰今欲爲先師豎榻公毋靳一言余以辭拙辭其屬勤遂按狀而叙之曰禪師法名致能雲寰其字姓金其先金海人也父戒雲母朴氏師以純廟乙丑生生有特質早失怙恃往依松菴和尚和尚叔於師而出家者也於臨濟宗爲三十七世云師諸祝髮和尚撫頂歎曰吾旣出家未能通三藏教海闡吾宗風汝又如吾奚益須劬精於魯誥笠典博達無礙然後拈花一枝庶不息矣命就酉溪金公學經史子傳旣落剃受具於九潭和尚時混虛和尚在八公山大教教門師負笈南行受圓頓教得其津梁又叅八峯禪師八峯大加獎與謂叢林矜左亶在某矣歸建法幢于本寺學子全集隨根設教推誠不倦雖至鈍劣終必成材緇素之虛來實住者不可殫記又多與士大夫游書疏詩章笱束焉雲水庵嘗有鬱攸之厄發願重建名藍復完嚴立條科寺紀整肅於此見大機大用也曾與

幻虛碧虛兩師有結社金鶴之約不幸兩師繼殞每嗟悼曰餘年白業無處可賴遂搆數椽扁以晚惺棲幽養高有終焉之志應接自修之工老猶不懈野山自小白歸覲師曰吾在此室只餘四歲及期果示疾徒衆圍繞至昏命整席更衣已又命曰起我開門吾將行諸闍梨扶起開門立若行復命坐悠然而逝異哉師生平葆真黜去雕飾有先見之知無臨事之窘口不語是非色不形喜怒身雖出家追孝於先親資給諸侄俾各成家常以六度禋躬現而行之者戒忍二度密而修之者餘四度也見叅禪八魔轉則曰不讀楞嚴故有斯失爲說辨魔事見著相念佛人則曰自性彌陀祖師所讚棄自性而求西方遠矣凡提警之法語多如是未可以凡心世諦忘爲比量也爲詩清遠超脫適山情而助禪悅中宵後夜香銷燭灺彈指詠歎發現真相苟或三毒柴其中五蘊纏其外爲此不得信乎古語曰離欲則方寸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詞而遣乎聲律者也文亦演三乘而具眼藏廣度像季衆生法燈不滅於戲躄矣余悲近世濁風滔

天驚欲貪名梵俗同迷聞師道者可以息浪還源是宜爲銘銘曰
騰雲之麓有釋宮肇自義湘代出名宿莊嚴道場休我弘師執塵開堂不
動鉄輪頂能聞木犀香精行六度觀經繹論緇素聞風而至于于繞龍床
之牀匪覺衆曷宗匪善名曷揚凡在菩提位中五十六星霜來也緣去也
眞雙樹之下惟有明星煌煌噫嘻師其已矣余不知道隱何方刻茲貞珉
告茫茫 歲己卯立秋節舫上居士全州許薰撰

涵弘禪師影贊

自題曰爾非我我非爾爾若我乃何聲音笑談之寂然無聞我非爾亦何
塵拂影形之七分相似噫爾是一幅素綃面我是五蘊積陰身爾耶我耶
俱非眞安得非眞中悟眞咄

水月禪師影贊

天上月是眞水中月是影師之名是影之影師之幘是影之影然師之身
出六十四舍利六十四舍利箇箇現眞月影則知東方滿月世師在在萬

却永

李侯容準碑文咸豐九年己未四月立

澤溢暨山痼積快革永世曷諛鑄銅屹立

石塔

五層石塔在金堂前山橫廣定三尺年久未詳來歷

浮屠

一、蓮花堂一、昭影堂二座浮屠在雲水庵前山年久未詳來歷玉燈一座
在大法堂

扁額

禪窓信宿澹忘歸五月林中暑氣微一水清連雙閣起萬松涼積四峯圍
樓晴好鳥窺人慣溪午閑雲出洞稀寺有奇僧能韻語強留詩句替留衣
癸酉仲夏清暉過客題

藍輿移下小溪頭松桂中間嘆畫樓白雨滿山紅葉老東林佳會珍三秋

己丑秋趙伯承題

年少經營已白頭夕陽悵悵倚禪樓金丹一粒無消息虛度人間五十秋

石樵先生權魯郁題

牟尼殿 我朝李章海書

極樂殿 新羅筆云而未詳

冥府殿 我朝筆云而未詳

白蓮庵 嘉慶戊午沙門影波書

駕雲樓 麗朝恭愍王筆云而未詳

雲水庵 我朝進士金羲壽書

孤雲寺 李銖澈壬寅十歲書

孤雲大菴 金判書聲根甲辰書

萬壽門 仝人書

○天燈山雲嵐寺 法堂重修記

聞韶雄州也古多名刹若天燈山雲嵐寺者山形如半月面東南百里之外前無高屹之蔽而其間殘峯瀟灑奇妙雲霧朝浮暮沉受雲最多故寺名有以也古記曰創不知何代成何代毀唯名與塔俱存焉有道人厥諱泰訥慨此廢隱粵在康熙壬申登彼相宅殫誠焦勞營剏法宇云而其間猶多顛圯無人生者乾隆庚戌持殿頭陔廣心檀越金公謀所以供佛之資與其徒五十人同心結契無憂供佛逮至嘉慶戊寅仲春金公三老叟亦慨法宇之稍頽募財命工於是重建焉翼然蘭宮迥出林杪快哉微燈燭斯人豈有是歟是故蓋聖者神而無跡化而難測於其居亦成毀不可測也然後之視今如今之視昔則庶斯殿之不朽也 聖上卽位十八年戊寅仲春持殿萬有記

○寮舍重修記

此寺古刹也昔有德道人草創伽藍者少知幾多年而荷遭興亡之數廣度多年之久有德宗師息庵大禪師遠聞勝地之境特鳴解虎之杖錫獨

行焦來感嘆良久仍以回寺法師靜月大寺師於一塵掃塵而俱來相宅
剎建者三十餘年寺運否迫天地不濟乙酉春三模遭回祿宅舍被占僧
徒有死之心將有離散之境束手空拳哽咽下淚同居人五六僧顧念先
於之遺跡仍作果之祝文普告檀門鳩財積貯以至於前剎之勝五六人
之功豈不同於前人之功乎採其首尾只作辭文以傳於後人之耳目也
辛卯六月日記刻

○佛像改金後佛幀兼丹牘記

雲嵐古剎也劫灰罔辨邈不知何代成何代毀唯名與塔俱僞存乎天騰
山上韶人耳目繫無刹凡在髡緇執不嘆嘻往有道人厥諱泰訥慨此廢
隱康熙壬申登彼相宅焦勞營剎贊仁鳩財陶瓦於是焉法殿僧舍煥忽
一成雲嵐之名遂顯可謂大旋而相之也自茲以還僧夥而窻窄或以爲
病乾隆庚申採文玉心移法殿採寶禪機移僧舍辛酉尙默能湜改佛金
畫後幀修丹彩而視昔有增其盛矣哉自庚申及辛酉之緒皆出於訥長

老之高胤息菴大禪師之舌下也廣其舊址增其新制以光先師之創勛永賴後昆噫千載之廢墟必待於訥長老師資之手而興也余亦粗昧於息庵之糝糠者也屬予記略序始末云爾 上之十七年辛酉流火上幹息庵門下最岑記

○船放山持寶寺佛事事蹟記

夫以三乘之教明以不貳十方之燈傳於無盡苟非檀越之廣施曷覩法相之重新哉持寶古伽藍也殿卓安觀音三軀繡龕諸佛列侍前後不知閱幾年劫甲戌歲歲荒僧散梵宇虛蕩金粟丹青塵染無光豈非禪宗之所慨歎者乎大士東溟堂天悟比丘戒閑極出信心募緣鳩財聚緇徒以居之前年夏大供佛事改塗以金加繪于綃三大佛像四幅諸佛煥然一新慧日增輝曇花復開其緣化報恩之功大矣茲以記蹟板上并錄諸人名以爲來者勸 聖上二十六年丙戌上元日書

緣化秩

證師一菴堂警誼

證明雄波堂偉性

良工退雲堂信謙

鶴松堂禪俊

都監東溟天悟

助糧達軒

本寺三綱

僧統定察

首僧大輝

書記進熙

詞律

晚向寶庵窈々坡依稀蹊路任蹉跎山因嘉木風烟撓谷應踈鍾歲月何
雲沫塵沙長有白鶴追仙界自棲多分明懶步杞巖老叉手慙懃叩世波

戊申年春李章海稿

塔

名稱ハ無シ

碑

前面ハ 無染堂受戒名守彦之立碑

後面ハ 年久生苔不能盡記

浮屠

一座 來歷未詳

扁額

法堂扁額ハ 大雄殿

大房 講華堂持寶庵

山靈閣 山靈閣

凝香閣 凝香閣

鍾閣 般放樓

○山雲面金城山水淨寺

石塔一座 來歴未詳

石碑一座 碑文無之

扁額

月影樓二板

水淨菴二板

格外禪院一板

大光殿一板

冥府殿一板

泗溟影堂一板

其他古文書ニ就テハ華嚴經散秩僅有二十卷寺刹來歴ハ考徵ヲ得
ズ

○内舍面住月山住月菴

扁額

住月菴大雄殿龍華殿

塔碑ハ無シ水滿石佛三坐ハ大雄殿ニ在リ石佛一坐ハ龍華殿ニ在リ又ハ石兜一坐有リ其他ノ古文書ニ就テハ七星冊一卷、別行錄一卷、中禮冊一卷、法華經一卷、法語冊一卷ハ俱是佛經遺秩ニテ寺刹來歴考徴ハ得ズ

○慶尙南道之部

○仙巖寺重修記

蓬萊之西有金井山山之一脉或屈或伸直至于此寺之北水益清峯益峻龍盤虎蹲鳳翥鸞飛無邊大洋俯見南屹立奇岩削出於有相掩之狀展若畫屏也夫仙岩景佳後有高立前有滄海漠茫結頂山重重大馬島守也故豈非獻誠仙景之處耶乎有一名區乃大唐第九世德宗皇帝貞

元十四年壬午新羅第四十世哀藏大王四年始寺也此寺東平縣城中在於見江寺名也而三道人出世本邑務移建時同移創改名曰仙岩寺越建久二年庚辰改重寺成化九年癸巳廟萬曆九年辛巳年壬午下至康熙二十八年上樑重修唐德宗十四年壬午下至元康熙四十年辛巳九百四年改創時康熙二十年癸酉三月日佛像改金時此僧堂同重修也其間風雨漏濕椽樑汚傷顛覆一時憫忙故同治六年丙寅十二月日東岳衲子與上佐信謙僧募緣之文特勸不避風雨不惜身命施處錢錢分分鳩財丁卯二月十五日破屋始役四月初九日回向畢役也同治七年丁卯十二月日 化主東岳珠鑑

上佐信謙

○伽倻山海印寺古籍

大抵人之起廢必有其地之盛衰亦關時數詳夫伽倻山一名牛頭海印寺者海東之名刹也昔梁朝寶誌公臨終以踏山記囑門徒曰吾沒後有高

麗二僧求法而來以此記付之後果有順應理貞兩大士入中國求法誌公門徒見之以踏山記付之并說臨終時語應貞聞而問法師葬處而往尋之云人有古今法無前後七日七夜入定請法墓門自開誌公出爲之說法以衣鉢傳之又贈鱗皮鞋衣鉢與鞋至仍囑曰汝國牛頭山西有佛法大興處汝等還國可剏立別裨補大伽藍海印寺言訖還入二師還國到牛頭山自東北踰嶺而西遇獵人問曰汝等因獵遍閱此山有可以剏寺地否獵人答曰此去小下有一水泊處今昆廬殿是也多有鐵瓦今昆廬屋上所覆鐵瓦是也宜往觀之二師到水泊處見之甚叶其意籍草而坐入定頂門放光紫氣衝天時新羅第三十九王哀莊大王王后患發背良醫無效王大患之遣使臣分往諸方冀得碩德異僧倘蒙扶救也中使於路上望見紫氣疑其有異人到山下披捺入洞至數十里許溪深峽束行不能前今致遠書其詩曰狂奔壘石吼重巒人語難聞咫尺間常徘徊久之忽見一狐緣巖而去中使恐是非聲到耳故殺流水盡籠山心異之隨之而後及見二師入定光從頂門出敬信禮拜因請邀還王宮

二師不許中使乃以王后發背之患告之師授以五色線曰宮前有何物
答曰有梨樹師曰持此線一頭繫於梨樹一頭接於瘡口卽無患其使還
報於王王依言試之梨枯患差王感之敬之使國人勅立茲寺焉時哀莊
三年壬午卽唐貞元十八年也大王親幸於茲寺納田二千五百結慶讚
畢後還國道詵立明欵題此寺云時演華嚴大士家一說伽倻三災不到
處而有王侯之地指穀捕亭也勾高麗時有一措大死至帝釋宮帝釋喚蓋金
來其服飾皆髑髏卽無常大鬼也帝釋曰勾高麗多行不義汝往徵艾顧
謂措大曰蓋金去則汝國必盡灰燼唯伽倻三災不到之地汝可往彼避
之措大還生移居於此後有蓋蘇文之難蘇文卽蓋金也措大果免其難
焉古聖所謂三災不到之地明矣新羅末僧統希朗住持此寺得華嚴神
衆三昧時我太祖與百濟王子月光戰月光保美崇山食足兵強其敵如
神太祖力不能制入於海印寺師事朗公師遣勇敢大軍助之月光見金
甲滿空知其神兵懼而乃降太祖由是敬重奉事納田加五百結重新其

舊山形絕於天下地德隻於海東真可謂精修之地副福利之塲不可得而稱比國家最要文書入安鎮兵春秋行四天王法席無別祈恩年終還願進呈齊料出處晋州陝川興安府領任領內収合供養間閣修營如前各州文書堂直伽祚縣其人二名冶爐縣其人二名佛油出處冶爐縣司一年三斗式長年不絕引燈立右件等事永永不墜故以天福八年癸卯十月依板成籍

○海印寺留鎮八萬大藏經開刊因由

李居仁陝州人也身雖薄寒性度溫良恒以里胥爲己任者鄉人目爲仁胥焉有唐大中壬戌年秋催王租於聚落暮歸還家乃於路上得一狗兒蓋三目也率叅家中其爲狗也迺出庸格形如獅子性若賢人日惟一食事主甚勤出從五里拜送入迎五里隨侍以歸由斯愛而念之撫而恤之及至三年甲子秋狗子無疾而坐視日而死居仁庇棺以埋具奠以祭如喪家豚也越丙寅冬十月居仁亦死初到門觀有一王面開三眼頓冠五

峯手擎寶笏身著緋衣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高踞牙床左右從官皆烏冠
朱服者牛頭惡卒馬面羅刹森衛嚴列如世國王行公之狀也得見居仁
王卽下堂而執手曰嗟嗟主人何至於此也吾頃適被冥論衣毛帶尻居
謫三霜賴主人之遇善善來復耽感不自抑矣今忽相看敢忘其德耶扶
引之階居仁始悟其由乃拭淚曰賤子素是不學無知者將何以控辭奉
招於冥府乎伏願大王示教刹喜王曰善哉仁者諦聆吾說以供冥聖居
仁俯首聽命而後隨使入冥府則闔王問曰汝在人間作何因緣答曰居
仁自少爲官使無暇攝善矣將欲作大事因緣承命弗歸求慨子懷也王
曰使來眼前居仁趨進座下王曰汝欲何事而未遂以直言之居仁曰賤
子伏聞法寶之至貴將欲刊板宣布而未能焉徒有志願終無事實以此
悶懼大王卽庭揖曰願須登殿小歇一時居仁固辭大王卽命判官名除
鬼籙與僚佐步至門外慰而拜送焉居仁退至三日王所王預令設席以
待使之登坐雍容叙話載叮寧囑曰主人萬々莫以事大爲慮還家買紙

就於文房寫成勸疏題曰八萬大藏經板勸功德說云云納官踏印置之君
家侍待我歸則我將以巡撫於人間也於是居仁唯唯而退欠申而覺乃
一夢也依然勸文打印待之及丁卯之春三月既望新羅國公主娣妹同
時行疫臥痛在床曰父王急詔大藏經化主來若不爾者女等從此永訣
王卽宣旨國中夾州太守已知其事召居仁傳乘上京都直赴門下謁者
入通公主曰善來化士近無餘患否我是三日鬼王也與君有約故來此
也又語國王曰此人頃入冥府冥府勸送陽界刻經流傳者願國王作大
檀越助成大事爲何若爾則非徒公主無患國祚永固王亦享壽矣王拜
命曰可而後又與居仁有惜別之態現身而去焉公主等還得本心卽起
而拜白於父王母后曰冥界尙做善事况陽界仁國乎父母其母忽哉王
曰諾於是待化主甚善盡傾私儲以施之申命內外集諸良工巨濟島繡
經於梓莊金而塗染運鎮于伽椰山之海印寺設十二慶讚之會焉此皆
冥府之使然實非鬼王之私意者也居仁之夫婦考壽康寧俱登樂邦云

噫佛法之爲寶也無處不寶也明矣何則冥王寶之而善治陰界人主寶之而舉得民情天王寶之而長年快樂覺皇寶之而垂仁萬品云云說明載於大藏後跋

○海印寺事籍碑

陝川郡北距八十里有伽倻山海印寺新羅哀莊時名僧愼應所建也高麗文宗時藏大藏板我

惠莊大王戊寅歲重修板閣又印其經文焉寺之重非他刹所比及至聖上十九年癸亥大砌以下數百間盡火伊時觀察使金公尙星氏捐貨出計以復之越二十一載癸未又如前火公之堂弟尙詰氏時亦按道其捨財設畫倍於前而復之之易有如一草店蓋以

先王寶蹟之所藏而兩癸之年金氏二伯之來豈有數存於其間耶天必遣二公使之先後也書之至此莫得而稱矣至於山之奇寺之勝則曹梅溪之記已悉焉今闕之銘曰山門保靖實由 國恩願此尺碣與 天長

存

崇禎記元後三己丑六月

雲客有瓊 撰

申夢駿 書并篆

○晉陽東月牙山青谷寺佛像改金兼△改彩記

寂光淨土中本無名實之差別娑婆燬宅△乃有色相之莊嚴於凡物之有相者必有光盛而後衰改古而添新之事事是常也理之固也今此寺之昉々於大唐僖宗乾符六年羅朝憲康大王四年己亥烟起祖師所創而大明洪武十三年高麗辛禡六年庚申宗族實相長老尙聰重興焉萬曆三十年我朝宣祖大王三十五年壬寅戒行克明二者重葺于兵燹塗炭之餘法堂萬曆四十一年壬子克明三叔也佛像四十三年乙卯克明新成至乾隆十五年其間一百七十六年也十王順治十八年辛丑印和新造成至乾隆十五年則相距九十年而自乾符六年至庚午該八百七

十六年也噫像設之作其來邃矣△王之刻檀△帝之畫錦豈無以哉自其後印土之於支那塗金安相在在尊崇處之敬重依稀白毫光之慈容歷千秋而不古完浮紫烟霞之慶瑞亘萬歲而猶新且以幽顯之事論之利普天之人莫非王民生不有君命則褒之乎貶之乎率土之鬼莫非冥屬死不有冥威則賞之乎罰之乎善善惡惡之理生死昭昭此佛之所以設冥府使入井赤子知其所趣也故佛與名王之像成久矣金色漫漶形容彫殘其於有信檀那之所視可無顏厚哉己巳之春前僧統印海公與妙湛上人同謀思欲再傳金彩之計故嘉善釋思曰之弟子等爲三師納四百之餽財嘉善太閑之弟子等亦爲三師輸其沃田十斗地首倡是事而尙未得幹善其年冬信士智辨自湖以來慨然發矢心海公嘉其心而自爲知物之任同募於寺中及曠聚檀門緇素同聲相應不數月而告功則庚午之春也於是向漫漶者光鮮彫殘者復煥使一切人民瞻敬歸依辨公海公可謂知因識果莊嚴淨土者也是爲記

乾隆十五年金馬桐文仲碧坡沙門朗靜謹誌

○固城東碧芳山安靜寺十王羅漢兩所尊像重修懸板

夫寺之泐々於元曉之初占則代係羅朝而龍蛇劫火殿宇記蹟并皆成灰無一遺者剏始之年月立功之人名失而不得可勝惜哉所存階砌却灰所游者烏兔麋鹿數十年沒信行義浩兩比丘不產業只事觀玩人眞跡古無不徑詣見此寺之遺墟奇而壯之一邊行乞一邊始役代荆棘掃塵埃先建大雄殿負錢米持斧斤者子來父事殿成過一年元敏建十王殿英俊建羅漢殿又明年英俊起正樓浚數年間雪心太暹處玉義澄勝鑑祖罔汝占學敬淨祥等協心同力建諸僧堂公殿私宇不多年而翼如雖曰天時不有人和其能如是然而丕泰相違成敗相濟乾隆元年丙辰僧房失火延及公殿神其不救人力何爲佛殿僧堂幾半成灰明年丁巳建法堂快淳化其功禪悟畫其殿世占建正樓又明年構僧堂越九年甲子構立堂兩房仁贊皆募其化又於十六年辛未仁閒重立法堂壯麗可

觀性閒國贊金佛像滿月眞容完若祇園公私殿宇金像丹牖等事告功已畢而火時所傷十王羅漢兩所尊像尙未重修猶欠一簣之覆矣花潭禪玉乃吾門人也生於本邑姜氏之族而爲僧本寺法澄和尙從余游者數十年矣己卯春留迦葉庵慨然有志歎其事之未克終焉首其事門人安安副之欲覆未覆矣花潭西方緣深功未訖而出世嗚呼哀哉安安專其事己就就余請記其顛末挾無恥而書之以爲視者之笑
崇禎記元后再壬午五月下浣

松菴老漢識

門人白峯書

刻手 宥察

大雄初剏化主信行

十王殿化主元敏

盖瓦 化主勝哲

羅漢殿化主英俊

別座 弘啓

正樓化主同人

佛像 化主義浩

丹青化主時贊

別座 道倫

東上室化主雪心

丹青 化主性鑑

西上室化主同人

大鍾 化主惠寂

盖瓦化主碩安

送月寮 化主太暹

東殿化主處玉

迎月寮 化主同人

西殿 化主義澄

僧堂 化主處玉

碧眸堂化主勝鑑

立堂 化主義澄

神慶寮化主同人

寒山殿 化主吳汝占

盖瓦 化主祖閣

戀花堂 化主學敬

天王門化主得平

灌頂堂 化主同人

天王 化主妙證

龍華堂 化主敏學

塔碑本無

○龍華寺懸板記文

慶尙道江右固城縣南距六十里許 有山曰彌勒有寺曰龍華也山運不幸古有淨水云者去壬戌爲水所圯移建於就巘而名之曰天澤云者又不幸去戊辰爲火所燼又移於震谷之改題曰龍華也慘見三災後時蒙天惠上下殿樓左右堂寮不過四五載之間興復舊制豈非深然哉如此勝事略舉示后云

崇禎紀元後壬申孟夏上浣日懸板

主僧 幸善

道習 寶訓

○彌勒山龍華寺古今頌德事蹟記文

述夫彌勒山者於柳營之南距十里之許有一朶芙蓉鬱然嵯峨勢若一軀彌勒聳海際壓滄瀆自無國家南藩之所鎮故名之歟中有寺焉何爲而作也昔在龍蛇之變相國李公舜臣爲師是營建大捷雪國恥故初以

嶺右之水營增秩爲三道統制之巨鎮於三去丁巳年相國尹公天賚爲相是營大築城堞以壯雄藩之勢然後爲其白虎高起處如無所鎮則恐有鬱悠之禍故卽設數房蓮社於此以壓其氣而慮其寺在窮城地近城市則僧徒難以止接於是始有僧將一人而留鎮以其所居僧爲軍作隊當其操鍊時則入爲守城一臺以助保障之勢故自是爲營門之重地矣吁始創之寺曰淨水云者不幸於壬戌之秋爲水所圯則銓別區於山之乾巉而移建更額曰天澤矣未過六載於戊辰春又火燼且点新基於舊基之震谷而遷設擇題曰龍華山名寺額意自符同蓋取諸彌勒下生當作龍華會云爾則寺之浩劫長存名題可点矣豈偶然哉然哉未盈十載三見興廢未知青烏誤銓而然耶白馬蹇足然耶何其劫運之頻也兩房僧徒再爲水火之所劫空拳餘身如病且死適蒙天惠相國宋公徵來張相公泰紹鄭相公贊述相繼爲統相初濟其水難之餘徒作天澤而安之後救火災之遺衲建龍華而保之各廳僉員一營齊民上爲下效投財施

勞上下殿樓左右堂寮一如舊制而洞壑寬平基址方正則反勝前居病者完全驚者安集果誰之賜相公及諸私施蓼莪於幾死之病者感也凡爲金仙氏之徒豈不萬歲祝壽之地哉且寺之某某爲幹事而投勞前僧將某某助緣於興復之際豈可泯乎鴻功巨蹟無所施矣將數尺板誌可人感列示于後云爾

崇禎紀元後再辛未仲冬下院海慧岩明儀謹誌

○馬山府鎮北面義林寺

觀音殿 新羅支武王統一元距今一千三百四十二年戊子三月十日創立

主普照大和尚

觀音等像一位

石塔 五層書類無

正寢 草家四間重創無金蓮圃開國五百五年三月十五日

浮屠二坐

妙無蓮花經十六卷

法華經四卷

金剛經三卷

科圖一卷

圓覺經一卷

般若心經一卷

○壯勇營公文

壯勇營爲相考事本縣所在義林寺卽有名稱之古刹多有舊蹟決不可廢路湮沒而間因營邑之侵困僧徒渙散屋宇頽圯將至永廢之境云近來寺刹之到處殘敗已不成說是去乙况稱本社之建置已久名稱有素而不爲顧護一任毀割極爲駭然乙仍子特念古蹟之將泯爲巨刹之永廢本寺段屬之本營以爲禁侵擾修廢毀之爲去乎旣屬本營之後事体自別此後段勿論監兵統水營本官諸凡責納徵之事一併革罷者一一

修成冊牒報爲爾時存屋宇幾間僧徒幾名一体修報往來行人一切禁斷俾無一毫貽弊之端爲爾從當有這這廉察之道如是關係之後若或復踵前習一向侵徵則勿論其營邑斷當草記重勘各別惕念舉行形止爲先馳宜當向事合行

移關請

照驗施行順至關者

右關

鎮海縣監

嘉慶二年十月日

提調 押

○馬山府內西面匡山寺一名白蓮寺懸板文

原夫萬善之中佛殿之因最尊貴者也故經云十橋不如一院十院不如一寺也寺者如來之道場諸聖之處所也然則豈徒然哉本寺新羅古刹

挽近凋禿僧殘寺破幾至顛覆之境天道不爲無心寺運不無回復歟際
茲如千緇徒合席公議邀請龍湖尊者一日寺之重修之策爲如何哉云
云右師日時歲歉荒人心不古如之何以可也不得己己己之秋唱率烏
合之人鳴金鼓於千村求乞粒於萬家然時荒所致得小費多萬思似不
能素意更荷勸文簞匏一杖之南之北冒雨宿雪或東或西飢寒何厭心
不勝慷慨之旨翌年庚午春樂殿蓮社具毀掇而合成仍法堂未坐丑向
定局此非不月成造耶噫如來安像于獅子聖神祇補佑於三寶尊此非
華岩會上哉且夫東有甘泉湧出依依如落九天孤雲已去臺寥寂月在
青天影在波上南臺而觀海大馬橫前蜿蜒若時鳴滄海浩浩無涯風濤
鼓於丈夫之心天步西領而縱目郭峯擁護乎抱負立匡廬崢嶸乎三角
上開北窓而盤桓內青龍頭浮屠屹外護虎溪三處開者皆是壯觀也景
品矜之三湖之名區也喜不自勝乎閒中日月物外乾坤然則如此豐功
笑德置之尋常之處則後日冥臺諸方擅越何以報答哉鳥雖有飛空之

能非其翼不可爲能人雖有成事之功非其仁不能爲成功仁善檀越爲人正路則生乎天壤之間非或不可假也化主龍湖願力洪深粒粒分分鳩材成事告厥落成豈無宿世之發願乎大小檀越之名啣遂爲椽材永鎮山門以效後來仁善有功之人故請余文以記之余雖非文可堪爲其年代之無厥施化之有信冒瀆神威敢以數行書謹爲弁焉

同治十一年壬申秋七月既望 熊坡門人栗菴致洽謹誌

○全寺大雄殿創建記

蓋聞求於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諒哉是言歟奉親孝行無過於孝箕者爲國崇佛不踰於須達者之大信也而今世末葉中奉親孝行勝於故人者何府之西三溪里居朴公啓駿木以密城後人孝行超倫萬民少年當喪爲親設齋施佛給僧上報四恩下濟三途而又出百金之財買土納于上法堂且戊申秋大法堂重創之時因恩十貫錢似成其事而姑未畢役者有年則來人去客嗟嘆不已八部神將擁讓無嚴居徒心上每念成功之

鑑則如衣無領似冠繩縷者久矣歲在壬子春因出百金之財修粧冊青一寺菴兩法堂古往今來災去福臻塑成佛像頗增舊制壯麗前規僧風古朴燕香火於三時祝聖壽萬歲壺中天地物外乾坤如此嘉行美德不遺於無何之境故遂爲椳梓永鎮山門故後來奉親忠孝之人員云矣咸豐二年壬子秋八月日佛母山人栗菴致洽謹識

○全寺極樂殿剏建懸板文

夫杞藏園而非規矩難成奇材玉蘊於石而非磨琢不成文彩何則事亦如是必得其人然後方成其功者也茲菴天藏地秘佛護僧衛花樓金殿之照曜何異於香積天宮朱欄碧瓦之玲瓏閭風仙闕實是無此等之福地乃亦不二之粵區然而物盛則衰器滿則溢固其然也歲在庚午僧殘運丕法守忽無古基獨存金階倒坼愁白日於烟霞玉礎崩禿開黃昏之鳥鵲物亦如斯人胡無感始於丁亥之春本菴大成上人廣發三生之願壁立於千仞之誓山東自西朝出暮還勸其善募其緣則聖德崑崙乎無

比施恩浩浩乎有信故日不暇給糾合鳩財因其舊制立于三間此所謂不日成之矣土木既畢卽召畫師仍成丹雘靈山法會尙存矣善哉師也若無龜木之緣所針芥之功乎川有珠而不涸山有人而生色者也以此不朽之功德略文弘讚揭之于壁上使後之人見此文而放其功則庶幾此基之不虛也哉

光緒十三年丁亥十月下澣沙彌法典識

建築年月日新羅六百六十五年欠略

○全寺所存書籍

法華經 三冊

華嚴經 五冊

游屠 三座

○宜寧郡德岩面修導寺內扁額及塔碑

一、大切懸板

蓋此寺乃爰立於堀山之下衆僚雖在四五多然佛前最緊之物皆破傷而寺殘未備適有寺老慨然於此傾蕩也事寺物俱備百廢還興以財計之數三百金佛宇雖成諸物未成則比如人之無四肢天之無日月然則此物成功豈不如佛宇成造同其功者乎又欲造復佛憤姿蕩者彩色等節皆備以緒秋成矣不幸棄世此固造限所備之物送于見性庵因焉丹牘成憤大小雖殊可謂遂志者焉功其不大耶今以數字揭板者亦寺中不負功之意也爲親獻畚四斗地只

皇明三戊寅九月日

○修導寺重修扁額記

夫釋之爲教與儒道不同而漢唐以來其法遍熾東國在羅麗之世梵宇禪房到底相望金剛伽椰閣堀最其尤者也閣堀之西南近麓古有普提寶泉今皆荒廢只有修導一刹巋然獨存此母乃茲山之靈驗益慳秘護持於無窮而然耶然而不幸中年此亦殘敗將爲空墟而後已故邑論皆

曰一邑單寺不可不念寺中田畝之屬於他人者或給價而還退禁養之
中間偷賣者或呈官而推出請來數三緇徒以爲奠居而補護之挽近堂
宇滲漏風雨難庇使知寺僧允日經始之柱桶而朽者改之甍瓦之破者
易之又以移供殿於法堂之下仍舊而新之制度宏麗煥焉改觀而計資
入洽爲千金有欲以請助於村坊余曰噫普濟衆生乃其道也而邑里之
宣力於是剝已尙矣盍相與區劃之僉議循同只自城底隨其多寡而鳩
聚僅爲了尠焉俾余記其顛末余曰凡物之與廢雖在其時事之成否亦
係其人後來之人而嗣而葺之永爲顧護毋孤前人之志幸甚云

癸酉九月日

○宜寧郡一嘉禮面白蓮菴塔牌

一、塔牌

施主處士陳基元

大明華鄭氏

施主善德華鄭氏

化主玠一

鄭斗井

鄭斗震

癸始光武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龜龍寺事蹟并浮屠移安碑銘序

謹按僧史釋氏之教自西竺來于中國在於東漢之永平十三年時有迦葉麼騰竺法蘭二梵僧以佛像及舍利佛書四十二章經載於白馬至于洛陽帝見而大悅安于顯節陵所以經置于蘭臺石室中未幾白馬死建寺其處以其白馬之名寺號白馬寺收其馱經之功留騰蘭二法師此其中國寺刹之名始也又考吾東國史及新羅納祇王時有神僧墨胡子自晉而入高句麗又在炤智王時有高麗阿度入于新羅至善山地毛祿長者家寓客一宿焉因爲雇工每日收牛百餘首領放廣野溪邊石上長養

聖胎日日宿之處有紅袈婆執手禪捧佛子六門放大光明毛祿長者見之驚怖其宅不遠之處茅盤結茅菴時時供給日日長衛見之雪裡五色桃李花開因名桃李寺此則爲我國寺宇之肇也今茲龜龍寺曾於新羅王納祇王朝二王子躬遁泗州地南面金龍山觀音殿每遊之際雲集大師自唐來于此地時緣來都師資會合落髮受其法號玉寶勤習西教初度見性之時闕內搖動大王勅下云云四隅各遣中使斯速尋見來現云云中樞府金海郡金鎰適到相逢懇乞無數頂禮心堅不動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破戒而生乘夜遁走不知去處烟雲迥絕無可奈何哭泣以歸然後玉寶禪人更來此地再三周覽則靈虛福地已破神功可謂奇勝助道之地孝爲大王大妃破除貪慳錢財寶物無盡取納剏建龜龍寺然後投筇棲鳳寺鳳巖寺剏建飛錫于智異山雲上院如右寺見大星得悟亦王母并七人同悟無生故因號七佛寺遊翫諸景乃至江陵五臺山西臺水精菴始剏而還歸鳳巖更入七佛晦跡焉

○上東面白雲洞白雲菴

右白雲菴卽古駕洛國首露王之時并剏而粵自數百年後其後爲隻大師之所重建之久矣崇禎紀元後三周辛酉三月上漣日金斗榮宋有轍兩人重修設立者也

七星閣重建光緒十六年庚寅臘月上漣日本菴僧德松重修設立者也
○下東面白龍菴重修記

神魚山之東麓有菴曰白龍菴之設古也文獻無證未詳其年代而聞諸父老相傳之言蓋在龍蛇以前云上下數百載之間興廢固其數也而成功者去亦泯滅而無傳焉本菴頽圯日甚有名僅存幾乎邱墟矣今日蓬萊金井山人德云法師和紋偶以山水之筇歷登茲見佛像冒風雨白拂朱藤無處模寫而慨然有慈悲之意周流遠近幸得善男子絲毫之助以乙卯八月日始役逾年告功訖堂凡七架作廊以翼之立門以新之佛前所供之物及若干田畝誠心鳩聚遂改菴號曰神龍且立山靈堂於後爲

衆生福田之計實廣其制於舊貫而諸天花雨庶有依歸之所矣粵明年
丁巳獻金衣於尊像同造後佛幀山靈幀以莊嚴之噫菴之事畢矣以余
爲茲鄉之人屬以文字故特多其誠意不敢辭焉而且以諷吾黨士各爲
其師門者宜不懈於此等幹事云爾

丁巳六月下泮國子生員許 辰記

成造都監兼化僧德云和紋

監役都監 金彥弼

有司都監 金俊澤

舉行所任 金喆夢

供養主比丘僧 聖恩

佛尊比丘 永周普衍

侍奉童子 致萬筍伊

○柳下面佛母山長有菴

右月氏國來駕洛國師長遊大和尚之照
塔五層一座長遊和尚舍利塔

讚詠

箇中遊戲幾時却外春花數朶香一坐凝然三昧境峯青無際海無央

三山後學鏡湖敬詠

○右部面鳳谷里興府菴

府右△民山在於邑基爲白虎昔者堪輿家謂山有惡石於邑不利故創
置蘭若以掩其險六時鍾磬以宣泄其氣自菴之毀棄茲芻雲散邑中亦
隨而凋弊識者慨然議其重建則邑之善男信女咸願爲檀沒羅密刹那
之念可以造寶塔是菴也始建于駕洛國在位十三年也重建于

肅廟庚辰重修于

元陵庚辰今年又

當宇二十年之庚辰也重建議適發于是時視諸邑基于係如彼攷之年

甲湊攷又如此知府柳使君屬余邑議余亦僑居古村地袤相接探攷古
績重修上棟文乃王考心溪子之所述也感歎不已嗣以建之使嘉善宋
良俊首校李敬彬別定監事不日圖成棟寓日新梵宮重輝檀越寺家幸
甚邑人亦幸甚佛家尤爲幸甚焉
嘉慶二十五年白龍流火重修 郭基衡撰

府伯柳公相弼

○活川面西林寺

如創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駕洛王

中創宣廟壬辰後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二月二十三日十王殿重修懸板一

嘉慶壬申二月日翠雲樓重修懸板一

光緒十八年十月日功德施主懸板一

同治五年丙寅六月十六日清涼菴重修懸板一

大韓光武八年大雄殿後佛幘造成懸板一

嘉慶丁巳仲秋翠雲樓重修懸板一

乾隆三十二年菊月佛像重修改金記懸板一

嘉慶八年癸亥八月日本寺乞功施主懸板一

嘉慶四年己未二月日銀河寺象鼓改造施主秩懸板一

道光十一年辛巳三月二十八日本寺不忘記序文板一

道光十五年乙未五月十七日大雄殿觀音尊像改衣畫成記板一

嘉慶六年辛酉四月日大雄殿中創施主秩懸板一

康熙二十七年十六殿造像板一

○龍湫寺扁額

慶尙南道安義郡知代面長水寺內龍湫菴創修源流興廢符案錄

蓋聞天下之名山無非崑崙之子孫古今之禪刹皆是祇園之宗派也各有源流亦有興廢欲知其流先究其源而興廢者亦處其中也蓋有山然

後寺彰其名有寺然後山現其勝德裕嶺外之名山長水江右之精藍也然若無聖人之創跡奚彰山寺之美名奚有古聖厥號覺然雖不識其秘跡蓋是羅麗間人也訪名區於天下造精藍於德裕此寺是也次有應化聖人無學大師是也惡風雲之變態好山水之明朗遂入此地結菴訓牛隱身是也且松京之末唯我肇聖特進于朝樹刹師事福國祐世安邊釋王寺是也噫前聖後聖之盛鴻功同塵秘跡并不可測也山以之而勝寺以之而名故曰嶺外名山江右之精藍也且花林縣三洞中尋真之勝居其第一者非獨峯壑與川石之勝也抑有二聖之遺跡故也嗚呼勝地不祥忽遭劫燼卽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半也時一寺老少涕淚露地曰物久則廢理之常也此寺也旣自羅麗至于今之久而理數斯盡莫若移創於斯基遂指寺之前流曰此流之下數百步許分明有建刹之地使青鳥就而視之則果得一名區於此寬而平洞而豁千岩競秀於左右萬壑爭流於前後長松激籟於清飈爽瀨吞雷於白日北近龍大

作吼聲而却之世喧風岩次南長擁水口而護之仙窟東峯滿月之石臺不知其幾丈西兀月留之雲峯可摘其星斗實非下土之人間眞乃上界之天趣也幸哉千載之下尙餘勝地於此適來回椽之蓄我非使我去否而就泰舍舊而從新者歟於是時和尚雲洽前住持秀悟義瓊三印楚豈五六人等領諸大衆而同爲倡議內募外勸得千谷錢卽借良工之手一依青鳥之占隨地勢而定其基測山形而制其位公殿及衆寮始役之辛酉之春告功於庚午之秋曰大德文贊建法堂於甲子之春而乙丑畢功曰大禪師文鑑募成塑像曰信士李英生雕成十王而前和尚覺位內助曰信士金尙雲建大樓於丙寅年方爲上樑而遇風大覆逆至丁卯大衆改造曰山人智察造八相殿及八相幀與十王殿別座則大禪師善逸也曰湖南社慧建漕溪門於辛卯年中曰東西兩邊同造天王門於壬午年中曰大鍾則舊制也曰禪堂曰僧堂曰西上室各其房人同造於辛酉年中曰東上室房人同造而已巳二月火其年卽造曰清風寮房人同造而

丙申三月火當年卽造曰滿月堂與明鏡當東西兩邊乞功同造於壬午年中此二房皆後造行廊也新基以下年紀皆維於康熙年中而元年則壬寅也八相殿法堂則向在新基而辛丑之春移建於龍湫舊基而殿之佛三尊化主則禪德玄悟也又造龍湫菴於乙巳年中而菴之像乃自瑞興來而勸人禪流以守法堂不絕香火者以敬其舊基故也龍湫菴新建化主乃山中禪德瑞彥和尚是也吁移創之苦猶未及歇至雍正十二年甲寅冬十一月初一日平明起天火於大雄殿上俱蕩燼於一嚮之間塑像及畫佛尙未及救何況蘊其中諸物耶西上室與香閣亦爲連燒通天罔極其何忍爲嗚呼興而廢廢而興理所固然也恨何其追爰有大士厥號護敬來於斯長於斯訪名師於江右諸刹得師髓於晦菴和尚演法音於方丈之諸天被大益於方來之俊類者亦有年矣輒聞回祿之音驚倒如飛而至慰慘及畢遂對老少創言一發衆廳如流卽建大功德主某某遂引勸於本寺某某得施谷錢數千斛兩然後東西兩邊并出乞功又得

四百餘斛數遂召良工於本道及湖南諸州法堂與塑像畫佛及三殿位板䟽臺又西上室香爐殿等役不其年而斯畢此可謂天而禍之天而福之者也於中建法堂者誰耶曰斗仁靈祐三俊廣衍也內助者又孰曰通正慎琦也曰通正竺岑監事也曰殿額則湖南宋筆山人禪悅刻曰體環琡文等共成塑像畫佛三殿位板䟽臺雲龍而管學內助也曰香爐殿則法堂之餘力也西上室則房人之同力也如上之成功俱在於乙卯年中也次至丙辰禪德思舜長老忠旭敏浩等外幕而東西兩邊亦出乞功繪畫法堂而通正義寬內助也曰贊行監事也曰禪師體環通正管學內外相助同成法華經百餘卷因造木函二座塗漆而藏錦家衣七卷經大師琡文適于京畿楊州地德寺而持來黃家衣二十卷經自天嶺地岩川寺來而印成化主則處士金重三也持來者乃圓通菴僧坦敏也如上之成功大德并不墜於千秋者也偉哉至於山中諸菴則東有兜孛之禪窟西有白蓮之禪菴北有龍湫與隱身之蘭若曰瑞興圓寂見性靈岳普濟天

眞無住等九箇禪菴則近無守人但有其墟并可歎惜也自此北距四十里許有靈鷲之數房菴東距五十里許有望月菴號曰尋眞此皆長水之屬也浮屠菴乃古聖覺然祖師之眞身安塔處故因名焉如上所錄豈非此寺之源流興廢也哉愚雖無閑非越例之智賦性與世異好者也曾歷於江左之諸山今到於德裕之長水峯壑之深秀川石之殊勝皆絕於前來所翫也不飲而自醉於龍湫之禪室者已經四個月矣忽聞扣門之聲驚覺而視之乃舊識豐學也爲人也性識俱美懶私勤公者也求余於藟藁之辭欲填於寺卷之末雖無繭辭勤情何讓於是乎記又吟律詩二首并顯于後曰古聖經營最勝藍今人移建舊山南高僧閣上高僧幾大佛堂中大佛三石榻雲濃仙夢足松臺風靜島眠甘瞻星白衲工何事爲主燒香栢子叅欲識崑崙眞子派須看廬岳長孫全覺然初創千年刹無學重修萬歲傳一壑烟霞園法界兩峯松月照金田

乾隆元年丙辰端陽春溪守愚社慧識德裕山長水寺龍湫庵重修記

古之人殿宇之作也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成而環々而不修斯言信矣近世則不然徒以講經默坐爲能事至於堂屋之頽則曰此非吾事斂手而不顧可不惜哉是庵也始於羅代人覺然祖師之所占剏而其後我朝無學國師繼庸願力重新其規二師前後相應亦若此然是皆以口傳口者年剏浩邈無文蹟可贅氣數之運迭追興廢隨時不幸庚申爲火所燬庚申卽康熙十九年而我肅廟之六年也其時文贅老長科卜新界△△今長水之道場自是基趾藜莽爲荒原至雍正三年乙巳有比邱瑞彥者惜勝地之久曠迺與瑞遠隱淑等拓荒而結廬爲護法之場于今八十有五年又爲風雨之震凌材朽瓦缺前後左右皆枝梧居者甚憂之 上之六年乙丑吾法門應雲公眈是庵有年而又急於公務者忽慨然惟念菴之頽廢如此而居於前者既不爲修居於後者亦不可期以此而推則只見其敗未見其成吾何袖手而覘之哉於是尸事募緣衆議如流人皆爭施菴僧寬周爲恩師最修納水田四斗地有罕同心任職鳩財助之時諸

大衆感致其力先治蓋凡越四年己巳召工經始比丘敬軒掌出納東雲
祥悟砥指撝閱數月而告訖所爲摧者葺焉欹者正焉不便者撤而新焉
又八相殿瓦以庇之在在旁崇皆極其精踈暢周完舊所未有日公從客
言曰今日之勞吾何敢自居吾志也子知之盍記諸以効來世哉余曰信
哉言乎是爲不忘於本蓋佛法之隆替寔係乎寺宇之興庵爲是庵安處
徒衆而祝聖下可於萬歲則其可爲自福之道而後人之勸者豈夫與向
之歛手而不顧者比哉且夫古者叢林之設所以貴於傳之也其相繼而
爲人於斯爲法於斯能休瑞彥應雲之心而有敗易之有毀葺之使此道
場不至於阨然者果何人也歟雖然凡享其成功者必思其始爲之人後
之者居斯者必曰某之功因以議其爲人而效焉則菴之名豈不由是而
益傳乎時余主菴而同其事故強爲之言且施主名氏具錄于左俾后有
效焉

嘉慶十四年己巳小春主菴龍岳謹

〔一〕華嚴經 八十卷

〔二〕法華經 七卷

○隱身菴事蹟

太祖王師無學妙嚴尊者肇基結廬藏踪匿世菴處故以題其名隱身大師胎本三岐古縣人也俗姓成氏兒名始生母名業妃出家從師普濟尊者懶翁慧勤禪之師處受具落髮覃瓢一筇出入真靈西北則九月杳山東南則金剛方丈天寶山之檜岩方大德山之積石方雪峯山之釋王方黃梅山之靈岩方皆昔我東方名山名刹也無非鍊錫順飛之處而其中尤爲有意留踪者如月如山之舍那方德裕山之隱身方彼方名舍那梵語此翻淨滿之謂也亦曰浮屠眞影眞塔之在故也終身入寂於彼方卽洪武二十六年戊寅之歲也大師濟世之壽渡生之方論道之侶具如舍那方枕玄記所明也顧惟此菴剎從洪武之代流至順治九年壬辰之歲重新舊制玉云其化士也噫祇園遺跡托梵宇而彌高結廬餘芳得此人

而不朽千疊奇峯萬古烟霞之色不改六時清梵一世鍾鼓之聲猶存鏘
範四天牢籠三界菴之僧廣訥得一本書過客之手徵余綴文欲示來世
余不才深拒之而請之益勤雖欲無言豈可得乎是以忘其固陋承命抽
毫吁已遠者依稀未知未來者髣髴難曉但隨耳目粗舉一一云爾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年春山人提殊謹書

太祖大王卽位七年戊寅無學大師創建

〔一〕刻隱身菴扁額一

〔二〕刻七星閣扁額一

〔三〕刻王師閣扁額一

○靈覺寺事蹟

創始麗朝開運三年丙午圓瓊祖師

由緒今計合一千三百十九年〔屢經火變可考扁額又書類燒盡〕
雖有五塔莓苔剝落無文不考

〔一〕華嚴經八十一卷〔肅廟朝雪波大師所製刻板三千二百八十四個〕

〔二〕梵網經二卷〔刻板六十八個〕

○通度寺創剎由緒

古國號新羅時第二十七代善惠女王踐祚本朝卿相蘇判武林公之子慈藏律師妙年出家道德戒律冠於全國師欲廣佛法貞觀十年丙申入唐求法太宗皇帝敬重接禮崇奉爲師賜國統之爵於是師往終南山雲際寺謁文殊菩薩像前精勤七日文殊菩薩化作梵僧授四句偈云了知一切法自性無所有如是解法性卽見盧舍那佛号〔卽以世尊頂骨及舍利百枚毘羅金點袈裟一領貝葉經一卷授之曰此是世尊親着之衣眞身遺物汝國新羅境南鷲棲山下有神龍池填其池築金剛戒壇仍建伽藍以奉安之此地乃三災不入之處萬代不滅之地天神擁護之處言訖而不見師已蒙聖勅頂戴奉持四物乃下太和池被龍王之請留雲際寺數年矣貞觀十七年癸卯以本朝之命乃還本國舉國忻迎命住芬皇寺

經行數年丙午歲與善德王共行始到鷲棲山下九龍淵邊與龍說法調伏惡毒八龍避去一龍哀乞守基故引存填池始築金剛戒壇周回四面皆四十尺其中以石函置之其內以石床安之其上以三種內外函列次奉安云一函則三色舍利四枚安之一函則齒牙二寸許一枚安之一函則頂骨指節長廣或三寸或二寸許數十片安之其中以貝葉經文置之以蓋石覆之四面上下三級七星分座四方四隅八部列立上方蓮石上以鍾石冠之耳

乃建大雄殿寂滅宮法堂因號通度寺者鷲棲山氣像通于西域國五印度故也則擇其地之勝而卜之宜耳

粵在大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壬辰之歲舍利及靈骨失之於兵火之中矣東萊玉白居士在被虜中還推完璧而迴其時域中多故未暇還安矣至萬曆三十一年癸卯松雲大師乃判曹溪事命門人敬岑泰然道淳等幹事嶺伯外護還奉重修耳則玉白之功大矣松雲之力多矣然則此寺之

最初創立自新羅善德王十五年丙午至明治四十三年庚戌一千二百六十五年

謹按古記云高麗國第四光宗大王崇信佛法欲見緋羅金點袈裟使臣進函開見則乃空函王驚怒諸臣諫之以致誠七日再見則函內有蜂十餘數驚恠再次致誠開見則函內有蟠蛇驚懼三次致誠則夢見一梵僧云此非所住之處不離木處云故王卽位十六年乙丑親到此寺七日致誠開見毘羅金點袈裟現盛於函內瑞暎王崇奉瞻禮時寢息於皇華閣擊鍾於金堂奉茶於甘露堂瞻星於明月房云此四房想其時創立而賜號者也王之拜禮石到今現存於極樂殿前然石面刻書云太康王乙丑二月日造云則光宗卽太康歟未詳

○娑婆教主釋迦如來靈骨舍利浮圖碑并序

宣教卽守司諫院正言知製教蔡彭胤 撰

嘉義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

提學尙瑞院正李震休書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權珪 篆

釋迦如來靈骨舍利浮圖碑

佛氏之行于天下也久矣曰常現又曰不常現其尤靈之者曰常現而不常現云嶺南之梁州通度寺舊有金剛戒壇安釋迦世尊靈骨舍利浮屠我聖上三十年甲申性能大師謀於衆曰有而佛無而佛寶顧今鍾泐而壇缺無顯刻非所以尊之也曰我友雲真熙大師閣以先之其啓我矣僉曰唯師於吾師之門功德多有嘗鑄大華嚴經矣嘗修方丈山丈六殿矣今日之事亦唯師於是早夜以圖易其泐而增治其缺且樹之碑丐余辭勤甚其言曰夫世尊之闡維於雙樹也得舍利八斛四斗當是時興兵而爭之者八萬四千國今處海之東後世尊三千歲去身毒二千由旬無興兵之勞并與其靈骨有之倘所謂一住海中者是耶嘗聞四衆之瞻禮者至輒有異香應之其示變也或見或隱或大或小或爲金或

爲玉或金玉錯散而砂聚而粒摠之爲四而分之爲千百陰晴互易迅雷風雨驟至其放光也蜿蜿蜒蜒五色不定天地洞朗山谷相盪慧曜智燄揮霍紛紜霓旗格澤往來後先盖有不生不滅者存已發其簷左其手曰通度之故籍也右其手曰清虛大師休靜之文也按之曰唐貞觀十年新羅律師慈藏求法中國謁文殊像於五臺山北臺一坐不起十日夢藏而受偈明朝化身來以佛頭骨指節舍利付之曰此世尊信具也今以傳汝羅之南偏有鷲棲之山其下神池毒龍所宅汝其歸壇而安之是爲通度寺麗忠宣王十五年指空大師浮海而來昇壇設法萬人咸集若聞鬼神 皇明洪武十年丁巳海寇入梁州規取舍利月松大師嘗之尋負而走超之急天且黑雨作得脫語具牧隱李先生記中粵萬曆二十年我宣廟壬辰海寇大入嶺以南實先受兵虔劉而焚劫之者雖戒壇不得免焉會泗溟大師唯政以義僧將至力完之慮有後弊密盛以大小二亟使遺休靜師于金剛山靜策曰豈以南爲迫於賊耶茲山亦東并海非萬全

之所夫以鷲山之勝而文殊之所命也不幸而有不戒者彼觀其意所攬金珠非信寶則如仍舊坛而修之便遂以一函還政既而曰葛盤太白山昭其靈也其忽諸乃命二門人奉其一函而西爲文而刻之由是有西南二浮圖焉余惟羅麗之際大興寺塔號爲由弭至以一千之祚統三之業歸之於佛氏之陰功所傳靈聖威神之事赫如也而上下千百年不能無廢興存亡者然惟是不爲漢之金人而爲魯之寶玉者無異乎其徒之大之也大之斯存之矣則無以其存之也者存之者乎則不存者乎遂書之曰周昭王二十四年佛從兜率天降生淨飯王宮出家四十九年穆王五十三年入涅槃壇縱百畝橫如之五分之一爲其崇者二層閣凡五楹銅鐵瓦寺又有世尊毘羅金點袈裟菩提樹葉珠字經亦文殊所傳慈藏者云銘曰

釋氏有言優鉢曇華三千一現我佛出世其數如是不後不先厥生無生從久遠劫無量之身而滅無滅歷三法界常住之神其神伊何盃然而

香煜然而光恍惚連蜷若存若亡載陰載陽梁州之北山有鷲棲湫有龍
伏築壇其崇其上浮圖慈藏之力匪慈藏力文殊之命靈龜乃食邈矣文
殊受厥信器于彼迦葉冥求妙契爰得其人萬世朝暮繫東曰歸西杭白
海誰之或禦龍猷寶藏暨來護法一日三至內帑既傾巨室交輸奔走遠
邇西宿來叅南寇莫奪赫赫其靈惟虛唯溟合志齊功并代相繩雲師之
後能師翼之不弘其承休我能師翹心立蹤集勝禪門乃增斯壇乃新斯
鍾岳岳言言師謂大衆爾鏡爾心無有不淨罔曰不臨寂然泯然赴感如
響依彼大雲不古不今遍覆大千師起和南鎮我邦國聖人萬年崇禎甲
中後六十三年丙戌二月日立〔海玉石碑〕

○本朝封韓山伯諡文靖公牧隱李先生所著

梁州通度寺釋迦如來舍利記 (懸板) (在大雄殿)

洪武十二年己未秋八月廿又四日南山宗通度寺住持圓通無碍辯智
大師沙門臣月松奉其寺歷代所藏慈藏入中國所得釋迦如來頂骨一

舍利四毘羅金點袈裟一菩提樹葉若干至京謁門下評理李得芬日月松自歲乙卯蒙上恩住是寺歲丁巳四月外賊來其意欲得舍利也窖之深又恐其掘發也負之而走今年閏五月十五日賊又來又負之登寺之後岡翳榛莽間賊語曰住持安在舍利安在掠榜寺奴鞠之急會天黑雨又不止無追者踰梁山至彥陽明日遇寺奴持吾馬相持泣欲還賊賊未退適新任持將至無所安厝遂奉以來李公有微恙廳客聞舍利至躍然起曰舍利至吾家平慶幸之極身已平復矣入白于內令張氏之難作不果者一月贊成事臣睦仁告商議臣洪永通啓于上前太后謹妃皆致禮而太后又施銀盃寶珠命內侍叅官朴乙生奉安于松林寺李公重修是寺設落成會故也國中檀越無問貴賤智愚奔波禱舍利分身李公得三枚永昌君瑜得三枚尹侍中得十五枚檜城君黃裳之夫人趙氏得三十餘枚天磨山諸衲子得三枚聖居山諸衲子得四枚黃檜城親得一枚月松適出檀越來乞舍利而去月松不盡知也明年六月十九日李公來

語臣穡曰往者在江南牢獄捶楚間願得生還親禮本國名山通度寺實
在目中及歸玄陵持降香得芬躬詣各處行禮通度乞舍利得六枚得芬
於舍利謂之無緣不可得也而舍利在通度寺也自新羅善惠大王朝入
國家以來又將五百年未嘗一至松京也

主上殿下臨御之初臣等備員之際月松師奉舍利而至其非遇然也明
矣得芬告于上上曰其令領藝文臣穡具書之得芬是以來臣穡從月松
師徵其事繼書李公語題其目曰通度寺釋迦如來舍利之記

咸豐八年戊午七月日重書刊

主幹化士弘覺登階桂坡性能

○碑銘錄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右議政李止淵永世不忘碑

正憲大夫吏曹判書 李紀淵永世不忘碑

銘曰 百弊俱廢 恩猶流嶽 與寺永思 不忘其澤

道光十九年己亥五月日立 水使尹公永培
都巡相國權敦仁永世不忘碑

郡守吳夏哲

銘曰 紙與雜役 一功蠲除 其恩其德 如山如海

道光十九年己亥五月日立

上日影下月影二橋碑

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上額列書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九月日立

郡守李公在聞蠲役有功碑

銘曰 我公涖良 務多祛瘼 恩自民始 爰及山谷

公來胡遲 公去胡速 而良之民 永思無數

咸豐九年己未三月日立

郡守李侯發源蠲役善政碑

銘曰 九百紙錢 一時蠲瘼 其恩其德 如海如岳

道光十一年辛卯五月日立

水軍節都使孫公命大蠲役碑

銘曰 海外息波 山中無事 年月日無

巡相國金公世鎬永世不忘碑

銘曰 布政六載 宣化益爽 智罷賊戈 助應宮役

邑俗勇公 居民安宅 一視餘力 澤及殘釋

同治十一年壬申十二月日立

郡守孫公相駟永世不忘碑 (上并)

銘曰 涖政三年 久弊漸伸 俸減浦災 力盡剏新

奉公能勇 臣事先仁 永革寺瘼 窮山逢春

觀察使黃相公 瞻

觀察使朴相公文秀

郡守金侯 聲發 (三并)

戊申八月日立

通度寺蠲役復舊碑序

蛇珠雀環感也我通度如病且死得良醫以救之凡爲我金仙氏說者烏
得無感酒既醒不須提醉時事起病之由母論且記刀圭之惠惟我黃相
公瞻朴相公文秀相繼爲觀察孫將軍命大莅水欄朴將軍廷賓佐巡幕
迭投蠲役帖當蓼述我地主金侯聲發既下車寺外路無吏跡治梁罔我
逋者集廢者興邪氣退而真元復果誰之賜於五大夫卽我通度之倉扁
是之謂垂德於不報之地珠若環無可施矣遂以三尺碣志萬人感釋靈
印朗聰演初大愚與有勞於修復之際亦不可泯云
崇禎紀元後再戊申六月日

喚惺志安記

叅學沙彌稀有書

都監通政最雲

幹善碧霞大愚

前座首賀紙都監洪萬澤

東萊府使鄭顯德永世不忘碑

銘曰 六載南方 將相兼之 孰賢裴度 亦似羊祐

心明百事 名振兩國 敬愛其德 賴及殘釋

同治十二月癸酉十月日立

資憲大夫都巡察使申公錫愚永世不忘碑

銘曰 歲在戊申 觀察南方 事非復乳 化是憩棠

仁義并施 山野咸樂 畫員一谷 恩流不息

咸豐七年二月日立

巡相國李公根弼清德永世不忘碑

銘曰 昔蒞西州 民咸願留 移坐南土 不換西州

寺瘼永癢 民事先設 憩菱甘棠 勿使剪伐

前縣監玄昇運

前五衛將南廷植

光緒六年庚辰五月日立

大夫姜公錫鎬永世感恩碑

銘曰 有寺以來 初見公德 泰山峨峨 較看公德

河海洋洋 亦合公德 有寺以往 敢忘公德

攝資憲大夫金古山正華 金也山

都監鄭德月 監役金聖海

光武五年辛丑七月日立

堂蕙環紙役革罷有功德

我師之前 累卵之團 我師之後 泰山之安

千里京洛 單獨往還 春回覺樹 蔭蔭葳蕤

其儼不億 可止可居 樹此豐功 有寺無之

光緒十年甲申五月日立

甌巖堂永守大師有功碑

補乏經財 資給供饘 伊恩伊德 於萬於千

道光十年庚寅七月日立

鶴松堂理性大師有功碑

既全道課 且行悉梅 自他兼利 福智俱完

雙湖堂會瓘獻納碑

我師之功 千載一出 地契道齋 納于田地

安堵諸人 千金補寺 仰之望之 山崩水壘

光武二年戊戌二月日立

應虛堂薰洽補寺碑

掀翻盲聳 出世之標 下士扶弱 禮人斥妖

谷田還退 供佛仍饒 樹福因地 菩提道苗
年月日全上

戊午甲契員補寺不忘碑

嗚呼休績 匪今始全 謀諸心腹 眼于人天
法海重潤 慧光復圓 載鐫載頌 曠劫弘傳

光武九年乙巳七月日立

壬子甲補寺有功碑

法古人今 命名壬子 匪直關利 貴同序齒
寧後其私 克先補寺 石焉爲表 不朽之史

光武二年十月日立

南湖堂勝擘植利補寺碑

養錢取利 補寺修功 積德積德 太虛長風
年月日全

虎惺堂奩鍾護寺修理碑

四十餘載 法堂護之 風朝雨夕 無一坐時

○華嚴宗主雨潭大和尚碑銘并序

嘉善大夫行宗正卿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同
成均館完山李容直 撰

進士廣州安孝弼 書

折衝慶州鄭孝根 篆

故師之號雨潭名有定姓烏川鄭氏圃隱先生遠裔也生而性慧長而志
道年甫十三誠尋楓岳之幽閔仰師於布雲閨聚之尊席其明年祝髮而
徧叅知識究心經論至二十五開緣說法學徒麀集既以捨衆乃結土社
禩過二十餘而示寂是歲卽丁丑也世壽四十七僧臘三十四茶毘之夕
祥光湧現三日不散如來之道鉢復明雨潭之功德著新觀者歎異聽者
欽奇果知有靈於玄道也所以其法足敝典僧爲慕先師訪我於半千之

路懇請於數行之文故余雖昧其節條爲道之不泯服其誠而忘拙搆記
庶或爲後衆生法道場證明之杓準也歟遂爲之

銘曰 靈擬月慧 道與山高 有鏤片石 不朽千秋

光緒己卯六月日立

華嚴宗主雨潭大師碑 (九字篆)

○上蓮臺庵重修記

蓮庵之在雲山其古矣諺曰昔崔文昌建庵於此者取夫山與庵俱同名
者嘗有之於中國故耳不然公乃儒者於異學雖不能禁剗助之乎既已
自解曰公生新羅之世東土貿々焉未免夷貊而公嘗以鄉慕中國爲志
者則其或然乎蓋斯庵掛在山之絕頂其爲址也三隕而一於山古恠幽
僻明朗通暢比之諸禪室未嘗所有其北數武鑿山緣崖一間甚蕭洒者
山神閣兼法堂也劫界風雨星霜閣歷幾至頽落僧道眞爲是之懼赤拳
鳩財碧瓦丹牖燦然復新其意可尙也哉嗚呼其徒之來拜此閣亦可以

恒沙數之則勿以叅死句爲工動寂之間恒以活句從事吹起毛利處寂滅既成則止觀叅聽之妙大有事在此可謂小小快活也請欲比之於衰世之學役役乎形氣徒死於人欲者則尙有說焉然余之記此者非右之也乃叔季之歎也與文昌建庵之意其所取雖不同抑亦靡所無取云爾聖上卽位三十六年屠維大淵獻孟秋全希大書

○靈源庵

一、靈源無滅亦無增寥廓何曾有廢興縱使澄澄純絕點不妨丕泰運相承 本源事蹟未有庵史古傳不可信也亦不可不信也或說古祖師靈源結草庵而駐錫故名靈源也又說新羅景文王三年(唐諡宗咸通五年)甲申(今本朝隆熙三年己酉歲也下皆例此)一千四十六年前名未詳智異山和尚自支那傳臨濟禪師心印而衣錦東還剏搆少庵居之而洞是靈源故因以名庵也上靈源祖師者疑是此智異山和尚之稱号而是爲第一開山也又說高麗睿宗九年(宋徽宗政化四年)甲午距今七百九十六年前無已禪師常宴息于

無住庵而亦誅茆於此地是爲第二開山也皆是古說之可信可疑者也
又見古記本朝中宗十九年(明世宗嘉靖三年)甲申距今三百八十六年前芙蓉
禪師卜築而宴是爲第三開山也至宣廟時(明神宗萬曆年間)清虛禪師以蓉
老之傳鉢重葺而暫憩青梅禪師以虛翁之高弟繼之住山終寂于此而
梅翁之足碧雲運公建芙蓉清虛青梅三祖師影堂而自上親書賜三影
殿號而揭額宸墨耀日靈源之名大顯于世也至顯宗三年(清康熙元年)
壬寅鬱攸告災道塲盡入灰燼而粵四年乙巳距今二百四十五年前戒
坦比丘化財重構是爲第四開山也逮英廟四十九年(清乾隆十九年)壬辰距
今一百三十八年前白花文谷喚庵諸長老竊慕東晉遠公古事與若干
緇徒此結萬日蓮社而雪坡大師亦罷講演歸休此山以課念西方爲老
年淨業終泥蓮於此也又按盧勿齋記中正廟十六年(清乾隆五年)壬子
火龍吐燄淨界又爲劫灰而粵明年癸丑距今一百十七年前中峯老人
以雪翁之嫡孫仍舊而營建今庵是爲第五開山也自是以來禪匠講伯

相繼住山而十方龍象虛來實歸尙今禪教冀北也噫余以教海穢滓猥
忝雪老之七世而旅遊講海者殆十餘年所矣客年秋自梁州之通度因
病謝衆間關還源義騷之劫道場一空滿庭蒼苔鹿跡叮嚀感念滄桑不
覺淚下泫々也星散舊衆漸復還集叅同一雪安居而時復追溯庵之古
蹟史闕其緣無從可稽但恨古賢之踈漏已也時同門友包光講伯亦從
而進曰住於斯者不知開山古緣甚非守成之本意而况今風化一變日
進文明之域其在牖後之道不可無庵之古史撰集一本之意再三勉請
嘉尙其勤志仍以是年履端後博探古說及傳記彙成一編留鎮山中以
作傳後之漫語而在千之下追錄蒼古前事不無紕繆之失唯後明眼更
攷而正之也 又繼之頌曰

悠哉時到物之源江月巒雲共一源記得

開山千古事空花無數綴靈源

大韓隆熙三年己酉陰元月人日

烏石病夫琴巴竟胡

撰述

石田生 雲畀芝種

筆授

玄齋生 包光映遂

校閱

○靈源庵重修記

方丈魁雄傑特之勢盤亘嶺湖兩南萬二其峯百八其庵浩浩乎難以悉舉第就其北麓而觀之道流名釋各置伽藍谷奇勝梵唄之聲相聞靈源其一也高據極巉岳處平挹天王俯瞰日月精英之窟氣脉之會羅代靈源祖師始相之地也後人因其名而号其庵以寓不忘之義而山冢截峻人烟不通自非高禪解能安焉寮凡幾興而幾廢也粵萬曆初西山大師休靜爲尋此址仍舊經理修無得道而輩出人天種子寤寐向國塵刹報佛無事則爲祝釐之所有難則奮敵愾之志畢竟樹立根基乎此庵庵之靈有如是矣近去壬子沒入灰燼仙觀道場狀極悽楚中峯泰如喟然歎曰予惟遺紹而不有以修復之罪寔在予遂竭誠募緣稟議於郡大夫尹

公譖以爲他庵可廢此庵不可廢有官守者亦不可不爲之所乃捐帑論材而以助之經始於癸丑春至冬工告訖并與眞影閣而新剎焉倏然而成不翅若神運鬼輸而究兀聳出於重霄之上儘乎謂其庵曰靈源也中峯旣寂後九年其徒定允性沾介允佑速予爲記以著師蹟余復子佑曰嘗聞浮屠氏之教崇寂滅而蔽之也迺者斯庵復成羣居頌誦之際心靜公心業靜公業眼前之無限慈雲慧日不徒爲談空說玄之歸則如師之蹟不待記而自著盍歸乎勉梅

崇禎四巳亥清明節勿齋病夫盧光履記

○新興寺

仁廟二十四年春兵馬節度使李公叔戒政之暇按三國遺史閱至此寺顛末見而異之翌日登覽體勢逶迤岩壑幽秀澗水明麗於是募匠剪蕪而掃遺墟給營財重達而新之名之曰新興寺募衲而居之皆主鎮人爲僧者也寺之四方十里環立禁標其佛殿園之有賦者使無侵虛之意

完公文堅如鍊石此亦可徵者也惟其募椽經始亦各有主張則建佛宇者竺彥也剏鍾樓者竺和也德宗等構禪堂靈覺等七八人同心戮力剏僧堂其後丙寅火而改構懷遠木改清風堂祇樂殿普閑移觀音殿作南上室卓儀其址別設爐殿使炷六時香又曰卽鎖典燒瓦國軒卽洽奏丹彩勝卽鍾大鍾玉環造金口一玉製雲板其外諸天雨花之勝煥然一新矣蓋朗大師剏於前李相公新於後未知千偈瀾翻之後其誰能繼此志也非寔緣不能就功非書契亦何能傳後山之僧斗清鍾余門道本寺舊績頗詳丐余文其力余於斗清有舊雅遂爲之具述其事而筆拙不能盡記惟俟具眼者

歲甲申春金敬天序

○五峯庵 一名玉泉庵

菴之始剏未知何代而歲月滋久風雨滲漏供佛之道至於全廢講法之徒存者幾稀何幸山僧德贊德悟二禪師剏議重修故惟我僉員想是所

謂內廂面佛契契員隨勢力以補涓埃梵宇煥然復新然佛米太艱各出一緡修契殖利買土供米庶可爲將來之計而爐殿傾頽亦爲目前之憂如干契財各有者作居創重修千萬望焉

崇禎紀元後戊辰閏四月下澣

○東竺寺

蔚州治之東隅四十里強玉立奇巒據海撐霄者摩骨山也暢轄靈區妥聖祝釐者東竺庵也此山與寺雖未擅號於吾南之第一而山明水麗猶爲播勝於近邑之無雙故粵在羅時有道人葛揀和尚始胥宇設法界而栖息焉仲修居士事以至誠莊嚴金沙然後山得其人而益輝人得其山而尤真人與其山互相爲得居士事師之跡至今如昨故大廈高嶺峙在於其南觀音汲水之異井黑牛產雛之恠石布在於其北擇米松落足跡三白之奇巖列宛如東西盛覆葦盤之巖石依然於巽隅居士執侍獻曝曝之遺躅不泯於雲根苔嬰之隙恰似於中華曹溪葛揀居士之遺跡此

蓋吾東昔人慕華軌而鑄其跡歟抑別有葛揀居士栖于斯而留其痕歟
跡之眞慕無從可詳而道人栖息之芳痕留照於後人之秋波祝天度
象之魚音巨震於叔世之花雨山之靈異人之神立到此尤驗故中古碩
士繼武重葺沓無攸稽而天益智淳役又最憲重構於康熙龍青虎白之
年而且踰周甲風雨侵尋棟樑椽朽差難支而緣乖檀化人神徒憂矣
嘉善琪公暫寓憫斯施銅百貫首唱更修道俗諸檀隨捨併助故未滿一
載仍舊易新朽棟今換而龍驤差椽始改而暈革則變憂成所宜功人神
而山光水色益增明麗然後葛揀居士列宛遺跡尤有其光爲後來探眞
者傳奇驚世之一異談柄則琪公諸檀首唱併助之偉列不可空付於烟
消火滅之域故略揭壁企後効今云爾

皇明紀元後四周甲午月松門人

○龍門寺剏建記

龍門古之普光寺也本在錦山之普光洞今之東麓是己顯廟庚子縣之

章甫以寺門之對鄉校使移之有是山大師白月堂學暹者出古基於虎邱山之南名之曰龍門以龍湫之在洞門也與其同志諸禪竭力經營先作禪堂兩堂以廬其徒禪堂則向湖者募化之僧堂則信雲者募化之告其成在辛丑也越六年丙午有一香剎大雄殿而智海潤色之性巖剎鳳樓樓而太益落成之今之鳳樓也其餘羅漢殿寶輝之募化也冥府殿雪雄之募化也印默成香積殿雪岑成瞻星閣庾卓成天王閣覺悟成水閣亭至若緇流所居東方丈西方丈勝熙道淳之所營也迎月寮送月寮敏善宗什之所營也天悟之極樂殿熙性之青蓮堂覺軒之雲影堂次第告功苦心所就而其輪煥之制宏麗之勢有非昔日之普光比也自丙午曆三十八年肅廟癸未有性華義澗者重剎大雄殿而贊嚴潤色之又自癸未曆三十三年當宇乙卯桂幸又重剎之又自乙卯曆三十九年癸巳巨性等俊又重剎之越三年乙未秋始丹青而等俊獨任其胼胝之勞殆無下於暹師剎寺之誠也歟鳳樓樓則肅廟庚子覺燦重剎之而始乃拓其

址大其構又四十二年當宇辛巳會澄證察開善三剎之至若山中小庵則肅廟戊子向之重剎鳳棲者覺燦又剎念佛菴又有觀音白雲兩菴乃縣人之發願所築而今無有矣又有白蓮菴新構於寺之西自竹林中移而上者也殿宇樓閣之剎修顛末此其大略其他衆寮之隨毀隨葺或存或亡者不足煩贅也噫海中之所謂巨剎惟花芳龍門而已而花芳之初剎殆近千年則普光洞名勝勝於花芳者豈後花芳之剎基也而辛丑以前古事無蹟可效吁其昔哉然寺之在普光也雖取錦山名勝深在山中不識其真面目矣及至移於斯也錦山始當其前向所謂真面目宛然呈露於几案間矧又東南瀛渤爲天地間一大觀而今乃置之前萬里雲烟明滅於眼中咫尺方壺羅列於座下造化者用意何其全於此也中國龍門之勝傳之詩文而未聞有勝於此者我東龍門之勝皆所遊賞而亦未聞有勝於此者其捨彼而取此者可謂登李膺之門也歟杜子美詩也曰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地靈所鍾僧寶所出故剎寺之白月

堂學暹癸亥冬出世翠影堂草曠己巳春出世又己卯冬蘿月堂印默出世是年冬松谷堂靈佑又出世又壬午夏洗染堂一香出世又乙酉秋解塵堂天海出世己丑春道淳又出世其號認閑堂戊子冬良擇又出世其號清真堂其後青荷堂證心又出世歲在戊辰曉月堂太益又出世姑闕某年也而白月堂則三世而四出世尤亦異哉卜此名區者世鍾其地靈耶法家道眼世得其出世者耶吾於是益信山水之鐘人物也今年春愚與諸生遊是寺和尚性一請爲之記略叙其古蹟以揭于鳳棲樓

○南海錦山靈應紀蹟碑

帝典曰望秩于山川商書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周書曰告于所過名山大川王者天地人神之主有聖人者出而興王肇基其必有符瑞之應國初雪峯山靈異之蹟有高皇帝御書石刻繼而有

三聖朝暨今

皇帝紹而述之夫 天命有德百神俱享無不冥佑而相之者其理昭然
有不可証矣錦山占普光山也山下人相傳三佛巖下有

高皇帝壇壝故址尙存及登

天位封其山曰可以環山被錦因以名之云香燈之夕神人感夢蟲篆木
葉皆成王字草昧呈祥賁若圖書而惟無爛簡可徵不得其詳矣
哲廟己未奉安

殿牌于山下後移奉于菩提菴

聖上戊戌本郡請于府又移奉于中祖峯下龍門寺佛殿之別堂制度草
率土人謀所以新之造起 殿宇又將伐石以紀之

上嘉其意命臣定求撰次之謹叙其事實如右

光武七年五月 日

從一品崇政大夫議政府贊政臣尹定求奉

旨謹撰並書

○大韓中興頌德祝聖碑

夫以守文繼體之主因文恬武嬉百度懈弛之餘克恢大業王綱復振嘉靖四方功名赫赫於後世自三代以來惟殷宗周宣而已蓋已難矣洪惟我

大皇帝陛下乃聖乃神勇智天縱巍勳鴻烈侔於剏垂邦舊命新肇禋

園丘追崇

五廟尊

藝祖於配

天制作法度古所未有也惟茲南海郡錦山

高皇帝舊嘗墀壇之地也土人建殿宇以奉之樹石而紀之以我

皇帝陛下功德之盛同符

高皇帝儀亦如之而爲華封請祝之所臣定求拜手稽首獻頌曰

皇皇聖德邁古先哲堯舜之仁湯武之烈亦關氣數介以芽璧大難戡定

江河若決氛祲廓清寰宇寧謐萬方協化緹琛篚實迄用有成陶匏繭粟
嶽瀆公侯祀事成秩馨香昇聞降以遐福兩陽以時嘉禾屢熟禮樂咸脩
文章炳郁六師精鍊儲胥增肅少懷老安黎庶康樂億兆願戴頌聲以作
南極出地祥輝灼爍七曜環拱 靈壽寶閣錦宙勸完叅空峭碧丹光佛
火妙氣攸宅請祝 聖人恒沙籌積 天子萬年泰山盤石

光武七年五月 日 從一品崇政大夫議政府贊政臣尹定求

敬撰並書

○望雲山靈藏寺記

竊觀夫寺刹之創廢無常有始創而永存者有後廢而重修者有建初而
終頽者永存者寡矣重修者鮮矣終頽者甚多何其創修存毀之不一耶
蓋其創修也必有賢師成之其存也必有賢師護之其頽也則必無賢師
而壞之其創修其存廢莫不由於其師之賢不賢則賢師之於寺刹也不
知創始於何代營建者何僧而按其址而想之修其跡而度之則當時宏

規壯制宜侈於一方神護鬼呵可存於千禩而當其萬歷壬辰歲遽爲倭人所焚佛殿禪堂蕩然無有不仁甚矣爲禍慘矣兵亂之後煨燼之餘殿宇遺墟直爲狐狸之窟菴堂舊址變成麋鹿之場依舊而猶存者浮雲鎖峯巒而已流水鳴澗谷而已其後嘉靖戊寅之年有一二道人戒元靈哲覽此基址之荒廢思其殿堂之重建盡心於鳩聚竭力於營造殿閣突兀而復起門樓崢嶸而更建左右堂房前後菴廊丹牖之類鍾磬之屬無不增新而益光則千蕞輪奐之美不必更誇而二師營建之功豈不偉歟苟無二師於向日則既煨之殿其何能突兀既燼之樓其何能崢嶸菴堂廊廡其何能自建而今日之宏侈盛大安得以致之耶幸逢一二師而重新則能存千萬世不廢斷可知矣後雖有一時之變世谷無二師之賢哉此所謂創修也必有賢師而營之者噫創之甚難護之亦難營之之難幸賴前師而成則護之之難豈非後師之責歟棟樑之搖者以時而易之榱桷之傾者以時而改之丹青之渝者以時而新之瓦壁之毀者以時而補之

則雖經萬劫之久而寧有一宇之壞哉此所謂其存者也必有賢師而護之者也吁吾嘗遊諸山而見廢寺多矣藤蘿之塞逕鳥獸之交道有不足歎而卓上金佛傾到於頽壁架邊粉羅顛錯於圯垣其誰復供養其誰復燃香乎終至放圯壞而殘滅則安在其尊佛耶苟有一賢師而叫聚僧徒補守寺宇則必不如是之罷壞矣此所謂其廢也無賢師而壞者也觀此寺宇之壯麗師僧之衆多可謂全盛而又有四五上人能辦寺事皆繼其創而能其護之者也雖然盛衰無限成毀靡常時移世換難保恒盛年深歲久不能無廢繼任寺事之師深惟營成之艱益加守護之念寺有弊則隨時而通變堂有毀則隨處而補緝則能保其盛終不至廢其在是矣此吾所謂不以觀覽勝賞爲先而必以營成保護爲言者也今和尚通政師明淨知事通政師時侃三寶師慧圭諸房丈同知師性斬同知師明卓僉知師碩淳僉知師忠察僉知師義修前首僧師雪澗曷不勉哉若舉其殿堂而記之則上有大雄殿殿之傍有羅漢殿左列僧堂上室滿月堂清風

寮石排禪堂彌陁殿觀音殿藥師殿下有門樓樓之外有十王殿北有菴西有菴又有成佛望雲二庵此其殿堂菴之大數也至若此花田一方去京都千里東臨溟海南極湖湘逐臣遷客多會于此自菴金先生之遊賞見於遺藁藥川南相國之來旋聞諸老師其他名卿文士莫不遊覽登臨以雲踵雪衲之宇爲希文仲宣之樓或去國而懷土或戀主而思親指辰居而揮涕望家鄉而投淚者從古來今凡幾人哉撫跡遐想亦足悲者嗟夫昔聞江之南有靈隱寺而詠樓觀滄海之句願一見而未得也今來海之東遊靈藏寺而見樓觀滄海之勝與其不見靈隱曷若見此靈藏靈隱靈藏其名同樓觀門對其勝同靈隱旣擅名於江南則靈藏獨讓名於海東耶靈隱之全勝吾未得見而靈藏之全勝吾可以言矣自大寺至西菴百餘步自西菴至成佛又百餘步登成佛而睡望則瀛州縹緲於海中方丈崔宰於雲間蓬萊隱現於天外清風交暎淑氣相浥則此靈藏之大觀而無讓於靈隱據此可見孰知江鄉海國有此琳宮奇勝之若是耶宜其

靈藏爲名而始建中修終至不廢者也寺有同知靈策大師曾遊南漢近住西庵道旣高矣詩又工矣其文萃則太顛浪仙其志槩則戒元靈哲常以詩慰我又以書遺我書卽靈藏寺事跡而要我增述以傳來世者也其慮深矣其意盛矣吾以流落之蹤久寓於此別有情於斯寺又有感於大師略加俚辭以遺諸師苟斯作之有傳庶靈寺之不廢矣

時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冬

湖西流落客居士彭城後人林泓記

先生林諱泓字君澤彭城後人早年司馬曠歲賦鵬自彼錦城移此花田一身靡依數月寓此以托山房自號居士因諸師請張構寺記時余從學命使精寫榮登新門幸扶驥尾謹誌之末以備後覽云爾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初夏下院改書

益城後人金儀謙謹書

○望雲山花芳寺重創序

述夫始始終終乃大易之垂衆其興其廢抑人文大闡也曰若花之爲寺

權輿於羅末麗初而玄覺祖師宣道中華晚節來創之道場也山明水粹伽葉茁々道修性覺法釋承承月桂之偈頌拈之筆不牧牛翁則模無衣子璠題之篇金玉之字非崔子則法號素而前三之訣洞開先天後百之妙光達來世花城之固貝棠之相庶可三光同洞萬劫共灰矣降丁黑龍之變好箇桑林一朝丘墟柞械蒙密菑翳交映鹿塲免穴久無其管林靈帶愁佛日自流吁釋家之運有時其復已去百餘年前此地僧戒元有道之師也慨其佛道蔡蕪惜此梵基之莽蒼遂與同志釋靈哲一人殫力四方鳩聚孱工草創東西兩房及大觀音法殿以開後路則斯禪之功於茲寺可謂肯堂也而無一字記蹟故欲尋年條無甲乙也自此以還寺模月圓梁麗衝城極樂藥師觀音諸房相對而起上堂清風滿月各殿連囊而鬱左之應真北菴石之成佛西菴亦輔車而作一時華敞可謂宏闊勝大鵠圖枝上玉棗驪顛大圓鏡半晶眠成珠株月枇風盡是登瀛學一咀萃蜚英又皆文暢浮屠其餘成家之釋入室之師次第而尾如日之昇如松

之茂自謂千千秋萬萬春時億秋矣不幸寺運膏屯殄火亦空去白猿二之日旬三夜燦見二七之厄大醫王龕宇左右禪僧上室三堂盡入於八人之中三祖雄象纔免蒼黃中扶護諸禪龍鉢渾蕩煙焰裡飄揚寺記大縮僧力摠挫柳木瓶空慈航誰棹六時法宇天樂寂寞三千妙界慧劍無光世遠梁武誰復捨身人無錄事疇救草堂諸僧臂但呼南無一聲遊人入山徒費扼腕長吁厄會縱云輪迴之理佛靈豈無朽骨之驗於是焉寺中咸集少老白意大聲發願曰吾從喪家者也儒者慕聖緇人崇佛自是孔子釋氏性同路岐也然則我無法堂而誰戴茲以大畫二十五字中埋鬼之巧剪出大萊皇帝宮錦繡之飾着去舞童鼓送錚人肩衲化主僧自甘合掌於仁人君子前勸善賢僧敏蹟又手於東西南北村功自一簣自謀八仞之高鳥舍小枝又約大海之填五衆雖已借於種德之手美村難猝求於新甫之招何幸天助神祐得遇統相宋公郎人之佛也優題村木以補萬一此誠寺之中興振古之秋也一時緇徒鼓之舞之盡求村士三

十人又鏞鋟手十六徒燔燔窰穴片片瓦字一不苦窳丁丁山路得得呼邪舉皆連抱劉之剔之於白雞春上漣先作僧禪兩堂此則禮所謂凡人營造者不先正寢而先廊舍之意也右役將半更求法宇而用度計出則如千塵合已悉於曩費餘存無幾衆議崩騰誰模莫施百爾思之計將安出於寺僧碩淳稍康者也平日事寺無不用誠文際如渴之時軒々廣意自家畜五十斗及銅與穀另調千金許且僧忠察前者亦扶寺中者也特割畜物并三百餘金又忠念則財不瞻足其僧爲者也持心甚恭人人稱說者而亦出青銅三十餘貫渠之用幅不比他例者也又前別將申尙貴施畜八斗價金至八十金此是不足之物以功論之則此寺大恩而山野也其他畜或一二斗錢或四五兩者不能一一蓋記那邊彼邊予羽譙々底處處地予口率屠於黑狗秋下浣上法定之方中之月下揆臬之八尺之影首建空王普光殿次築丁漏瞻星閣磬鼓聲裡溷人弗勝縮版響裡馮馮應離鏤之巧匠石之妙不過於此也迺成法宮法宮翼翼迺掛欂栳

桷將將詩云嗣續其祖者正謂此也判渙諸謀自以畢成則玲瓏丹雘如鳥斯革照耀粉壁如翬斯飛儼儼榻上摩尼如滌肅肅殿中龍衆依舊大哉佛王非無心者哉當是時其立心立議以完大事者誰也左右堂再雕時和尚則祖應書記文坦公員清洽也大雄殿重修時和尚則碩淳書記勝學么員海暹其中翼之羽之終始條理者勝宗勝學勝善也于時佛尊了一而頭陔仙月矣從今以後寺貌重光僧氣亦倍天殿若落蛟宮涌出詩人豪士莫不興歎聖僧賢伽無不起敬但無顏色者惟事蹟記文而文者貫道之器記者揭蹟之藁則溪堂草菴亦皆有錄而此寺全無古宇今宙有若長夜盖又論之流水無情尙有其源百奔無知亦有其根則至於此寺若問其根源何以對之茲者僧勝學亦文字者也齋志斯文者有年而於余亦太顛也其請有數不倦以至久七故不得已乃爲之言曰物之盛衰理之轉環聖人嘗論釋家亦言迺者回祿非謂慈悲之無靈只緣三臯之數薄其一盈一缺造化之剝復古今之常經何足歎耶若夫成功則

人也一毫難以成擅衆酌可以做海則訪落之憂拮据之勞廼古詩之疑懼而採花之苦成蜜之甘是今日之營作也然非衆善之普施豈以一木而支大廈者乎回瞻法宇赫赫諸堂翼翼無愛之道廣濟之功於斯至矣極矣又節彼望雲一山特海中方丈而在治之北一壻許也天慳地秘僧寶人々雪山步々興旨立立圓音落落如踵立覺之前武倫追戒元之後蹟遊意四聖之經矣志亦凡之文極花洞裏奚倩白傳之筆悟師塔上豈求錢翁之草哉噫潛心妙契不至放豚則如來之如來實若石壓之筍矣伽藍之伽藍抑亦錦上之添花也且南華云仁者大不熱智者木不溺戰々兢兢於車薪之戒則曰後豈憂飢僧之祈焦頭之患哉嗟々衆禪勉之慥之以鎮無疆而自餘某殿某堂重修年月日時盡載於篇中而各有先後則不必更記後之觀者詳之

乾隆九年甲子十二月日鐵城朴文枰記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初夏上院改書

時僧統通政釋丹蓮

書記淨學

公員敏熙

○嶺右南海望雲山花芳寺誌

三序 柳并

夫記者記其事實而欲傳悠久者也自古寺刹庵堂皆有起焉傳其事實而至於花芳則獨無記焉者何也盖有所待也吁花芳之爲寺尙矣而興廢不一矣粵在高麗康宗壬戌眞覺國師慧謙遙望靈氣葱葱乎藏於海中乘筏渡海顧瞻湖山勝狀任望雲一山乃曰無乃靈區藏其中乎飛錫上下果獲眞穴卜建琳宮取靈區藏其中之義偏曰靈藏使居緇侶寺模之剏開自茲爲始夷考中朝年紀則此正南宋之慶元九年而眞覺遺集所謂金承安七年入海時也由來三百九十一年至皇明萬曆二十年之我朝 宣廟二十五年壬辰時運不幸島夷猖獗兵燹自野而山梵宇蓮堂舉爲塞灰龍鉢四散鳧鍾求寂眞覺事蹟淒涼叢薈之間矣天道循環

無往不復西山弟子戒元靈哲兩禪師出周覽遺墟有志復古寺廢四十七年幸爲復設文取寺開蓮花形局之義改號花芳於是寺儀更完僧度再新時則壬戌歲而仁廟卽祚之十五載清朝崇德之三年也噫盛衰之變無常復設一百三年又當乾隆庚申

當宇萬年之十六載月十三夜慘被八人之穴法宇及禪僧瞻上四房一時煨燼舉刹緇髮同知攸爲無望振作幾乎星散中有拔萃者碩淳忠察忠念等協力同志翌年辛酉纔建僧禪兩堂又賴致贖之勸化始營覺皇之寶殿碩淳獻畚并錢千餘金忠察施畚并錢伍百餘金忠念納肆拾餘貫申尙資合錢八十餘金至於貫錢斛米之施不可數合鳩累千餘金殫誠焦思崇飾象室然九仞之功虧於一篋方圖素以爲徇老德呂習獲財繪牖錦上添花加以瞻星香閣同營同訖何其俞後僦工若是之能也且上室一殿以己巳不勞財力訖然重立於是一寺重興之功煥然無餘欠矣猗乎月登玉刹重明眞覺之慧燈風激金鈴更清元哲之雅音今之

淳察卽古之眞覺也今之習曠卽古之元哲也如無出類之才德豈有金地之再造乎故期運雖天所授功業因人所成則淳察習曠眞繼往跡開來業者也顧乏寺之濫觴在乎南宋慶元之壬戌寺之顛覆在乎皇明萬曆之壬辰寺之復設在乎清朝崇德之戊寅寺之回祿在乎乾隆之庚申寺之重惠在乎翌年之辛酉則首尾合五百四十年三興二廢而自辛酉復曆三十二年而至壬戌寺記始成豈非向所謂有待耶余亦花芳菘藟方丈食甚前和尚性瀨每惜寺蹟之無傳累屬余而請紀余曰記者記其事實而原其本矣廬陵之醉翁妙畫山水之樂也東坡之喜雨眞寫時雨之美矣余無其材而略論薺曰則豈非班門之弄斧乎且自壬辰之顛覆戊寅之復設庚申之回祿辛酉之重盡庶有傳蹟而壬辰前三百餘載流籍絕無可考何以原其本而論其末耶余不敢翫縷而下筆也和尙曰疑者闕之實者記之則豈無後之君子補其闕漏者歟猶請之不已而竟不應焉適得麗朝李文淳奎報所製眞覺碑銘然後始詳其原則此可謂天

與其便而以副有待之意故不辭不文粗論廢盡翻覆之本末諸師功蹟之始終以酬續公推往思來之意焉於戲廢盡成毀相尋於無窮則從今千百年之後安知無寺之復爲叢蒼煨燼而又無如元哲淳察曠之復設重盡耶然則寺之悠久與天地無窮而國師元哲淳察曠習之功蹟不徒耀一時逞一山將不朽於千千萬萬劫之後矣豈不美哉豈不偉哉記之終又附一律以寫言外之意而盡其詠嘆興云爾

靈氣鬱葱秘望岑蓮花一局啓祇林二三盡廢雲同幼五百光陰水共深山帶覺師真面目月籠哲老本身心削人遺蹟今人繼永入松門去益吟乾隆三十七年歲在黑龍暮秋旁死

魄雲峯明演記

○曹溪山第二世故斷寺住持修禪社主贈諡眞覺國師碑銘并序

奉宣述

夫自有心法已來凡衲子之鼻孔遼天者源其靈堂孰不欲與霜月爭潔

耶然至於宗門之名品昇降則有不能大忘情者於是有以此爲嫌遂深遁巖谷澹脩心要切下欲嬰其名累而名自逼逐者孰是歟如我國師當之矣况自妙齡業已從事於文章未幾旋擢賢關則學非下精也命非不偶也若小忍湏臾便登桂籍長驅前途不失爲名士大夫而反割棄垂就之名猶以不早落染爲恨其超然出世之心亦於此可驗求之於并蓋法融天然之比也國師諱慧謹字永乙自號無衣子俗性崔氏名寔羅州和順縣人也考諱琬鄉貢進士母裴氏夢天門豁開又夢被震者三因而有娠凡十有二月乃生焉其胞重纏又如荷袈裟狀及折兩目俱瞑經七日乃開每飲乳後輒轉身背母而臥父母恠之父早卒從母乞出家母不許勉令業儒然常念經持呪久乃得力喜毀昇淫巫媛祠或往往救人病有效安承六年辛酉舉司馬誠中之是年入太學聞母病遽還鄉侍疾於族兄裴光漢家歛念入觀佛三昧母夢諸佛菩薩遍現四方覺而病愈裴氏夫婦亦同此夢明年母卽出時普炤國師在曹溪山新開修禪壯道化方

盛師經造叅禮請營齋薦母因乞剃度國師許之是夜河舅夢師之亡母昇天始師之謁國師也國師見之以爲僧更見則非也先是國師夢雪竇顯禪師入院心異之明日師來叅由是益奇焉師嘗居嶼山坐一盤石晝夜常習定每至五更唱偈甚厲聞十許里略不失時聞者以此候旦又居智異山金堂庵宴坐堂上雪積沒頂猶凡坐如枯株不動衆疑其死憾之不磨其刻苦如此非夫與道凝精外生死遺形骸者孰至是哉乙丑秋國師在億寶山師與禪者數人方往謁憩山下距庵千餘步遙聞國師在庵中喚侍者敢作偈其略云呼兒響落松蘿霧煑茗香傳石經風及叅禮舉似此話國師頷之以手中扇授之師呈偈曰昔在師翁手裡今來弟子掌中若遇熱忙狂走不妨打起清風國師益器亥又一日隨國師行國師指一破鞋云鞋在遮裡人在什摩處答曰何不其時相見國師大悅又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因續舉大慧果老十種病問之衆無對師對曰三種病人方解斯旨國師曰三種病人向什麼處出氣師以手打窓一下國師而

呵大笑及歸方丈更密召與活乃喜曰吾旣得汝死無恨矣汝當以佛法
自任不替本願也太和戊辰欲命師嗣席卽退安圭峯師固辭遂立智異
山絕跡滅影者數載大安庚午國師入寂門徒聞于上承勅繼住師不獲
己入院開堂於是四方學者及道俗故高人逸老雲奔影霧無不臻赴社
頰隘康廟聞之命有可增構屢遣中使督役遂闢而廣之又遣使就賜滿
繡袈娑磨衲各一領并茶香寶瓶因求法要師撰心要以進今行于世自
是公鄉貴戚四岳邦伯聞風慕道或遙禮爲師或親趨下風者不可勝紀
凡禪講之負氣屈強自謂莫己若者及一見莫不愕然改容猶師事之不
暇也今門下侍中晉陽崔公聆師風韻傾偈不已屢欲邀致京輦師竟不
至焉然千里相契宛如對面復遣二子叅侍凡師之常住資具莫不盡力
營辦至於茶香藥餌珍羞名果及道具法服常以時餉遺連亘不絕今上
卽位制授禪師又加大禪師其不經選席直登緇秩自師始也叅政崔公
洪胤於未相時嘗掌司馬誠師出其門下未幾公入相師住曹溪相國稱

弟子願登名社裏以書致意其略曰佛光樂與於白學士親授大乘嵩岳
欣迎於賀秘書密傳妙旨師荅之略曰我昔居公門下公今入我社中互
爲賓主換作師資聞者傳以爲勝事貞祐己卯詔住斷俗寺累辭不久明
年入院然以本社爲常棲之所癸巳仲冬在本社亦疾晉陽公聞之大驚
遂聞于上遣御醫某診視春涉處月燈寺麻谷入室師曰老漢今日痛甚
谷曰爲甚麼如此國師以偈荅曰衆苦不到處別有乾坤且問是何處大
寂涅槃門師豎起拳頭云遮箇拳頭也解脫禪汝等信否遂展掌云開則
五持參差掘拳云合則混成一塊開合自在一多無碍雖然如是未是拳
頭本分說話怎生是本分說話卽以拳頭打窓一下呵呵大笑甲午六月
二十六日召門人囑事謂麻谷曰老漢今日痛忙荅曰未審導什麼師云
老漢今日痛忙谷茫然師微笑而化明日茶毗於月燈寺之北峯拾靈骨
還本山上聞之震悼贈諡眞國師乙未仲炎廣原寺之北遂立浮圖上賜
額曰圓炤之塔享壽五十七臘三十有二自師之示疾生緣處山石崩落

又羣鶴滿飛鳴者十餘日鳴呼其異哉平生宜感神異則有龜受戒蟾聽法慈烏合籌特牛跪逢等事皆世所傳門徒所記又非儒者所說故於世不詳云師性冲和碩實旣自儒之釋凡內外經書無不淹貫故至於談揚佛乘撰著偈頌則恢恢乎遊月有餘地矣不如是安能迹不踐京師而坐享一國所仰若是哉噫真可謂禪門正眼肉身菩薩者歟嗣法禪老夢如亦法王也請逸庵居士鄭君奮草具行錄以立碑請於晉陽公公曰和尚住世利人多矣樂石不可不立遂聞于上命小臣爲之銘其嗣曰
微笑已後傳心者誰於我三韓國師得之生荷袈裟其兆已奇果得正眼超視當時自見是性傳人曰辭不有傳法迷者何資上堂舉話亶亶其說舌是佛心心是佛舌默固自然淡亦可悅身遁深巖名從何洩學者邇追雲蒸文下左右扣之應接靡暇曾不攷我片時閑坐五教來叅重染般若列岳躬趨痛求入社王公遙揖謂若親炙三十二臘膏液所及有許多人飽飫周洽法棟云摧萬眼同泉上甚哀悼玉色慘然贈終孔繆寵典靡訾

仍命小臣豐碑是鑄此山寧齋此石不遷

文愼李奎報奉

教撰

○花芳寺誌跋

花芳寺誌何爲而作也余憂寺蹟之不傳而作也蓋自建寺以來累經廢盡而別無文跡之可考流傳口實者只是初叡於真覺國師云云而已未詳幾何年代之爲始誠爲識者之歎而余常耿耿於斯矣往在立虬秋適得真覺國師碑銘而遡考舊蹟則真覺師以普照傳鉢之高弟麗朝康宗壬戌乘筏渡海之事章章可明則吾寺初叡之年代憑茲可知此可謂天借其便而以著吾寺初始之意故遂請寺記於雲峯大師詳論廢興翻覆之本末諸師功蹟之先後而刻諸懸板然後吾寺事蹟年代昭若指掌噫若非碑銘則累百年事蹟年代何可詳乎誠不可以記文而止故遂使吾徒中該事博文者宇叅編寫記文及碑銘而便成一卷名之曰花芳寺誌

以名吾寺事蹟年代之昭詳由於碑文而因成記文之意欲傳悠久耳玄
麟日南至明察謹跋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十一月下浣宇叅書

行住持

書記通演

公員敏宗

○花芳寺三法堂重創記

觀夫千山之岐萬水之派俱本於崑崙之絕頂東流南主時立於海隈高
插雲天人皆仰而望指故曰望雲其號也如萬丈未發之蘊蓄一朵已開
之芙蓉故曰蓮臺峯花芳寺也願仙者訪三山於此羽化者讓一頭於斯
則寺與水而俱長僧與山而共久垂後世億萬劫之外哉余於方丈古庵
揮麈靜座者年已數穀矣戊寅元初被請於茲寺才過數日前僧統奉信
時僧統再澄來請曰本寺之廢興顛末已盡載於前人記跡而惟三創在
於崇德戊寅今還其甲而當四創然人無發軔孰能輔車願以師之過量

修廢三殿則豈非時來運從振古之秋乎余嘯々然曰凡事之成有所待而後成故鳥之鵬也而培風然後能奮九萬之翼馬之驥也而伯樂然後能展千里之足龍之靈也而雲雨而後能爲九五于天是故無其待而成者無其理焉有法殿之廢而無修則其不可也無人則亦無可成也然以余無似何能謀成於瞻聆間哉澄公曰普光殿欲因舊修緝而應眞十王二殿移建之議起於衆望者數年矣余曰誠若公言訪落之謀拮据之策在此一舉於是擊鼓集衆構述厥由滿座闍梨同聲咸諾遂使鍊道人藏曠監役可直尙允分任錢穀又使余慕緣於緇素鳩聚青銅三百餘緡白粲二十餘石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於是普光殿新改三柱其餘修飾之潤色之向所謂鵬之風也十王列像移安于上室蓋此室居數不過三四空虛半月矣今返爲冥王之殿如菩薩修至法雲地而驥得伯樂行千里也羅漢十六尊像移安于舊十王殿如華嚴菩薩之移會而龍之雲也蓋創寺以來十六尊像凡五遷其地無乃泰時吉運耶由此觀之今寺之三殿

修創偉成而足三車行而輪二亦豈非有待而後成者也耶若天殿之飛墜如虬宮之涌出昌期臨矣盛役畢兮蓋始於是年三月初終於六月晦事之偉成之易也公又請曰法殿創訖無記跡則如人之無顏色也願使後人或可知乎余曰記者揭跡之藁文者貫道之器然顧余愚拙無知自稱功而自成其記自誇於人耶却之再三請之有數故悅其松茂忘其手傷敢爲效頌

嘉慶二十四年戊寅菊月上浣化主景雲兼化主義直謹識

始淵謹書

前僧統奉信

時僧統再澄

前公員妙察

時公員可直

前書記策鵬

時書記來眞

都監藏暎

普光殿別座可直

冥府殿

應眞殿 別座尙允

○蓮華山玉泉寺創建記文

蓮華山爲普之南望遙看層巒矗立如數朶芙蓉秀出南斗之傍者是蓮華也中有玉派瀉出聽一道潺湲鏘鳴巖谷之隈者是玉泉也蓋自竺波之華而東也名林勝壑在々上據丹青交暎鏡鑷相聞山之有寺可相其昉若其命名之義豈未有寺之前泉有名而仍之耶抑既有寺之後侈其寺而名耶此則所不敢知者而嘗觀老杜玉泉詩有蓮華交嚮共命鳥之句豈不探之斯歟又不敢知茲山形勝東子美所爲詩者有歟否乎大略我國東南山水與楊越凝美山陰之會稽岳陽之羣山亦以其有者名焉

此蓮華玉泉奚獨與子美之所稱者異歟此乃山若寺之爲名吾所竊意於心者而若其成毀之相因寺亦不然免焉余乃亂之居僧僧之言曰壬癸以前僧亦無徵庚辰以後大略有記學明暨義悟於是年草創而甲申東上室作乙酉尋劔堂構甲午窮立堂成法堂性翼實爲經始而庚子勝安完其功甲辰乃立正門而頓戒尸其事此實寺貌成就之漸次而佛力未固人戲遽作介於二營繩紙之征無厭城于架山徒役之徵太過一鉢無伯浮雲難擊鳥散魚遁舉寺爲空自甲午組丙辰幾不能復矣山人妙旭有局之禪也刻意中興身先入定招集緇髡獎勵諸衆修治於狐兔之窟樹立於樵木之場於是乎點漏有閣香積有殿新觀音殿作滿月雲置巨鍾懸大像易故瓦恢舊壤青蓮白蓮前後而庵清溪玉蓮次第而堂雖勸善異主耘越各力實以旭爲之綱也于今釋者稱旭之功不衰余乃聞言而歎曰禪家之事雖儒者所不說若其興廢之因則亦不能使人無感何者不說其尊佛之誠自手鳩功成此寺貌一心尊慕唯拜有地而

爲佛者世守焉自其家言之其己爲大段事業一廢一興亦若有數存於其間入寺之室問寺之故而興廢之固歷々而叙之使人聞之烏得無感况玉泉吾之白石庵也旭又爲吾之恩主自注余嘗經痘於此而賴旭之救固不待僧言而知熟矣而而其傳鉢者市梅亦有旭之風者也欲乞吾文以記寺蹟禪家蹟雖儒者不必錄而記寺之蹟亦以明旭之功者也若使旭之人待余文無至於磨滅則吾所凡爲之記者而儒家之責將有未暇乎辭者矣

是寺初剏之年庚辰卽崇德四年也又後六十七年丙戌歲

池村鄭夢相記

○臥龍山雲興寺大雄殿佛像改金重修記

大圓覺光明藏中本無名狀之差別小娑婆衆生界內乃有名相之莊嚴故給孤獨之園林黃金模影王舍城之宮闕白玉彫形然而有寺而後有僧而後安像理之常也故略舉其剏寺之本末以記之大抵茲寺之昉々

於天啓四年甲子慧明堂大師釋珠之手而緬置西位禪社崇禎八年乙亥如如堂勝安大師建成極樂寶殿而越十四載清朝順治六年己丑造成無量壽肖像可謂墳箴相應同聲和鳴者也嗣後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性悟道人開建東位覺皇寶殿而其他鵝殿大樓左右鴛廬東西翼室講堂鍾閣峯房列屋長廊大廡香閣庀屋天帝閣銅雀玲瓏彩牖窮精雖非三韓古制佛殿之輪輿僧寮之次第軒豁魁偉恍如兜率天宮幼出於海外也然而佛之像影語在經文槩佛佛之像與影如日月之晦明日不恒明月莫長晦佛亦其然奈以金膏玉燭度濟羣生亘古今不滅則豈若夫日月之晦明也哉像成久矣金脫體露無取信於檀越之所瞻仰况居停者之心安乎於是慧明堂孫弟子宇清與和玉二開士庇工鳩財重三尊改金奉安又塗觀音地藏大菩薩兩處妥靈玉毫金山燦燦爛爛能事畢矣噫大光明藏中本無名狀之可取其於世諦之緣起豈無色相莊嚴乎肆以不揆不才略書其顛末以爲可畏之興感焉

乾隆五年庚申四月日碧波朗靜記

時住持嘉善釋戒雲

古法堂副化主智勳

掛佛與輩化主覺璉

○雲興寺極樂殿剏建記

極樂殿者彌陁佛宇也。彌陁尊生於極樂國而其國在西方萬里外其地曰淨土其飾曰七寶其教則開方便九門以濟度衆生故其民純純其風熙熙而樂於斯極矣。樂極於西薄而又東則亦於名山巨刹各安彌陁以像淨土而今茲臥龍山雲興寺之極樂殿亦其一也。殿在山西與東地大雄并峙此乃崇禎乙亥慧明釋珠之所相也。其後勝安師始剏之。立藏改修之。至于今百餘年屋又告圯衆此丘相與議曰是吾責也。其可綏也。時有一老釋大儀師大發施捨心出捐千金而其法將掬養爲化士任越明年丁酉四月始役八月丙寅落成龍頭橫鳥暈飛輪焉可觀則又有釋海

準師繼發繪事願廣求施窮塗履月餘功告訖金碧璀璨棟宇玲瓏似非人力之可能也遂奉彌陁佛尊安其中而仍爲扁曰極樂淨乃涉海訪余願爲文以述余於準舊知也準詩辭請絕故未嘗愛其詩食渠家幾年未遑之典乃能一朝修舉如此則此豈一詩僧所能辨而如非像也之輕財亦何能至此哉於是乎儀淨之於彌陁誠爲有功德之弟子尤可奇也已然是猶外也自今儀與淨試求之於內則卽心而雲興爲淨土自性而儀淨爲彌陁也又推以及於諸比丘使皆卽心而自性也則箇箇是淨土中彌陁也其爲極樂也人曷可量乎哉我

聖上元年丁酉嘉平日瀋南朴宗海朝御記

○載藥山霧井寺古蹟

唯我金仙氏屆運娑婆之上降跡天下之中教演八萬化被大千人天鬼神非不欽仰凡在大之內者無一土不入其化無一物不囿其教則沛然猶雨澤不擇其地故西主落同泰之行東王興竺教之制四海之內惟懷

興佛之心而無餘尙矣唯道之興在數之旺也至於新羅法興王朝尤心於佛遂選山川之勝締構八大伽藍放士民爲僧尼致使梵侶或爲帝王之師表或作人之羽儀闡揚佛化爲任者矣今霽井者往在唐文宗之太和三年卽新羅興德王四年己酉也有梵僧自西而至歛跡于此鄉人目之爲黃髮老秃云有異人抱殘疾就乞治教梵僧指一流泉使飲之曰服此則有瘳矣果如教卽感老髡之神異曰師乃有道之至人如將有人天瞻仰無所歸仰之地仍卽告鄉人以厥由聞者隨喜竟以財施山下列邑之民亦以金帛粟米爭相尾道不憚埃險如赴約束惟恐不及遂創伽藍迺語羣鵲而移巢降二龍以樹宇星宮螺殿鸞室鴛盧蔚然而興斐然而飾蕩爲叢林得使三韓之禪侶雲集風趨於雪階月窟之下蓋由梵僧道德之所感也自爾之後至新羅五十世眞聖女主三年己酉有國師普佑領其半千而來居激揚禪風之主以國師居表寺爲第二禪刹也至高麗十一世文宗二十一年丁未亦有國師海麟繼佑公而來止至忠烈王十

二年丙戌國師一然踵麟而住衆盈千餘法雷大振忠烈陞寺稱爲東方第一禪刹也十六年庚寅有國師天熙武然而居自是之後四國師之餘衆相繼至于我朝香火不絕可謂盛化之衆園也然則是寺也自新羅歷高麗千有餘載之間備爲祝釐之所演法之處蓋以山川之秀洞壑之寬泉石之鱗堂宇之宏大以鳴於千百者得非以老髡之神化異人之霸感也哉然則當其梵僧初晦之時有山霸潛感道德之盛始使山名傳後世而佛化振吾東延國祚之無疆垂鴻休於萬與老髡相感而冥相諭者乎自三國以來有四國師相得而居之則其大回佛日普利邦國者可謂至矣至皇明萬曆天運不振倭寇入境賊勢陞梁彌留八年千年寶刹不免爲一朝灰燼嗚呼惜哉在萬曆庚子間有僧慧澄湖南人也自湖抵嶺遊覽至此見其遺基廢址宛然如昨遂訪問於鄉老聞其三國以來有老髡異人與四國師之奇踪異跡慨然有復舊之志以是意遍諭於遠近聞者喜感樂而施至于庚戌間初創金堂次建法堂以老病休焉至於雲寮霧

舍通廊大廡朱閣華堂三門之洞四戶之達雁列而鶩飛左繩而右規者有道全覺能曰三學等十八開士與清信士張大人等咸承慧澄之蹟或先或後更相戮力者滿二十年至康熙己酉間百色俱振苟越黑鼠之豨賓大德坦英公神數繼古記以示余曰此靈井寺之事蹟也某等維居於此寺於丁壬前事尙猶茫然而况羅麗間者乎故以事蹟之未詳矣有大士雙運虎踞山名釋也嘗遊玩至太白山定庵於塵梁間覘得弊卷乃鄙寺之蹟也元乃在丁壬乳中此寺之僧有知寺之古蹟者避地於彼恐其兵燹之中寺廢人亡則於寺古蹟之詳將來有若渠名者蒼黃而記之付諸山靈使秘於幽隱之地以待其早晚適時得者而留之者乎康熙十六年赤蛇姑洗下浣鄭東溪撰

得覽太虛錄羅太子有病來此求藥老仙指一流泉曰飲此則可瘳太子果飲而有效白父王王感黃髡仙之異恩慕此山水之靈達寺以居仙人將爲福國祐世之鴻猷而卽名其山曰載藥號其寺曰靈井取其山有藥

草故也太虛堂本姓璿源系卽我世祖大王後裔也生於仁同府若木村而文章之爛道德之鬱具載文集行狀中云爾

此是咸豐七年丁巳九鳳和尚之所記也

至前己丑本府太守黃公來到於此顧四喩僧曰爾寺庚兌卑虛水出其方宜建脩廊以補其缺則非徒寺益必有僧徒益集之兆云故卽築廊舍則果見其驗云爾

康熙己未丁鬱攸之變法堂及冥府殿禪堂盡爲焦壞寺僧相議曰今日之火實由僧寮之逼近於法宇所致也移僧於廊舍重與之議曰前之法堂規制狹少不稱治於山勢之雄起基局之寬抱乃命坦英等三十三人爲功德主或鳩財董役或造舍修莊庚申大建棟宇壯籠宏大甲於江左有道間信日戒和等建冥府殿噫寺之盛於斯極矣世傳八法堂四持殿十七房十五庵者指此時謂歟或傳云此寺在竹田故爲竹林寺云者不知何時所剏也其後寺步丁皆爲役漸煩某年某房廢又某年某庵廢挽

來法堂有大光殿冥府殿羅漢殿三而已寮則圓通南溪庵則內院西上
東上安影庵飛飛亭也寺財彈竭居緇零星至於空虛者十餘年矣
○表忠祠事蹟

李德壽撰

表忠世法也而學出於世法者取以名其祠尊奚大其忠也大其忠則出世法不足以囿也而其表之也固以嶺南靈鷲山有西山松雲椅虛三賢師妥靈之所不寺而祠遵世法而報其功也 穆陵在宥之壬辰島夷傾國入寇入路剪尊傾覆于時西山捨緇而甲倡義對賊松雲繼師義旅屢立其勳既又再入倭境以寸舌替銳刃卒使狡首戢其跋扈刷還髦倪前後不億椅虛臨陣殉義視死不翅如赴極樂此皆忠之大而祠之所以設也松雲發跡於是山生而長而亂靖而歸就東麓縛數椽屋以爲棲息之地揭名白霞取其密邇先壠使老賞頭終生未生守之而師則雲遊國中諸勝而終後人因其庵作表忠祠官給春秋祭需及經丙子之亂守僧散

而祠亦鞠爲茂草

肅廟甲午金侯昌錫慨然興想於數百年之前壯師之爲而惜其跡之湮沒就舊址復創祠具狀報 巡營按使趙公泰億啓聞于 朝官卑祭需如前大師入倭京時所奉願佛舊在大邱龍淵寺特建一殿於祠之左而奉安又創東西僧寮募僧居之於是鍾磬聲不絕於晨昏香烟之裊娜者與杳靄嵐翠空濛於南天居然爲方外勝景矣山之北有師先壙師俗姓任氏父守成贈刑曹判書兼知禁府事祖贈左丞旨曾祖贈左通禮母徐氏以上并有從贈三世教旨皆藏祠中今上戊午春松雲法孫曰南鵬悼師之跡微而不章遍告於縉紳諸公於是相國金公宋公趙公咸以爲只給祭需非所以報功勵世遂啓前席特給復戶五結又命本道重修祠宇演初翠眼最心尙玄等幹其事而南鵬摠焉又伐石慶山使僧楚玩董其役而已乞文於余將以備載其事夫祠雖并享三師而其初爲松雲作也故於松雲特祥云

崇禎紀元後再壬戌七月日

書院移建事蹟

爾後先師五世法孫太虛鵬公每以享禮之時風雨之際山勢壅塞排局僻露故居者過咄之病之始欲移建之載藥山而有志未果矣其後八世孫月坡天有公獨矢移意呈營邑報春曹則何幸戊戌秋州府使沈侯宜復與後後巡相公敬澤合謀同決則巡相爲沈侯之長子也而移院得意秋故闖獲營邑之諾助嚙料設院之局則藥山名山巨川祠宇尙今餘存幸在境內而曾太虛公之有志處也乃於己亥春正月十七日率院僧奉三賢師神位入此周觀徒四法堂一持殿二寮舍三庵子一正門而居僧已散久矣院宇排布一依舊院體制而願佛一位奉安於大雄殿樑上祠宇三間新築觀音殿舊址又建禮制門三間紫霞門三間明禮樓三間正門七間仍舊改題爲義重堂左右邊爲東西齋今之影堂古之冥府殿之墟也今之卽劔堂古之南溪寮今之說會堂古之圓通寮今之大願庵古

之西往庵持殿羅漢殿與庫舍馬房皆依舊而或間葺或翻五百廢俱備
稍有中興之望也

東上庵卽天王峯之下鍾岩之上下中有而丙申災爲陳墟庵在山之最
絕頂崇岩巨岳之上如金剛之兜率頭流之無住也月坡公移院之日見
此庵之古墟窈窕之懸清洒之氣便是三清界公甲辰夏鳩材始役於古
基西五十步許西臺上別点一局不月成之制勝前規此藥山勝概也改
額爲眞佛庵也但以冥府殿未就爲憂月坡公又命錦城印月栗岩錦潭
羅無東岳諸師各出募財前住持性宇看事時住持度閒監內外事時記
室性文付文簿丁巳春二月始役閱三箇月告功秋七月又畢彫塑之役
百手并作崇禎辛酉度閒比丘初創冥府殿今又咸豐丁巳道閒住持亦
管此寺甚可奇也

○萬日會事蹟

本寺月庵上人從初發心以大悲爲體度生爲用叅慧遠法師遺風發徵

和尚餘願去庚申春剏禪室於寺之西北隅水壑之地願得諸方龍鳳大德結東林古社精修白業以街坊化主願供粥飯諸僧化行八域不憚勞苦而無障建庵間四十八以表其四十八願也又七星殿後寮舍庫房諸寮之備不可盡記家之雄麗卓然嶺區故平山中公前統制營時特題篆額曰嶺南第一禪院八垓名堂結解冬夏六字念佛晝宵無間而往往有盛辦于華藏山林齋僧著綵皓月三更鍾磬造奏抱祝而進佛讚唄祝壽之際盆花吐紅篆烟繞青佛靈如降龍天歡喜朝復朝芳經歲經年上報四恩下濟三苦爲己任者以來不懈益勤矣

越甲子再入金剛

○書院享禮復祀記

惟泗溟堂卽釋之賢師儒之盡臣所以自朝家立祠於故山享之以會減而伊又給卜豐粢盛劃軍而淨院宇而其享祀之節使之以釋者特以儒釋并奉之義矣逮至辛未年各院毀撤時此祠之并撤者非馳表裝之心

卽緣疊享之故而空山荒祠獨立於雲間矣後十三年癸未本寺僧包虛
璨溟錫杖雲遊到公州錦山等地見兩邑士林撤院後尊奉琦虛堂禮儀
歸說於本邑士林具告于去府則府伯權仁國慨然發歎詢諸吏鄉則時
銓任尹秉友體承官意與士論以春秋矯排錢十五兩各十五戶條劃付
本寺又自以百餘錢助給自甲申春後設享禮偉哉偉哉

○表忠寺殿舍碑閣重修記

表忠祠在密州之三綱洞卽三大賢師妥靈之所也剏於 英廟戊午春
秋尸祝視校院例太常啓也 朝家崇報之典至矣余於沙彌時侍秋波
瓶錫嘗一造焉已四十年于茲丙寅秋猥忝院任爲將事行其佛殿也僧
寮也碑閣之石柱輪奐堅緻有若新建者然余顧謂前住持頃明曰孰主
張是而修治之若此也明曰義重明煙樓圯而修於辛丑碑閣則棟宇傾
頹柱右剝落將全圯也乙丑秋大衆奮發重輯之議主管冠月管之以綱
維摠攝五峯摠之以幹事其財則有司影月主之皆他山老德本院愼庵

大師親自督役曰法詰汝善搆者惟執斥斲汝其制之曰宇澄能御衆摠以監之使寬添掌貨富華管饋不數月而斷手其功大矣吾師盍爲記以垂後歟余△蹙額而應之曰記者名也事者實我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我將爲賓乎余惡乎爲莊子云聖人無名至人無功况我 釋迦氏以清淨空寂爲本惟三大師臨危効力非得己也彼建院豎碑已是餘事其圯而修又何足記也惟愿居是祠者以三大師之心爲心於念講暇無忘報國家誠以冑搆詐無替爲先帥道則是祠也將隨頽隨葺愈久而不廢矣又何記爲明曰大哉言乎請以是說書諸壁余又手曰余無說只願同歸極樂界焉

上之八年丁卯春方丈山九淵鼎駟謹識

謹奉呈

西山大和尚玉帳下無意圖切利專心學道仙今聞王事急摠攝下山嶺

太子少傅

李如松

次鵬上人軸中韻追詠松雲大師

朝上軍功夕泛溟和戎策大較誅鯨百年養士慚禪衲萬里宣威仗
國靈奮義元無儒釋別表忠仍與郭盧并細氈敷奏心偏苦爲是神州尙
穢腥

右議改宋寅明

千古豪僧是泗溟浮盃大海制長鯨天方悔禍恢邦祚爾亦輸忠仗佛靈
白衲兵間奇蹟遠紅衣嶺外大名并前年我至來山路尙憤南洋不盡腥
大司諫俞健基

○居昌府牛頭山見巖寺事蹟

竊按僧史此寺乃新羅大師元曉之所居處也大師生於新羅盈平王三
十九年卽大業十四年丁丑歲也生而穎異負笈從師其摠方始末弘通
茂蹟唐傳具載至於善德王時在於鷄林府斷石山擲盤臺入定觀想矣

中原大都法雲寺所居徒將行水陸以一僧犯罪之故以至衆人同被陷死之境矣大寺乃題名一盤擲而救之則中原人千餘輩前因尋來言曰我國以元曉大師之德不爲陷焉俄而歸矣因捨京入伽倻望見此山之淑氣憩錫于此因作入定觀心之道場也

高麗僧順應利貞達淳三師得此地也

大明洪武十四年三師以大藏經教欲藏於名山三災不到之處自入竺國三角一牛載來至中華聞說東國山水之勝處初到我國遍踏諸山來下嶺南居昌縣登高毛峴回看四方東去十里有清淑之氣扶輿磅礴朝峯羅揖自大白一脉并來西南下或起或倒真龍回抱真所謂第一名區也一峯矗立松老巖奇萬疊層臺無路難緣其上有一奇庵蓋祖師義湘嘗受天供之也三師見而喜之因有建精藍之志啓達于

唐天子唐天子招問三師營建此寺

三邑賦稅與寺婢七百餘口使得棊補寺之西谷又建倉庫俸儲賦穀

供佛資仰名曰

唐天子願堂此秘芻鍊道之正方檀那祈福之道場爲
王祝壽此爲國之淨界補國安民自利利他先穎悟後漸修誠天下福之
田也

皇帝特賜 佛法印信一座 現存

佛家寶器 紅旗 紅傘 今無

使唐高僧爲禪家第一住持故引作寺名

歲己卯仲春改正事蹟舊本頗多脫落未盡正諸云

○居昌府大德山濱水寺重修記

歲甲戌五月日余自渭南來抵此寺則時方大寂光殿重修訖役也慎汝
玉主僧根永卽我韶齡親信者也一公與主僧同購錢財右殿重修則其
功於沙門不少矣此寺則高麗恭愍王朝紺岳山祖師所創也 王適有
風疾醫藥無效聞有泉來此藥泉一源演洌而味甘沐浴洗滌末數月而

見效因建是寺不知其幾百年矣棟宇未完瓦石將頽佛像欲雨欲風至於俗人之心矜怜勝而况上人之心哉然比寺卽往古有靈驗歲旱而祈兩人無嗣而祈于觀此是寺豈至顛頽哉佛家之恩應及於二家而二家之功佛而不亦無賴矣二三子首議諸衆家咸輔三千一堂末半年成燭永世不絕之淨清於萬千秋余愛二家之誠勤雖舉身實不盡其一言之

同治十三年五月五日

大施主成造都監 金銅鐵

大德山濱水寺重修記

佛說云善哉善哉大易之繼善耶天下之兼善耶聖語稱水哉水哉印月之千江歟大德之元流歟始知夫人性之善水之就下也今本寺修善勸善也一非而慈悲航海惻隱淵澤扶梵宇屹立於將頽之際鎮淨界流傳於無疆之年究深功德信心孰不必歸於無量壽福敢不爲請祝乎壽富

多男子哉此可謂儒釋同契心性一源

天監在茲神明不測 僉尊姓諱不敢一々々心奉請

光緒十七年七月 日

比丘 鳳湖 謹刊

○丹城郡栗谷寺

翻瓦板文

寺之初創卽在羅代中間廢而興興而廢者歲且千載而累經兵燹失其記傳不知其權輿於何時何人之手段可勝惜哉物之盛衰理之常數移人去寺亦陋廢餘存者但大雄一殿而瓦磚龜坼繪壁滲澀時持殿德仁師卽縣人也住此死久性本銳事深甚慨然募緣而買瓦翻久而覆之始役于壬子孟夏踰月功之大有莫後於初創之人矣日仁師馳書記余其艱難中克就之功略書端倪以貽諸後云爾

○大聖山淨菴重建記

新等面淨趣菴

山有寺寺有佛者古西方之聖人寺者乃金身之所也唯我大聖山淨趣

菴羅麗古寺而何曰淨趣菴也昔者丈六金身聳出於東海之中放二道瑞氣一指金剛一指大聖古義相祖師隨尋終源遂剏寺菴金剛剏圓通殿大聖建淨趣而故也年久頽圯幾至傾覆之際中古華敬信居士遂發善心鳩財重修乃依舊成樣者也其後歲久年深瓦泐樑頽乃至金身未免風雨耳聆眼睹者莫不嗟嘆之際本山中鳳城堂大禪師自發菩提之心鳩財於修善之門已爲修葺其成寺樣猶勝於比前矣自時逮今者百有餘年於此矣噫壬辰四月念六寺運不幸緇徒祚薄慘遭回祿之災百餘間梵宇盡爲煨燼非但緇徒之罔極也尺指行旅望大聖而駭聽丹溪士夫瞻飛灰而嗟嘆則此山不可以無寺此寺不可以無僧也而歲不登稔實無成樣之策故嘆之有耳而本山中溪谷堂以官大禪師方欲重建之心切結於腸中者與歲俱之矣盡心極力鳩財於南北修善之門已成大事片手之才態禪師之功績猶有於前樣之勝也大小人員莫不謝讚可謂萬世之功永世之德也豈不善哉

聖上卽位三十五年甲午月日江原道江陵五臺山人亘湜撰而書之刻
○智異山大源庵世尊舍利塔重修記

方丈山大源庵殿前有十層古塔寔我本師釋迦世尊舍利塔廟也樹立
既久傾欹破壞無人修葺居過之歎夥頤矣故茲不佞慨然發願鳩財重
新爰撤十層得七十二枚舍利大者如菉豆小者似黍粒五色交雜瑩潤
照人自其夜祥光亘天巖洞如畫又有滅庵太欽禪師雍正甲辰五月改
正等字與今重樹年月亦相符合吁可異也更築基址本月十五日分奉
舍利于第三層及五七層中表以三軀金佛塔樣倣舊蓋由殿居塔上塔
在殿下有大失尊卑故也事既竣余往香山留十年獲覩先祖師西山和
尚金骨舍利浮屠建立碑文簽錄本師出家成道焚香建塔等事蹟詳悉
無遺仍寫一件敬奉殿楣又志不肖營幹數語于後以爲瞻禮者之攷證
云爾

乾隆甲辰五月十五日慧月沃印謹識

○智異山大源蘭若創建記

古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則綠水青山寔懷眞養道之淵藪也青丘之內多嘉山水而無如智異之雄峻秀麗而灑然清潔者也故縉紳名賢神僧道士莫不由此山而頤養也於山之東天王峯下有古伽藍平原寺之餘址不知數百年前何許人之所隱遯也碧洞深邃疊嶂環擁風塵寂寞雲樹杳冥金沙影畔鴈塔皎然瑞草叢邊喬木扶疎可謂一片寒山地無諍三昧也噫紅塵野客不知世外烟霞中有此奧域而志於道忘於世者咸有慕焉有大德名僧比丘檜巖雲卷泗泚國龜巖大賢之後也蘊寂懷眞爲法門之領袖帝居佛庵以講誦爲務甲子冬休制日聚門人自恣訖謂曰有爲雖僞棄之物則功行不成莊嚴淨土豈非薩埵之行耶攻土木建精藍結當當來世香火因緣爲如何哉明年春領徒而來募淨施鳩良工歲未及周俄興大殿榜曰大源庵卽康熙二十四年欽我上之御位十有二載乙丑也越四年己巳頭陁僧雲楚自臥龍來準擬同事募就蓋五事

既十成無可論者也爾乃紺殿屹乎齊雲華梵震於巖壑林間寶月更開
選佛之塲象外幡風直冠諸天之表土石呈彩人靈咸慶其繡墨輪奐之
美奉佛香火之盛海上未之有也於是乎隱山比丘明眼薄遊淨域克念
嘉勳著其始末書諸壁上以俟他日樂山樂水者得焉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仲夏後浣日 雪巖明眼 識

○方丈山深寂庵重修記

余老屏居伽椰山下與世人辭往往得叢林晤語竿尺以時至是年夏方
丈山人泓宥致書言頭流一名曰方丈是山也盤亘九郡東迤而至於山
陰縣界者蒼蔚靈秀爰有大伽藍曰智谷寺據寺之右吭而窅然幽邃者
俗塵之所不染者別開一奧區曰深寂庵昔在我顯廟庚戌沙門雲日卓
錫而結廬纔具一堂一閣以資焚誦肅廟丁卯以來稍稍增益而修繕者
爲樓軒翼舍具體而微亦有觀澗聖悅義修諸比丘之力而地病於窄棟
撓於欹咎在工師今上己巳法師寒巖公挈鉢于茲視堂宇將騫慨然告

有衆曰孰能與我同心亟撤而新之衆合而懽其應如響住持僧審天寔尸董功曰開曰立曰宗曰屹各事其事咸飭無缺既而恒沙布施星集碁置翌年庚午春始庇材秋而告成闢舊址而攻之倍其廣也易舊制而宏之呀然大也靖堂五架翼者尾者各二架淨廳五架突兀於下木石之貞瓦甍之緻悉未曾有觀者咸一口言刹那之頃若殞自天庵自此益勝境自此益奇雲松公豎起拂子演說三乘永詔我末後闍梨樂觀無盡燈得八萬四千菩提果繫惟是庵功德之香何時可忘願賜一言而侈之如垂不朽余讀其書未了繹想如在目遙禮而歎曰善哉善哉山之深谷之幽自在於威音王劫前光景而雲日手啓也寒巖增拓也審天汝閒諸法侶之經之函也是皆俟境而得者果可謂功德乎因緣乎夫俟境而得者道之始也遇緣而發者道之契也彼山河天地皆幻也况區區數畝之宮爇香禮佛坐對慧日曇花者亦不過幻中景也凡所有相種種是幻々則有滅非幻不滅卽以深寂名庵皆此義也然則何功之可現又何余言之請

請以是叩之寒巖公倘有如水淹和尚呵呵大笑便可一毛頭現寶王剎
斯足已

歲在辛未蕤賓月青泉申維翰記

○方丈山深寂庵重修記

余到丹城之踰月寒巖大師曰山陰縣南十里有大寺曰智谷卽智異山
東支窮處新安江水遶其前智谷之右有小庵曰深寂境益幽而奇始雲
日禪師構云距今九十二年中歲圯不支貧道修之青泉實記之纔五年
殿燬于火後七年至今又移樓以修之釋曇瑞泰規經紀之管奎尸之釋
能演前造佛幘今殿大幘小不稱仲立改而大之事已具願記之也余謂
師生於山陰長而遊四方光於父母之鄉非如佛家去父子絕恩愛而暗
合乎禮所謂首丘歟居於斯庵圯而修火而修又請記而文之亦所謂不
忘本歟大師學於晦堂禪師法名暉岵寒巖其号也
辛巳仲冬赤城散吏記

○方丈山花林庵重剏記

盖方丈瑰特之勢盤亘嶺湖萬億其峯千百其刹就觀其麓叢叢林林箇箇絕勝而花林其一也據巉巖把幽閨精英之聚氣脉之會其景槩勝狀前人多述焉昔朴公花林夢得覺點之地也後人因其名而号此庵盖寓不忘之義也山形攢巒叢嶸如花似祇林信乎符名有如是矣寮幾興而幾廢而粵崇禎末庵入灰燼法苑道場狀忽懷廓沙門信浩宗信等修復之向國祝釐塵刹報佛法花復綻悟無如花林之著名有理存焉去咸豐季夏風波正宇橫閣庵值顛覆金田寶坊申爲慘楚應巖彰琬喟然嘆曰余素安陰松溪之散釋愛智異之雄麗或掛錫碧松洗鉢大源轉棲于此十載于今而名紹祖燈不有重建吾何走乎遂竭誠募緣與錦月堂致彥監其役掌其財仍董元喆碩仁以還善華致善等乙卯春經始而至秋告訖拜其北別堂以先成焉辛酉穀樓作丁酉南別堂成有小前復無廢攸觀一紀有零困而振之無乃聖遠時異而然耶艱哉辛哉其捨施之報功

德之應塵沙莫喻而亦浮屠氏常茶飯之說復何架贅哉輪奐然後開戶
捲箔則突兀聳出幻然復興佛花法林燦然復春都東嶺浩月佛光再還
北牖清風祖道習闡猗歟盛哉頭流疊疊流水泱泱琬公之德山高水長
矣眼前無限慈雲慧日儘付于後之同志嗣而葺之可謂花衰必有重開
日卽禪門所謂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之向上一竅昆闍梨
會應玃公歸寂之年記其跡以寓永思云

同治七年秋菊月下澣居士李九峯誌

○石南寺來歷

維歲丙申三月丁酉余在深寂精舍方究真經本寺通政釋應絢者袖一
帙而來示余曰此乃寺記蹟也仍屬而曰嶺以南寶刹尤多莫不備其古
蹟以傳於後况此寺古也最先於吾東奇蹟異蹟殆將磊磊軒天地而及
其廢興相承愈久而愈失其詳雖有此蹟而亦多闕漏若不輯而錄之則
其奉存而未泯者恐或堙沒而無傳焉惟吾師念哉曰吾生後蹟在前其

於欲其詳何曰古則概見於此今則詳在師見惟述而不作可乎余不得辭因舊本而錄焉其略曰寺于此蓋古矣在羅時有伽智道義國師大統西教法電羣夢時王尊而師之擇地于此築宮使居之其時華觀寶塔之盛麗覺路慈航之美化最大於嶺南故山以伽智號寺以碩南名者蓋緣乎此也其後名禪逸士繼登靈岸玉樹金沙長曜法界眞可謂東方天竺也不幸龍蛇之變臺閣丘墟南山之紫氣徒現東都之白馬誰建識者興歎志士發慨逮至丙午縣侯姜公應憫其古寺久墟不復乃募僧幹善者通政卓靈慈運善哲泰珠等四人委以營建之責以卓靈爲首而使三人俱焉捐其廩料而以助工匠之費不數月禪僧兩寮翼然維新矣於是乎招集僧徒使居之甲寅善哲一師又荆慈運弘儀兩堂亦與影助其爲壯麗宏大甲於江左也厥後又有振慧雙遠益義等諸人或爲盖瓦或爲修粧或爲丹牘或爲佛像以至於佛幘卓衣金輦佛器鐘鼓諸般器用相繼成功備成寺樣而前後之舉善哲慈運卓靈雙遠四師之功居多至若極

樂殿梵鐘閣青雲堂清風堂青華堂香閣殿有淨佑覺日文武碩孟守日
楚白忠信諸師相與協謀次第而成功也且有悲哲道人成其冥府殿噫
自羅代以迄于今未知幾千百年則此寺之興廢盛毀抑未知幾何而其
間偉功卓績之缺漏而無聞焉者又幾何人哉姑以其在籍者觀之則迦
智道義國師遇羅王而創之於前靈運哲三師遇姜侯而創之於後奉佛
衛道之極功前後相契豈不關於時運之盛衰者耶其餘諸人幹事勞功
之績若是其炳著則迨其未泯之前述而錄之以傳於後世者當汲汲如
也余嘉其茂績而恐久而泯滅不辭文辭之短拙而述焉

順治後七十三年丙申孟春

龍岩門人晴月秋演撰

塔碑

五層石塔 一位 智峯大師遺跡碑一位

道義國師塔一位 舍月大師舍利碑一位

徵考書類

月荷大師文集各筆體書板

○朝鮮國慶尙右道昆陽郡北智異山靈嶽寺重建碑

宣務郎前守司諫院正言知制教蔡彭胤 撰

嘉善大夫前咸鏡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咸興府尹

李震休 書

嘉善大夫原任司憲府大司憲 權珪 篆

昆明南極于海其鎮曰智異之山波奔雲蠹綿亘二道九郡數百里直昆之兆其峯曰鳳鳴絲鳳日菴折而南可二里所右顧青鶴臺循湧井而東石門峭堅崇於人三之相傳崔文昌與智英敏二釋子盤旋而樂之者也而寺之實自梁天監二年新羅智證王癸未始名曰靈嶽再新於慈藏法師而爲陀率卽唐貞觀之十年善德王丙申也三新於圓教大師義相而靈鳳卽儀鳳之元文武王丙子也四新於了空大師道詵復爲今名卽咸

通乾符之際而景文憲康之間也胡元之季麗恭愍王師普濟尊師惠勤增而大之是爲五傳越我壬辰之繼火其半聖上之十二年丙寅神陽子靈日昆峯子惠能思衍住持自清四道人以南宗之秀擁錫而來顧而嘆曰此非靈聖之區耶起我初祖浮海之世浸更浸續百四十年而有慈藏四十年而有圓教二百年而有了空四百年而有普濟二百年而失火且一百有六十有五年矣其獨有無乎於是合志同願廣集諸檀凡歷十寒暑而大功以完蓋爲殿三爲堂六閣三寮一廊而夾其門者摠而門之曰天王增山溢谷悉復舊觀其剷除修廊而功不啻如側金開山者矣嘗覽古記慈藏之入於中國也見文殊化身於終南之雲際寺卽以信俱付之曰三韓日尋干戈旄倪墳壑非佛之靈不濟必南湫壇而每龍伏然後其災已矣及了空之西學於一行也行取我山水圖經指示之曰東方之地勢固戰場也譬人有病切脉而鑱石之可也時則遍國中爲伽藍之所者三千五百而是寺也與通度華岩後先起此裨補之術之所由興也則無

論己智異天下之神山也四大師山門祖宗也絜緣蓄靈而殘缺不圖若四道人者豈不誠法胤之堂構哉况四大師之時費皆出縣官王人董之今四道人徒以誓心苦行積銖寸之微而成之尤可難也神陽子旣新其寺則舉墜弛之戒律與禪誦之遺風三道人與羽翼焉爬梳而濯刷之幾盡已桂波大師性能譔次本末以四道人聲謁余文余嘗爲能以文相丈六殿之投矣感其從事善勝不怠且嘉四道人之功遂爲之銘曰

頭流造天南海之填浮屠宮焉羅絡厥山顛我究開緣靈嶽實先惟慈惟圓勤後說前慧緒綿綿千二百年城隍交壇環海丘纏金地湯烟乃夷乃騫懿厥老禪聿來聯翩載眷周旋載躡載躅列欒橐椽霧鬱虹鮮福合復全遐軌其駢曠世比肩如朝暮然心心相傳勝業是延劫火雖然智燈長懸

康熙四十三年九月 日 行郡守通政大夫黃 奎

後錄 行郡守尹以莘兼司僕金錫道

代將出身趙得弼 三鄉所姜同老 慎瑞翔、鄭國漢 三公兄 文武
昌文有章文世達立碑石曳軍時嶺湖兩南各郡各寺合役同力云
己上其後千四百餘年乾隆甲辰年十二月晦日偶得失火三殿六閣三
寮一廊永爲灰燼而乙巳年內更爲重建今爲數百年云云

○多率寺冥府殿大陽樓四王門重建記

是刹創立歷千春秋往古衰旺末詳在萬曆壬辰焚蕩后九十五年丙寅
有神陽子靈日等四大師獎勵同志閱十寒暑而殿樓堂寮十餘所訖工
其間架規模無侈于前亦不廢後觀庶幾神明慈護法界亘終矣後六十
三年戊辰除夜不幸三殿三廊又入灰燼越明年尊位驚殿東西蜂房僅
就舊制延十載未改爲者冥府天門大樓也於是乎有好善士越徵一眞
日輝者出誓志竭誠紹功於己已薰役於戊寅殿與門樓巋然并煥梵宇
具体而生顏重修顛未大略如是矣方丈一麓南走百餘里而屹立爲此
寺主嶽有如大將獬坐左右前后罔不環拱寺之命名此其取義於多率

旅也今大再火雖是不幸而得人改修幸孰大焉是爲記云

歲辛巳十二月 日

○八相殿重修記

多率寺在昆城北十餘里方丈之東麓新羅智證王癸未智英沙門創立
歷千春秋至我

肅廟丙寅之間有慈藏義湘道說普濟諸先德相繼凡六新而愈盛今爲
大刹事跡在碑文

英廟之戊辰寺災於火三殿三堂灰墟時居者好益震顏諸公相出力鳩
財稍稍營復而惟八相殿未然今

上之元年丁酉前住持一輝敏坦教匠籌事略千日而訖工爲架者四爲
靈者八周完宏麗蔑有加矣歷劫漫漶而亦爲竭誠重修豈非永世不朽
之跡乎哉

崇禎紀元後己亥五月日鏡岩一皓 撰

朝鮮寺刹史料上 終

朝鮮寺刹史料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廿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卅一日發行

非賣品

朝鮮總督府內務部地方局纂輯

印刷者

宗

像

逸

京城旭町二丁目

印刷所

京

城

印

刷

所

京城旭町二丁目